

師大月刊

第二期

文學院專號

篇目

師大研究所纂輯處標榜題字	
三十年來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黎錦熙 1—23
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	羅根澤 24—58
劉知幾史通之文學概論	宮廷璋 59—72
司馬遷崇尚道家說	程金造 73—84
王安石字說源流考	劉銘恕 85—99
三百篇主述倒文句例	黎錦熙 100—106
張衡著述年表	孫文青 107—120
王子安年譜	劉汝霖 121—132
朱笥河先生年譜	王蘭蔭 133—157
袁中郎評傳	任維焜 158—200
中國古書的真偽	瑞典高本漢著 陸侃如合譯 201—220
唐代莊園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齡譯 221—235
唐宋櫃坊考	日本加藤繁著 王桐齡譯 236—248
李譯歷史研究法序	陸懋德 249—250
明代之初期文學	羅賓冊 251—277
文學院概況	黎錦熙 278—296
師大畢業生現任校長調查表	出版課 297—300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出版課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命革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教育宗旨 （十八，四，二六，國民政府公布。）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實施方針 （節錄第五項一關於師範教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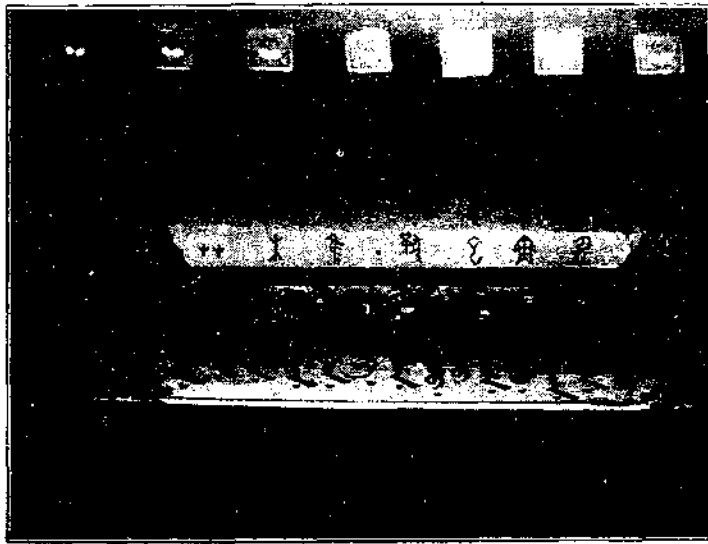
師範教育，為實現三民主義的國民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育及最嚴格之身心訓練，養成一般國民道德上學術上最健全之師資，為主要之任務。於可能範圍內，使其獨立設置，並盡量發展鄉村師範教育。

師大研究所纂輯處標枋題字

計十八體文字：每圖上為本族字體之變遷及世界語；下配以歷代藩屬之異族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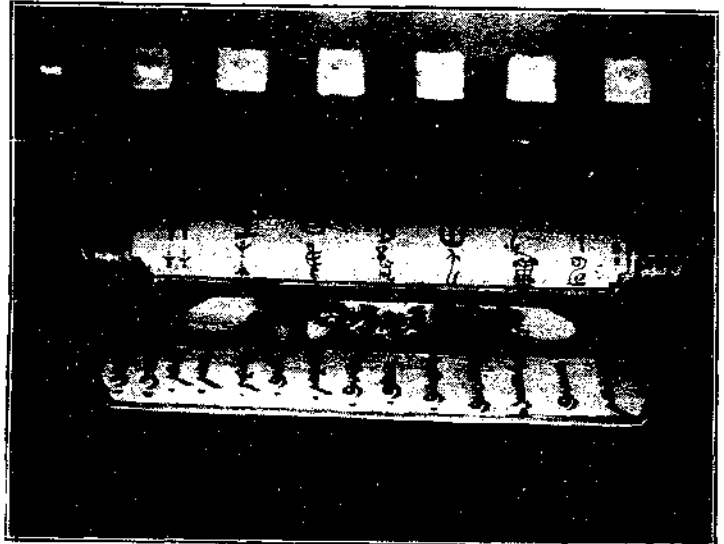
字為：『天地日月山水人，草木鳥獸蟲魚神』。（在文學院辦公處後院）

甲 骨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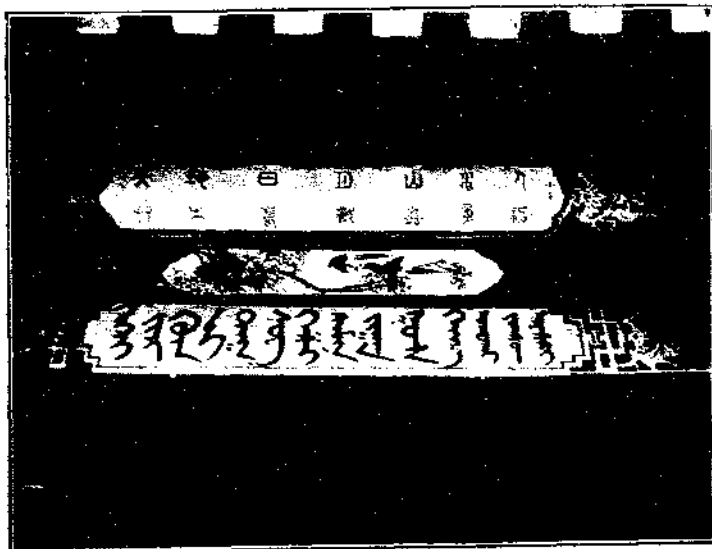
滿 洲 文

尊 彝 銘 文 (金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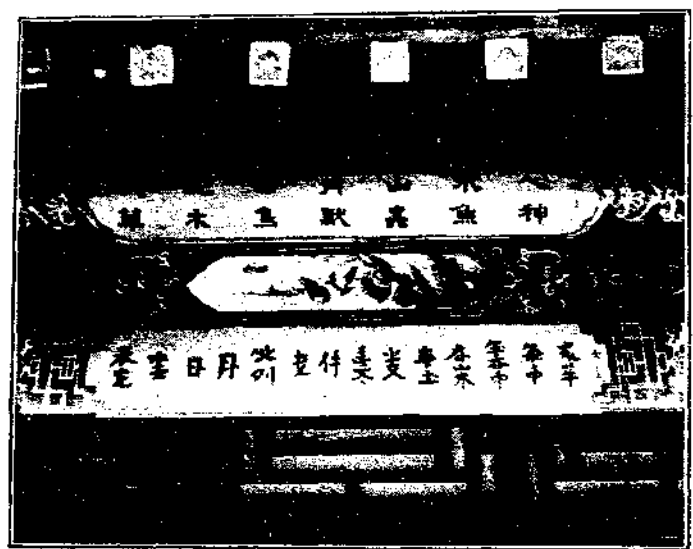
蒙 古 文

小 篆



高 昌 文

隸 書



女 真 文

草書 (章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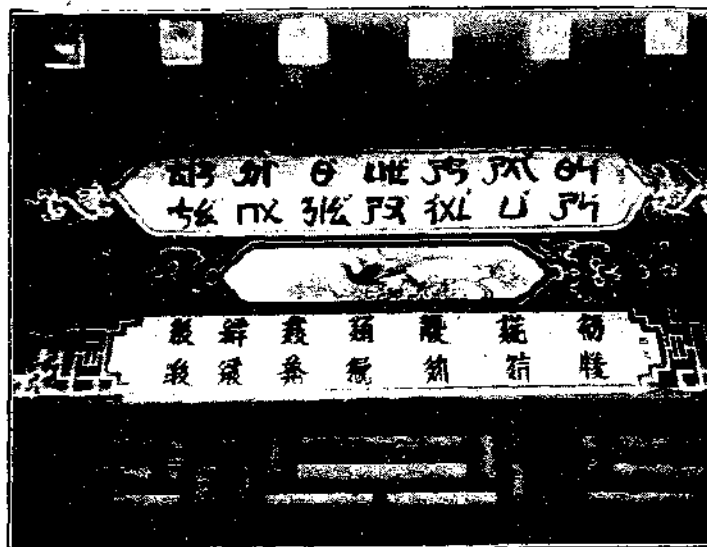
回回文

楷書



八思巴文 (蒙古文)

注音符號 (國音字母第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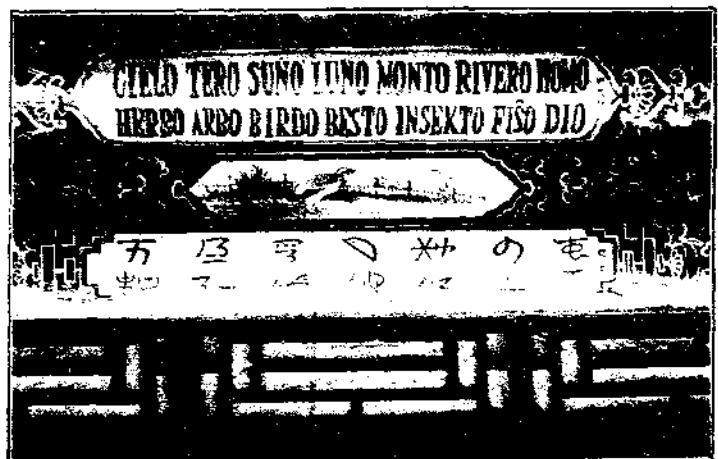
西夏文

國語羅馬字 (國音字母第二式)



吐蕃文

世界語 (Esperanto)



裸羅文

三十年來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國文系教授 黎錦熙

引言

這篇書目提要是從民國十四年（1925）動手做起的。當時在教育部編審處，凡經部審定合用的，都給陸續著錄，並附有部中的批語；後來用作兩師大「國語國文教學法」和「國文教材研究」課程的參考講義，便把部批和我個人所加的批評意見一律刪去，只留下一些關於內容體例的敘略，也就只好名爲『書目提要』。

有人說：這些書大都是上海坊賈所爲，其操選政者也無所加於『馬二先生』一流，哪配高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用此名？我以為這有兩個解答：

其一，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須知這些書的勢力，把二十多年以來青年們對於本國文字與文學的訓練，和關於本國文化學術的常識，都給支配了；這是他們必讀而又僅讀的書，簡直是取從前四書五經的地位而代之。在中等教育一階段中，這些書實操有供給國家功令所規定的中學四年或六年國文科教材之全權。進一步說，當二十多年以前的科舉時代，其勢力最偉大最普遍的讀物，除八股改爲經義策論（清光緒廿七年，1901）一個短時期不計外，在用八股取士的數百年中，也實在要算大題文府，小題正鵠，各科闡墨，書院課藝……以及坊間諸選本爲最有權威，差不多是沒有一個『士人』而不熟讀精思，簡鍊揣摩的（四書五經的熟讀，爲的是要記得題目的出處而已，故經書只算那時中學八股教科書的預備工具，所以先教小孩子讀而習誦之，倒反相當於小學教科書了）。由此看來，『馬二先生』何可輕視？這種書目提要又豈能不作？假如不作，中國還能有教育史嗎？

其二，站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著錄家和目錄學的立場上說，類於大題文府小題正鵠……一流的書，從四庫總目到書目答問乃至各藏書家的目錄都不收，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缺點。我們現在若要考究明初到清末『士人』所讀八股文和試帖詩的書目，簡直弄得文獻無徵；教育家固然喪失了一些教育史上的切實材料，歷史家也缺少了一些學術史上的參考材料，雖然在旁的紀載或別集裏頭還找得一點兒出來。在當時著錄家的眼光裏，以為這些書都不足以廁諸著作之林，所以不收。豈但這些書？如四庫總目集部詞曲類就沒有收元明人的一部曲，而宋元明清的平話小說等更無論矣，因之文學家又缺少了一些文學史上的重要材料。假如中國圖書類目，根本改造，四部打破，這些書自然都有歸宿；但若現在有人要續修四庫總目，那便十有九成他們還是主張不收的，就勉強收在裏頭也覺得彘扭。我以為不如另闢兩庫：元明戲曲也不必續入集部詞曲類了，從唐朝的「變文」起，舉凡宋元平話，元明至今的戲曲和白話小說等，一律作為『第五庫』；又從元明的制藝起（宋以前的，却因近古而被收了，所餘無幾，暫可續入，不必重複；但若逕從古代錄起，與四庫別出而互見，我也贊成），舉凡六百年間，科舉未廢以前的八股，試帖，經義，策論諸選本，和學校既興以後的小學中學各科教科書，一律作為『第六庫』。第五庫是『民衆文藝』，牠的影響可以轉移一代的作風，是文學史上極重要的材料；第六庫是『兒童到青年的讀物』，牠的影響可以形成一代的社會風習，政治思想，是教育史上絕不可少的材料。第五庫已由我的朋友孫楷第君，努力四年，把白話小說之部著錄成書了，這且按下不表；而我這篇書目提要，或者就是第六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發報吧。

式觀中古，漢之劉歆，爰作七略，班氏因之，著藝文志。其序六藝，都為九種：易書詩禮，樂及春秋，六藝既備，綴以論語，孝經小學；而以爾雅，列入孝經。後人不考漢時學制，妄疑爾雅何以不入小學而入孝經，以為其殆錯簡邪；或援鄭氏六藝論「孔子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以為爾雅與孝經同為釋經總會之書，故合為一家，猶後之經部有「羣經總義」一類也

。不知漢時所謂小學，尙屬名實相符，確爲小學兒童之教科書，以識字習字爲主，藝文志小學十家，如蒼頡凡將急就元尙諸篇，當時亦謂之「史書」，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是也。而王充八歲進書館（即當時小學校），書館小僮（當時小學生）百人，或以書醜得鞭（執鞭者即漢志所謂「闔里書師」，書師即當時小學教員也），充書日進（見論衡自紀篇）。是當時小學只以識字習字爲課程，此種課本，漢志歸之小學類；而爾雅者，既爲釋經總會之書，小學既不讀經，何能列入小學類？（後世所謂小學，則擴大提高而爲語言文字專門之學矣。）而孝經與論語者，則正當時中學程度之教科書也。如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公曆3），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而王充「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自紀篇）；即上舉兩位「蜜絲」，既習「史書」，鄧則十二歲通論語，梁則九歲能誦論語（漢書皇后紀）。蓋當時雖無中學一級，而小學書讀完後，便須進習孝經論語，預備進大學治六藝，猶大學預科也，故孝經論語爲中學程度之教科書；而爾雅者，則其工具書而已，猶今部定課程草案中所舉字典辭源之屬，故漢志遂以附入正式中學教科書之孝經類焉。自此以上，遂立博士，傳授五經，是爲大學課程。且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而罷傳記博士，專通論語孝經者遂不能取得博士資格，因其爲中學課程也；漢有但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則中學畢業後不復升大學也；然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則非中學畢業後不得升大學也。（說本王國維氏漢魏博士考）所以漢書藝文志之六藝一百三家，即當時功令所定學校課程之教科或參考用書，而後世沿襲以爲「經部」；而其中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附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即小學升大學時之「中等國文讀本書目」，與茲篇同一地位矣。

然則這篇書目提要，繩之以今，四庫却不能容，當另闢『第六庫』。（或曰：何不入集部雜集類？是不能！因此不過發軔而已，國文以外，尙有其他各科，豈得盡與文集爲伍？況尙有小學各科課本乎？）擬之於古，則漢志六藝所附論語孝經之流也，顧不重

哉？

題曰「三十年」者，舉成數也；選本著錄，斷自林紓，出版迄今，實不過二十六七年耳；為紀念師大三十週年而發表此文，故舉成數；亦謂師大師生應注意此種有關教育的統計批評工作，其他學府殆夷然不屑為，而師大則政當以嚴正的態度為之也。曰「中等學校」者，包師範學校及大學預科等而言，不限於「中學」；亦望同學研究教材者擴充之以至小學，且及民衆讀物也。曰「國文選本」者，包略讀用書而言，不限於講授用之「教科書」，亦望同學擴充之，如高中之「文學史」「文法」「修辭學」等，皆應調查編目，更當及於他種科目也。曰「書目提要」者，則上文已言之詳，辨之審矣。惟此書目，知見有限，其所不知，蓋付闕如；極望閱者，隨時報告，俾得補入，至感至禱！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十日

清末（二十世紀開始時）興學，坊間始依欽定課程編印國文教科書；中學以上，所選大率為『應用的古文』（胡適氏用以稱桐城派者），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辭類纂等書之旨趣與範圍。是為第一期。民國初年（一九一二以後）中學學制無甚更張，所出國文選本，惟內容稍稍擴大：高年級略選經籍，似至此始知由姚選進而取法乎曾選之經史百家雜鈔也者；又稍稍闢入詩歌。是為第二期。民八（一九一九）以後，新文學興，部令改小學國文為國語，於是語體文始得在中學課本中占有相當之地位；即選古文者，亦漸具文藝的眼光與整理國故之新頭腦。是為第三期。迨民十六（一九二七），以黨建國，『訓政開始』，教科書之面目又一變；十七年（一九二八）春，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議決初中入學考試不得試文言文，則初中選本中，語體文之分量當然增加；迄于現今（一九三二），小書店叢起，活葉文選盛行，編纂體式，又各出奇而競勝焉。是為第四期。今將二十餘年來通行之選本，依此期別，更以類從，臚列于後；或亦得失之林也與！

第一期 姚選標準時期(清末)

中學國文讀本八冊 閩侯林紓編，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二年武進許國英重訂。每學年教授二冊。次序由清文上溯至秦漢文，生存人不錄。文中節目處加連圈，有頂批。

中學國文教科書四冊 閩侯吳曾祺編，清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商務館出版；民國二年武進許國英重訂八版。每學年教授一冊。次序體例略同林選，惟每篇題下加一總評。原編本每冊卷首有例言，略述一時代之文學變遷；重訂本則刪去之。

按：其餘坊本（如中國圖書公司所編），尙有數種，但多絕版，故不備列。

以上第一期之選本。今尙有用之者。然已不通行，其故在：（一）出版時代較舊；（二）所選範圍過狹，不足使學者得各種文體之概觀；（三）有評無注，教者不便。

第二期 曾選標準時期(民國初年)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四冊 劉法曾姚漢章評輯，民國元年八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每學年教授一冊。全書次序，斟酌淺深，始打破由近世上溯遠古之習慣（此習慣實原於部定課程）；每冊之中，則順時代甄錄。始選詩歌，間及駢體；上溯經籍，下迄清末，惟生存人尙不錄。分段注明要義，未附總評。句加連圈。此選蒐採頗廣，無註本。（此書今已不行。）

共和國文讀本四冊，評注四冊 武進許國英編，民國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每學年用一冊。次序仍略準時代上溯，但不如第一期選本之拘泥：第

一冊清至宋文；第二冊明至唐文；第三四冊則準宋唐以上至周秦經史。生存人之文尙不錄。間選詩歌。文中筋節關鍵處加連用之。○。○。三種符號。評注：逐詞逐段作夾注，每篇末附總評。

新制國文教本四冊，評注四冊 成都謝蒙（梓潼謝无量）編，民國三年中華書局出版。每學年用一冊。次序略同許選：第一冊自近代至宋；第二冊自近代至唐；第三冊自近代至漢；第四冊自宋至三代。亦不錄生存人文。每冊略分文體，如論著，序錄，書牘，傳志，雜記，詩賦（僅選詩經之詩）……之屬，每體爲一編；每冊卷首有序目。文中加連用之。○。○。兩種符號。評注：依本文分段注明大意，加眉批及總評；詞句需注解者，則箋釋於後篇。

中等國文讀本四冊，詳釋二冊 甯鄉劉宗向劉翰良湘潭黎錦熙等編，民國三年長沙宏文社出版。每學年用一冊。其次序，亦打破由近世上溯遠古之習慣：第一冊爲關於勵行明史之近代文，兼及詩歌樂府詞曲，并節選魏晉以前經傳語策諸子羣籍中之富於文學趣味者；第二冊清至唐文，別錄今體詩及詞各數十首；第三冊漢及南北朝文，別錄古體詩數十首；第四冊經籍楚詞及先秦諸子，綴以釋道兩家。詳釋：注重名物訓詁，參考頗廣；惜僅成二卷，屬讀本第一冊。（此書今已絕版。）

以上第二期之選本（尙有師範用者，及他種坊本，已不多見，姑從略。）今惟共和新制兩種尙較通行。民十一之新學制，將舊制高小三年減爲二年，則初中第一年實相當於舊制高小第三年；又三三制初中三年畢業，則高中第一年實相當於舊制中學第三年；故以上諸選本，準以今制，其第一二冊皆可適用於初中，第三四冊則可適用於高中也。

第三期 新文學勃興時期(民八以後)

中等學校用 白話文範四冊，參考書四冊 洪北平編，民國九年商務館出版

。是時學制未改，故仍依四年分配。所選多採自當時報章雜誌，間及舊白話小說詩歌語錄等。是為專選語體文作中學課本之最早者，但僅認為補充的教材耳。始用新式標點，提行分段（此後選本大率如此，蓋亦根據部頒之新式標點符號案云。）

按：民八以後三數年間，坊間所出語體文選本甚多，如國語文類選（四冊，桐鄉朱毓魁編，民國九年中華書局出版）之類，以其非教科書體例，悉不列舉。至民國十一年，新學制公布，坊間乃競出新課本矣。

初級中學 國語文讀本六冊 孫儂工沈仲九編，民國十一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始依新學制初中三年，每學期用一冊。第一二冊重紀敘文及文藝，略以淺深長短為次；第三四冊重論說文及文藝，略以問題為次；第五六冊專選小說譯品，略以作家時代及國別為次。全書分量較他本為多，始專選現代人文；內容注重新思想。無注解。

新學制初中 國語教科書六冊 顧頡剛葉紹鈞范祥善吳研因周予同等編，民國

十二年商務館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始將文言文與語體文合編：第一二冊語體文約占十分之七（有語文對譯者），多選生存人及明清各家之文；第三四冊語文各半，文言以唐宋六朝文為最多；第五六冊則文言文占十分之七，以漢魏周秦及近人談國故之文為多。所選古文，分量雖減而範圍頗廣。字義典故始附注於讀本篇末，篇中識以數碼，而廢連圈點及古文評語。始用注音字母標明難字之讀音。

新中華教科書 初級古文讀本三冊 無錫沈星一編，民國十二年中華書局出版。

每學年一冊。前兩冊詩文勻配；第三冊始順時代為次序，略具文學史之雛形。其餘體製略同前書；惟採用連點以識文中精要。注中標音不用注音字母而用舊反切，毫不適用，殊為缺點。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國語讀本三冊 無錫沈星一編，民國十三年中華書局出版。

每學年一冊。第一冊專採今人淺顯的作品，與小學銜接；第二冊兼採舊說部，使識語體文演進的歷程；第三冊兼採譯品，并及討論問題研究學理之文，以明語體文之實用。體裁同前，惟去連點；附注頗簡。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六冊** 莊適編，民國十三年商務館出版。每學期一冊。專選文言文及舊體詩（選詩較舊選本為多）；不拘時代。註釋尚詳。——以上初中用。

新師範講習科用書 **國文二冊，附參考書二冊** 無錫錢基博編，顧倬校，民國十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依三年師範講習所之學程，與高級小學銜接，程度略當於初中。語文詩詞兼選，計凡百零四首，共分六編：卷上為一當代文，二明清文，三唐宋元文；卷下為四漢至南北朝文，五周秦文，六中國文學史論略（編者自著，意在使中國文學史之教學與讀文融通為一）。參考書每篇分「作者小史」「題解」「提要」「注釋」四項。——以上師範用。

新中學教科書 **高級古文讀本三冊** 合江穆濟波編，民國十四年中華書局出版。每學年用一冊，每冊分十個學程。第一冊多選諸史，第二冊多選諸子，第三冊多選羣經，集部名作則分布於相當年度內。每冊首列「教材支配表」。在各種選本中，此為較有計畫與統系者。編末附有題解及注；惟注中標音不用注音符母而用舊反切或直音，殊為缺點。

新中學教科書 **高級國語讀本三冊** 合江穆濟波編，民國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第一冊注重現代中國，第二注重現代學術思想，第三冊注重現代文藝。排列組織亦詳卷前之「教材支配表」。所選皆現代人文。每篇末附「參考」「研究」問題各若干條。（此書後被禁止發行。）——以上高中用。

以上所列皆民國十一年新學制公布後，坊間所編初高兩中學分年應用之國文選本；亦但舉其較通行者。（實則只商務中華兩家所出，經部審定，最通行耳；而商務於本期中，竟未編出高中分年讀本焉。）餘如初中適用言文對照國文讀本（三冊），高中適用評注國文讀本（三冊：均錫山秦同培編，十二年世界書局出版）之類，不

具列。

其不依中學年級編製，而但供學生自修略讀用者，如：

新學制高中
國語讀本 古白話文選二冊 吳遁生鄭次川編，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分書信，語錄，詩歌（選及詩經），詞，曲，小說，六類。長篇多所刪節。篇末略附註釋。

新學制高中
國語讀本 近人白話文選二冊 吳遁生鄭次川編，民國十三年商務館出版。分評論，演講，序傳，記述，書信，小說，短劇，詩，八類。體例同前書。

中國文藝叢選二冊 蔣善國編，民國十四年商務館出版。分古歌謠，古情歌（樂府），新樂府（白居易作），絕句，小令（唐宋詞），小曲（元散曲），新國風（今歌謠），寓言，短揃凡九類，每類首有引言，或加附錄。

中國詩選二冊 蔣善國編，民國十四年商務館出版。依時代先後排列：上卷自帝堯時起；下卷自唐太宗起，至今人，新體詩亦略選數首；謠諺略依時代採入。所選以樂府歌行體為標準，律體不錄。各本異文，略有校注；而題下不記出處，則其缺點。

新學制高中
國語讀本 詞選一冊 胡適選注，民國十六年商務館出版。分六編，凡選詞三百五十一首，皆自晚唐至南宋之作品。始用橫行。作家姓名下有略傳及批評；注頗簡明。末附詞的起原論文一首。

中國文學源流一冊 胡毓寰編，民國十三年商務館出版。選錄古今文約百編，詩詞約二百首，以文學史的系統排列之，標為二十五章，略說明其沿革。於民國六年以前之作，概不加新式標點；無注。

歷代文選四冊 繆爾紆編，民國十一年雲南教育廳出版。亦全依文學史之順序編次。有註釋，卷首冠以選例。（此書不通行。）

周秦諸子選粹一冊 劉永濟編，民國十四年泰東圖書局出版。凡選莊周（附列禦寇），墨翟，韓非，荀況，孟軻五家之文，附錄諸家評論（所謂學術

文，如莊子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等）。每家首載事略，學派……等項。文中略有校勘；分段；但僅用舊式標點。（此種與下列之學生國學叢書，皆不純爲「學術文」，故次於此。）

學生國學叢書 如詩經，禮記，荀子，韓非子，傳習錄，史記，後漢書，文史通義，陶淵明詩，蘇辛詞等，每種一冊。葉紹鈞沈雁冰唐敬臬莊適章錫琛等選註，民國十五年商務館出版（陸續編印至今，另有詳目）。所選以足以表見其書與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篇章類不刪削；次第或加整理。卷首概加新序，以當引論。注釋始刊載每頁之末，以便省檢。

如上諸選，大抵根據民國十二年全國教聯會所議定之新學制國語科課程綱要，應『精讀』者，既按年級編爲課本；應『略讀』者，或分類或依時序選輯，或就原本刪節整理。其以專著爲中學補充讀本者，尙有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林紓譯，沈雁冰注），正續俠隱記（伍光建譯，沈雁冰注），拊掌錄（林紓譯，嚴既澄注），天方夜譚（奚若譯，葉紹鈞註；以上皆商務館出版）等書，不具列。外如國語文讀本（四冊）言文對照歷代文評注讀本（四冊；皆秦同培編，十二年世界書局出版），以及近世文選（吳興沈銜編，十二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之類，則亦不必列矣。

又向來關於『經傳百家』之選本，亦略讀用之教材也。今自第一期起，附舉其較通行者：如左孟莊騷精華錄（二冊，林紓選評），左傳擷華（二冊，林紓選評；外如禮記及左傳菁華錄等，則大都承從前史記菁華錄之旨例），諸子文粹（正續凡二十冊，李寶楙編），評注諸子菁華錄（十八家，二十一冊，張之純編；以上均商務館出版），文學精華（二十二種，經傳子史外，並及集部之文選，蘇詩，杜詩，古文辭類纂等，中華書局出版），言文對照國學文庫（六種，十四冊，世界書局出版）等；至專屬名家詩文集之選本，則如林氏選評名家文集（十五家）及評選船山史論（二冊），頤芬樓古今文鈔（一百冊，吳曾祺編，承正續古文辭類纂而擴充之者）及簡編（四十一冊），古文辭類纂選本（十冊，林紓編），古文百篇（二冊），當代八家

文鈔 (二十冊 胡君復編，即王闓運，康有爲，梁啟超，嚴復，林紓，章炳麟，張謇，馬其昶八人也)，歷代名人書札註釋 (四冊，許國英編；以上商務館出版)，古今文綜 (四十冊，張相等編)，唐文粹等簡編 (六種，共二十八冊)，新古文詞類纂稿本 (二十四冊；以上中華書局出版)，秦漢至近代文評注讀本 (六種，共十五冊)，清代駢文評注讀本 (四冊)，古詩至清詩評注讀本 (四種，共九冊，以上均王文瀾編)，音注名人選定各家詩文讀本 (如曾濬生選本韓昌黎文之類，已出二十餘種；以上文明書局出版)等，舉不勝舉，大都陳陳相因，未經標點分段，評註亦未脫舊時窠臼；姑附叙若干種如上，以見一斑。

至第三期選本所以能面目一新者，非坊間所能爲也，實由學府之提倡，風氣所趨，遂影響於出版界。今將所見學校自編之讀本列舉於下：

模範文選二冊 國立北京大學國文教授會馬裕藻魏友枋等十八編輯，民國八年北大出版部印行。爲預科生作文模範而設，分上下二編，上編論記之文，下編詩賦之屬。所選大抵爲代表各時代之作品；但已見文選及古文辭類纂兩書者，不復採錄。次序依作者時代先後。民國八年以後坊間選本，大都用新式標點符號及提行分段（小段提行另起，大段更間行提寫），文字則依據專家校勘本是正，其風實自此書開之。惜僅出上編一冊，下編未見續出。按：大學預科程度，實相當於高中之二三年級，故今亦列於中等選本中。北平大學林立，所見國文選本，成書者極爲寥寥，如中國大學之大雅國文講授本 (胡春林選編)之類，以非全書，茲姑不列。教授中亦有精選具別裁者，特未出以問世耳。

所見本期初中自選之讀本，姑舉二種：

國立北京師大附屬中學國文讀本三冊 十四年本校編印。初中用，每學年一冊，每冊約五六十篇。語體文言合選；次序依教材之內容及難易。不附註釋。（

有增訂本，見第四期。）

北京孔德學校初中國文選讀十一冊 十五年本校編印。蓋舉初中三年中選讀之文而彙訂成冊者，故每冊爲一類：第一冊元雜劇，第二冊明施紹莘花影集選，第三冊古韻文及歌謠，第四冊古散文，第五冊新詩，第六冊今人論文，第七冊今人白話小說，第八九冊翻譯名家小說，第十冊翻譯戲劇，第十一冊托爾斯泰兒童的智慧。在中學選本中，分量以此種爲最多，實則語體文教授時毋庸咬文嚼字，且有可令其自讀者，斯選固不爲多耳。

第三期既以文藝的眼光選輯模範文，而又以整理國故或批評文學的頭腦，選輯古籍中重要篇章爲特種讀本，其風亦自學府開之。茲舉數種：

中國學術論著集要 北大國文教授會編選。有目錄，所印則多零篇而未成書。自莊子天下篇起，至章炳麟自叙止，約九十餘篇。體例形式與模範文選略同。所選頗能代表各時代之學術思想，故高中以上凡設「國故概要」或「學術文」等科目者，咸取材焉。近坊間彙印成冊，襲用原名，但改「集」爲「輯」；又題曰「章太炎梁任公合編」，而以章氏「自序」移置卷首，殊可笑。

此爲各校及坊間特選『學術文』之倡導者。但前乎此者，亦有其書，如：

國文自修書輯要 吳縣沈恩孚編，民國五年中華書局出版。選說文解字部首，江謙說音（此種不稱），四書（未列入），漢書藝文志，四庫總目提要叙，古文辭類纂序目凡六種。

是亦近於學術文選之性質，特範圍較狹耳。更前則如經史百家序錄之類，亦可屬之。

文論集要 北大國文教授會編選。亦有目錄而未成書。選古今人關於文學之批評及概論或言修辭方法者約有七十餘篇，區爲二十六類，各標以數目字。所印諸篇，大都僅用舊式標點。

此爲特選『文論』爲教材者。前乎此者，如：

論文集要 無錫薛福成纂，清光緒二十八年蕭山陳光澂石印，民國五年東台周鐘游編入文學津梁中，有正書局出版；

古文講授談 一名古文魂，行唐尙秉和輯，清宣統二年尙氏家塾排印本：——則所輯皆以言桐城派古文義法者為主（尙輯上篇範圍略廣），不如北大所選目錄之較為博大也。

自『學術文』『文論』選本之風開，坊間遂有專輯此類文為讀本或參攷書者，如：

新中學教科書 國學必讀兩冊 無錫錢基博編，民國十三年中華書局出版。上冊文學通論，皆關於文學批評之文，凡五十二篇；下冊國故概論，皆學術文，分通論，經，小學，史，子，五組，凡三十七篇。所選多生存人文。篇中標點符號尙宜酌。

古書源流兩冊 李繼煌編，民國十五年商務館出版。上冊總述，選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通志校讎略，章氏校讎通義四種全文；下冊經，子，史三部源流，共選文十八篇。附錄兩種。（此書定價太貴。）

新文藝評論一冊 孫俎工編，十二年民智書局出版。共選時人評叙文藝之作三十六篇，分原理，派別，小說，詩，劇，各國等組。

以上第三期之選本，其特點：（1）白話入選，為破天荒。（但當明清八股文取士時代，讀四書若多兼讀朱注，朱注所引固有白話語錄也，特雖諳熟而不可入文耳。）（2）純文藝作品，學術文，與論文之文，分道揚鑣，而後各得其所。（3）新式標點符號通行，而音讀悉遵國音，多表以注音字母。斯皆前此所未有者。

第四期 民十六至現今

開明活葉文選 民國十七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陸續編印）。廣收古代至現代著譯之散文律文語體，不立程序，惟就中學六年分為甲乙丙丁四級，

標於其合裝冊總目之題端：初中一二年級適用者爲「甲」，二三年爲「乙」；高中一二年爲「丙」，二三年爲「丁」。蓋教者可自由審度內容難易及文體性質，隨時選購其活葉；而合裝冊則彙集之以便稽檢耳（活葉每篇題上有數碼，合裝冊即依此數碼爲篇次）。所選各文，不加刪節；篇後間選短文小品爲補白（但不列號）。原文出處均註明各冊總目中。標點間有應酌之處。

開明活葉文選分級合裝冊 民國二十年出版。前項活葉合裝冊，係按所選篇次號碼，隨時裝訂，不適分級之用。二十年，乃改甲乙丙丁四級，分爲四種裝訂：甲種三冊（初中一二年用），乙種十冊（初中二三年用），丙種五冊（高中一二年用），丁種二冊（高中二三年用），合計二十冊，已選文七百餘篇。續選，則按級增印云。

開明文選注釋 張同光宋雲彬注，民國二十年第一冊出版（陸續編印）。首題解，次作者（或譯者）述略，再次正文分條箋釋。其各篇先後，則按着手注釋之先後爲序，而列其原有號碼於題上。注尚詳明，能識出處。

開明文選類編 民國二十年出版。即將已選定之活葉文選七百餘篇，更依文體分類裝訂：語體文選六冊（論說文，小品文，小說甲乙兩集，文藝論，學術文），古文選六冊（論說文，記敘文甲乙兩集，抒情文，文論，學術文）。

北新活葉文選 趙景深姜亮夫合編；十九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分高中，初中兩部；又按「記敘」「論說」「文藝」等文體分類編目。長文於每段前標以小題；但間有刪節。或選他文爲附錄。篇後附有註釋；各篇注明出處（高中並註版本）。初中另編作者小傳一冊（高中則附篇後）。

世界活葉文選 劉大自主編，朱劍芒陳韻麓編輯；十九年世界書局出版。其主旨在補救初高中定本教科書之缺陷，故所選與其「初高中國文」（見後）無一重複。且雖云活葉，而亦依文體分訂成冊（每冊價一角），惟能自由拆用耳。文體區爲「摹狀文」「寫景詩」，「記敘文」「敘事詩」，「發抒文」「抒情詩」，

「說解文」「論難文」八類。每類前附文體說明。分訂本每冊前有一本冊提要表(在目錄後)；每篇後註明出處，略附註釋；間有小詩補白。(另編作家小傳一冊，未見。)

中第學
校適用國文讀本 十九年北平文化學社編印。原亦為活葉，仿開明而為之；此則按年級程度分配之彙印本也。(後分初級高級，篇後新附注釋。)

百城活葉文選 十九年天津百城書局編印。其合訂本名「國文讀本」，分上下兩冊。無註釋。

高中活葉文選 譚丕模管彤合選，北平北平書局印行，未見出版。

東亞活葉文選 廿一年北平東亞書局編印。凡選文一千篇，略按內容深淺排印，不定年級。無註釋，有補白。有合訂本，共十六冊。

中國紙料
精校詳注活葉國文 廿一年北平君中書社編印。合訂本凡八冊(六百五十頁)。
○字體獨大(用三號鉛字)。註簡；無補白。

以上活葉文選，其制度在中國出版界當係創始於清末上海商務書館之小學用東三省補充教材，惟倣行者無聞焉。開明書店始於本期試行之，交通便，故其法亦便，而繼之者叢起矣。

新學制高級
中學教科書國文讀本 江恒源編，十七年上海商務館出版。(商務館在前期中所出高中讀本，僅有分類選輯者；此乃其創出之高中正式課本也。)全書四冊，每冊分上下兩本，共計八本；其例言稱「專供高級中校第一第二兩學年之用，即每一學期用一冊(一冊即兩本也)」。每冊目錄，上標明第幾週，每週授一篇至五六篇不等。所選各文，間分正副：正篇題上標數目字為次，副篇則標阿刺伯數碼為次。正篇註釋頗詳，供精讀之用；副篇即類附其後，註較略，僅供略讀閱覽之用。文體以古文為主，於舊籍外，間及近人著譯。

高級中學
國文讀本分週教學方法綱要 江恒源編，十七年出版。每本一冊，專供教師之用。首總說。次即按週次分項說明，以教法為主，而於文學理論，表解

，參考書篇，均有所涉及。

基本教科書 **國文** **傅東華陳望道編**，二十年商務館出版。此書特點，在求各體文字配合勻稱，略採各家所不取之科學的文字，及新聞社論通訊，以至書簡公文等；但以文學及文學常識為主，思想則只求其不發生惡影響而已。排列程序，則以學生對於內容思想的了解能力為衡；各篇之聯絡，或取題材之近似，或取性質之相從，或取時令之湊合，或取言文之對照。各篇後附注釋，亦注重內容的了解（節錄之小說等，亦將其前後情節加以簡要的略敘）；或附說明，則頗暗示教授法及誦習欣賞之要；又附『文法與修辭』一項，則能多取例於本篇及以前讀過之文中，而又求保持其本身的系譜。書凡六冊，每學期用一冊（每冊選文四十至六十篇，五萬至十萬字；一二冊語三文一，三四冊語文各半，五六冊語一文三）；但僅出第一冊，而滬館即被難，未知能續成否也。——以上商務書館

新中華初 **國語與國文** **朱文叔編**，**陳棠校**；十八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此書係仿前第三期商務館新學制初中國語教科書體例，文言語體合編；第一二冊語三文一，三四冊語文各半，五六冊語一文三。而其材料，則略依其初級文古讀本初級國語讀本兩書之舊，增刪而改編之；間將內容性質相近者連屬排列。分量進度，則第一冊約四萬字而強，以後各冊遞增五千字云。

高級中 **新中華國文** **沈頤編**；十九年中華書局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專選文言文。每冊均配各種文體；排列則就各文所含意義，以類相從。每篇後附「本文釋要」，多記作者略歷及其略評；典實專名，註釋尚詳。每冊平均約五萬字。——以上中華書局

初中國文 **朱劍芒編**，**魏冰心校訂**；十八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亦語文合選；其分配法則依十八年教育部頒行初中國文課程

標準草案所定分數。惟所選文言文，其排列法仍用由時代上溯之例。（第一冊以現代爲限，二冊清，三冊明，四冊宋，五冊唐至漢，六冊兼採周秦）。共選二百二十四篇，最長篇幅前五冊以四千餘字爲率，第六冊則可至六千字。一二兩冊合計六萬餘字；三四合八萬餘字，五六合十萬餘字。篇末註釋頗簡，每篇均附問題三四則。第六冊側重文藝作品，卷首有提要。每冊另編參考書，供教員之用（即下列之指導書）。

初中國文指導書 朱劍芒陳竊麓編，范祥善校訂。二十年世界書局出版。專備教授前書時參考之用，凡六冊。第一冊首列「初中國文教學法概要」一篇；又附一表，以明此指導書之條目組織。大抵每篇文字，其教學法概分五項：一，考證，必本文作者爲「著名作家」則有之，詳叙其生平事略，學術思想及著作。二，作品內容研究，除「要旨」及「概要」外，其注重點因文章體別而不同，即「摹狀文」注重動機，對象，及表現方法；「記敘文」注重人物事迹，場所，時間等；「發抒文」注重作者之個性，思想，生活，及表現問題；「說解文」注重對象，說明方法，及實例；「論雜文」注重動機，論證方法，及表現問題（以上五種爲實用文）；「詩歌」則注重動機，對象，及情緒；「小說」「戲劇」則注重點與記敘文同，而多一「背景」（以上五種文藝文）。三，作品外形研究，分體裁，佈局，難字難句，段落分析，四目以說明之（難字句除課本中已附註者外，增加音釋），而詩歌則加「音節」。四，整理，就全文內容作一「表解」。五，答案，即對於課本中每篇前附之問題各作簡要的「解答」。以上所分五項，頗可爲一般研討初中國文教學法者之參考；惟項目下所叙說者，說多簡淺，又患複沓，頗似向來小學教授書耳。書中材料，亦間有可供學生參考者，此其所以名「指導書」歟！

初級創造國文讀本 徐蔚南編；廿一年世界書局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選材重文藝，多小品；其特點在插入字畫照片（如作者小像，作者簽名墨跡，或與文中有關之景物照片藝術作品等）。作者傳略及各課注解，均用橫行彙附於

每冊之末。

高中國文 朱劍芒編，徐壽南校；十八年世界書局出版。全書三冊，每冊分上下兩編，每編一本，共計六本。此書編法較爲新穎，以「文體研究」「文學史」「文學概論」爲三大重心。第一冊爲『文體研究』之編制：上記實文，敘事文；下說明文，論辨文，於每種文體前先爲簡單說明並表解，每本卷末另附作家小傳並批評。第二冊爲『文學史』的編制：上編散文，下編律文（即韻文）：均起西漢，合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爲中古期，唐宋元明爲近古期，迄於清爲近世期；各選其於時代或派別上克稱代表的作品，又於每一時代或派別前，先作一極簡單之文學史的說明，並將最著之作家作品彙列一表；每本卷末附作家傳略表及各時期作風概要表（並統計本冊所選作家及作品之數目）。第三冊爲『文學概論』之編制，所選以理論文爲主，附以範作爲實例：上編首選「文學通論」之文凡六篇，次「詩論」八篇，附「範作」抒情敘事及新詩凡若干篇；下編「小說論」五篇，附「範作」中國及國外短篇小說凡七篇；次「戲劇論」五篇，附「範作」元劇及現代短劇凡三篇；終以「批評論」四篇，附「範作」古代及現代批評文凡七篇；又於每種實例前，先說明其類別及所代表之主義；每本卷末仍附作家小傳。全書註釋，第一冊較詳。其編輯綱要謂使用本書時宜自由支配，如講讀第一冊時，即擇第二三冊相關之材料爲輔助，則三大重心，可不偏倚。總之，此書編法，系統分明，可稱特創；所選詞曲等體，亦較他本爲多。——以上世界書局

初中國文教本 張弓編，蔡元培江恒源校訂；十九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每學期一冊，凡六冊。此書編制，亦頗新穎。按選文的內容系統，分組排列（每組中搭配論說，記敘，文藝文各種體裁）：第一冊分「常態的生活」「變局的應付」兩組，共選文卅七篇；第二冊分「特殊的訓練」「瑣屑的觀察，細小的審慎，平凡裏偉大的認識」「善境的設想」「實地的蹈履」四組，共文四十三

篇；第三冊分「美與愛的認識」「自我表現」兩組，共三十二篇；第四冊分「婦女解放」「家庭改善」兩組，共文十七篇；第五冊分「社會建設」「文化運動」兩組，共文十九篇；第六冊分「文學品鑒」「藝術鑑賞」「書籍涵泳」三組，共文四十二篇；都凡十五組，文百九十篇。其編輯條例中有「昇進」表，略謂一年級各文之「主要內質」在於事實中暗示敬已，愛羣，革新等意味，二年級提述自我，家庭，社會等問題及解決方法，三年級則指示文化，思想，讀書，文藝等真義及要法。是則此書排列教材，以內容實質為主，於進度及聯絡上似均屬特別分明。又於每組前冠以「組序」，綜述教學大旨；每組後繫以「組題」，條列復習要點；篇後酌附「注釋」；此三者謂之「附件」云。——以上大東書局

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 趙景深編；十九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此書編制，又創新例，蓋依十八年部頒課程草案所定「每授一文，就文中選取可借文法或修辭法說明之點，詳為指示」，「就選文中摘取文法或修辭的習題，令學生練習」兩項而實行之。其第一冊附「文法」總論，名詞，代名詞，動詞；第二冊續附助動詞，形容詞，副介連助等詞及標點；第三冊附「作文法」之造句，記事文，說明文；……大約第一二冊與「文法」混合，三四冊與「作文法」混合（部頒課程草案無作文法，將「文體研究」併入修辭），五六冊與「修辭」混合：均各依其序目遞配於每篇選文之後，即就本文中舉例說明，後更綴以練習題。是則初中畢業之後，對於文法修辭等均可略得系統的基本知識，又能於精讀諸文中稜有實際的例證焉。篇末附作者小傳，敘述頗詳；次附註釋，詳於生僻之字。——以上北新書局

初級中學開明國文讀本 王伯祥編；二十一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每冊選文四十二篇（第一二冊各約四萬字，三四六萬，五六八萬），其一二冊注重文章體裁，備選記敘，抒情，解釋，議論，及應用文，文三語七；

三四冊進而注重於文章之組織及風格，文四語六；五六冊更進而精讀歷代典籍名著，文語各半。其特點在絕不闢入譯文，而排列頗能為有機的聯絡，並顧及授讀期之時令氣候。大抵選材多出心裁，稍殺陳陳相因之弊；形式無改乎舊，而能以整齊勝者也。另有參考書六冊，專供學生自習及教師參考之用，故讀本中不附注釋。

初級中學
學生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王伯祥編，二十一年出版。首解題（兼及作者傳略）。次詮釋，特注意古人，古地，古書三者。次敷演，說明文體及風格，尤重文法及修辭，充量援用已讀之文為例證。次參證，將相類或相反之文，列其目或酌錄為比照。終習問，凡練習問題，語文互譯，作文命題，概括圖表均屬之。每篇全文均錄其前，於應詮釋之詞句均以數碼為記，以便檢尋，如各家讀本例。——以上開明書店

高級中學 **國文教科書** 孫俚工編，二十一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此書特點在分量多；蓋以語體文為主而稍參文言文，故不以豐富為患也；或教時加以選擇，而餘者可令學生自由閱讀，亦得比較參考之益。其排列法，將每學期分成數個單元，每單元教學一種文體，或某種文體之一部分（每單元約占精讀時間二週或三週）；但教者為興趣變換起見，亦可自由參差地教學。大抵一年級以記敘體為主，二年級以說明體為主，而各輔以文藝抒情文；三年以議論體為主，應用文為輔，兼及古詩詞經史常識。每冊前附教學細目表，將本學期精讀，略讀，作文之文體，文法及作文之要目，排定程序及時數；而每一單元前又各附單元教學提要表，詳列本單元之教學目的，各篇體裁及內容，作文練習題舉例，及參考書要目。又將每學期略讀書目，列於卷首。每篇之末，只附記本文出處，及其他參考書目或本篇作者之其他著作；注釋則另編參考書。

高級中學 **國文教科書** 孫俚工編；二十年神州國光社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凡

六冊。此書各冊分量不等，蓋以文言爲主，如第六冊專選毛詩騷賦，則分量自宜較少也。大抵一年級以記敘各體爲主；二年級以學術思想爲主，故偏重議論說明兩體；三年級以文藝各體爲主，而貫以文學史之常識。其排列體例等，悉同初級本，不復述。

上兩種原係一書，共十二冊，名爲「中學國文教科書」；卷首有全書之編輯例言。例言後附有二表：一，本書編製系統及文體內容分配表；二，各學期鐘點分配與教材排列表；各分初中高中兩部分，綴以說明。此諸表實爲全書之總系統；其次體分類，略讀要目，文法修辭論理學辯論術等之分配，均略具焉。——以上神州國光社

初中國文 石泉編注，二十年北平文化學社出版。未見。

高中國文 羅根澤高遠公編注，二十一年北平文化學社出版。每學期用一冊，共六冊。此書選材，不採政治經濟一類討論的文字，而注重學者之生活，間採奮發激壯之文藝作品，又多錄現代闡明本國文化及現代精神之文。文體則一二兩冊側重抒情文記敘文，語體佔四分之一；三四重說明文，語體五分之一；五六重學術文，語體六分之一。排列則由淺入深，間亦就體裁內容聯屬排比。題解，注釋，亦頗簡要；惟難字多用直音，不盡用注音符號，爲缺點。——以上文化學社

其爲學校自選者，舉下二種：

初級中學國文讀本 北平師大附中國文研究部選編，張鴻來盧懷琦汪震吳辛旨王述達合註；二十一年附中國文叢刊社印行。每學期用一冊，凡六冊。此書乃就前第三期師大附中之選本加以擴充。第一年以含有描寫性之記敘文爲主，略採說明文，語體占十之七八；第二年以記敘文描寫文爲主，略採論辯文，語文各半；第三年各體具備，而仍以描寫文爲主，文言占十之七八。排列則

按題材文體，比類錯綜，而以由淺入深爲準。注解附每篇後，分題解，作者，注釋三部。其注釋之特點，在將篇中虛字用法，按照文法，引例詮說，兼及修辭；至疑難詞句，可在普通字書辭典中查出者，留備學生預習；惟索解不易者，則努力下一訓釋。篇末間有附錄，用備參考。（此書兼活葉用。）

南開中學國文教本 十八年天津南開中學編印。初中高中每學年分上下兩冊，凡十二冊。每冊中，依文體分組，以(一)(二)等數字標別之。

其不依學年編制，或供選授，或備略讀；或依時序，或甄文藝，或專學術；舉所見而可錄者如左：

時代文錄二冊 長沙瞿兌之編，十七年北平廣業書社出版。所選由書禹貢至王蘭運，謂可以代表時代之文約五十篇，故號曰「時代」。其選例云，「以其能發揮本性與否爲斷，凡因襲他人者不濫及也。」（任防彈劾整文，元祕史等始入選。）略有眉注；篇名下或注明參考書；篇末有評。舊式圈句。

民智歷代文選四冊 注馥泉編，二十一年民智書局出版。題大學文科適用，而高中亦可選用或作自修讀物也。所選分量甚多，多出專集（惜未逐篇載明出處，惟篇末附註，略有作者小傳耳）。第一冊各體並重，第二冊注重記敘文，第三冊注重抒情文，第四冊注重論說文；不雜以詩歌詞曲云。

國學菁華二冊 威縣高蘇垣編，二十一年百城書局出版（原名國學小叢書，保定同仁中學出版）。選輯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非，淮南，墨菲列孔，叢荀管諸子，禮記檀弓，新序，說苑，左傳，國策，國語，史記，韓詩外傳，孟子等二十種中之短篇故事或論說，凡三百五十八首。其自序謂「事則求其有趣，文則求其顯明」。標點，分段；未附簡注。每種首有作者略傳或本書略說，次以篇目焉。

唐宋傳奇集二冊 魯迅校錄，十六年北新書局出版。共九卷：唐人作者五卷，三十二篇；宋人作者三卷，十六篇。末卷爲稗邊小綴，則其自作之攷

證也。選擇校訂，均甚精審。

唐人小說一冊 彭澤注辟疆(國垣)編校，二十一年神州國光社出版。分上下二卷：上卷錄單篇，計文二十六篇；下卷錄專著八種，計文三十三篇。取材以太平廣記爲主，間有校補。每篇末均有按語，或綴附錄。卷末附載魯迅唐小說史略及鹽谷溫論唐代小說兩篇。書中有插圖。標點兼用連圈點，但不分段。

詞絮一冊 劉麟生編，十九年世界書局出版。分三篇：第一篇唐五代詞，八十首，第二篇北宋詞，百四十二首，第三篇南宋詞，百四十七首；共選詞三百六十九首。各附注釋，評語，考證，紀事等。

國學文選類纂一冊 錢基博編，二十年商務館出版。首自著之總叙。次甲集，小學之部，選文七篇；次乙集，經學之部，選文八篇；次丙集，子學之部，選文十四篇；每集先以叙目，每篇後附考證(即箋釋)，附選他文焉。

國學研究一冊 洪北平編，十九年民智書局出版(封面題「國學研究法」，但卷內無「法」字)。凡分四卷：一國學方法論，選文二篇；二經學通論，六篇；三子學通論，五篇；四史學通論，四篇。每篇後條附註釋。其編輯大意謂以供高中教學及大學參考之用。

此外關於經傳百家之選本，在本期中，坊間亦有新出者，所選漸能採及前人所不道之文，而必有新式標點。此較前三期爲進一步。如當代文粹，清代文粹，明代文粹(各二冊，汪佩然編，世界書局出版)，戰國策菁華，歷代駢文菁華，明代名人尺牘菁華(各二冊，張廷華編，大東書局出版)等，不備錄。

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

國文系講師 羅根澤

1. 導言
2. 偽七言詩之考辨
3. 騷體詩的蟬蛻
4. 七言歌謠的產生
5. 七言詩之成熟

(一) 導 言

近幾年來研究國學的人，肯注意到各個小問題，這是很好的現象。七言詩和五言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似乎有同等的價值，不知怎的五言詩的起源及其成熟，有許多人研究；七言詩的起源及其成熟，獨無人探討？我爲了牠是文學史上很關重要的問題，所以不揣淺陋的來探討一下。『起源』二字，普通有兩種解釋，因之亦有兩種用法：一，側重『源』字，追探某種學術或文藝之淵源；一，側重『起』字，考訂某種學術或文藝之發起——就是產生。現在所謂『起源』是兼有二義的，是既追探七言詩的淵源，又考訂七言詩的產生的。所以這一篇文字的標題，如要更明顯些，應當題作『七言詩之淵源，產生及其成熟。』但如此冗長累贅，而且中間還要加上一個 Comma 的符號，在中國書中是不慣用的；好在『起源』二字本含有淵源與發起的兩種意義，所以便題作『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了』。

七言詩的淵源，我以爲不外兩列種：

1. 騷體詩的蟬蛻。
-

2. 七言歌謠的產生。

牠的產生，我以為約在：

西漢元成哀平之際（前48—5）。

牠的成熟，我以為約在：

魏末晉初（約西後260前後）。

這是我自己考索以後所得到的結論，別人自然有許多和此不同的論調，歷代的古書裏也時有偽託的很古的七言詩，不能不略為辨正。所以此文便先考辨偽七言詩，次述騷體詩的蟬蛻，再次述七言歌謠的產生，再次述七言詩的成熟。

(二) 偽七言詩之考辯

這一段把古書裏邊不可依據的七言詩，無論有沒有人認為是七言詩的起源，都逐條駁正。

(1) 皇娥歌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

滄天蕩蕩望蒼蒼，乘桴輕漾著日傍。

此詩見苻秦時王嘉拾遺記卷一，謂作者為少昊母皇娥。但拾遺記所記的故實皆荒謬不經，四庫提要和簡明目錄已經痛斥其妄，故此詩亦便不能信據。

(2) 白帝子歌

四維八挺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識。

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

滄溟海浦來棲息。

此詩亦見拾遺記卷一，即白帝子答皇娥的詩，與皇娥歌同樣的不可信。

(3) 靈樞經刺如真邪篇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

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

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

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一有七言之始一條說：『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他舉的例，便是此篇和宋玉神女賦的兩句，說：『此皆七言之祖』。按靈樞經是偽書，牠的著作年代，即便認為是出於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內經十八篇，也不能超過秦漢以上，否則更晚了。顧亭林是鼎鼎大名的考據家，為什麼信牠，這或者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

(4) 孔子大道歌

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

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此詩見孔叢子，說是孔子因楚王使奉金幣往聘而作，所以詩選一類的書，或者題名楚聘歌（如古詩源）。孔叢子舊傳是陳騫博士孔鮒撰，其實是晉王肅所偽託，余有孔叢子探源（見古史辨第四冊上編）一文論之。故此詩亦因爲出處不可靠而失掉可信的價值了。

(5) 孔子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

麟兮，麟兮，我心憂！

此詩亦見孔叢子，又見論語緯摘衰聖。孔叢子之不可靠如前述，摘衰聖緯書者流，更難信據。——不過據此知此歌產生在東漢，最早不能超過西漢之末，因爲緯書起於哀平之際，張衡已經說過了。

(6) 詩經

明陳懋仁文章緣起注說：『周頌「學有緝熙于光明」，七言之屬也。』

沈德潛說詩啐語卷上說：『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

摘詩經單句認為是七言詩者很多，不只陳沈兩人，爲節省篇幅，不一一徵引。有一兩句的七言句子，屬在雜言詩裏，不能說便是七言詩，因爲所謂七言

詩也者，必須通篇是七言句子，最低也須以七言句子為主體。

(7) 老子

日知錄七言之始條，黃叔琳注：『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

詩經中的一兩句的七言，我們還不敢認為是七言詩，何況老子呢？

(8) 寧戚飯牛歌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說：『按本朝徐禎卿云：「七言俗起，咸曰栢梁，然寧戚飯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飯牛歌各書所載不同。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注，孟子疏引三齊記並作

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
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
長夜漫漫何時旦？

文選蕭賦注引淮南子則作：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蘭(a)。
儻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
牛今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a) 應依楊慎風雅逸篇引劉向別錄作閑。閑，美也。

藝文類聚四十三則作：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a)布單衣裁至骭。
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a) 疑爲麗之音訛。

三齊記已佚，今本淮南子並無此文。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三亦引淮南子載此歌，其詞又略同三齊記，與文選注所引，完全不同。考呂氏春秋舉難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寧戚飯牛事，但僅言扣牛角而歌，並無歌詞。後漢書馬融傳注引

說苑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輪而歌碩鼠。』高誘呂氏春秋注也說是『歌碩鼠也。』並且將詩經碩鼠全文錄在注裏。高誘也曾注過淮南子，假使淮南子載有歌詞，高誘那能不知道，而將不相干的碩鼠附上去？況說淮南子道應訓明明祇有飯牛的故事，並無飯牛的歌詞呢？甯戚所歌的是否碩鼠雖然未敢確定；但說苑作者（舊說說苑為劉向撰，誤，詳圖書館學季刊第四卷第一期拙著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和高誘沒有見過『南山白石』之詞，是確有佐證的。而且甯戚飯牛，桓公舉以為大夫，根本就是戰國的神話，沒有史實的價值。春秋初期，純是貴族政治，那有布衣立談取卿相的那末一回事？

(9) 百里奚妻琴歌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
臨當別時烹乳雞，今日富貴忘我為。

此歌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樂府詩集六十引風俗通，今本風俗通無此文，所以果否出於風俗通，極有問題。就是出於風俗通罷，風俗通作於漢末應助，我們也不敢遽信。百里奚以五羊皮要秦穆公，孟子已經說過是『戰國好事者所為』了。

(10) 樂師扈子琴曲

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
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

此詩見吳越春秋卷二。吳越春秋舊傳東漢趙曄撰，但其質偽不實，已經前人論定（如四庫提要等書皆有駁斥），歌詞也便不能信據了。

(11) 采葛婦詩

葛不連蔓堯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
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
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鞞鞮，號絺素兮將獻之。
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

增封益地賜羽奇，機杼茵褥諸侯儀。

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愛能不移。

此詩見吳越春秋卷五，與樂師扈子琴曲同樣不可信。

(12)越王句踐河梁詩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

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

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慌。

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

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此詩見吳越春秋卷六，其不可信與前二首同。

(13)宋玉神女賦

羅綺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

顧亭林認此二句爲『七言之祖。』但在隨便一篇文章裏找出一兩句的七言句子，我們是無法說牠是七言詩的。理由很簡單，而且前邊也略微說過，用不着再來詞費。

(14)太原謠歌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入秦清；

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學之臘嘉平。

此歌謠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說：『駱案，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云云。據司馬貞索隱，初成爲濛字。太原真人茅盈內記現在已經亡佚，說仙說鬼的書，沒有可以依據的。

(15)漢武帝等柏梁詩

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武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 <u>石慶</u>)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 <u>衛青</u>)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 <u>倪寬</u>)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 <u>周建德</u>)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 <u>劉安國</u>)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 <u>路博德</u>)	總領從官 <u>柏梁臺</u> 。(光祿勳 <u>徐自爲</u>)
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 <u>杜周</u>)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 <u>公孫賀</u>)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 <u>壹充國</u>)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 <u>王溫舒</u>)
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 <u>張成</u>)	微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 <u>豹</u>)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 <u>盛宣</u>)	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 <u>李成信</u>)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 <u>陳掌</u>)
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	柱桁箒櫨相技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張罟置。(上林令)
齏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舊題梁任防的文章緣起說：『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明陳懋功注說：『……故自漢魏六朝下及唐宋以來，迭相師法者，實祖柏梁也』。(謝著中國大文學史全鈔陳說)

其實柏梁詩的不可靠，顧亭林已經說過。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一裏說：『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武王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尚餘有十城。(原注：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太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焚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撮作，剽取武帝以後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又說：『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顧亭林這一篇辨正的文字，精當異常，不容不信。而近人丁福葆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據藝文類聚和宋本無注古文苑，除郭舍人，東方朔以外，皆只注官名，並無人名；第二句之作者梁孝王，亦只作梁王。由是說：『按俗本於每句官名之下，妄添人名，以致前後矛盾，顧亭林據所注之名，駁其依託。今據藝文類聚及宋本無注古文苑，刪其添入之人名，仍復舊觀，閱者幸勿據俗本添入。』好像沒有人名而此詩便可信者然，其實顧亭林所駁斥的大半是官名，不是人名，丁先生未免失檢。所以此詩是不可信的，不能說是七言詩的祖師。

(16) 漢昭帝淋池歌

近人陳去病詩學綱要說：『柏梁詩每人一句，正如今之聯句，並非一人全篇之作；其一人全篇之作，當推漢昭帝淋池歌爲首。』按淋池歌出拾遺記，其不可信可知。歌詞是：

秋素景兮泣洪波，揚素手兮折芰荷。
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先開曙月低河，
萬歲爲樂莫云多。

辨偽是不願作而又不能不作的工作，因為辨偽祇是破壞，而不辨偽又不能使紫去朱顯。上列十六條，或者是質偽的純粹七言詩，或者是有人認為是七言詩的起源，所以不能不辨。至於非純粹七言詩，而又沒有人說是七言詩的起源者，如司馬相如的琴歌，趙飛燕的歸風送遠操……之類，雖為七言，却是騷體，本來也出後人偽託，恕不一一徵辨了。

(三) 騷體詩的蟬蛻

中國詩在周朝以前，祇有簡單的短句（詳學文第五期拙撰中國詩歌之起源）。到周朝便由短句變成四言整體詩。到戰國時代又由四言整體詩變為騷體詩（詳拙撰中國詩歌史）。到漢朝又由騷體詩變為七言整體詩（這時比七言更盛行的有五言詩）。四言詩增加『兮』字一類的語助詞變成騷體詩，騷體詩減去『兮』字一類的語助詞變成七言詩。由四言詩變成騷體詩的過程，不在本篇所討論之內；本篇所討論者，祇是由騷體詩變成七言詩的過程。

騷體詩自以所謂楚辭為中心。楚辭的造句，也不甚一律。有以『兮』字一類的語助詞，置於以兩句為一聯之第一句句尾者；此類，句率偉長。如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有將此類語助詞置於以兩句為一聯之第二句句尾者；此類，句率簡短。如招魂：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先行些；

秦篝齊縵，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如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招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

有將此類語助詞置於每句句中者。置每句句中者，又有長句短句之別，長句者，如九辯第二章：

悲憂窮惑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

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短句者，如湘君：

鼉鸕鷀兮江皋，夕珥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由騷體所變成的七言，不是由將語助詞置於兩句之間者所蜕化，也不是由將語助詞置於句中之短句者所蜕化，乃是由將語助詞置於第二句句尾者，及置於句中之長句者所蜕化。如適纔所舉的招魂和大招幾句，將句尾的「些」字「只」字去掉，則兩句成功一句，招魂的幾句成功：

魂兮歸來入修門，工祝招君背先行，

秦篝齊縷鄭綿絡，招具該備永嘯呼。

大招的幾句成功：

青春受謝白日招，春氣奮發萬物遽。

這不是搖身一變，就成功七言了嗎？

由將語助詞置於句中之長句所蜕化之七言，也很簡單，祇是省掉句中的虛字而已。如所舉的九辯第二章，省掉虛字則成功下列的七言：

悲憂窮感獨處廓，有美一人心不釋；

去鄉離家徠遠客，超逍遙，今焉薄？

就此上之例證視之，由騷體詩變為七言詩，不費吹灰之力，搖身一變而成。但在騷體詩還有生命的時候，牠是抵死不肯轉變的。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個時期，曰生，住，異，滅。生是現在所說的發生期，住是現在所說的全盛期，異是現在所說的蜕化期，滅是現在所說的衰滅期。由騷體變成七言，是異，是蜕化，所以必在騷體詩全盛期以後。

由屈宋時代直至西漢，在中國詩歌史上，都屬於騷體詩時期。這一個時期的詩歌，除屈原宋玉幾個大詩人外，雖然因為無人編纂記載，大部分都自消自滅，但就可考者而論，凡有生命的詩歌，都是騷體。一一徵引，未免詞費，祇將人人共知的鬻首，拿來作證。在戰國之末，有如荆軻的易水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永不還！

在楚漢之爭時，有如項羽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難不逝；

難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又如劉邦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漢初武昭之時，有如烏孫公主的悲愁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又如李陵的別歌：

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誓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就中最易變成七言者，莫如烏孫公主的悲愁歌，祇要去掉『兮』字，便是很好的七言詩了。但這些雖有變成七言詩的可能，而終沒有變成七言詩。

這時（武帝時）有郊祀歌十九章，也是大概取法騷體的詩歌，其中有三章已經轉變到七言的路上：

(1) 天地八

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

(2) 天門十一

……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滲上天知厥時。

泛泛滇滇從高游，殷勤此路臚所求。

桃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
 專精厲意逝九閩，紛云六幕浮大海。

(3) 景星十二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
 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共鯉醇犧牲。
 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拓漿析朝醒。
 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並。
 穰穰復正直往寧，馮燼切和疏寫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但不是純粹的七言詩，是雜言詩中的七言詩句。不過七言詩句佔其詩中的重要部份，已有漸進於通體七言的趨勢了。日人鈴木虎雄在支那文學研究卷一柏梁臺之聯句裏說：『七言詩的起源說，古有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近有顧炎武，毛奇齡之徒，都上溯詩經楚辭，而加以詮索。愚見以為近在漢代。高祖時代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的第六章的「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郊祀歌中的景星章（元鼎五年作，西紀前一百十二年）的「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以下十二句，皆七言。』（按大意譯鈔）不知鈴木虎雄先生對『起源』二字的界說如何解釋？若說這不是純粹的七言詩，但純粹的七言詩起源於牠，那當然不錯；不過不上溯此種不純粹的七言詩之更早的由來，也是不對的。若說這便是七言詩，則又有點勉強，因為不是通篇七言。

通篇成功七言的，現在可見到的有三批：

(一) 鏡銘——漢朝的人，喜歡佩帶鏡子，鏡子上每有祝禱吉祥的銘文。這些銘文，有好多是七言體，雖然沒有詩的性靈，沒有詩的味道，但在七言詩體的流變上，是不能否認的。並且此種銘文，最足以窺察由騷體蛻變而成的痕跡。

(1) 七言二句者（祇計七言句，不計餘句，下仿此）：

(a)

尙方作竟真大好，上有山人不知老，
目飲玉泉兮。

(b)

口氏作竟真大口，上有山人不知老，
渴汲玉泉兮。

(c)

口口作竟真大仁，上有山人不知老，
涓汲玉泉兮。

(d)

券氏作竟真大工，上有山人大吉兮。

(e)

尙方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老兮。

(f) 富田晉二氏藏四乳「TL」漢有善銅鏡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已銀錫青且明。

(以上據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g) 三羊鏡

三羊作鏡大毋傷，令人富貴樂未央。

(據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以下簡稱鏡錄。)

(2) 七言三句者：

(a) 富田晉二氏藏八乳「TLV」漢有善銅鏡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已銀錫清且明，
左龍右虎主三旁。樂未央。

(據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b) 尙方鏡

上方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
上有仙人赤松子。

(c) 新莽

新興辟雍建明堂，烈于舉士比侯王，
子孫服具治中央。

(d) 銅華鏡

涑治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
延年去不羊，無極而日月之光。

(e) (f) 角王巨靈鏡

角王巨靈日有憲，延年益壽去憂(又一鏡作惡)事，
長樂萬世宜酒食，子孫賢，(又一鏡作具)家大富。

(g) 青龍鏡

青龍作竟自有常，口保二親宜侯王，
辟去凶惡追不羊，樂未央兮。

(以上據鏡錄)

(3) 七言四句者：

(a) 關口半氏藏龍虎錢文鏡

吾作明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
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
得天力。

(b) 富田晉二氏藏內行花女十二星鏡

涑治鉛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
延年益壽辟不羊，與天母極如日光。
長樂未央。

(以上據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c) 銅華鏡

凍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
長年去不羊，無極而日月之光，
千秋萬歲樂未央。

(d) 善銅鏡

漢有善鏡出丹陽，用之爲鏡青且明，
八子九孫治中央，千秋萬歲辟不陽。

(e) 七言鏡

來言之始自有紀，凍冶銅錫去其滓，
辟除不羊宜古市，長葆二親利孫子。

(f) 七言鏡

來言之紀口竟始，凍銅錫，去其滓，
以之爲鏡宜孫子，長葆二親樂母口，
壽幣金石西王母。（棠安作）

(g) 青蓋鏡

青蓋作竟自有紀，辟去不羊宜古市，
長保二親利孫子，爲吏高官壽命久。

(h) 張氏鏡

張氏作鏡四夷服，多賀君家人民息，
官至三公得天福，子孫備具孝且力。

(i) 吳氏鏡

吳口作竟時日良，左龍右虎辟不詳，
二親備具子孫昌，壽如金石樂未央。

(j) 吾作鏡

吾作佳竟自有尙，工師妙像主文章，

上有古守辟不羊，服之壽考宜侯王。

(k) 新莽

新興辟雍建明堂，烈子舉士列侯王，
將口口尹民口口，諸生萬舍左口口。

(l) (m) 朱氏鏡

朱氏明鏡快人意，上有龍虎三時置，
常采二親宜酒食，君宜官秩家大富，
樂未央，宜牛羊。(又一品『樂未央』下，作『富貴昌，與君相
保，敝日月光兮。』)

(以上據鏡錄)

(3) 七言五句者：

(a) 富田晋二氏藏八乳「TLV」尙方鏡

尙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面圈
瀾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
壽如金石之天保，樂未央。

(b) 富田晋二氏藏八乳「TLV」尙方鏡

尙方佳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
徘徊名山采芝草，年比金石，國之保兮。

(以上據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c) 角王巨靈鏡

角王巨靈辟不詳，倉龍白虎神而明，
赤鳥玄武之陰陽，國實受福家富昌，
長宜子孫樂未央。

(d) (e) 善銅鏡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
左龍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順陰陽，
八子九孫治中央。(又一鏡善銅作名銅，和以作雜以。)

(f) 尙方鏡

尙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飲玉泉飢食棗，徘徊神仙采其草，
壽敝金石西王母。

(g) (h) 尙方鏡

尙方作竟大母傷，左龍右虎辟不羊，
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
長保二親樂富昌。(又一品『作竟』作『佳竟』，『辟不羊』作『掌四旁』，『順陰陽』作『利陰陽』。)

(i) (j) 青蓋鏡

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
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
長保二親得天力。(又一品，與此同，惟『國家』作『君家』。又一品末多『傳告後世樂無亟』句。又一虜氏，文同，但改『青蓋』作『虜氏』，末句『亟』下增『兮』字)。

(k) 青蓋鏡

青蓋作竟自有紀，辟去不羊宜古市，
口口口口壽命久，保子宜孫得好(奪一字)，
爲吏高官車生耳。

(l) 青平鏡

青平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
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

傳告後世得天福。

(m)作佳鏡

詐佳鏡哉真無傷，左龍右虎衛四彭，
朱尉玄武順陰陽，子孫富貴爲侯王，
傳稱萬歲樂未央。

(n) (o)新銀鏡

新銀治(又一品作茲)竟子孫具，多賀君家受大福，
位至公卿修祿食，幸得時年獲嘉德，
傳之後世樂無極。(又一品作亟)大吉。

(h)尙方鏡

尙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
壽如金石爲國保。

(以上據鏡錄)

(4)七言六句者：

(a)角王巨靈鏡

角王巨靈日有熹，昭此明鏡誠快意，
上有龍虎四時置，長保二親樂無事，
子孫順息家富熾，予天無極受大福。

(b)佳銅鏡

漢有佳銅出丹陽，口剛作鏡真毋傷，
凍冶鎮錫清且明，昭于宮室日月光，
左龍右虎主四方，八子十二孫治未央。

(c)青蒼鏡

青蒼明鏡以發陽，攬觀四方昭中央，

朱鳥玄武師子翔，左龍右虎辟不詳，
子孫備具居中英，長保二親樂未嘗。

(a)許氏鏡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
聖人周公魯公子，作吏高遷車生耳，
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e)龍氏鏡

龍氏作鏡四夷服，多賀君家人民息，
胡克除滅天下復，風雨時節(此下奪二字)
官位尊顯蒙祿食，長保二親樂無已。

(以上據鏡錄)

(5)七言七句者：

(a)中西嘉市氏藏龍虎李氏鏡

李氏作之竟誠清明，服之富貴壽命長，
左龍右虎扶兩旁，朱鳥玄武引陰陽，
單于來臣至漢口，子孫蕃息樂未央。

(據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b)龍氏鏡

龍氏作竟大母傷，采有善銅出丹陽，
和已昆易清且明，刻畫奇守成文章，
距虛辟邪除群凶，除子天祿會是中，
長宜子孫大吉祥。

(據鏡錄)

(6)七言八句者：

(a)善銅鏡

漢有善銅出丹陽，凍冶銀錫清而明，
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羊，
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服具居中央，
長保二親樂富昌，壽如金石之侯（末少王字）。

(b) 尙方鏡

尙方作竟大母傷，巧工刻之成文章，
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鳥玄武利陰陽，
子孫備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羊，
長保二親樂富昌，壽如金石爲侯王。

（以上擬鏡錄。這些銘文本可以不用全舉，但一，全舉可以使讀者到更真切的印象；二，鏡錄和樂浪時代の遺蹟，都是比較難得的書，尤其是研究文學或文學史的人，恐怕從未寓目，全舉於此，除作本文的證據以外，不無其他的價值。）

漢鏡能以流傳到現在者，當然不過滄海之一粟，已經有這多的七言整體的韻語。固然有好多不一定是漢朝的東西，但可確定是漢朝的也不少，如許多首有『漢』『新』和『尙方』或『上方』的字樣。

這些鏡子最早在漢朝什麼時候我們不大知道，祇知道新莽時代（9—23）的最多。不過，我們可以推測新莽以前，哀平之間，大概已經有佩鏡的風尚，或者已經有七言的鏡銘了。七言二句的 a, b, c, d, e, 五首，末句都以『兮』字收尾。七言五句的 b 一首，末句也以『兮』字收尾，足證是由騷體蜕化而成。

（二）緯書——漢朝因爲方士盛興的緣故，產出了大批的緯書，自然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但其中有許多毫無詩意的七言韻語，在考察七言詩體的流變上，却是很有關係的材料。

(I) 七言三句者：

(a)

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
霸不先正尚武功。

(見論語緯摘衰聖)

(b)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
家伯罔主異哉震。

(見詩汎歷樞，據云爲摘維謠。)

(2) 七言四句者：

(a)

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
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

(見孝經鈞命訣，據云爲孔子作，實孝經鈞命訣作者所僞託。)

(b)

高皇攝政總萬廷，四海歸詠理威明，
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

(見河圖考靈曜，亦見龍魚河圖。龍魚河圖廷作庭，理作治。)

讖緯之說，大概起戰國時代的燕齊海上方士，但緯書則作於哀平(前6——後5)之際(可參考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六號陳延傑的讖緯考)，故此等雖無詩意，却具七言詩式的歌子，也可以約略推定爲哀平前後的產物。

(三)史游急救篇——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類著急救篇，班固注：『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序又說：『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救篇。』可見急救篇是元帝時代(前48—33)的產物。

此書今本三十四章，末二章王深寧定爲後漢人作，王國維先生疑是鍾繇所撰。除兩章外，尙餘三十二章，自第八至三十一共二十四章，都是純粹七言，

的七言雜字。試舉第十九於下（依王國維校松江本）：

其餘七言句子也很多。但外形雖完備工整，內容則毫無詩意，頗似三家村流行

稻黍秫稷粟麻梗，餅餌麥飯甘豆羹，
葵韭葱藜壑蘇薑，蕪葦鹽豉醃醬漿，
芸蒜薺芥菜萸香，老菁蕘何冬日藏，
梨楠柰桃待露霜，棗杏瓜棣儼飴飴，
園菜果蔬助米糧。

第二句餅餌麥飯豆羹，中間添上一個甘字，第五句芸蒜薺介（即芥字）菜萸後面添上一個香字，第六句菁前添上一個老字，蕘何（即荷字）後添上冬日藏三字；……很明顯的有意湊成七言。

鏡銘之可考的以新莽時為最多，緯書的寫定大部在哀平之際，急就篇的作者是元帝時人。我們可以確切的推定西漢之末，元成哀平之際（前48—5），這種形式雖俱，內容則無——最低是不高明的七言詩，已經成立。文選思玄賦李善注曰：『劉向七言曰，揭未歸來永自疏。』同書雪賦李善注又曰：『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隻言單句，難以窺察牠的好壞；但『揭未歸來永自疏』，還有詩意，『時將昏暮白日午』，無論如何，不能算內容與形式俱具的詩歌。劉向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79），卒於綏和元年（後8）（據錢穆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見燕京學報第七期），他的壯年也正在元成哀平之際，也可以做一個旁證。漢書東方朔傳載朔之文辭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漢志詩賦略沒有著錄，所以是不是詩歌極有問題，晉灼之言，想亦推測之辭。即是詩歌，也疑或是騷體式的詩歌，因為東方朔時代，正是騷體詩盛行的時代；不然，東方朔已經有非騷體的七言詩，則東方朔以後，不能一首不見也。

（三）七言歌謠的產生

我始終相信無論哲學文學，都是社會的產物；社會若沒有這種東西，任憑

你是怎樣大不了的人，也不能自無使有。哲學思想是時時在社會上流行着的，得着一個機會，叫聰明才智之士注意了，拿來予以理論的根據和系統的組織，便成功一種哲學（自然也有其他的原因）。莊子天下篇論晚周諸子，都說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由是如何如何造成他一家之學，正是這個道理。哲學如此，文學亦然。各種雛形的文藝，都在社會流行着，得到一個機會，叫聰明才智之士注意了，拿來予以更好的修辭和組織（原亦有修辭和組織，不過較幼稚），便成功一種新的文藝。（由此種新的文藝演化而成的明貴的文藝，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久想作一篇中國文學史上歌謠與詩詞的嬗變，來說明這種情形，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沒有作訖。約略而言，周代的四言詩歌，源於周民族的四言歌謠（詩經之風與南）；屈宋的騷體詩歌，源於楚民族的騷體歌謠；魏晉的五言詩歌，源於漢代的五言歌謠；五代趙宋的詞，源於唐代的雜言歌謠。以此類推，七言詩也當然和歌謠有關。不過古人對歌謠的採輯和保存，不甚注意，其例證找不到很多，祇就可考者例舉於下：

歌謠的本身，也有嬗變和進步，七言整體的歌謠是從雜言而有七言趨勢的歌謠嬗變而成。此種歌謠可考者：

(1) 薤露蒿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

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躕！

古今注音樂篇說：『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漢武帝時，季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柩歌。』今案古今注舊題晉崔豹撰，其實是唐宋

以降的偽書，四庫提要已經有詳辯了。樂府歌辭，除郊廟，燕射，舞曲而外，大半是民歌（入樂時當有潤色），這種民歌，因為叫人愛悅的緣故，每被給以附帶的故事（參拙撰樂府故事的分析）。此歌所謂『出田橫門人，』所謂『季延年乃分為二曲，』都是不可靠的話。但就故事的給予，我們可以約略的推定其產生年代在西漢中世以前。

(2)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

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

但見芝草葉落紛紛。……

此歌亦被採入樂府，其時代不可確考（歌謠的年代多不可確考），但頗疑爲西漢產物。吳旦生說：『樂府原題謂董逃行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此當然爲推測之辭，但就社會及政治的背景而論，很有幾分相像。

(3) 匈奴人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此歌見樂府詩集引唐李吉甫十道志。大致言漢武帝元狩二年春，霍去病伐匈奴，過焉支；其夏，又攻祁連山，匈奴人作歌云云。考漢書匈奴傳祇載過焉支，攻祁連，未言匈奴人作歌，所以此歌未必可信；如或可信，也便是有七言趨勢的雜言歌謠。

(4) 上郡民人爲馮野王馮立歌

大馮君（野王），小馮君（立），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此歌見漢書馮奉世傳。除前兩句已經是很完整的七言歌謠。野王與立，皆

奉世之子。野王爲上郡太守在成帝時，立爲上郡太守更在其後，所以此歌的時代約在成帝或成帝以後。

(5)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種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隳胡。

(6)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
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
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7)

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纒纒不可整。
嚼復嚼，今年尙可後年饒(疑爲澆)。

(8)

白蓋小車何澁澁，河間來和諧，河間來和諧。

此四歌俱見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俱爲桓帝時童謠。

(9)

天下大亂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
賴得皇甫獨安居。

此歌見東觀漢記，據云因皇甫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而百姓歌之。後漢書皇甫嵩傳亦載之，說在靈帝改元中平（184—189）時，彼處每句第四字後有一「兮」字。

(10)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羈，
惟有此中可避世。

此歌見後漢書五行志及公孫贊傳，據云爲獻帝初童謠。

以上六首童謠，雖非整體七言，但都以七言爲主。

(11) 建安初荆州童謠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

此歌見謠語引風俗通義，今本風俗通義已佚。

(12)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

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

千門萬戶遞魚鑰，宮中城上飛烏鵲。

此歌見樂府詩集卷八十三，當然也是曾經入樂的歌謠。原有附注引樂府廣題說：『漢有雞鳴衛士，主雞鳴宮外。舊儀宮中與(疑爲輿)臺，並不得畜雞。晝漏盡，夜漏起，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是爲五更。未明三刻，雞鳴衛士起唱。漢書曰：「高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路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然則此歌蓋漢歌也。』

檢史記項羽本紀，漢書項羽傳都祇說：『楚歌，』並無歌詞，則是否雞鳴歌，極難懸斷，應劭的話，不知何本。但應劭以前已有雞鳴歌則毫無疑義。此歌已經是內容形式畢備的純粹七言歌，西漢時恐還不能產生，晉太康地記以爲後漢之歌，似乎近之。同時我們因爲牠是內容形式畢備的歌謠，可以知道在牠以前一定有許多較幼稚的七言歌謠。西漢成帝時代的上郡爲馮野王馮立歌，便是極有力量的佐證。

前邊已經說過，古人對於歌謠的採輯和保存，皆不注意，所以古代歌謠，現在能找到的極少；但姑就找到的十來首而論，亦可確切的知道七言歌謠，在東漢中世以降(約西前100年後)，已經成熟。應劭之卒，雖在獻帝初年，然靈

帝時，他已經『舉孝廉，辟奉騎將家何苗掾。』雞鳴歌在應劭時代已經流行，則其產生更當在應劭之前。僅此一歌，雖然近於『單文孤證』，但西漢成帝時已有上郡爲二馮君歌，桓靈時代的歌謠，就可考者又率以七言爲主。還有，漢代尊學尙氣節，標榜之風極盛，由是稱讚人的謠諺，風起雲湧，多不可計，大體都是七言。如後漢書郭賀傳曰：

厥德仁明郭喬卿，（賀字喬卿）

忠正朝廷上下平。

馮衍傳曰：

道德彬彬馮仲文。（衍字仲文）

胡廣傳曰：

萬物不理問伯始，（廣字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

楊震傳曰：

關西夫子楊伯起。（震字伯起）

陳蕃傳曰：

車如雞栖馬如狗，

疾惡如風朱伯厚。（陳留朱震字伯厚）

黨錮傳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舉。（周福字仲舉）

又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字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

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暉字公孝）

宏農成瑨但坐嘯。

又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元禮）

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仲舉）

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叔茂）

後漢書仇覽傳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嘯所生。

董宣傳曰：

抱鼓不鳴董少平。（董宣字少平）

任安傳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仲桓，安同郡揚厚字）

又曰：

居今行古任定祖。（安字定祖）

戴憑傳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

召馴傳曰：

德行恂恂召伯春。（馴字伯春）

許慎傳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慎字叔重）

范冉傳曰：

甑中生塵范史雲，（冉字史雲）

釜中生魚范菜蕪。（冉曾爲菜蕪長）

郭憲傳曰：

關東觥觥郭子橫。（憲字子橫）

逢萌傳曰：

避世嚮東王君公。（萌同郡友）

井丹傳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丹字大春)

戴良傳曰：

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字子高)

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引後漢書曰：

貴威歛手避二鮑。(鮑永，鮑恢)

太平御覽六百十五引東觀漢記曰：

說經鏗鏘楊子行，(楊政字子行)

論難播播祈聖元。(祈聖元，京兆人。後漢書揚政傳祇有第一句)

又曰：

關東說詩陳君期。(陳器字君期)

事文類聚新集卷四引謝承後漢書曰：

治身無嫌唐仲謙。(唐約字仲謙)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陳君名臨，字子然)

令死罪囚有後代，

德參古賢天報施。

藝文類聚四十九引華嶠後漢書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劉愷爲太常)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崧後漢書：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榜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

天下忠誠竇游平，(竇武字游平)

天下義府陳仲舉，(前引黨錮傳作不畏強禦陳仲舉。)

天下德弘劉仲承，(劉淑字仲承)

以上三君

天下模楷李元禮

天下英秀王叔茂，（此二句亦見後漢書黨錮傳，前已引。）

天下良輔杜周甫，（杜密字周甫）

天下冰凌朱季陵，（朱寓字季陵）

天下忠貞魏少英，（魏朗字少英）

天下好交荀伯條，（荀翌字伯條）

天下稽古劉伯祖，（劉祐字伯祖）

天下才英趙仲經。 （趙典字仲經）

以上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字林宗）

天下慕特夏子治，（夏馥字子治）

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字伯元）

天下清苦羊嗣祖，（羊陟字嗣祖）

天下瑜金劉叔林，（劉儒字叔林）

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字孟喜）

天下龍臥巴恭祖，（巴肅字恭祖）

天下通儒宗孝祖。 （宗慈字孝祖）

以上八顧

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字子鱗）

海內忠烈張元節，（張儉字元節）

海內饒譎范孟博，（范滂字孟博）

海內通士檀文友，（檀敷字文孝）

海內才珍孔元世，（孔昱字元世）

海內彬彬范仲異，（范康字仲異）

海內珍好岑公孝，（岑旺字公孝）

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字景升）

以上八及

海內賢智王伯義，（王商字伯義）

海內修整蕃嘉景，（蕃響字嘉景）

海內貞良秦平王，（秦周字平王）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胡母班字季皮）

海內光光劉子相，（劉翊字子相）

海內依怙王文祖，（王考字文祖）

海內嚴恪張孟卓，（張邈字孟卓）

海內清明度博平。（度光字博平）

以上八廚

通七十餘句，祇有『海內珍奇胡母季皮』一句爲八言，餘都是七言爲句，也足以證明漢末的謠諺，已經成功七言爲句的風尚了。

（五） 七言詩之成熟

一種思想或文學到了由分化而衰滅的時候，便不能產生很好的東西。騷體詩的全盛時期在戰國中世以降，到漢代逐漸的變成辭賦，仍留滯在詩國的很少，氣息奄奄，不可終日。由這種已瀕死地的文學所變成的東西，當然僅有軀殼，沒有性靈。所以牠所變成的七言詩，形式雖具，內容則頗不高明；所以後來的七言詩，對牠的形式完全承受了，對牠的實質却沒有承受多少。民歌的特色是在有生命，是在有實質，形式却並不一定如何的講究。所以我敢說七言詩的成功大半有賴於民歌；實質之有生命出於民歌，外形的格式也有出於民歌的。不過民歌極端自然，格式非其所重，七言詩的格式雖出於牠，而其嚴肅整齊，劃一無二，恐怕是受了騷體詩所變成的七言之影響。

無論思想文藝，其產生都是多方面的，以前及並世的一切文化，都直接間接的對牠多少有點關係。但探尋某種思想或文藝之起源者，却祇能考索其牢牢大端，至於枝枝節節若即若離的東西，一概不能細論。七言詩來源，若以充類至盡之義求之，除上述兩種外，當然還有，但我們不必辭費。

七言民歌的成熟在東漢中世前後；好的七言詩則等待東漢中世以後。文選二十九有張衡的四愁詩，茲錄第一首：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後漢書八十九張衡傳載其思立賦後系曰：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
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
崧喬高時能一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回忘竭來從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四愁詩之著作，文選說在陽嘉中(133—135)，出為河間相時。但據後漢書本傳，出為河間相在永和(136—141)初，好在相差無幾，左右是在西前百三十四年之間。衡之作思立賦，後漢書本傳說：『後遷侍中，帝(順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所疾惡者，宦者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叙完賦以後，即接以『永和初，出為河間相。』可見也是衡晚年之作，比四愁詩早不了幾年。

和張衡同時而年齒稍後的王逸，詩記載有琴思楚歌：

盛陰愆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

冬夏更運去若頽，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
 時忽唵唵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失本義。
 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激重歎噫。
 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
 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但後漢書王逸傳，文選，古文苑，樂府詩集……等書都不載，以故頗有後人僞託的嫌疑。此外更一首不見。故此時是文人初作七言詩時期，其詩還很幼稚。

至建安時代(196—220)，標榜建安七子的曹植(魏文帝)有燕歌行二首，便是很好的七言詩了。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
 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茕茕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
 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
 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
 涕零兩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
 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

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
留連顧懷不自存。

但建安時代的其他詩人却沒有一首七言詩，所以在質的方面，雖已有很成熟的七言詩，而因為在量的方面太少的緣故，不能稱為七言詩的完成時期；七言詩的完成時期是魏末晉初（約西後 260 年前後）。晉白紵舞歌詩三首，是純粹七言詩。茲錄第一首：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
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味容儀光；
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
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
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
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
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傅玄張載各有擬四愁詩四首，也和張衡四愁詩一樣的除第一句以「兮」字湊成七言外，其餘都是純粹七言詩。為省篇幅起見，不鈔錄了。傅玄還有兩儀詩一首，啄木一首，也都是純粹七言詩（惟啄木末句為八言）。兩儀詩曰：

兩儀始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
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
聖人憂代念羣生。

啄木詩曰：

啄木高翔鳴啾啾，飄搖林薄著桑槐。
椹綠樹間喙如錐，嚶嚶嚶嚶聲正悲；
專為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陸機有燕歌行一首，也是純粹七言詩；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

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遊常苦悲。
 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
 白日既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鳥棲，雙鳴關關宿河湄。
 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又有百年歌十首，除第一句標年歲者外，皆純粹七言詩。茲錄第一首：

一十時：

顏如舜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

爨彼孺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

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有這多的七言詩，在質的方面，量的方面，都可稱爲完成期了。

根據以上所考，可製表如下：

西漢元成哀平時代（前48—5）爲由騷體變成七言詩時期，即七言詩發生時期。

東漢中世前後（約後100年前後）爲七言歌謠成熟時期。

東漢之末（約後160年前後）爲文學家作七言詩時期。

魏末晉初（約後260年前後）爲七言詩成熟時期。

各種學術，例由簡而繁，文學亦當然不是例外。我在五言詩起源說評錄一文（河南中山大學文科季刊第一期）推考五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是：

西漢成帝時（西前二三十年），已有純粹五言歌謠，爲五言詩之原始時期。

東漢章和時（西後七八十年），已有文人五言詩，爲文學家初作五言詩時期。

東漢桓靈時（西後百四五十年），已多優美之五言詩，爲五言詩成熟時期。

兩者相較，七言歌謠的成熟，在五言歌謠成熟後七八十年；文學家作七言詩，在文學家作五言詩後八九十年；七言詩的成熟，在五言成熟後百一二十年，和進化的原理及過程，極爲符合。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北平。

劉知幾史通之文學概論

研究所纂輯員 宮廷璋

內容撮要

(一) 普通原理

- (甲) 文學與時代精神，
- (乙) 文學與本國語言，
- (丙) 文學與人生之關係——寫實，
- (丁) 文學與識力之關係——精密，
- (戊) 文學之形式——重創造，
- (己) 文學之內容——切實用，
- (庚) 文學之目的——倫理，
- (辛) 文學之功能——示後，

(二) 批評原理——探頤索隱並能詆訕，戒穿鑿，戒虛妄，

(一) 導言

劉知幾論史法，時以文相形，而於文獨多假辭。如史通載文篇曰『非復史書，更成文集。』敘事篇曰『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策則否。』然則為文撰史，其道各殊。史通乃以論史為職志者，吾何為以論文學觀之？曰：其故有三：中國文恒兼史。左國史漢皆以史而被推文宗，則文史作法必有相通者。史通載文篇曰『文之將史，其流一焉。』覈才篇曰『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敘事篇亦曰『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然則史通固自認文史一致，其與史異轍者，惟駢儷之文耳。（可參考史通通釋覈才篇中釋語及篇末按語）且劉知幾與兄柔俱以善文詞知名，蘇味道李嶠見其思慎賦，嘆為陸機豪士之流。（見新唐書本傳）其史通自叙亦云『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

時，』則彼之精於文理也。可知。史通雖以史爲主，而『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憚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自叙之言如此，則其於文心有所貫穿網羅商略發明也無疑。從而尋繹其文學理論，不亦可乎？

大凡文學概論之內容：一、言文學與時代之關係，二、言文學與語言之關係，三、言文學與人生之關係，四、言文學與識力之關係，五、爲文學之形式問題，六、爲文學之內容問題，七、爲文學之目的問題，八、爲文學之功能問題，此皆文學原理最普通之問題也。外此則有文學批評原理，範圍較狹，綴諸其後，以爲附庸焉。

史通論文學與時代之關係者有數篇：

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詐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置李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世家篇）

此言文體當隨社會事勢而變。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等抗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雜，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有蜀志，何之元有劉潘自異；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原目篇）

此言題目從時，不必稽古。

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諡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試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野布；秦廢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關公友朋，共云四皓；齊建父子，祇稱萬石；凡此諸名，皆出當代史氏編錄，無復襲舊。蓋取叶隨時，不稽稽古。（稱謂篇）

此言稱謂隨時，不必稽古。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因習篇）

此言不隨時變革之非。

故言纖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儒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其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楊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灑灑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鬻矣！觀子長之記事也，自馬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苟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敘事篇）

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穰，王文由其屬鄙。且裴原務飾虛辭，若慙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于（當作尼）之代，將恐輟毫涓積，無所施其德音。（敘事篇）

此言文學受社會影響而不同。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子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迷者銳志於（悉）矜字之譌）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鑄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一作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顯爲匹夫，桀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模擬篇）

此言模擬不可失時代色彩。

觀以上諸例，則史通力主文學表現時代精神可知。請再觀其論文學與語言之關係。

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獨能語存規檢，言若

風流，顯神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軻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若鄒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牧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引援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立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言語篇）

此言棄國語用古文之失真。

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做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言語篇）

此言棄今語做古文之困難。

蓋江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翻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嘆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調謔，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屢變者哉？（言語篇）

此言怯書今語之違反自然律。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曠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以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調多爲謔，江曰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倫，西謂東胡曰虞；渠謂底，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稱，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阡俗之有殊，嚴士風之不類。（雜說中）

此言俚語方言之有用。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榮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

，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雜說中）

此言去浮麗，而倣古乖時，仍爲病。

昔劉勰有云：「自柳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以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其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牛弘王邵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鮪魚之對屠類蘇張，賈生叙鵝鳥之辯而文周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不可矣。（雜說下）

此言學古文之虛僞。

觀以上諸例，則史通力主用本國現代語爲文也可知。蓋不如此，則當時社會色彩，不能表現。故二者相依，直如影之隨形焉。且其所以倡用本國現代語表現時代精神者，爲求其真實也。其論文學與人生之關係，即以寫實爲準則。

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論贊篇）

尋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論贊篇）

此言據事直書，無需議論。浦起龍按語曰：「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綺，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以下，則僞謬雷同，據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頡，三曰假手，四曰自一漢，五曰一概。……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鑿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世（一作世）人不信。（載文篇）

此言虛文不能見信。

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

，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遷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竄之詞；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條；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曲筆篇）

此斥曲筆不真，有污人格。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仰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在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災祥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秣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驚，故加茲謗議者也。（曲筆篇）

此言曲筆不真，有傷公道。

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也，烏可怪乎？（探頤篇）

此言據事實書，無他用意。

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蠹賢精鑿，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疑古篇）

此言誇張終不見信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

（疑古篇）

此言誇張前後矛盾。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夏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殷闕非命，惡禮不終，而高筆昌言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而於魯國獨

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疑古篇）

此概隱諱之失真。

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齟齬盡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惑經篇）

此言掩飾有流弊。

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翥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悅。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六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見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云晉典明文。遮（一作據）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雜說中）

此言荒誕之言不宜入實錄。

乖異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遺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附會；三曰敷衍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五行錯誤）

此言穿鑿附會之失，其例見原書中，恕不縷舉。

觀以上諸例，則史通之主張描寫人生必須客觀也無疑。苟能客觀，則必精密。故其論文學與識力之關係，即以精密爲權衡。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魏黨，陳壽謂諸葛不遠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弄其倫，必當加擊難，則五車難盡。（論贊）

此嘆論贊多失平。

況古今路阻，視聽攔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舜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爲鳴，逐劉安以高絜。此之乖濫，往往有焉。（探微篇）

此斥以前爲後以有爲無之乖濫

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傑。」述道或結婚善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遼朔，少識典墳，作麗變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鬚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著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庚信贈其詩曰：「魏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章覽詩曰：「德星猶未動，黃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豈非其人，由來尙矣。必以庚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結，何止採其四句而已。（浮詞篇）

此譏浮詞不辨之無識。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嚴，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頗稱殆庶。至於他子，雖爲等賤。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闕。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末萌，自當高立標格，置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聯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品藻篇）

此譏品藻人物不當。

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得，直以怨毀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曷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品藻篇）

此言不細心認題之失。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維羅字狄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凉，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象面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首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譏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勳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雜議中）

此言識事不精不宜著述。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禮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嘗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齊周德

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秦歷之諺，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又以女子一身而作橫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橫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雜說下）

此言辨別時代不清。

觀以上諸例，足徵史通極重文心之精密，苟作者觀察不精，思想不密，則必不能描寫社會人生。故注重時代精神也，力倡現代語言也，求真情也，尙精密也，其理實一貫也。一言以蔽之，劉知幾乃寫實派也。其論文學之形式內容目的功能，有不從此點出發者乎？

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故上自晉宋；下及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傷筆造，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揚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談也。（序例篇）

此戒形式雷同。

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前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透文。案透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尚稱沛漢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得同云。（因習篇）

此戒字句剿襲。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訛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從來作者通無遠識，犯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欲追勸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撰（與事同一作撰）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魏孫盛錄曹公

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言語篇）

此戒學古文體。

六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摸擬篇）

此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

觀以上諸例，則史通論文學形式之最重創造而鄙因襲也，昭然若揭。其論文學內容何如耶？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誇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露班華之寸札。而稽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採撰篇）

此言小說不宜入正書。

昔荀悅有云：「立共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詔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衰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書事篇）

此言取材必選重大有關係者。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瀛而周滅，厲壤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軼事，委巷瑣言，采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龐君紫氣，言唯迂誕，事多麗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又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噉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顯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漿而右杯，劉蕡以臍爲，齡石截鼻而傷贊，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頰，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書事篇）

此言迷信諧謔不堪入文。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尊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記，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記者，蓋惟魏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其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書事篇）

此言普通無大意義之事，不宜入文。河間紀昀讀史通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批曰『此即春秋常事不書之義。』即是理也。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業經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歸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斬豨，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譏，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贊其謬狀，徵其僭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人物篇）

此言尋常庸碌人不足書傳。

觀以上諸例，可知史通力主文學內容最重實用；非關世故人心者，則無價。故其論文學目的亦採懲勸說焉。

昔天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格式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遂而劉顯，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兩夏，人傳正朔，度長繫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楚繼莊與文襄而並霸。遽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稱謂篇)

此言稱謂宜寓懲勸。

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損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蓮殉於孝靖之末，王謙尉遲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偏長，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知此，褒貶何施？(因習篇)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北，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曲筆篇)

此言書法不激揚名教之非。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參，曹公則見欺於張遼，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都之深鑿，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是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豈爲不朽者矣。(品藻篇)

此言簡牘可有懲勸之妙用。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於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人物篇)

此言文人當以彰善瘴惡爲責。

觀以上諸例，則史通力倡文學目的之注重倫理無疑，文學功能即在存實示後耳。

至如翼捷道或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葵闕而不載。蓋厲降嗣續字之嫌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紀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過談議，別加刊定。況齊止之憤，彰於載議，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以塗蔽。此而不書，何以示後？（敘事篇）

此言文可示後，無煩諱飾。

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迹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直書篇）

此言直書可以警後世。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譴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曲筆篇）

此言文可以垂訓久遠。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葵卓，夷惠之與跖跖，商賢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壤土未乾，則善惡不分，斯燬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經，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官建置篇）

此言文爲不朽事業。

觀以上諸例，可知史通深信文之能傳久遠而有功世教，故其言深切如此。究其本源，無不自寫實觀念演繹而來者。欲寫實，則不得不注重現代社會，採用現代語言；懼文辭因襲之蔽真也，故形式尙創造；懼雕蟲小技之無益也，故內容切實用；藉久遠之文，寓懲勸之意，何莫非人生實際攸關。西洋寫實派文學家專以客觀事實，暴露社會罪惡，使人知所警悟，而不徒以幻想娛樂爲歸，亦不以摹擬古典爲美，與此說有以異乎？

劉知幾之論史，大都先定主見，然後用以鑑衡各書，故後人得就其批評而求其主見以樹爲原理。但世之批評家所評或陷誤謬，必其識有所蔽而言失其中。劉知幾既能論史，必知所以論史之道，推以論文，即所謂文學批評原理也。

其鑒識篇曰：「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誣。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鑿鑿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此言批評者宜探蹟索隱，致遠鉤深，勿憑愛憎以爲毀譽。

其探蹟篇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語，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

此言批評者當明指歸而戒穿鑿。如其篇中所引孫盛評左氏春秋及荀悅漢紀語，即失於穿鑿者也。

探蹟篇又曰：「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誣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

此言批評者須能誣訶。如其篇中所引葛洪論史記語，即不能誣訶而文飾其非者也。

探蹟篇又曰：「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者，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據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如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僞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

此言批評者毋得憑虛妄說。其篇終云：『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蹟；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悖，成其誣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正所以戒後人之信此等武斷臆說者也。

史通之文學概論大略如此。其修辭理法，由是演繹而成。後將專篇述之。

司馬遷崇尚道家說

國文系三年級 程金造

(一)

一言及司馬遷，則人人知其為中國歷史上有名之人物；不但歷史學家奉為不祧之祖，即文學家亦極力崇拜之。蓋其所著史記一書，起自五帝，迄於天漢，凡數千年，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條貫清晰，敘事詳盡，紆回宏衍，縱意所如，在史學上固如日光之普照，在文學上亦為燦爛之明星，故自隋志以來，即列於正史之首，後世之史，無不由其孕育生出者，實為中外古今之大著作，西人以遷與西史之開山祖師希洛多德 Herodotus 並列，其偉大可知也。

司馬遷在西漢雖為史官，而史記一書，却為其私撰，漢書司馬遷傳曰：「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非官書可知也。然司馬遷何為而作史記乎？其在報任安書中有言曰：「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之作書也，雖為「述故事，整齊世傳，整齊百家雜語，」而其最大之目的，乃在成其一家之言耳。而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即是將自己心目中的種種理想，表現於文字之間也。故更在其自序一文中，引孔子之言以自喻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意即所謂：吾心中之種種理想，可用以救世覺民，然若空發議論，難以警切，却不如借史事為題，發揮我個人之理想，俾衆人易為了解耳。（大意採梁任公史記之讀法）趙翼陔餘叢考有言曰：「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可謂真知史公者矣。夫司馬遷之作史記也，既在成其一家之言論，與後世之史書性質

不同，自不可以純粹之史書視之，高閔仙師謂其書旨趣，與子書相近，非若後世之史，沾沾於簿記之爲者，則後人讀史公之書者，當可得史公之思想也。

(二)

中國自漢代迄今，數千年間，全被綱常禮教之儒家所支配，學者多着儒家眼鏡以視史公，屬司馬遷於儒者。如：

王鳴盛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並致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能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旨要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與儒家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較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欽明左氏也。觀其下文稱引仲舒之言，隱隱以已上承孔子，其意可見也。」

又日本渡邊秀方，亦謂司馬遷之學風，有異於其父，其父談屬道家，而遷則崇尚儒教。其言曰：

「……至於其子遷，則青年承父命，成其絕代的功業，但其學風則稍異於父，他專崇儒教，以儒爲人世上惟一之教學……」

此亦襲取中國學者之說法，非其自己所研究之論斷也。清人黃承吉氏有夢陔堂文說一書，竟謂司馬遷尊儒抑道，（文長不錄）是皆有所蔽之見也。蓋司馬遷之思想，本偏重於道家，專隸之爲儒，實爲大謬，蘇洵史論下謂：「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之遺意焉。」似稍有幾分見地；今分析史記書中，得史公論斷，尙好，擯斥，之言論，而歸納之，足證其思想，實偏重於道家者，約有數項，述之於左：

(一)主自然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謂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可知道家之政治主張，爲無爲，自然，一切無需加以人力造作也。司馬遷亦以爲因民爲治，即可省却許多力量，而登人民於衽席之上，苟如對人民加以教誨，加以整齊，是治民之下策也。貨殖傳曰：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載，虞夏以來，耳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於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看此則可知司馬遷之政治主張，爲自然主義，「故善者因之」一語，足以表明其政治之傾向。「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此實反對一切人爲法令道德之口吻也。但司馬遷之所以主張任自然，無爲，而一切事毋庸加以教誨整齊者，蓋以爲人民之種種動作，皆有一種「天道」存於其間，爲自然之一種法則，苟對於人民加以教誨整齊，則與「天道」相違背，與自然不合矣。故下文更曰：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趣下，日月無休時，不招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此等無治主義，實與莊周相似，莊子馬蹄篇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之過也。」言伯樂失馬之本性，陶匠失埴木之本性，聖人爲政教道德法令，失人之本性，背自然之理。其說不過較史公更進一層，其言較史公更深刻一些，而

其大旨則相同也。

司馬遷之政治主張，既屬自然，故於當時之能順「天道」，行「清淨無爲」之政者，無不極力讚許，如曹相國世家贊曰：

太史公曰，「參爲漢相，清淨無爲，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之休息無爲，故天下具稱其美哉！」

曹參行清淨無爲之政，史公褒之曰：「天下具稱其美，」又如文帝好黃老之術，即位之後：「除肉刑，除田之租稅，除收孥相坐之法，除誹謗之妖言律，除秘祝之官，罷左丞相及衛將軍，二十三年之間，宮室苑囿無所增飾，畏煩民而不治墳墓，施清淨之政」(文帝本紀)庶幾於無爲之地步矣，史公謂之曰：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以「德至盛」三字褒讚之，則史公崇尚無爲之精神，可以概見矣。

(二)斥法令

司馬遷傳老莊而附以申韓，韓非有喻老解老之文，緣法家者，原自道德也。蓋道家爲人君兩面之術，已含有法家作用。雖然，法家固乃原自道德，而實已改頭換面，非復道家本來之真像，而獨自成一派矣。法令紛繁，慘酷少恩，是又法家之流弊，而爲尚道德者之所極力反對者也。史公既主自然，尚無爲，故於法令極表反對，酷吏傳曰：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此引老氏之言，來作反對法令之語；然司馬遷之所以反對法令者，蓋以爲以爲法令之實行，則與自然，相違背，與「天道」相反，徒爲治民之具而已，非能致民於治之具也。故曰：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司馬遷以爲自然，無爲，即爲人民致治之本，背自然之天道，行人爲之法，不惟無益，反而有害。又舉例以明之曰：

「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而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秦時偶語棄市，法之嚴密以至於此，然而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則治民之術，實非違背天道之法令所能勝，其能勝之者，却爲一任自然之道德，故下文曰：

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在彼不在此」，注文章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也。」反覆論說，以明法令之物，只爲治民之具而已，非能致民於治者也。且法令不惟不能治民，而背天道，違自然之法則，又且以害民；是以治民之具，惟在一任自然之道德也。

(三)輕名利。

老子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又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是道家以名利之爲物，爲人類相互爭奪之原因，苟欲使民不相爭，不爲亂，而安其居，樂其俗，任其自然，必先棄名利而後可。司馬遷輕棄名利之旨，亦頗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傳曰：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不好利，恰恰與司馬遷之意旨相合，於是大肆發揮，「利誠亂之始也」，「放於利而行多怨」兩語，是直謂利爲不祥之物矣。又如日者列傳曰：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誼爲梁懷王傅，王墜馬死，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宋忠賈誼二人具好名，竟以死亡，史公評之曰：「務華絕根」，此可知司馬遷又以名爲不祥之物矣。司馬遷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實事

之深切著明也，」故其輕棄名利之旨，每每借史事爲題，以發揮之，如袁盎列傳贊曰：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

袁盎仁心爲質，善於傳會，史公評之曰「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是名爲不祥之證明也。又如吳起傳述吳起「爲西河守節廉而自喜名也」，及其敗亡也，史公評之曰：「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以其只見到名，而忘掉一切，致亡其軀，此亦名爲不祥之證明也。其關於利者，如鄭世家曰：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

是借他人之言以證明自己之主旨；又如張耳陳餘列傳曰：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譽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張耳陳餘未據國之初，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則相互滅亡，史公謂其所以然者，爲利之所致，則此非其「放於利而行多怨」，而利爲不祥之證明乎？然史記蠡測有言曰：「張耳陳餘，所爭者大，非爲私也，其始則多疑心，其後則各負氣耳！試觀吳楚反時，條侯以梁委吳，不肯往救，本以爲國，非爲身也，而梁孝王深恨，漢高末年，陳平奪樊贈兵，亦以爲國，且免增於死矣，而增妻呂須進讒，蓋疑心未釋，則氣不平耳！餘之相怨一方，無足怪也，史公以利責之，似過矣！」夫耳餘相爭，是否爲國，且不必論，而蠡測之言，可謂不明史公之旨，而武斷評論矣！蓋遷主自然，不尚名利，耳餘相爭，以利責之，固史公黜利之意耳。

(四)戒殺戮

老子曰：「好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可知殺戮之事，乃道家之所忌；蓋殘殺同類，最爲不仁之事也。司馬遷於史記書中，處處亦寓有其戒

殺之意，如：項羽「才氣過人」，「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及其困於垓下，西走東城也，謂其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然司馬遷於其贊中却極力駁斥之曰：

……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是史公明明謂項羽之敗亡，實用兵之罪，殺戮之過耳！此爲由史公口中評論，明其戒殺之意也，又如，李將軍廣列傳：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邪』？朔曰：『將軍自念登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此則借他人之言，明其戒殺之意，是老子「好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之意也。又如白起列傳，述白起曰「攻韓斬首二十四萬」，「拔魏華陽，斬首十三萬」，「與賈偃戰沉三萬」，「攻韓斬首五萬」，「長平坑趙卒四十五萬」；極力寫白起殺戮之多，末尾則叙白起之語曰：

「……我何罪於天乎？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

此則又由殺戮者自己口中說出，反覆證明殺戮之害，則史公戒殺之苦心，可得而見矣。然司馬遷戒殺之意，不幸惟是而已也，且更假因果報應之說以明之，如黥布列傳曰：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登春秋所見，楚滅六采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之所殺以千萬數，而布嘗爲首虐，功冠諸軍

，用此得王，亦不免身為世大僂」。

黥布以殺戮得王，而終不免為世大僂，此殺戮者之報及自身者也。王翦傳曰：

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

！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代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

後王離攻趙，果為項羽所敗，此殺戮之報及後世子孫者也！茅坤曰：『此於傳末叙其後世之報，而以客曰或曰發明之，叙事兼議論，亦一例也』。此可謂真知史公者矣！按後漢書耿弇傳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章懷太子注曰：『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觀此則司馬遷之思想，具有道家之色彩，益明矣，

(五) 貶儒術

漢初，黃老盛行，儒道不興，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諸儒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及至武帝，始罷黜百姓，專崇儒術，漢書武帝紀，董仲舒傳，儒林傳等，可得其詳也。然司馬遷生當此儒術尊之際，却對儒家作反對之論調，（儒家雖孔子所創，然儒家分派，往往失孔子本旨，故太史公雖尊孔子列於世家，而於當時儒者，頗致不滿之意）如游俠列傳曰：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譽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客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按莊子胠篋「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夫儒者之所倡者，仁義也，史公却極對仁義致其貶詞，蓋以為有仁則有不仁，有義則有不義，而善惡之名以生；但惡人者，能竊善名以為已有，則世俗

之所謂善，所謂惡者，不足爲憑也；是以伯夷醜周餓死，文武不因以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也。是史公自己口中之言論；而猶有借他人以發揮此意者，如，老莊申韓列傳曰：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矣！』

此則外面雖爲老氏教戒孔子之言，實亦史公對儒者之抨擊：此所謂借他人酒，澆自己心中塊壘者也。然禮記曾子問一章，所寫便與此處不同，曾子問曰：

曾子問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而後行，日，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算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葬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好禮，不以人之親拮据」，吾聞諸老聃云』。

此則狀老子爲一沾沾於禮法之人，夫老子果如是之所寫乎？又果如史公之所寫乎？蓋兩方之立場不同，而言之自各異也。但史公之所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者，實對當時所謂儒者之抨擊耳，按荀子非十二子謂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韓非子顯學謂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則儒家者流，其流已雜，非復孔子之本來面目矣。及至漢武帝，以利祿相誘，而儒術遂爲戈取名利之具。蓋自趙肅王威明儒學以承

上好，公孫弘以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又請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高第可爲郎中，而公卿士大夫，賦賦多文學之士（史記儒林傳）此可知當時之儒者，如何之悅主求榮矣！司馬遷生際此世，眼見一般人競競利祿途中，故不得已而將時儒之奉爲傀儡者，有所責貶，實乃對時人之譏諷耳！文如劉敬叔孫通列傳曰：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豈謂是耶？

案老子四十五章，有大直若曲，大巧若拙之語。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亦譏其媚世取榮語也，

此外亦有足證其偏重道家者，即於史記書中，多引用道家之語，以評史事，如管仲列傳曰：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案老子三十六章「將固與之，必固取之，」與此意同。又貨殖傳曰：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晚近世塗民而目，極無行之矣！

此則認老氏理想之政治，爲至善之政治。案此文老子八十章之語。又，太史公自序曰：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

案老子十一章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吳王傳：

太史公曰：「毋爲權首，反受其咎。」

莊子應帝王「無爲謀府」，與此意同。餘則舉不勝舉，故此皆可爲其偏重

道家之證明也。

以上分析，已證史公之思想，實偏重於道家方面，後人謂之純屬儒家者謬矣！案前漢書楊雄傳贊曰：

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下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又史記集解序裴駰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又案明，楊慎曰：

樂毅傳贊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此三人者，或言史公崇尚老聃虛無之言，過於五經，或言史公之作書，謬於聖人，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言其學即本之於老子，則不可爲吾說之助乎。

然司馬遷思想，之所以偏重道家者，或不無與其時代及家庭有關，緣漢初黃老盛行之時代也。黃老者，道家也。蓋漢初兵革擾攘，人民凋弊已達極度，地方靡爛，已到不堪之境，及中原底定，人人各欲謀身家之安適，而恬淡無爲之黃老思想，遂應合社會人羣之心理而生矣，武帝雖倡儒學，罷黜百家，實則儒術在當時之勢力極微，黃老思想，已有長久之歷史，而根深蒂固矣。君上如文景二帝，竇太后，名臣如曹參（曹參世家）張良（漢書張良傳）晁錯（漢書晁錯傳）陳平（漢書陳平傳）田叔（史記田叔傳）汲黯（漢書汲黯傳）以及鄭當時，萬直不疑等，處士如王生（史記張釋之傳）等，無不習黃老以娛身心，又漢志有老子徐氏經說，老子傅氏經說，老子鄰氏傳，劉向說老子等書。陳豐東塾讀書記引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政，」則道家思想，在當時勢力之大，入社會人心之深，可想而知矣。至於史公之家庭，則其父談爲黃老信徒，史記太史公自序曰：

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於黃子。

案注徐廣曰『儒林傳曰：「黃子好黃之術」』，又談之論六家要旨一文，獨推崇老氏道德，謂能兼陰陽，儒，墨，名，法，五家之長，而無其所短，且更舉其旨要易操，事少功多，不似儒者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則遷父談者純屬道家可斷言也。夫人之思想，無不受時代環境所支配者，其生活於某種時代環境之中，則自受某種時代環境之影響，未有能離開其所處之環境，而能不受任何之影響，獨自能立一種意識者；司馬遷生當黃老盛行之世，長於黃老思想之門，或亦受有時代環境之影響歟？

一九三二，四，二三改作，於師大文學院

王安石字說源流考

前研究院歷史科學門研究生 劉銘恕

上 編

- a. 王氏對文字之根本態度及其所受之影響
- b. 字說開始時及中斷
- c. 撰述同人及其材料
- d. 撰字說時期的生活
- e. 時人對於字說的旨趣

下 編

- a. 續撰及完成
- b. 篇卷部類版本及篆寫人
- c. 字說在當時的地位
- d. 字說的廢禁及復興
- e. 亡佚的時代

孟子說過：『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王安石字說已佚，要考其書，更須知其人。王氏向推為政治家，其政治主張如何？他確是復古的主張，但非普通的復古，乃是追向原始社會的復古。此種主張，在他的兼并詩中，表白最清楚。大略是說，三代的時侯，人無私有財產，私有財產之起，實為社會不平之惡習慣。洪邁更詳細的解釋說，他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故賦此詩。（容齋四筆卷四）安石既以此種意志來治文字學，當然要與衆不同，如他說貧富二字云，『同田為富，分貝為貧』。便含有他的政治主張。及其撰字說，首先反對說文，重新創造。謂凡文字之結構姿勢，皆本乎自然之象，猶原始人類之各樂其樂也。無所謂

聖人造字，有之，則爲文字之精粕耳。則其思想之深造爲如何哉？不幸字說久佚，即偶有見存於他書者，人亦不恒見到，不能不引爲憾事。故家兄盼遂先生，早擬爲此書輯佚。大辭典編纂處，亦擬參取以備一說。惟尙未告就。銘恕近因字說之真相，既不得見，如能將是書之原委情形，彙於一編，亦可見其崖略。遂東鱗西爪，凡字說之遺聞遺事，皆以類爲別，明其歷史，及其他之各點，並兼及有宋一代文字學之大概趨勢云。

上 編

a 王氏對父字之根本態度及其所受之影響

在考查安石字說問題之前，須先明有宋一代文字學之情形。篆書一門，推首功者必爲徐鉉徐鉉兄弟。鐘鼎古文字，亦始宋之歐陽修趙明誠諸人。然鉉鑑兄弟所校訂之說文，爲許慎之舊，茲可不論。其新附者，後人或頗有不以爲然者，所以作新附考者，實屬屋上架屋。至於一般研究古文字而捕風捉影者，實在指不勝屈。到清代古文字學家出，大半爲之洗去。宋史二百九十六卷王著傳說，『太宗以字書舛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桐蔭舊話說：『莊敏公諱，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今何怪也！取筆添女旁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發音作汝也。』宋祁筆記釋俗類有曰『余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據以上幾點看，我們很相信宋人對於文字學的冷淡，及無研究。即有留心於文字者，亦各樹標幟，以個人之見解爲見解。安石即生逢此時，其稟性尤爲新異，更譏奇文僻字，對於父字當然也有不少新的見解。熙寧字說自序有曰：『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

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可見他有他個人的意見，對於說文是不大相信。那麼我們再看他的主張。進字說表有云「蓋聞人生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明。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袞曲直，偶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至說到最後，皆謂人之語言文字，純出於天籟，生乎自然，非人功之能爲。在此種情形之下，對前人之說既不滿意，遂不得不出新的解釋。此外他並注重實在的現象，以求符於自然。臨川集答曾子固書有曰：『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此處所說，雖爲經，但是他解經也往往說字。（詳見下）在此，我們知道安石以文字本乎自然，就是天籟；而世間一切現形，即爲自然之象徵。其撰字說，即本此兩個宗旨。用此兩個宗旨，考究文字，所得的結果，乃是會意，只居六書之一。單簡的說，就是以會意爲宗旨。葉適石林燕語有曰：『王氏見字多有意，遂一概以意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至有一字析爲三四字者，古書豈如是之煩碎哉』。朱文公集口口口口口有曰：『荆公字說，不明六書之法，盡廢其五，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云云。字說之以會意爲宗旨，二氏之說甚確，實可與當時王聖美之主右形爲比。故評二氏之會意，說其不能盡適於一切文字則可，然必律以六書，責難於安石，實亦未見其可也。

安石對於文字的態度既如此，其淵源固有時代及個性關係，然亦須有直接習聞與熏染者。考其所受之影響，爲楊承慶字統一書。玉函山房輯佚書字統序有曰『銓解字義，新而不詭於理。王荆公字說，藍本於此。然不及其確當也』。荆公字說即本於此，在我們推想之外，尙須有實證。埤雅釋獸羚羊下引字說云

『鹿比其類，環其角外響以自防，麕獨接其角木上，是所謂靈，夫豈如此亦以遠害。其譙也，亦所以爲靈也』。又蠡下引字統云『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故从三鹿。』若把字說所說，與字統比較，二說似無甚出入，是安石因襲字統之說非無據；不過字說略變其辭，未顯出字統之名耳。字統，隋志二七一卷。明楊升庵外集字說類猶引用知明時猶存。今馬氏所輯者，僅三四十節。如能將諸書所引之字說備閱，其因襲於字統者，當不止此一事。是謂字說直接受有字統的影響，其理甚明。

b. 字說撰述開始時期及中斷

字說開始至完成，其時間幾二十載，其後數四刪改。其未得一次纂成者，因屢作屢輟之故。進字說劄子有云：『臣在先帝時，得讀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揭，得見崖略，若瞻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聞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云云。是字說之開始，實在英宗治平年間。不久即中止。至神宗熙寧八年三經新義成後，始復續述字說，蓋因神宗之問及也。中途而廢約十年，其開始撰作成績，想無甚可觀，只可謂之嘗試，然不可不謂之開始於此。若實云廢止，又未可也。因爲字說中止後，不久便撰三經新義，經義雖大體以義爲主，而安石尤注意於文字。據考古質疑說，『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澠水燕談錄卷十，『荆公之時，學者得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名任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末流務爲新奇，浸成『穿鑿』云云。三經新義現存的，只有周官新義（附考工記）一種。其中說字處，在在皆是。再看元豐三年他又奏乞改三經新義誤字劄子，後來又將與門人所推經義，附於字說之後。以及場屋考試，亦盡以字說經。似此則字說之作雖或間斷，而字說材料之供給則初未嘗有長久之間斷也。經義說字，蓋因其先作字說之故。而後來續撰字說，所賴於經義中之資料者爲尤多。然在中止時期之說字，只可謂之曰說字，或解字，不可直稱之爲字說。因字說之名，此時未立故也。如四庫全書題要說他周官新義訓話多用字說，便是不字別這

一點，而把因果倒置了。

g. 撰述同人及其材料

王氏在撰三經新義之時，曾有其子雱及門人呂惠卿等爲之贊助。考字說之成，其同撰者當時亦不乏其人。並其材料，亦有他人爲之搜檢者。臨川集載有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一首，詩云：『據梧枝棲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譚蔡二君名字籍貫不詳於記載。贊助字說之成者，惟見此二人。他如陸佃輩，亦有助於此事，想亦在情理之中，惟無明言，不敢妄推。

字說材料除其所檢百家語，及諸小說以外，則爲三經新義中解字。再其次則爲諸友人門主之說。不過與譚蔡之專事編輯者又異。朱子語類大全有曰：『介甫不讀書時，每常入書院。有外甥顯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新文字，不暇入書院矣』。明道雜誌卷四曰『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彞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不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丹鉛錄曰『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鶻。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依上所引，皆可見王氏字說有取於他人之說。在此之外，並有王氏自動訪問於人者，進字說表有曰『杏詠討論，博盡所疑』是也。其所咨問者，不獨盡爲學者，農夫女工，也常請問。甚有許慎撰說文，陸佃撰埤雅，鄭樵撰昆蟲草木略之博訪解疑的精神。那麼我們對字說的材料，可歸納列於下面。

1. 從佛書百家語諸小說所得者
2. 三經新義之說字
3. 門客弟子之專事編輯者
4. 世人賓朋之口說者
5. 博訪於通人及農夫女工者

d. 撰字說時期的生活

安石撰字說時，即無他事，專事於此。常騎一駟，往來於蔣山。雖在飲食坐臥之間，未嘗不在思索說字。上面明道雜誌所記他解飛字的一段故事，已可見他說字時的生活一斑。尤有更逼真寫他撰字說時的生活者，語類大全有云：『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皮籜放一邊。就到禪床睡，少時，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意理，他要個個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又曰：『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餚，家人供，或直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中，不暇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纘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新文字，不暇入書院矣』。宋稗類抄文苑類。『王荆公作字說，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接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云云。試看以上幾件載記，荆公在撰字說之時的生活情形，大概可知。其撰作之精神，覃思之深刻，實非一般人所能辦得到。後來字說之信徒王瞻叔胡浚明在疾病，睡覺，沐浴的時候，也是手指腳畫，口誦心惟的說字，並捉模字說。誠存有安石撰字說時生活之風味。字說之出於艱難者如此，定有其獨到之處。謂之爲二三分不合人意，豈非折衷之論乎？

e. 時人對於字說之旨趣

宋人本無所謂文字規律，人人盡可信口而談，說得有理由便算。安石即居於領導一般人之地位，性喜說字，而尤好新奇，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於是舉國皆靡然從風，對於字說一事，皆能一知半解，結果差不多人人俱有很濃厚的興味。又以場屋之考試，更有學習的必要，遂使朝野士大夫所在之處，大半可以聽見他們說字，或談字說。邵博說他說字成俗，即此之故。或又說，安石晚年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可見當時字說之普遍，學者興趣之濃厚。

今列舉數事於下。梓州可談有曰。『蘇州李章，以口舌爲生，介甫集有李章下第詩，亦才子也。老遊湖州，人皆厭其厄索。曾詣富人曹監博家，曹方剖嘉魚，聞其來，遽匿魚出，子章已入耳目。既坐，曹與論文，不及他事，冀其速去。談及介甫字說，章因言「世訛謬用字，如本鄉蘇字，篆書魚在禾右，隸書魚在禾左，不知何等小子，遠移過此魚」！曹遂與扶掌共匕箸。』過庭錄曰『崧山隱者敏時，嘗有字說，解可字云，「方丁釘時，必象其孔之可吾。」又解母字曰，「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羣碎錄『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何也？曰，凡草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故從庶。』老學庵筆記卷二云『字說盛行時，……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韓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似此類者，不可勝述，閑嘗約略論之，凡屬上舉故事，固有假爲名利之階而隨流揚波者，然大半亦實出於心服，對於字說，具有真實好愛，殆有不可諱言者也。

下 編

a 續撰及完成

字說之開始，在英宗之時，未克完成而中止，已述於上。但今觀字說之自序曰熙寧字說，知其續作在熙寧之年。再考其序文，以與門人推定經義所說之字，附於字說之後，又知其在經義完成上奏之後。經義之奏上，在熙寧八年六月，是字說之續作，應在九年或十年之間。又荆公作字說爲居金陵之時；公之出鎮金陵府，爲七年三月罷相位以觀文殿大學士封江寧府，六月到任。然此時正撰三經新義，似未暇就此。卽當時天下喧囂之際，神宗亦未必命其遽撰字說。則其時應在熙寧九年矣。是年十月，安石奏去平章政事，以使相判蘇寧府，領經局。（臨川集有經局感言一首）自是絕口不談朝事，新經義亦成。此正荆公作字說之機。至元豐元年，又罷使相爲會靈觀使君，居於蔣山，更爲消閑，終日專事於此。尤好讀佛書。老學庵筆記卷三說：『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字說特多用天竺語爲說者，職此之故，此時非惟有新的見解，

並往日之定說，亦多所糾正。我們看他在元豐三年又奏乞改三經新義誤字，便可想見。容齋續筆卷十五曾有一條，略說『荆公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剝棗非剝去其皮，當從前人之說。故其經義後不復見』。（按乞改經義第二劄子改有此條）是字說雖有取於經義中之說字，而經義中之謬誤，又多有賴於字說之匡正。若許叔重先撰五經異義，後著說文解字，多自糾彈前說矣，自此續撰直至元豐五年始克完畢，是年五月奏上。宋史選舉志一有云：『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詔儒臣探討，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按是時並有修定說文之舉，陸佃王聖美皆為說文修定官。其年月雖未詳要即在此時。字說序表亦皆未注明時日，惟臨川集載有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絕句一首（見上），最為可證。然此詩蔡尚翔王荆公年譜曾列於元豐三年，其誤是以五年之復遊齊安，與三年之遊齊安相混之過，近人柯敦伯所著之王安石在字說問題下曾駁之曰：『此詩次於庚申壬戌數遊齊安之後，故可證字說成於元豐五年。蔡尚翔列於元豐三年，偶失考耳』。顧棟高王荆公年譜亦將此詩列於五年。並謂字說進於此時。知字說之成於元豐五年，並無疑義。不然，以字說之事大功迂，實非三四年之間所能完成。即完成之後，尚猶數四刪改，益證謂成於三年者之無可能性。在遊齊安紀念詩之外，又有進字說七絕二首。（臨四集卷二十七）今錄於下，以見其意起感慨，及一種執拗自信之字說觀。

證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堪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謔語，豈能令鬼哭黃昏！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污修門。

b 篇卷板本部類及撰寫人

字說的篇次如何？以諸家所引，只冠以字說之名，不詳篇次。故字說之篇次情形，不得而知。其卷數，自序稱二十卷，進字說表又稱二十四卷。後人亦

通計爲二十四卷。按其稱二十卷者，不計所附經義之數卷也。我們一讀其自序便知。其言曰：『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義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是以經義爲附錄品，故不計其卷數。進表之數，乃合經義並言也。是經義之數爲四卷，合并言之故爲二十四卷。

字說本子，不止一種。並非刻板之別，乃內容之不同。陸游渭南集卷三十一重廣字說跋云：『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黃庭堅書王荆公騎驢圖曰『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因此可決定字說先後本子，最少有四五種，並且內容互有出入。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有三種本子。一，李孝揚寫本，即元豐五年之進本，可謂爲第一次本。一，重廣本，即陸游跋本。重廣的意思，陸跋雖未說，我們可想而知。就是將前本所未收入的新字，新解釋，重行編入，附以刊行。一，最後刪定本，或即黃庭堅所說者。至其他數本，則莫得而考焉。

字說雖因說文而撰，其部類未必依說文之始一終亥，因其分類法之煩，實不適於當時讀者之用。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說述：『自鉉書出，而錯書微；自李氏五音韻譜出，而鉉書又微』。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也說：『錯無恙時，鉉苦說文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刊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這兩段話，都足以證明始一終亥之部類，因不便檢查而沈埋；以四聲分類者，能得以光顯。足見當時人之一種趨易避難的習性。那麼是字說決定不會從說文之舊部。況字說又有一種疊解，也非說文之舊部所能包容。至字說部類分居之廓略，所可見者，僅存於楊龜山之辨字說，今錄於下，一見便知其部類非說文之舊，乃如徐李二家之韻譜，以四聲爲分者也。

空 倥 侗 同 金 銅 童 中 忠 洪 鳴 公 松 栢 籠 冬 天 示
 犧 牲 戲 置 罷 終 聰 思 寐 莖 蓐 之 懿 徽 除 螺 蟀 紅 紫 豐
 崇 高

其目凡二十七，其字凡三十九，或不及字說之一卷。然實占有東冬鐘江支脂之七韻之部。間有雜側與今韻不合者，須知彼時韻書，與今本比較，其出入在所難免。即徐氏韻譜，與李氏五音韻譜，較今韻即有不同者。其他之重疊，有以上一字爲韻者，有以下一字爲韻者，乃因牽就熟語之關係。在熟語之外，猶有以義近相合者，如終聰崇高者是。有專名詞，如蟋蟀犧牲者是。又有以形類系聯者，如置罷蒞莖權者是也。是類皆屬於疊解之範圍，故彼時有特作字說疊解備檢一書者，蓋因其疊解之名詞，熟語，乃安石之意以爲相同而合併者，猶如許慎之分部，其意以爲應始一終亥，人何由能得其方便？由是知疊解備檢，即爲此而設，此即名之曰疊解。然則字說部類之方法，實以廣韻之四聲爲分，而兼用說文之部首，爾雅之釋訓方法云。

宋人寫書多爲名手，如說文繫傳曾有王子韶寫刻者。字說奏上，朝廷自視爲典要，遂詔大書家王壽卿爲之篆寫，（續史謂壽卿終身布衣；趙明誠撰古器物銘碑十五卷，壽卿爲之篆，得二李筆意。……）未果，後來篆寫者爲李孝揚。孝揚籍貫事業不詳。書史會要曰：『王壽卿字魯翁，陳留人，祖擇之外甥，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復以命李孝揚』。孝揚行事雖不詳，其篆法當亦有可觀，由是我們更知道，字說之部首爲篆體。

。字說在當時之地位

字說奏上之後，即頒於學官，使天下人士皆誦習之。於是一般人士，靡然景從，勃勃揚揚，實極一時之盛。上編末條時人對於字說之旨趣，亦可看出這種意思，然非字說真正價值之表現。今約分爲三點，以明字說地位，一，朝野之崇尚；二，反對派之失敗；三，學術界之評論及其他。

宋史安石本傳有云：『安石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莫得自名』。又選舉志：『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大雅方言……』鄧肅書字學曰：『熙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大夫師之，莫敢誰何』。老學庵筆記卷四云

：『吳元中相承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赴省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此可見場屋當時之崇尚。徽宗勅王黼所撰之博古圖，其中訓釋往往引據字說，今猶可見；在語類大全內朱子說過，『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解作衆，他卻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些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似此同樣之引據者，又有陸佃爾雅新義埤雅二書。注師韓門綴學論五雅有曰：『陸師農埤雅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書之前，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荊公字說，以此不爲學者所貴，幾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書錄解題爾雅新義下曰：『佃於是書，用力勤矣。……以愚觀之，大率出於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轍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今見陸氏二書，惟埤雅間有引字說者；爾雅新義雖亦稱王文公曰，然其數不多，更未見如陳氏所詆之戲笑之無價值者。佃書引用字說，注師韓陳振孫只道其無意思而已。並有以佃爲王氏門人之嫌，而爲說者，是更不然。謂陸與王有主客關係則可，如謂其所著書用字說之處，有希進之意，又何以解於佃之後竟入於元祐黨哉？知出此說者，實爲失入。佃書之所以引據字說者，乃認其有被引之必要而然，初非謂有他種用心也。考古質疑曰：『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有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晦庵豈率爾取之乎？必亦視其有引取之道理而始取之。以上爲字說之見用者。此外時人所撰之字說工具書，亦有數種：郡齋讀書志載有無名氏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又無名氏字說疊解備檢一卷，晁氏並不詳撰者名字。老學庵筆記卷二曰：『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韋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傍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令十三卷』。然則晁氏所不詳著者之字說偏旁音釋及疊解備檢或即指劉全美之書。二博士之字說解或有作字說集解四十冊者，始符於讀書志所謂集紹聖以來諸生程試，關於字說之解釋的意義。其四十冊較讀書志之一百二十卷實每

冊占有三卷。此集解與字說關係甚大，一則可以知一般士子之所樂從，一則可以見字說之實能集其大成，不啻爲當時之一總彙字典也。再若音釋，音訓，可謂之注音，或兼有解釋。備檢，字令，皆爲檢閱省力而作，可謂爲檢字。然則字說即根據於諸專門字書，又見稱引於士子之文，而居然成書百餘卷。又凡關於字說之難處，人又皆爲之解決，雖使字說不宣於人之口耳，亦不可得也。這不就是他的地位嗎？

相傳有兩句話：「欲掩而益彰，將辨而反妄。」此語不但可爲反字說者道。並中國過去之一切經也史也，大半皆可借用是語以商確之。宣和書譜曰：『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方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安石之書相違背，故藏於家而不傳。』子韶本治說文者，然主右形。神宗時曾爲說文修定官。（已見上）當然負有文字學之重名。其撰字解，實欲抗衡或壓倒字說；然竟束之高閣，老朽於蘊積，不有其故乎？又有楊龜山辨王安石字說一卷，（見龜山集）其詳說已見於上。楊氏本最讎視安石者，在他的集子，語錄裏面，不少見到他攻擊王安石的記載。因此我疑楊氏最初或具有如辨安石之三經新義者，將字說全部所有的誤謬皆爲駁辨；後來只成此一卷耳，所以有如是之整齊。惟楊氏在欽宗時，倡議禁王安石所有著作，謂之爲邪說。並乞奪其配享。於是惹起一大學潮。龜山引避不出，始幸了事，結果乃罷其祭酒職。此事雖不專爲字說，字說實亦原因之一。（詳見下）故亦可謂爲反對派之失敗。

書評在上面已見崖略，然語焉不詳，故不嫌重舉於此。紺素雜記曰『字說鶴從句，鶴從欲，解云，「鶴鶴多欲，尾而足句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鶴鶴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鬥狀，往往落地。人成就而掩之，取其句足爲魅藥。」今觀鶴鶴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果不妄，而舒王於百家小說無所不取也。』考古質疑曰：『近世王文公，其說經亦多解字，如曰「人爲謂之僞，」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訟者言之於公」，與夫「五人爲位，十人爲什，歃血自明而爲盟

，二戶相合而爲門，以兆鼓鼗，與邑交則爲郊」，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之類，無所穿鑿，人亦何議哉。」又黃山谷書荆公騎驢圖曰：『荆公晚年剛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捫蝨錄同）這幾種叙說，都可以當作字說之評語看，然又無標榜作用。於是積千年疑謗字說的觀念，能不發生一巨大之轉變乎？

道山清話有云：『張文潛言，常見張安道云，「司馬脫實真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是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文潛大笑』。老學庵筆記卷一有云：『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戟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堂，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這奴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常引之，（楊氏辨字說空字下引）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卷二又有云『余少時見族伯父和霽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霽字云「凡氣升此而霄焉，」其奧如此。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常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能造此地。……」就此數事也可得見幾點。字說有七八分存在價值；時人於字說之熟，覺着字說所說的都是對的；又可見字說之深奧也。

那麼我們再把前後綜合爲一起，歸納於下，以見字說之地位如何。

- 1 國學程式，例用字說，並定字說與說文爾雅等並習。
- 2 見引用於官私著述，朝野人士多爲之作音釋，集解，檢字。
- 3 反對派王聖美楊龜山之失敗。
- 4 後人評論的推崇。

d 字說之被禁及復興

字說自元豐五年奏上，即頒於學官，布示天下，使家家遵用。以至元豐之

末，其勢始終巍然。自司馬光用事，逐一洗安石之舊，哲宗元年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然至紹聖元年六月，又復除去其禁。宋史選舉志一有云：『帝（哲宗）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祐之功，不許改。紹聖初（即元年），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對仍試策。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詔儒臣探討，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者習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有曰：『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字有六義，彼乃用其一，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云云觀以上二說，於字說被禁及復興之事，甚為顯明。然此次雖除其禁，僅經過徽宗一世；至欽宗時，又被廢止。上節所說楊龜山惹起學潮，即指此事。宋史選舉志三，略謂欽宗即位，羣臣言取士當質以史事及時政方可。今也不然，只識詩賦。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背聖人旨意者，亦可採用。至老莊之書，及字說，並應禁止，詔禮部議。諫議大夫兼祭酒楊時言安石為邪說，以塗學者之耳目，應加以禁止。但當時諸習用安石學說之大學生，聞時之言，羣起將楊時包圍，並詆罵之。時不得已，引避不出，齋生始散。然此次運動，字說解禁與否，不敢確定，要之字說從此式微矣。中興藝文志云：『字始連環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云云。老學庵筆記卷二有云：『近時此學（指字說）既廢，余平生惟見王瞻叔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孟子止侍郎，亦好之』。玩陸氏語意，「余平生」似在五十左右，當孝宗之乾道年時間。鄭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二語年代，實不相遠。是字說自欽宗時廢止以後，猶延遲三十餘年始行廢者，可無疑義。然字說在北方的衰微，較早於南方。宋稗類抄彙索類有云：『枯學在西京，尋富正公文潞公馬溫公子孫，……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棄去之。』可證字說在北方較先消歇於南方矣。

。 字說亡佚的時代

中興藝文志老學庵筆記雖皆云字說已廢，然其書之流傳實至明末猶存。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書目錄，猶列其目；至其書中所引用者，當然不少。明史方技傳李時珍傳曰：『書成，(本草綱目)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是字說殆明神宗時代，猶見存世之明證。字說之見引於本草，這一點很可以補充他的地位；前面說過他與曾子固書，說他於素問難經本草，也都看，想必對於本草藥方，也有相當探討。時珍此編，必須引據他的字說，蓋以此也。柯敦伯王安石字說章略謂，字說至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始不見。惜未說出理由，今姑錄於此，補為一說，待有確證，再為探討可也。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於師大研究院

三百篇“主”“述”倒文句例

黎錦熙

像古書疑義舉例以至講修辭學一類的書，常愛提到「倒句」或「倒文爲句」之例；但是，不以句本位的文法爲之綱，惡乎可？夫造句，先“主語”，後‘述語’，此常序也；“主”後於‘述’，互易其位，是爲「“主”“述”倒文」，變式的句法也。變式句法多矣，此不過其一種；而三百篇中像這路的句子，牠所以要顛倒一下子的緣故，大概爲的是叶韻（唐律絕更爲叶平仄，此是後話）。這篇東西，不敢說統計，舉例而已矣。‘例’字有兩個講法：一，條例；二，例子（即舉例句爲證）。條例用大字；例子用小字。是爲序。二十年（1931）十二月。

於周南之桃夭篇，得主述倒文句例較多者之二綱焉。

其一，複合形容詞爲述語（後簡稱形述，即馬氏文通所證「靜詞用爲表詞」者）而倒者；此類複形，重言或雙聲疊韻爲多。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周南桃夭。）——本當爲「其“華”“灼灼」，與上「桃之夭夭」排比句也，因“華”與下文“家”爲韻，故倒。

第三章即作「其“葉”“蓂蓂」，以韻「宜其家人」，則不倒矣。句式同者，例如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鄭燕燕）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又雄雉）

倉庚于飛，‘矍矍’其“羽”。（幽東山）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小雅鴻雁）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鄭載馳）

我行其野，‘葭芾’其“揚”。（小雅我行其野）

瞻彼中林，‘逖逖’其‘鹿’。○（大雅桑柔）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檜風有萋楚）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幽東山）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周頌有客。‘白’，單形，附見。）

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齊南山）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瘠’。○（小雅無羊）

其二，單字形容詞爲述語而倒者；此類單形，每冠以語頭‘有’字。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用南桃夭。）——本當作「其實有蕢」，因‘實’與下文‘室’爲韻，故倒。然如「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其‘葉’有‘沃’……其‘葉’有‘幽’（小雅隰桑），則皆不倒矣。句式同者，

例如

有^〇扶之杜，有‘皖’其‘實’。○（小雅扶杜）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小雅桑扈）

魚在在藻，有‘頰’其‘首’。○（小雅魚藻）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小雅節南山）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小雅正月）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雅雲漢）

殺時稔牡，有‘拔’其‘角’。○（周頌其緝）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商頌殿武）

兩類倒句，有錯綜簇列於全章或全篇者，三百篇之特徵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小雅斯干第五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有‘嘖’其‘饁’，思‘媚’

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騶騶”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熙”。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有“饒”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周頌載芟。節全篇)

[附註]* 詩中句式同，而詞性不必同，因而在句本位的文法上，其句式亦有當別論者。如本篇之「騶騶其達」；依毛義，則「達」[射也]，鄭申之云，「出地也」，皆作動詞，述語，「騶騶」副詞，以飾「達」，猶云「孜孜地(金元時語)往上長」也，此與「孺孺其傑」(秦黃鳥)句式同，非有倒文矣。然若依揚雄方言，「達，芒也」(儀禮既夕禮「設依撻焉」鄭注，「今文撻爲「銛」」)，則「達」當訓禾杪，爲名詞，「騶騶其達」猶云「高高低低地冒出來許多禾尖兒」也，即與其下三句詞性句式全同；如此解釋，其義爲長，故不從毛鄭也。(毛傳訓達爲射，郭注方言遂亦謂杪芒射出，以動狀名，未爲不可；今論文法，則不爲據耳。然義固從同：頃見章太炎先生廣論語辭枝解「丘未達，不敢晉」之「達」爲「鍼也；凡有，有先施鍼然後可用藥者」，用此諸訓，可證成之，蓋「芒」「銛」即鍼，「射」即打鍼矣。)

**依鄭義，則下二句當如是標點：「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鄭云，「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然此「實」字與節南山「有實其猗」之「實」同爲充滿之義(毛傳，「實，滿也」)，形述也；「積」(釋文「子賜反」)與「猗」(同「阿」，山之阿也，南山阿曲處之神木也)皆名詞，主語也。

○正月之「有芟其特」與本篇之「有厭其傑」句式亦正同；「特」爲茂特之「苗」(鄭箋)，「傑」爲傑「苗」(毛傳)，皆形轉之名詞，主語也；「芟」謂鬱鬱葱葱，「厭」謂茂盛(下文重言「厭厭」，則茂盛而重多之貌)，皆形述而置於主語之前者也。(參考胡承瑛毛詩後箋十九。)

句首有表時之副位名詞，而主語遂避居述語後者，此却非副位之奪主位，仍爲就韻故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圖七月，下同)——“火星”西下也。不以叶韻，因排句倒。〕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伯勞鳥”“鳴”也。以叶韻倒。(孔疏，「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增字釋，語氣非。)

四月‘秀’‘萸’。五月‘鳴’‘嫋’。——「秀萸」，「萸草’結實’也。」（夏小正作「‘王萸’‘秀’」；月令作「‘王瓜’‘生’」，自不須倒。）「鳴嫋」，「蟬’鳴’也。」（夏小正云，「五月’，‘蟬’‘鳴’」；七月，「寒蟬’‘鳴’」，當然不倒。）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韻兼排句。（毛傳，「肅，結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意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小雅四月）——「暑’往’也，暑氣啓行漸消云爾。韻兼排句。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陳疏二十申之云，「往’暑’，‘暑’往’也；六月雖盛夏之時，而火星昏中，其暑將往矣。」是也。（乃孔疏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此曲解，不可從。又鄭箋，「徂猶始也，一至六月乃始盛暑。」此則異訓。）

七月中尙有述語用動詞而非形容詞者，與上所引「流火」「鳴鵙」「鳴嫋」「徂暑」爲類，例不多見。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國七月）——「有鳴倉庚」者，「倉庚’鳴’也，因叶韻而倒。（孔疏，「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演義而已；依詩句釋，則猶云「豐陽天，春光好，‘百鳥聲’‘喧’」也——其下亦述麗女與公子之事矣。）

其兼有咏歎語氣者：

孔‘樂’‘韓土’！川澤訡訡，魴鱣甫甫。（大雅韓奕）——鄭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倒文就韻，兼是咏歎句。

王曰：烏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大雅雲漢）——此咏歎之度更強者。

有倒而不簡單者：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小雅都人士）——謂「直’髮’‘如’綢’也，與下章「卷髮如蠶」義正相對，然因叶韻，主語‘髮’必置句末，乃如此作耳。（本胡承瑘說，見毛詩後箋廿二，毛傳云，「綢直如髮。」意不顯。鄭箋謂「

髮比性情，則與後諸章辭理不類。）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大雅文王）——毛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是也。此亦因叶同字而倒。

爲重就韻，寔陷錯綜，亦猶「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式也。

。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大正桑柔）——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衝，隧也。」則古謂衝風爲隧風。……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也。』按：依是說則本爲「大谷有空」，因就韻而倒，寧不與上文爲排句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大雅思齊）——俞越古書疑義舉例一錯綜成文例云，『“古之人”與“髦斯士”文正相配：古之人，言古人也；髦斯士，言髦士也。此承上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無斁；惟小子有造，故譽髦斯士。古之人者，尚書無逸篇枚傳所謂「古老之人」也；無斁，謂不見厭惡也，譽與豫通，爾雅曰，「豫，樂也，安也。」言其‘俊士’無不‘安樂’也。……上句先言“古人”而後言‘無斁’，下句先言‘譽’而後言“髦斯士”，亦錯綜以成文也。毛鄭均未得其解。』按：四句排比，有何不好？何爲末句，忽欲錯綜？亦倒文以就韻耳（依段氏說，‘造’古音在第三部，‘士’在第一部；一三兩部合用，此篇外，七月抑楚茨皆有其例）。

乃亦有駢倒者：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圍’。（大雅桑柔）——鄭箋，「瘠，病也。……‘多矣’‘我之遇困病’！」此猶邶風柏舟之「‘觀閔’既‘多’」也（毛傳，「閔，病也」）。毛傳，「圍，垂（懸）也。」陳疏廿五云，「孔棘我圍，猶云“我邊垂”甚‘急’耳；此倒句以就韻。」（鄭箋，「甚急矣，我之繫寇之

事！」釋句法同。）按“圍”字倒文以就韻，因而其上句亦欲句法成排比而倒之，遂不曰「觀閱既多」矣。

又有不全倒者，複述語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齊風猗嗟）——此當云「猗嗟“美目”，‘名’且‘清’兮！」毛傳云，「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上文「美目揚兮」傳云，「好目揚眉。」陳疏八云，「‘名兮’即上文之‘揚兮’。……經中‘美目’二字，通上下句：承上‘名兮’，又生下‘清兮’，‘名’與‘清’皆美目也。」此提複述語中之‘名’字入上句，錯綜以叶韻也。類此例者不少，讀詩者神而明之可也。

以上諸例，其倒文也，以就韻故。不關韻者，姑示一例：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小雅節南山）——毛傳，「弔，至也。」鄭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愆之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又）——‘不弔’爲倒置之形述乎，抑爲名前之形附乎？看本篇尚有「“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不平”，我王不寧」；其義與「昊天不弔」同，不備，不惠，不平皆形述，而句法皆順置者。然用‘不弔’，則每倒置，如

‘弗弔’天降罰於我家。（周書大誥；王莽撰大誥云，「‘不弔’“天”降喪於趙傳丁童。」）

‘弗弔’閔天大降喪於殷。（又多士）

‘弗弔’天降喪於殷。（又君奭）

則似‘不弔’（或‘弗弔’）已習用作‘天’之形附矣。（其類置者，如左傳哀公十六年之‘閔天’“不弔”，周禮大祝鄭司農注作「“閔天”“不弔”是。參考胡承珙毛詩後箋十九。）

却有注解家把牠們倒得不合理的，毛鄭已病此，後則陳奂其尤也。略舉其例：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周南桃夭）——毛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陳

疏一云，「此逆辭解經之例。」按：宜其家人，‘之子’‘宜’於其家也；家人以爲宜，家人宜之也：雖易主，意則同，逆辭尙不爲病。

‘寤’‘言’不寐（鄘終風）——鄭箋，「言，我。」孔疏，「‘我’‘寤覺’而不能寐。」

‘願’‘言’則嚏（又）——鄭箋，「願，思也。」陳疏三云，「願言爲思我；‘思’‘我’，‘我’‘思’也；願言則嚏，謂我思之而志倦欠款也。」

‘願’‘言’則懷（又）——陳云，「謂‘我’‘思’之而憂傷也。」——按以上三例，都因拘‘言’作‘我’訓，故顛倒其主述以爲解。實則詩之「寤言」「願言」乃常見之連文成語；概仍此解，無不斲扭者。

蘓兮蘓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鄘燕歌）——毛傳，「君倡臣和也。」陳疏七云，「倡‘予’，‘予’‘倡’；予，我我君也……‘和’‘女’，‘女’和；女，爾爾叔伯羣臣也。」（孔疏云，「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按：孔增字作解，陳倒文爲解；自不如仍依鄭箋，「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讀作「倡！予和女。」也。）

蘓兮蘓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又）——準上例。

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小雅伐木）——陳疏十六云，「此倒句也：‘我’有酒則‘湑之’；‘我’無酒則‘醑之’。……‘我’爲之‘擊鼓’則坎坎然，‘我’爲之與舞則蹲蹲然：亦倒句也。」如此倒法，實不成話。（鄭箋〔孔疏〕，「王有酒，則沛舊之〔以飲我〕；王無酒，醑買之〔以與我〕。……爲我擊鼓坎坎然〔以娛我〕，我爲與舞蹲蹲然〔以樂我〕。」按：此於文爲礙。）

總之，三百篇中主述倒文之句，以就韻爲大原則，次則習用語偶見焉。雖然，毋爲註解家所誤！

張衡著述年表

孫文青

既爲張衡年譜，並校其渾憲：關於衡之著述，因亦略爲排次，成張衡著述年表。各家著錄，雖多略而未備；亦略事排比，著之篇端，以資參照，惟年譜所次，每多臆置；間有不敢自信者亦並列焉，各加問號(?)以別之。邦人君子，若有以珍證是正者，則所深願也。

一 歷代著錄考

一·范書本傳：『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象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二·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有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又天文類有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集部別集類有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

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九十有七。中有『地形圖—張衡』作。(學津本歷代名畫記卷三，頁二五。)

四·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天文類有『靈憲圖一卷，張衡撰；渾天儀一卷，張衡撰』。又五行類有『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丁部別集類有『張衡集十卷』。

五·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天文類有『張衡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五行類有『張衡黃帝飛鳥曆一卷』。

丁部別集有『張衡集十卷』。

六·太平御覽引用書目有：『張衡玄圖，張衡靈憲，張衡渾衡儀』，三種

七·通志六八藝文略：子部天文類有：『靈憲圖一卷，張衡撰·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集部別集類有：『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

八·宋王應麟玉海：漢別集類有『張衡集十一卷』。注：『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傳：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著靈憲算罔論；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志；上疏言圖緯虛妄，作思玄賦。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詣懸圖凡三十二篇。』

九·宋史藝文志：子部天文類：有『張衡大象賦一卷』。按唐志及通志均稱大象賦爲黃冠子李播撰，今列張衡者疑誤，又『渾儀一卷』，不著撰人；按當爲衡之渾儀。

集部別集類：有『張衡集六卷。』

按衡之著述●經宋元之變遷，損失大半；自此以後，史志已不復著錄。惟散見於唐宋人類書中者尙不在少。明清各有輯本。今所行世者，已非原帙。

又考清季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十七子部六有『天文大象賦一卷。隋李播撰，苗爲注；孫星衍鈔本，沈肖巖莊書』。注：『宋史藝文志載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賦見於明張溥所輯張衡集中，稱爲週天大象賦；歷代賦彙採其文。而注本失傳。錢塘孫之騷手錄苗注，孫星衍得之；與顧廣圻考新唐書藝文志，定爲李播撰。播，淳風父也。苗爲無考，蓋五代以前人。阮校刊於平津館續古文苑中，此其底本耳。有孫星衍顧廣圻手跋；有陳闓崑印，東山外史肖巖沈氏莊書之印。孫之錄嘗著晴川八議。』

按『天文大象賦一卷，唐黃冠子李播撰。』新唐書外，鄭樵通志六八藝文略子部天文類中亦如是說；蓋宋人所見如此，入元則李冠張戴矣。孫顧未考及，故贅於此。

十·明，張溥輯有張河間集二卷，在兩漢六朝百三家集中，其目次爲：
賦——二京賦（薛綜註）；南都賦，過天大象賦；溫泉賦；羽獵賦；思立賦；
歸田賦；定情賦；扇賦；觀舞賦；冢賦；蜀體賦。

話——東巡話。

疏——大疫上疏；陳事疏；駁圖讖疏；論貢舉疏；論舉孝廉疏。

策——水災封策。

表——求合正三史表；日蝕上表；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書——與崔瑗書，又；與特進書，又，又，又。

七——七辯。

設難——應問；應問序。

議——曆議。

說——渾儀；靈憲；靈應。

銘——緩筭銘，有引。

贊——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誄——大司農鮑德誄；司徒呂公誄；司空陳公誄；又。

樂府——怨篇，同聲謠。

詩——四愁詩。

附錄——本傳。

十一·清·洪頤煊經典輯林中有『張衡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其叙錄云：

『張衡靈憲一卷。——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厯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隋書經籍志「靈憲一卷，張衡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作靈憲圖一卷。『隋書藝文志云：「衡所鑄圖，遇亂湮滅；星官名數，亦不復存」。』』

『渾天儀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渾天儀一卷，張衡撰」。新唐書藝文志同。隋書天文志云：「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倡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璿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衡又作地動儀，見後漢書。』

十二·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亦有張衡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

十三·清·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經部有『張衡周官訓詁』。注：『衡字平子，南陽人，官尙書。』

子部：有『張衡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算罔論。』

集部：有張衡集十一卷；有詩賦銘七言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章懷云：「懸圖衡集作玄圖」。』(廣雅叢書本)

十四·清·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經類有：『張衡周官訓詁。據劉昭百官志序注。「平子爲侍中時所作也。」書名作「周官解說」與本傳不同。』

史類：『有張衡地形圖一卷；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子類：有『張衡太玄經注；崔瑗太玄經注；並見蔡陽國志蜀郡士女讚。』

『張衡渾天儀一卷，晉書天文志上：「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璿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又曰：「張衡制渾象，俱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麻開合。』

『宋書天文志一：「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又曰：「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難舉，不綴經星七曜」。康按續漢書律曆志下注引張衡渾儀』，

張 衡 著 述 年 表

『張衡靈憲一卷；隋書天文志上：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所鑄之圖，遇亂墮滅，星宮名數，今已不存』，康按續漢書天文志注引靈憲；晉天文志引衡說；郡國所分十二次宿度，其學本之京房。蓋亦靈憲中語也』。

『張衡玄圖一卷。（玄一作懸）：康按據李賢本傳注，則玄圖本在衡集中，而隋志有玄圖一卷，無撰人；必出張衡無疑。蓋後人析出別行也。張溥輯衡集無玄圖，當已失傳。御覽卷一引之云：「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廣雅叢書本）

十五·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中有張衡文四卷。其目次爲：

『溫泉賦並序；思玄賦並序；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定情賦；歸田賦；舞賦並序；羽獵賦；扇賦；鬪體賦；冢賦；鴻賦序，東巡誥。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表奏日蝕；表求合正三史；上順帝封事；上疏陳事；請禁絕圖讖疏；論貢舉疏；論舉孝廉疏；奏事；麻議；與崔瑗書；與特進書；應問；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不合事；七辯，四愁詩序。南陽文學儒林書贊；綬笥銘；司徒呂公誄；司空陳公誄；大司農鮑德誄；靈憲；渾天儀；玄圖。

附志：張溥輯本有週天大象賦，今考爲隋李播撰，故未收入。

十六·光緒修南陽縣志卷十藝文類：關於張衡著述，有：經類——周官訓詁（佚）；

子類——靈憲圖一卷，（存，圖佚）；隋書經籍志：靈憲一卷，張衡撰。新舊唐書均云靈憲圖一卷。

渾天儀一卷，（佚）。舊唐書：渾天儀一卷，張衡撰。新唐書同。

黃帝飛鳥麻一卷。（佚）：隋書經籍志，黃帝飛鳥麻一卷，張衡撰。唐志同。

集類——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四卷（殘）：隋書經籍志：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注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新舊唐書並十卷；又別出二京賦二卷

；宋史作六卷。明張溥漢魏名家集有張衡河間集二卷。

十七·張蔭麟—張衡著作者。（見民國十四年四月學衡第四十期）。以下隋書經籍志省稱隋志；新唐書藝文志省稱新唐志，宋史藝文志省稱宋志。

靈憲圖一卷。隋志未收，新唐志著錄，宋志佚。

渾儀圖注一卷：新唐志著錄作渾天儀；開元占經引作渾儀圖注。今從之。據開

元占經所稱名，知書中有圖也。此書初既無定名，隋志有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均不著撰人；未知即此書否？此書宋志已佚。張溥馬國翰嚴可

均俱有輯本，以嚴輯為最佳。

漏水轉渾天儀注：隋唐二志均未著錄。見初學記卷二十五引。今僅有初學記所

引二條，或疑此即渾儀圖注；按初學記亦有引渾儀圖注處；標名與此不同。知其為二書也。

算罔論：隋志以下，均未著錄，佚。

地形圖：各史志未著錄？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

黃帝飛鳥曆一卷：隋志著錄入五行類。蓋占候之書。唐志以下佚。

周官訓詁：隋志以下，均未著錄。佚。

河間相張衡集：隋志著錄十一卷，又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新唐志以下佚。

。

有張溥及嚴可均輯本。嚴輯有文無詩，張輯兼之，惟文以嚴輯為善。今將衡詩文今存者或殘缺者；列其目於次：

溫泉賦並序(存)；

西京賦(存)；

東京賦(存)；

南都賦(存)；

舞賦(殘缺，存三百餘字)

定情賦(殘缺，存六十餘字)；

羽獵賦(殘缺，存三百餘字)；

扇賦(殘缺，存三十餘字)；

鬪體賦(存)；

冢賦(存)；

歸田賦(存)；

鴻賦並序(序存，賦佚)；

應問「並序」(存)；
 七辯(大部分存，有殘缺)；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殘缺；存三十餘字；綬箭銘存)；
 司徒呂公誄(存)；
 大司農鮑德誄(存)；
 上順帝封事(存)；
 論舉貢疏(存)；
 上陳事疏(存)；
 表求合正三史(殘缺，存八十餘字)；〔張輯有舉孝廉疏〕
 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不合事；(存百二十餘字)；
 延光議麻(殘缺，存百二十餘字)；
 與崔瑗書(殘缺，存百餘字)；
 與特進書(殘缺，存四十餘字)。
 思玄賦(存)；
 玄圖(或作懸圖；殘缺，存三十餘字)；
 司空陳公誄(存)；
 東巡詔(存)；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存)；
 表奏日蝕(殘缺，存四十餘字)；
 請禁絕圖讖疏(存)；

以上文據嚴可均全後漢文。

怨篇(存)； 同聲詔(存)； 四愁詩並序(存)。

以上詩，據張溥輯張河間集。

凡詩文存者二十二篇，殘缺者十四篇。(按本傳云：衡所作詩文三十二篇；今可考者有三十六篇，則其中必有當時未收入集者)。

又按宋史藝文志子部天文類有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此書隋唐志均未著錄，蓋僞託。又張溥所輯張河間集有過天大象賦一篇，嚴可均已辨其爲隋李播所撰。豈張溥因宋志而致誤歟？

二， 著述年表

根據以上著錄，並拙著張衡年譜之考定；製爲張衡著述年表；以便檢查。在未列年表之先，更爲引用書目略稱表如下：

一，范傳——即宋范曄後漢書八八張衡傳。(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民十二長

沙鼎文書社本)；

- 二·隋志——即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 (同治辛未揚州書局廿四史本)。
- 三·張記——即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琴川張氏學津討源本)。
- 四·舊唐志——即五代晉劉昫舊唐書經籍志 (揚州書局廿四史本)
- 五·新唐志——即宋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 (全上)
- 六·御覽——即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引用書目。(光緒十八年學海堂復南海李氏板)
- 七·通志——即宋鄭樵通志六八藝文略 (通行三通本)
- 八·玉海——即宋王應麟玉海。
- 九·宋志——即元托托等宋史藝文志 (揚州書局廿四史本)
- 十·張輯——即明張溥輯張河間集。(上海掃葉山房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 十一·洪輯——即清洪頤煊經典集林 (丙寅九月陳氏慎初堂影印本)。
- 十二·馬輯——即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
- 十三·錢志——即清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 (廣雅叢書本)。
- 十四·侯志——即清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 (廣雅叢書本)
- 十五·嚴輯——即清嚴可均輯張衡文 (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本)
- 十六·張志——即張嘉謨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十藝文類 (原刻本)
- 十七·張考——即張蔭麟張衡著述考 (民十四年四月學衡四十期張衡別傳附)。

十八歲 (公元九五，漢和帝永元七年乙未) 時遊三輔，至京師。

溫泉賦並序。(存，張輯二，嚴輯一引水經渭水注，藝文類聚九，文選雪賦注，及初學記七。)

十九歲 (九六，永元八年丙申) 時在京師。

七辯 (大部分存，有殘缺；張輯二，嚴輯四引藝文類聚五七)

二二歲（九九，永元十一年己亥）時在京師，

定情賦（殘缺，存七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二引文選洛神賦注，及藝文類聚十八）。

二三歲（一〇〇，永元十二年庚子）時初爲南陽太守鮑德主簿。

同聲謠（存，張輯二，丁福保輯全漢詩二，上海醫學書局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本）

二四歲（一〇一，永元十三年辛丑）時在南陽爲主簿。

扇賦（殘缺，存三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三引北堂書鈔一三四）。

二五歲（一〇二，永元十四年壬寅）時在南陽，爲主簿。

司徒呂公誄（存，張輯二，嚴輯四引藝文類聚四七及文選注）。按呂公名蓋，字君玉，宛陵人。時衡爲鮑德主簿，代德作。

二六歲（一〇三，永元十五年癸卯）時在南陽，爲主簿。

綬箭銘（存，張輯二，嚴輯四引初學記二十又二六，御覽六八二及七一〇）按和帝南巡，至南陽，詔南陽太守鮑德，以所賜先人綬箭，作傳世之用。德更理箭，命衡作銘云。

二九歲（一〇六，殤帝延平元年丙午）時在南陽，爲主簿。

司空陳公誄（存，有殘缺；張輯二，嚴輯四引藝文類聚四十及北堂書鈔五四。）按陳公名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亦衡爲鮑德主簿時，代德作。

三〇歲（一〇七，安帝永初元年丁未）時仍在南陽，爲主簿。

二京賦。（存，張輯一，嚴輯一及二引文選）。

南陽文學贊林書贊。（殘缺，存三十餘字。張輯二，嚴輯四引北堂書鈔）

三三歲（一一〇，永初四年庚戌）時在籍讀書。

南都賦（存，張輯二，嚴輯二引文選）

三四歲（一一一，永初五年辛亥）時自籍拜郎中。

與崔瑗書。（殘缺存百餘字。張輯二，嚴輯二引太玄經范望注，及范傳注。）按輯文有二：一自范書衡傳；一自陸績述玄。但文意多重；似爲一文之複述，時衡初拜郎中，瑗仍家居；故爲書致之，與談玄理。

太玄經注（佚。范傳以下，均未著錄。侯志引華陽國志蜀郡士女贊。）

玄圖（佚。范傳作縣圖。隋志以下均未著錄。嚴輯從文選注及御覽一引得兩條，計存三十餘字。）

大司農鮑德諫（存，張輯二，嚴輯四引藝文類聚四九。）

三七歲（一一四，安帝元初元年甲寅）時自郎中遷尚書侍郎。

黃帝飛鳥麻（佚。范傳無，隋志五行類著錄張衡黃帝飛鳥麻一卷，新舊唐志同。自宋以後佚，侯志張考俱有存目。）

三九歲（一一六，元初三年丙辰）時已自尚書侍郎遷太史令。

地形圖：（佚。范傳及各史志均未著錄，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九十七種內，有張衡地形圖一；後不再見。）

四〇歲（一一七，元初四年丁巳）時爲太史令。

渾儀圖注：（圖佚，輯本注有殘缺。范傳僅云衡作渾天儀。不云其有圖注。按渾儀爲器，器外當有圖併注。隋志有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其圖疑即衡之渾天圖，其圖記疑即衡之渾儀圖注。張記亦有渾天宣夜圖各一，均不著撰人，其渾天圖不知是否亦出於衡。開元占經引作渾儀圖注。甚是，今從之。新舊唐志，御覽，通志，著錄均作渾天儀一卷，張衡撰。疑並因器名而譌。足見兩宋間此書猶存，名爲渾天儀。但玉海，宋志已不著錄，自後即佚；是此書亡於宋元之間也。明張溥，清洪碩煊，馬國翰嚴可均各有輯本，以洪嚴二家爲最佳。嚴據續漢律曆志注補作渾天儀，開元占經一及六五一作渾儀圖注）

漏水轉渾天儀注：（佚，嚴輯存六十餘字。范傳及各史志均未著錄，初學記二五引兩條，嚴輯四依之。按圖記爲製器之說明，此當爲用器之說明。宜與

圖注別爲二篇，各家混爲一篇者非是。）

四一歲(一一八·元初五年戊午)時仍在太史令。

靈憲：(輯本有殘缺，范傳『著靈憲』；靈憲并爲衡著三十二篇之一·隋志著錄一卷，開元占經，御覽均曾引之。是原文在宋初猶存。但新舊唐志及通志則均著錄作靈憲圖，按圖非文當另列。南宋以後，文圖併佚，故玉海宋志均未著錄。明張溥，清洪頤煊馬國翰嚴可均均有輯本。以洪嚴二家爲最佳。嚴氏蓋據『續漢天文志上注，開元占經一又五又六四，左傳序正義又桓三年正義，隋書天文志上，北堂書抄一四七又一五〇又一五六，藝文類聚一又九五又八六九，廣韻二四鹽，綴輯，故較佳；間有未妥，併爲校正。

靈憲圖 (佚·隋志未收，新舊唐志及通志并著錄作靈憲圖。玉海及宋志以下佚)

四二歲(一一九·元初六年己未)是仍在太史令

算罔論？(佚，范傳有算罔論，隋志以下，均未著錄。魏劉徽九章算術注有張衡算·或即算罔論之遺文·錢志存目。)

四四歲(一二一·安帝建光元年辛酉)時自太史令轉公車司馬令。

與特進書。(殘缺，輯存四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三引北堂書鈔及文選)。

四六歲(一二三·延光二年癸亥)時在公車司馬令。

同周興議歷 (殘缺，存百二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三引續漢律歷志中均作曆議。張攷作延光議曆·接此乃衡與周興共同對宣誦之文，史官志之；不當作衡文看。)

四七歲(一二四·延光三年甲子)時仍在公車司馬令，

東巡詔：(存·張輯二，嚴輯三引藝文類聚三九，初學記一三，御覽五三七·)

四八歲(一二五·延光四年乙丑)時仍在公車司馬令。

日蝕上表：(殘缺·輯存四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三引續漢五行志六陽嘉四

年注補作表奏日蝕；張攸同。）

四九歲（一二六·順帝永建元年丙寅）時自公車司馬令復，轉爲太史令。

爲去冬大疫上順帝封。（存，張輯二作大疫上疏，嚴輯三引續漢五行志五注補作上順帝封事）

應間并序：（存·有殘缺。張輯二分作兩篇，嚴輯三合引范傳并注。）

五〇歲（一二七，永建二年丁卯）時復爲太史令。

鴻賦并序。（序存，賦佚·張輯未入，嚴輯三引御覽九一九作鴻賦序）

五一歲（一二八，永建三年戊辰）時復爲太史令。

舞賦并序（殘缺，輯存三百餘字，張輯二作觀舞賦，嚴輯二引藝文類聚四十，初學記十五，御覽三八五……作舞賦。）

五二歲（一二九·永建四年己巳）時復爲太史令。

羽獵賦：（殘缺，輯存三百餘字，張輯二，嚴輯三引藝文類聚六六，初學記二二，御覽八〇九，……）

五三歲（一三〇·永建五年庚午）時復爲太史令。

上陳事疏：（存·張輯二作陳事疏·嚴輯三引范傳及袁宏後漢記（少九句）作上疏陳事。）

五五歲（一三二順帝陽嘉元年壬申）時復爲太史令造候風地動儀。

論舉貢疏。（存·張輯二，嚴輯三引通典十六。）

五六歲（一三三陽嘉二年癸酉）時自太史令遷侍中。

京師地震對策（存·張輯無·嚴輯三引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敦煌寶錄張衡對策。按殘存之論舉孝廉疏，文意多與此同。末附水災對策，非衡文。張輯另有水災對策與之同。今併刪。）

論舉孝廉疏：（殘，輯存八十餘字，張輯二，嚴輯三，略同地震對策；宜刪併之。）

駁圖讖疏：（存·范傳，張輯二，嚴輯三引范傳作請禁絕圖讖疏。）

五七歲（一三四，陽嘉三年甲戌）時爲侍中

疏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殘·輯存八十餘字張輯二作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嚴輯引范傳注引衡表·附表求合正三史後。今從張輯另篇。

條上馬班不合事：-（殘缺·輯存四條，百餘字。合張嚴所輯之表求合正三史一初學記二一，并嚴輯之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不合事……引范傳并注，而更以今名。）

五八歲（一三五陽嘉四年乙亥）時爲侍中。

思玄賦并序。（存·范傳，張輯二，嚴輯一引范傳及文選）

周官解詁：（佚，范傳有周官解詁·隋志以下佚·錢志，侯志，張志，張攷俱有存目。）

補易象繫說：（未定稿，佚·各史志均未著錄。）

五九歲（一三六順帝永和元年丙子）時自侍中出爲河間相。

怨篇（存，張輯二，丁輯全漢詩二，丁輯有序。）

六〇歲（一三七·永和二年丁丑）時爲河間相。

四愁詩并序：（存，張輯二引文選·丁輯全漢詩二）

鄧綬賦（存·張輯二，嚴輯三引古文苑，藝文類聚十七，初學記十四。）
御覽三七四，……）

冢賦（存·張輯二，嚴輯三引古文苑，藝文類聚四十，初學記十四。）

六一歲（一三八·永和三年戊寅）時爲河間相。

歸田賦（存·張輯二，嚴輯二引文選及藝文類聚三十六。）

六二歲（一三九·永和四年己卯）時自河間相徵拜尚書，卒。

上表，張衡著述凡四十六篇。按年排列。除舉孝廉疏一篇應行刪併入地震對策·及補易象繫說一篇未定稿外；餘四十四篇。又太玄經注，周官解詁黃帝飛鳥麻·玄圖，地形圖，渾儀圖注，漏水轉渾天儀注，靈憲，靈憲圖，算罔論

，十篇；或存或佚；各有專書；下餘三十四篇；宜歸衡集。而議麻一篇乃史官所記，非衡撰。餘三十三篇，比范傳爲多。張蔭麟云；『必有當時未收入集者』誠然。

又攷衡文，范傳著錄三十二篇。今所輯存者無七言，及懸圖；餘如詩(三)，賦(十一)銘(一)，靈憲(一)，應間(一)，七辯(一)，巡誥(一)，等共十九篇。比原數尙少十三篇。更加以誄(三)，書(二)，贊(一)，表疏策奏(八)等十四篇爲范傳所遺者共三十三篇。仍與范傳不符。後之衡集殆兼收之也。

更攷衡集，不知何時所彙編。最早見於隋志所引；在梁已有兩部；一部十二卷，又一部十四卷。入唐已成十一卷；故隋志著『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五代宋初已餘十卷，故新舊唐志，俱著『張衡集十卷』云。但在兩宋之間，漁仲通志仍云『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蓋沿隋志而言也，未必卽爲實錄。宋元間，王氏伯厚玉海中亦云：『張衡集十一卷』則仍漁仲之誤，非實錄也。鄭王之後，衡集遂佚。故崇文總目等均未著錄，而宋志以後，竟不復見。至明始有張溥輯成二卷，清嚴可均輯成四卷；然去原本恐仍甚遠。

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文青開封

王子安年譜

研究所纂輯員 劉汝霖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後漢隱士王霸孺仲之後也，祖父通，隨秀才高弟，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父福時，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和二縣令，齊澤二州長史，生子勳勳勃，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杜甫見此四人之作，嘆爲『不廢江河萬古流』子安生平著述，有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醫學纂要一卷，詩八卷，雜序一卷，舟中纂要五卷，大唐千歲歷 集三十卷。

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六五〇)一歲

子安生於絳州龍門

按楊炯王子安集序載子安卒於上元三年，(即儀鳳元年)春秋二十有八，依此上推，則當生於貞觀廿三年，然以予考之，其反證有三；楊炯序又載：『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新唐書文苑傳載：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其書今存)祥道表於朝對策，舊唐書高宗紀則載：『龍朔三年命太常伯劉祥道等九人爲持節大使，分行天下。』其見子安當在龍朔三年之後明矣。若子安生於貞觀二十三年，則其十四歲時正當龍朔二年，不能見及劉祥道，是楊序前後自相矛盾，證一也。遊玄武山廟序有云：『吾之生二十載矣』玄武關劍雨，此序當即入蜀時所作也。可知子安之二十歲在入蜀後矣，而入蜀紀行詩序云：『總章二年五月，余自常安觀景物於蜀』則子安

之二十歲必在總章二年或二年之後明矣，若生於貞觀二十三年，則其二十歲當在總章元年，其時子安尙未入蜀，何得有在蜀之作，證二也，春思賦云：『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由此上推，正當生於永徽元年，與楊序不合，証三也，若從春思賦則前二者俱合，從上元三年二十八歲之說，則三者無一相合，故棄彼而取此也。

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六歲

能屬文，構思無滯詞。舊新唐書文苑本傳

顯慶元年丙辰(六五六)七歲

顯慶三年戊午(六五八)九歲

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十卷，以擿其失。新唐書文苑本傳楊炯子王安集序

顯慶四年己未(六五九)十歲

包綜六經，成乎期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辭無所假，幼有鈞衡之略，獨負舟航之用。楊炯子王安集序

顯慶五年庚申(六六〇)十一歲

龍朔元年辛酉(六六〇)十二歲

有曹元者，字道真，自云京兆人，常受黃帝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剝胸之術，往往行焉。沈浮人間，莫有知者，子安常聞福崎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是年冬至後甲子遇道真於長安，撫子安曰：『無欲也？』子安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日而畢，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龍朔三年癸亥(六六三)十四歲

。道真將別，謂子安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沈以自深也，』子安受命伏習，五年之久，盡得

其要，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八月，太常伯劉祥道巡行風俗，子安上書自陳，（其書現存）祥道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楊炯王子安集序
新唐書本傳

按舊唐書高宗紀是年八月，命劉祥道巡行風俗，故誌之於此。又按唐摭言載子安以十四歲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乃作滕王閣序云云。今既考知其以是年見劉祥道，為朝散郎，則其說不攻自破矣。且子安以省父至交趾，墮水而卒，兩唐書俱有明文。至交趾必經洪州，新唐書載其道出鍾陵（屬洪州）有作滕王閣序之事，其說自較可信，乃蔣清翊欲強合十四歲之說，以福時為六合令事移前，謂子安至六合省父經洪州時作序，不知子安於此年之初尚在長安從曹道真學習，子安既在長安，其父必仍在長安為太常博士，子安不得出外省之，且自長安赴六和當自長安東出由水路循漕河東南行，無緣得經洪州，或猶以滕王閣序中『童子何知』一語為疑，不知古人常稱青年人為童，其年歲本不必十分拘泥，且即本序言之，明云『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考漢書終軍傳軍以十八歲選為博士弟子，後至長安，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事在元狩元年（前一二二）而軍死於南越，則在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其時有至少有二十八歲，而世猶謂之終童，則子安以二十六歲而自稱童子，又奚有不可者哉？

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十五歲

為朝散郎

麟德三年乙丑（六六五）十六歲

三月乾元殿成，上乾元殿頌，

沛王賢之建國也，博選奇士，聞子安名，徵為侍讀，奉敕選平臺鈔略十篇，書成，王愛重之，賜帛五十匹，兩唐書文苑傳 楊序

乾封元年丙寅(六六五)十七歲

正月，帝登泰山封禪，子安上宸遊東岳頌

乾封二年丁卯(六六七)十八歲

總章元年戊辰(六六八)十九歲

上拜南郊頌

按頌中有云：『大唐有國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十九載也；』故知爲是年之事，

諸王鬥鷄，互有勝負，子安戲爲檄英王鷄文，帝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子安，不令入府，兩唐書文苑傳

按子安以是年上拜南郊頌，則是被廢在其後也，新唐書稱勃既廢，容劍南，』而子安以明年入蜀，故誌其被廢事於此年，

作山家興序一本作山亭興序

按序中有『樂天知命一十九年』之句，故知爲是年之事，又觀『蹇步窮途』之語，疑其爲被廢後之語，故誌之於此

總章二年己巳(六六九)二十歲

五月癸卯，自長安登程，觀景物於蜀。

·按入蜀紀行詩序載：『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故誌之及此，

西過扶風，有扶風書屆離京浸遠詩。

又西度散關，有散關晨度詩。

又西南經鳳州，有晚留鳳州詩。

又西南出褒斜之隘道，遂抵普安，有普安建陰題壁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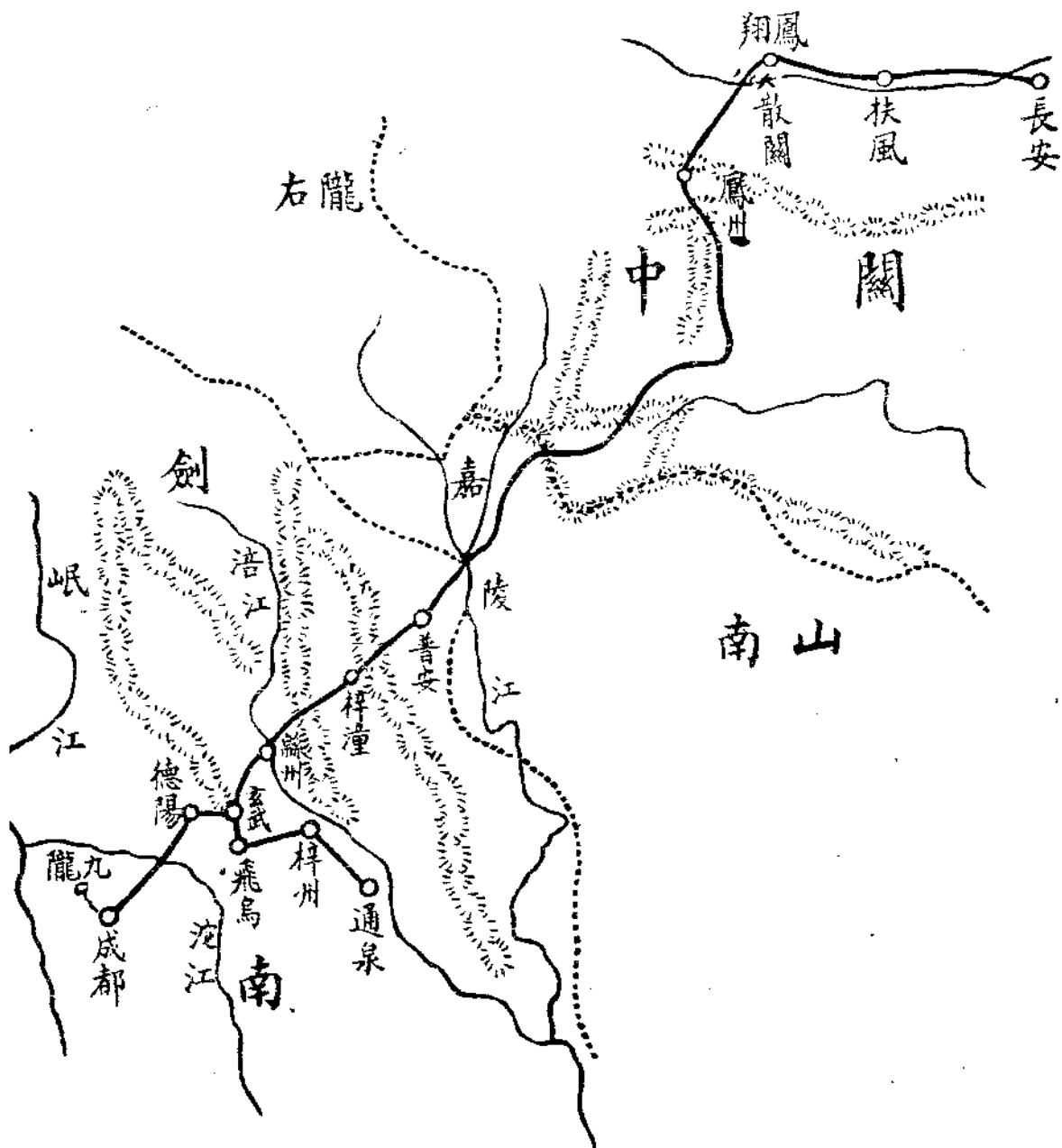
又西南行，以秋日至玄武（今四川中江縣）與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遊玄武西山廟，有遊山廟序遊山廟賦之作。

按遊山廟序有云：『吾之生二十載矣』遊山廟賦有云：『秋陰方積，松栢羣吟，』知爲是年秋日之事。

又作梓州玄武縣福會寺碑。

按碑文有總章二年之語，故知爲此年之事。

附王子安遊蜀圖



咸享元年庚午(六七〇)二十一歲

自玄武南遊至飛鳥（今四川中江縣南一百七十里）作梓州飛鳥縣白鶴寺碑。

又東行至梓州（今三台縣）有梓州郪縣兜率浮圖碑，梓州郪縣靈瑞寺浮圖碑 梓州郪縣慧義寺碑諸作。

又南行至通泉（今射洪縣東南七十里）有梓州通泉惠普寺碑之作。

復返玄武

按玄武西即德陽，德陽西南即成都，子安於是年九月至成都，而其至玄武則在去年秋日，中間不容相隔一載之久，故知子安至玄武之後，未即西行，轉而向南，迨南遊之後，始西行也，

秋至德陽，與縣令河南宇文儼遊，有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諸作，

九月，至成都，有晚秋遊武擔山序及九月九日登望鄉臺詩，

按元和郡縣志，武擔山在成都縣北百二十步，則與九隴密邇也，而明年春子安已在九隴知其遊成都，必在其前，故誌之於此，又按太平寰宇記，望鄉台在成都縣北六里，

又至九隴縣作益州夫子廟碑，

按碑文『有高秋九月』之句，知是年九月即至九隴也，

咸享二年辛未(六七一)二十二歲

九隴縣令柳明字太易，河東人，英達君子也，子安居九隴，與之遊焉，值春日有感，遂作春思賦，

按春思賦云：『咸享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歲序，殷憂明時，坎壤聖代，九隴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遊焉，高談胸懷，頗洩憤懣，於斯春也，風光依然，古人云：「風景未殊，舉目有河山之異」，不其悲乎，……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

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

四月，與柳太易宴於仙居觀，有夏日仙居觀宴序，

按序文今見於永豐鄉人雜著續編中題爲咸亨二年四月孟夏之事，故誌之於此，

自絳州東歸，有絳州北亭羣公宴序，

按序文有云：『既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編，子荆不敏，思挂傾城，惆悵北梁，揖琴臺而漸閒，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知爲留別之詞，

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勃與蘇味道，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與子安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果如其言，舊唐書文苑傳

按唐會要曰：『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爲延舉，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知爲此年之事，又按楊炯王子安集序有云：『咸亨之初，乃參時選，』然子安以咸亨元年在蜀，二年六月後方回，則其參時選，當在歸京之後，與唐會要所載正合，故誌之於此。

咸亨三年壬申(六七二)二十三歲

子安既參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焉，友人陸季友時爲饒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乃求補饒州參軍，楊炯序

咸亨四年癸酉(六七三)二十四歲

爲饒州參軍

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二十五歲

初，文中子約大義，刪舊章，續詩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贊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董常薛收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文中子弟凝考諸六經之目，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福時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贊，命子安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缺，始乎總章二年，至是，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續書序

子安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子安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時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子安左遷交趾令，接舊唐書高宗紀，以是年八月，改爲上元元年，大赦，則子安之被赦，必在此時，其得罪亦當前此不久，故誌之於此。

上元二年乙亥(六七五)二十六歲

上百里昌言疏

接疏中有云：『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宣命煌灼，伏增悲悚……，嗚呼：如勃尙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渡南海』知其爲得罪後之作，故誌之於此。

復舊職，棄官東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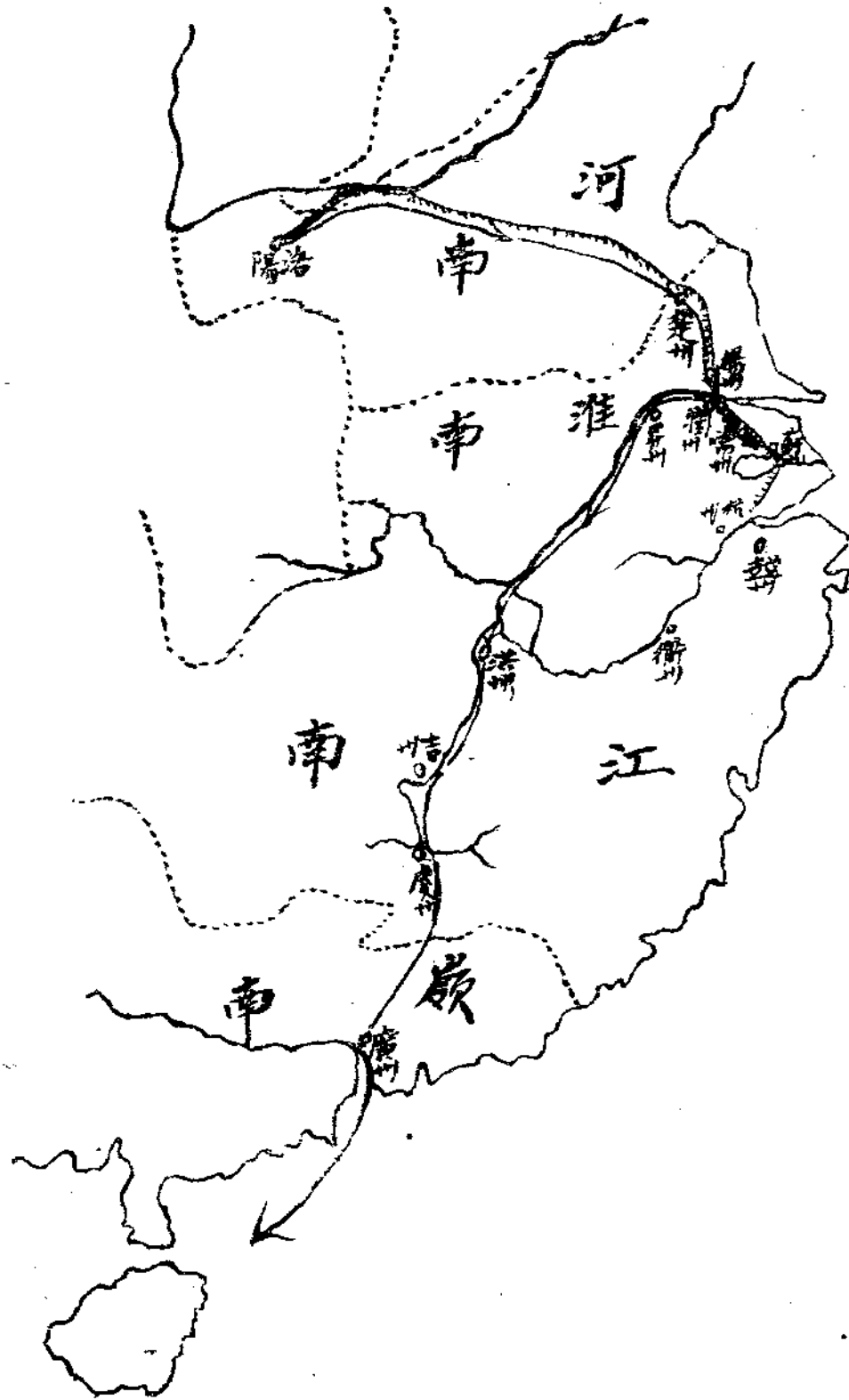
接楊炯序云：『坐死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沈迹』，故誌之於此，

往交趾省父。舊唐書文苑傳

八月十六日至淮陰，有謁漢祖廟祭文。

接祭文今見於永豐鄉人雜著續編之中，稱爲奉命作，觀文中有『交州交趾縣令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漢高皇帝之靈云云……』無可疑也。但福時遠在交趾，何得爲一不關重要之漢高萬里通函，命其子祭之疑子安之赴交趾乃福時所召，書中偶言及祭漢高之事，故經過淮陰時遂祭之也，

附王子安赴交趾國



在楚州，宴於郝司戶宅，有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遇錢崔使君序，

接序中有『上元二載，高秋八月』之句，故誌之如此，又按此事與祭漢高祖事不知孰爲先後，姑誌之如此以俟考，

至江寧，宴於吳少府宅，有江寧吳少府餞宴序，

接序文有云：『九江爲別，帝里隔於雲端，五嶺方踰，交州在於天際』，知其爲赴交趾過此時所作，

八月二十九日，至潯陽，致書族翁承烈，

接永豐鄉人雜著續編中有承烈復書，中有云：『適知旅泊江潯，人遐路近，聊因翰墨，粗飛數行，乙亥年仲秋月廿有九日，寓言使至，』因誌之於此，

經鄱陽湖中，作采蓮賦，

接賦中有云，『昔聞七澤，今過五湖』，故知爲此時所作，

九月九日至洪州，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大會賓客，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子安，汎然不辭，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隕然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按滕王閣序之非十四歲所作，前已辨之詳矣，考李習之來南錄所載自北方至廣州之路線，則自東都起程，經楚州揚州潤州常州蘇州杭州衢州洪州，然後自洪州循章江南行，瑜大庾嶺至滇昌，再至廣州。子安之行程，亦當如是。惟子安至潤州之後，不南行而沿江西上，爲稍異耳。至洪州以南之路程，則又與來南錄所載相同矣，子安以八月自楚州起程，九月至洪州爲時甚合。福時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和二縣令，則是福時在爲交趾令前，未在他處爲宰也，當上元元年，以子安事貶交

陞，故子安以此時省之，序中言：『家君作宰，路出名區』又云：『奉晨昏於萬里』皆可證爲南交省父時之作。

至虔州，爲虔州諸官作祭故長史文，

十一月一日，至廣州爲船革鑑圖銘序，

按鑿鑑圖銘序云：『上元一年，一是二字之誤，以乙亥正爲上元二年也，歲次乙亥，十有十

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陞旅次南海，』故訂爲是年之事，

儀鳳元年丙子(六七六)二十七歲

八月，自交陞返，度南海，墮水而卒，

按子安以去年十一月至廣州，自廣州至交陞不容有十月之水程，故知溺死必爲返時之事也，

附錄 王子安佚事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酉陽雜俎

燕公（張說）常讀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行）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象，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同上

王勃圍棋，率下一子成一首詩，勃猶詭之，向曰人：『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馮雲仙散錄

子安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而寤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周商，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王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歷。唐書文苑傳封演見聞記

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嘗曰：『吾

魏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弘放，非常人所及，爛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魏在前謙也。』

福時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勳勳勃俱以文章着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福時及婚雀氏，生子勳，嘗致書乾父曰：『勳勳勃文章並請俊，近小者欲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是可誇，』太平廣記二百四十九引御台史記

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元辛文房
唐才子傳

朱笏河先生年譜

前研究院歷史科學門研究生 王蘭蔭

先生姓朱，名笏，字竹君，按潛研堂詩集八，題。存吾文集二，薦吳蘭庭書。澹齋齋文鈔五，高晉三壽敘。清秘述聞七及十。存素堂文集三，吳蕉衫制藝序。附結軒詩集二，附蔣士銓詩注，及彭元瑞詩注。墓村詩一字美叔，按國朝集四，蓉江道上懷人詩注。及竹江居士年譜乾隆庚寅，俱作「竹均」。先正事

略作「東美」，號笏河，大興人，先籍浙江蕭山，曾祖必名，始家京師，祖登俊，

知湖北長陽縣，四川琪縣，後內遷中書舍人。父文炳，知陝西盩厔縣，母徐氏，順天康熙甲午舉人徐覺民女，長兄堂，字冠山，仲兄垣，字仲君，一字

維壘。先生行三。季弟珪，字石君，號南崖，有知足齋詩文集。弟珪撰墓志銘。章學誠撰

墓志銘。王昶撰墓表。余廷傑撰傳。姓薰撰傳。先生與兄垣弟珪，先後成進士，皆通博，時稱「三朱」

。竹香齋古文蕭山王石林傳。與弟珪齊名，人比之眉山蘇氏，稱為「二朱」。李威撰從遊記。錢輔詩傳弟珪傳

，引紅豆樹館詩話配王氏，分巡道街加四級寶坻王詢女。子二，長錫卣，次錫庚，女

五，長適陽湖龔怡，次適通州魏紹源，三適大興徐焯，四適大興翁樹瑞，五

未詳。墓表。弟珪撰墓志銘。章撰墓志銘。著有笏河詩集二十卷，按清史稿藝文志附。笏河文集十六卷，

俱行於世。按弟珪撰笏河先生詩文鈔前序曰：「先生之遺草，幾于龍蛇蟠樹，又參以六書，然珪於先生歸道山後，辛酉之春，珪臥牀養者，兩月有餘，夜半為兄校讎，無一

字不能辨識者。嘗自歎使後死無珪，則先生之集，其不為別風，淮雨，魯魚，亥豕者，幾希。……珪既鈔先生之詩，……成二十卷，又附笏河古文鈔三卷，共二十三卷，讀之，已足

見其全麟殼甲矣。」王昶湖海詩傳蒲菴山房詩話並言先生平日文稿，皆草書，弟子不能辨別，取其明晰者，刻成四卷，餘皆藏於家。隨蔭於去歲正月，得笏河文鈔二卷。三卷及四卷者，皆

不見。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欲倣揚雄訓纂，而撰纂詁，欲倣方言，而撰方音，謂禮椒花吟文稿，字易辨。

起於未然，制莫精於喪禮，撰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撰釋例，嘗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撰五代史補注，書成，誤毀於火。子錫庚撰簡河文集序。大清叢輔先哲傳二

三，本傳。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於家。此據孫星衍撰行狀，先生撰說文解字後則曰令及門徐瀚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十三經文字同異略又為安徽金石志三卷。汪中撰學政誌敘。

己酉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

六日六日丑時，先生生于盩厔。弟珪撰墓志銘。

是年父三十四歲，據簡河文集(後稱文集)九，先府君行述推算。母三十二歲。據簡河詩集(後稱詩集)二，哭四妹詩「先母四十六，背去恨太早」推算。

妻王淑人是年生。據章學誠文集八朱母王淑人六十序推算。

庚戌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二歲 居盩厔。

辛亥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三歲 居盩厔。

正月十三日弟珪生於盩厔官署。南星年譜。

壬子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四歲 居盩厔。

癸丑 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五歲 居盩厔。

甲寅 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六歲 居盩厔。

父罷盩厔縣，出居社學，學堂東偏，有古椿樹，先生間從兄垣嬉遊其下，捕蟋蟀草間，因姑丈張世芳來書，問兄韓文公之為人，兄具言公論藍關貶潮陽

踪跡，抽架上李光地所編韓子萃言以示。此據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同卷先府君行述則云：「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

乙卯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七歲

丙辰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八歲

丁巳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九歲

隨父歸京師。此據詩集五拜墓詩，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先兄仲君行狀 孫撰行狀，及弟珪撰墓志銘。獨南星年譜云：乙卯去盩厔，寓涿州丁氏家，丙辰回京師，寓梁家

圖

：

定居日南坊李鐵拐斜街 南厓年譜。

共弟珪，從史猶興讀，學爲文 文集十三 史猶興墓志銘。南厓年譜。

戊午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歲 居京師。

從史猶興學， 文集十三，史猶興墓志銘。

己未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十一歲 居京師。

從史猶興學 文集十三史猶興墓志銘

庚申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十二歲 居京師。

師史猶興去 文集十三，史猶興墓志銘，

父自厲園，移雙小棗於先生兄弟讀書處，因名雙棗軒， 知足齋詩集五，齋宿雙棗軒有感詩注。

辛酉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十三歲 居京師。

通五經 行狀。弟珪撰墓志銘。

兄垣爲諸生 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

壬戌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十四歲 居京師。

夏，從蔣德學，秋蔣去。 文集十五，蔣秋涇別傳。詩集二，送蔣秋涇南歸詩。知足齋文集六，跋蔣秋涇詩鈔。

癸亥 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十五歲 居京師。

從朱栢堂（名待考）學。 知足齋文集一，樂府正義序。南厓年譜。

文成斐然，父喜賜硯。 弟珪撰墓志銘。

七月母徐患乳岩。病卒。 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先兄仲君行狀。弟珪撰墓志銘。 年四十六。 詩集二，哭四妹詩。

與弟珪同補諸生。 國朝先正事畧，三五，本傳。

甲子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十六歲 居京師。

葬祖父母，及母，於西山二老莊，家墓在京師者始此。 南厓年譜。

乙丑 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十七歲 居京師。

四月，從吳光昇學，朝夕讀金聲陳際泰之文。約兩月，吳返杭州。文集十五，吳集潭哀辭序。

八月十五日，與師顧光兄垣弟珪，對月聯句有詩。詩集

孟冬，服除，同弟珪應郡試，府丞鄭其儲擢珪第一，先生次之，偕謁鄭，鄭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呂熾，十二月院試，呂擢先生第一，試鵬翼搏風歌，受奇賞。錢陳羣聞之因過訪焉。弟珪撰墓志銘。詩集二送鄭少常詩

丙寅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十八歲 居京師

正月大尹蔣炳邀劉綸程景伊錢維城莊存與莊培因設筵，召先生及弟珪而試，劉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人驚喜，翌日皆就訪之於家。弟珪撰墓志銘。

丁卯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十九歲 居京師。

九月 謁劉統勳，為校讐連日。詩集十四，觀劉文正公書貫休夢羅漢語感賦詩注。

是年弟珪以第六名舉于鄉。知足齋詩續集一，和御製翰林院賜宴詩注。按光緒順天府志選舉志四，舉人表，是年有先生名，誤。

戊辰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二十歲 居京師。

從蔣德學。知足齋文集六，跋蔣秋涇詩鈔。

弟珪成進士。章撰墓志銘。進士題名碑錄。

己巳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二十一歲 居京師。

娶於王。文集十六，祭外姑文。又祭外王姑文。

兄堂以綱目三編告成，用際錄官議叙，補江西新建丞。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南屏年譜。

庚午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二十二歲 居京師。

十月十日，代浙人撰祭袁滄崖文。椒花吟館文稿（後稱文稿）。

應鄉試，同考官鄭虎文薦先生卷不售，劉統勳延于家，修盛京志。弟珪撰墓志銘。

程晉芳歸淮上，先生送之以詩。詩集

兄垣舉於鄉，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光緒順天府志選舉志四。

辛未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二十三歲 居京師。

張鳳翔以明朱謀埠校刻水經注爲贈，書有郭鈺藏書印，文集六，明朱謀埠校刻水經注書後。

兄垣成進士。弟珪撰墓志銘。進士題名碑錄。

七月，兄垣赴山東任，先生送之以詩。詩集二。

除夕，與弟珪共話，懷二兄，寄之以詩。詩集二。

壬申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二十四歲 居京師。

夏，師蔣德至京師，旋南歸，先生送之以詩。詩集二。

十月二十六日，書先世譜牒，乞朱坤至蕭山後，訪問之，簡河文鈔（後稱文鈔）文集八。

十一月既望，兄堂由新建返京師，居家數日。此據詩集二。前庚年譜，則云留家一月。

是年兄垣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

癸酉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二十五歲 居京師。

二月十三日，撰雙塘吳氏家傳文稿。文鈔。文集十五。

三十日，紀周少婦事。文稿。文鈔。文集十五。

六月二十日，代人撰祭劉婦余氏文。文稿。

七月六日，劉印子（名待考）招先生同弟珪，與程晉芳，梁國治，王懿德，熊

兆堂（名待考）集于城西王氏園亭。此據勉行堂詩集八。張園詩集八，但云「七夕前一日，同人集城西王氏園亭。」

二十七日，將應鄉試，觀順天府署諸碑，有記，文集七。

舉於鄉，同考官饒學曙，座師孫嘉淦，嵩壽。行狀。墓表。弟珪撰墓志銘。章撰墓志銘。

九月，陳本忠下第，將之湖北，先生贈之以詩。詩集三。

十二月二十日，撰祭座師孫嘉淦文。文稿。文集十六。

甲戌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六歲 居京師。

三月中會試式，同考官史奕贊，座師陳士信，介福，錢維城，改庶吉士。

行狀。墓表。弟珪撰墓志銘。同年王鳴盛紀昀王昶錢大昕翟灝輩，皆稱汲古之彥。
。章撰墓志銘。姚際傳。

竹汀居士年譜。

進士題名碑錄。

與弟珪同官翰林，出則一車，紀昀戲贈以「兄弟同車共一驪」句。南唐年譜。

乙亥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二十七歲 居京師。

正月四日，長子錫卣生。詩集十五。

二月初五日，為第二姊丈呂元龍撰行略。文鶴。文鈔。

居李鐵拐斜街是年與姚鼐聯街衢，贈之以詩。詩集三。

始交戴震。段撰戴東原年譜。春融堂集五五，戴東原墓志銘。

按段撰年譜，謂戴乙亥入京，與先生及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交往密。校禮堂文集三五，戴東原事略狀。則謂甲戌入都。

丙子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八歲 居京師。

同王鳴盛，范家相過飲于教子衢衢平聖臺廡齋。西莊始存稿九。

是年兄垣，再充山東鄉試同考官調知長清縣。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先兄仲君行狀。

丁丑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二十九歲 居京師。

春，於琉璃廠鑑古堂，購得蘇州張士俊依宋本，所刊之廣韻。文集六，蘇州張氏刊本廣韻

書後

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行狀。弟珪撰墓志銘。

錢大昕為先生言，吳寬為歙之詞人。冬，吳至京師，先生見之於歙縣館舍，

讀其詞。文集十四，吳寬墓志銘。

是年兄堂罷歸。南唐年譜。

按冷香山館詩鈔三，丁丑，有哭闕子詩。卷四，題水止軒遺稿詩，註曰：「予夢後，朱竹君夢其素筆三百，令削桃枝焚之。」年待考。

戊寅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三十歲 居京師。

春，於琉璃廠，得初印本朱彝尊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最末四卷，為鼠濕所敗

，購他本補足之。文集六。竹垞日下舊聞書後

七月十九日，撰祭座師陳世倌文。文稿。文集十六。

是年與朱仕琇別于京師。梅崖居士文集二七，與家竹君書，

弟珪遷侍讀學士，文集九，先府君行述。

己卯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三十一歲 居京師。

夏，兄垣自長清歸。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南厓年譜。

七月六日，撰祭周全錫文。文稿。文集十六。

二十日，弟珪出都，充河南副考官。知足齋詩集三。

八月二十五日，撰祭錢萬言婦張氏文。文稿。文集十六。

庚辰 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三十二歲 居京師。

春日，同兄垣及錢載翁方綱朱葵元遊王氏園。鐔石齋詩集二二。

七月，弟珪授福建分巡糧驛道。南厓年譜既發數日，先生寄之以詩詩集四。

十二月十五日，撰祭李婦張氏文。文稿。

是年，庶祖母李卒，年八十六。此據文集一，請馳封庶祖母李摺子。南厓年譜則謂己卯，葬李於永定門外劉家窩。

辛巳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三十三歲 居京師。

充會試同考官，陸錫熊，蔣雍植，皆所取士。文集十二，蔣雍植墓志銘。又十三，祝元矩墓志銘。

是年，兄堂補陝西大荔縣丞。此據文集九，先府君行述。南厓年譜則云壬午。

壬午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四歲 居京師。

次子錫庚生。據錫庚撰筠河文集序：「錫庚生也晚，年二十而孤」推算。

冬，洪亮吉讀先生古賦，又聞愛士，寄先生以詩。附鮑軒詩集一。

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三十五歲 居京師。

三月十三日，書居攝墳壇二刻石後。文集六。

八月三日，考茅鹿門與其子國縉手書卷之歲月次第，既畢，書詩其後。詩集四。

秋，兄堂自陝西歸。文集九，先府君行述。

冬，得舊榻本聖教序記。文集六，聖教序記跋尾

甲申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三十六歲 居京師。

三月十四日，同程晉芳，趙文哲，馮廷丞，沈世煒，吳省欽，陸錫熊，高著

之（名待考）泛舟二廂。勉行堂詩集十六。

四月十三日，招錢大昕錢載汪孟錫程晉芳觀呂氏宅古藤，歸飲于先生擷英書

屋，賞藏帖。勉行堂詩集十六。

程晉芳招先生同錢大昕錢載汪孟錫曹仁虎劉星煒飲于紫藤花下。釋石齋詩集二七，不詳月日。

九月十五日父中痰疾，二十四日卒。年六十九。文集九，先府君行述。

既丁外歎，兄堂挈家屬入先生舊居，先生移寓肇慶館西。文集十二。蔣雍植墓志銘

除夕前一日，弟珪奔喪抵家，相見，執手慟哭。南厓年譜

乙酉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三十七歲 居京師。

正月，葬父于西山二老莊。南厓年譜。

五月二十二日，撰王鳴墓志銘。文稿。文集十三。

七月二十日，撰雷祖劍哀辭。文稿。文集十五。

二十八日，撰范文聯及陳氏合葬墓碣銘。文稿。文集十三。

兄垣，丁憂後，用心於釋氏之書，連年病咯血。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

丙戌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三十八歲 居京師。

二月爲妻母高太夫人撰行狀文稿。文集九。

七月十四日，撰臨山衛會館城隍神祠碑記文稿。

二十九日，同程晉芳吳焯馮廷丞陸錫熊 沈樓（姓名代考）崧山（姓名待考）集于陶然亭，與晉芳沈樓論歲差法。勉行堂詩集十八。

十一月四日，程晉芳馮廷丞蔣雍植章學誠蔡必昌飲于先生椒花吟觴，先生有序。文集五。勉行堂詩集十八。

與王昶程晉芳曹仁虎趙文哲陸錫熊集于趙翼廡齋陝北詩集十二，正月至十一月。

是年收藏漸富。勉行堂詩集十六，移寓寒葭潭詩，有：「閑證東鄰萬卷朱」句。

章學誠居先生家，從學文章。章學誠文集六，蔣雍植墓志銘書後。今人撰章實齋年譜。

丁亥 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三十九歲 居京師。

正月初七日，同錢大昕王昶曹仁虎畢沅陸錫熊登法源寺後閣。潛研堂詩集八。

二月，弟珪授湖北按察使。赴任，三月初四日，宿西山二老莊，初五日晨先生同兄堂，垣。送至長新店。知足齋詩集四。

夏，程晉芳邀先生同錢載查禮陳本敬馮紱蘭（名待考）看芍藥。勉行堂詩集十九。

閏七月二十七日，程晉芳邀先生同錢載畢沅陳本敬吳省欽馮紱蘭 崧山行社糕集。勉行堂詩集十九。

十二月二十一日，授右春坊右贊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紙抄本，乾隆起居注。

戊子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四十歲 居京師。

正月初七日，同程晉芳馮紱蘭史文量（名待考）登陶然亭。勉行堂詩集二十。

五月，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順天鄉試同考官。行狀。墓表。弟珪撰墓志銘。章實齋志銘。

十月，阿桂，許寶善，招先生及曹仁虎程晉芳沈世煒梁夢善錢王昶雲南之行

，先生同曹仁虎程晉芳馮廷丞吳省蘭再餞之。春融堂詩集十。述菴年譜云；「十月初十日發京師。」

冬，徐昆從論今古，先生說詩，輒以十九首爲歸，或一夕兩三首，或間夕一首或數夕一二首，至臘月八日之夕，說竟。徐昆撰古詩十九首說序。

弟珪夏，調山西按察使，秋抵任。知足齋文集一，應州續志序。南厓年譜。

己丑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四十一歲 居京師。

二月二日，撰郭興讓墓志銘。文稿。文集十四。

十二月二十日，跋雅宜山人借券。文集七。

是年，協辦內閣批本事，充會試同考官。行狀。弟珪撰墓志銘。章撰墓志銘。

贈錢載以馬文璧山水小幅。鐘石齋詩集三十。

弟珪升山西布政使。南厓年譜

庚寅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四十二歲 夏赴福建，冬北還。

二月二十七日，同錢大昕曹學閔陳本忠登陶然亭。潛研堂詩集十。

三月，同錢大昕曹學閔陳本忠史文量曹申之（名待考）遊西山，宿二老莊。詩集十二。潛研堂詩集十。

二十二日，同錢大昕錢載紀復亨褚廷璋曹學閔馮廷丞觀法源寺海棠，得遼大安十年觀音菩薩地宮舍利石函記，紀鈔之，以歸先生。鐘石齋詩集三一。

收集金石文字漸富，多出歐趙外。鐘石齋詩集三一。

好古學，于金石文字，尤極留意，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嘗論曰：「今日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注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恒資考證，四可寶也。」李撰從遊記。

五月十五日，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詩集五。

六月六日，赴閩任，出廣寧門。詩集五，別送者詩，又卷六雨後迎春橋舟阻詩。宿西山二老莊。詩集五。

主試閩闈，患瘧疾甚劇，猶索觀試卷不輟。李撰從遊記。

歸舟迫冬，遇錢陳羣於揚州郭外，錢冒風雨過先生舡中。文集六跋香樹先生書卷尾。

十一月十四日，抵曲陸店乘月曉行，有詩。詩集六。

是年，過蘇嶺贈僧聯。知足齋詩集六，蘇嶺詩注。

辛卯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四十三歲 冬去安徽。

春，充會試同考官，力贊邵晉涵卷，劉統勳取之爲第一。章撰墓志銘，李撰從遊記。

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初七日，初九日，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皆值起居注官。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白紙抄本乾隆起居注。

八月十五日，從曹學閔過白雲觀。詩集七。

九月撰蔣雍植墓志銘。文鈔。文集十二。

八月，徐昆詮述先生口授之古詩十九首說完成。徐撰古詩十九首說序

奉命爲安徽學政，余廷燦書薦吳蘭庭，先生後車已延致十一人，以吳爲奇士，不可失，十月十七日，造訪引歸，翌日，聯簾十二乘，出廣寧門，兄垣及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文集九，先兄仲君行狀。余撰傳。余文集二，薦吳蘭庭書。行篋携書，可考見者，有唐開元禮，許嵩建康實錄，韓愈集五百家注，宋中興館閣續錄，洪适隸釋，張敦頤六朝事迹，蘇天爵名臣事略，張鉉金陵新志，范祖禹太史集，郭祥正青山續集，趙秉文滄水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文集一，購獻遺書摺子。及明朱謀諱校刻水經注。文集六。

自幼即喜購舊刻逸編，積之三十年，家中多善本，入皖，囑程晉芳史積容兩家收貯。文集一，購獻遺書摺子。

有命，將首楞嚴經，重繕爲滿文，蒙文，梵字，漢文，四種，用烏金紙分行

橫書，送藏前後印度，經中漢魏六朝文義，僧人不能通悉，以先生任其事，及督學安徽，屬王昶代。春融堂集九卷
值經咒館注。

十一月甲子，到官。汪中撰學政記敘。按光緒安徽通志
官績本傳，作三十四年，誤。

冬，黃景仁至太平謁先生，留幕中校文。黃仲則
年譜。

洪亮吉至太平，先生尚未抵任，洪留書，先生見之，以爲文似漢魏。洪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謁於當塗學使署，始預賓僚，繼而問業，先生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即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存素堂文續集二，洪
北江行狀。卷蔬園文

乙集八，椒花吟筋圖
序。洪北江年譜。

洪亮吉初好詞章，從遊後，始兼治經。亦有生齋文集十八
，洪亮吉墓志銘

鄭虎文以書薦汪中。汪氏學行記三，鄭
虎文與先生書，

一時人士，會集最盛，邵晉涵，章學誠，吳蘭庭，高文照，張鳳翔，莊忻，瞿華，洪亮吉，黃景仁，皆在幕，戴震汪中亦時至。卷蔬園文乙集二，傷知已賦注
。兩當軒詩鈔自敘。孫淵如文
集，五，汪中傳。國朝詩人徵略四三，
高文照傳。洪北江年譜。章實齋年譜。

婺源江永，歙汪紱，皆品端學醇，鄉人稱爲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斬焉，先生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徽人爲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也，今二先生宜爲位以從享祀。」於是擇日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觀者千餘人，咸感激，有泣下者。李撰從遊記。春融堂集
五五，江永墓志銘，

冬，章學誠從先生學古文辭，苦無藉手，乃屬邵晉涵舉前朝遺事，俾章試爲傳。章實齋文鈔，
邵與桐別傳。

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張鳳翔，邵晉涵，章學誠，徐瀚，洪亮吉，黃景仁，莫與儔，遊采石，登太白樓，越日，爲文以記之。文集九。詩集九，使院卽
事詩注。兩當軒詩鈔二。

按黃氏兩當軒集，有「荷河夫子文章伯」句，舉阮吳會英才集選刻本，趙希璜吳修許玉

杉刻本，俱改「簡河夫子」爲「樓中節使」，兩當軒集考異書其誤。

除夕，黃景仁以詞呈正。此據集珍齋印本兩當軒。
趙希璜刻梅存詞鈔則異。

壬辰，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四十四歲 居安徽。

正月六日，書羅烈婦事。文稿。文鈔。
文集十五。

十七日，書烈婦景事。文稿。文鈔。
文集十五。

十八日，撰洪烈婦祠碑記。文稿。文鈔。文集十。又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文稿。文集十五。

二月一日，撰邵念魯墓表。文稿。文鈔。
文集十一。

四日，撰朱正甫墓志銘。文稿。文鈔。
文集十三。

三月三日，爲洪亮吉撰其父翹之碣銘。文稿。文集十四。

三月上巳，與洪亮吉黃景仁諸人，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八府

士子，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卷蘆閣文甲集十
，黃景仁行狀。

五日，與張鳳翔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遊青山，六日返，爲文以記之。

文集七。按卷蘆閣詩集十一，與邵晉涵話舊詩云：「同遊者七人。」

四月，歷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更生齋文乙集二，
半生遊覽圖序。

六月二十一日，撰吳集潭哀辭。文稿。文鈔。
文集十五。

九月，上奏，略言：『校藝之餘，輒舉御纂欽定諸經，及康熙字典，與士子講習，諸生亦蒸蒸向風，第試卷中，別字俗體，觸目皆是，其尤甚者，「瑕」

「瑕」不分，「諂」「諂」莫辨，「據」旁著「處」，「適」內加「商」，良由經訓之未深

，以致字體之罔正，請敕下儒臣，依許慎說文，顧野王玉篇，陸德明釋文，

校定點畫，擇翰林之工書者，以清漢二體書之，摹勒上石，揭之國子監壁，

昭示萬世。』得旨「所奏雖是，待朕緩緩細酌。」文集一。東華續錄。卷蘆閣文
甲集七，上石經館總裁書注。

十五日，閱明朱謀瑋校刻水經注，覺損敗益甚，徐瀚請以高麗紙重裝。文集六，

明朱謀瑋校刻

水經注書後。

十月二十一日，撰貞烈張偶姐哀辭。文稿。文鈔。
文集十五。

二十二日撰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文稿。文鈔。文集十。

二十四日，撰穎上王貞烈女墓表。文稿。文鈔。文集十一。

十一月上浣，徐昆序先生口授之古詩十九首說，刻行之。乾隆壬辰刻本。古詩十九首說。

冬，王念孫赴太平從任。今人撰王石渠年譜。

是年上奏，陳開館校書之見，略言：「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尙多有之，願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一，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可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弄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割裂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觀者輒具在焉，臣請擇取其中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一，著錄校讐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是以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叙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龔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家所依據，請特命于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

此據文集一。存案堂文集二，宋元文集鈔存序。及劉樵之撰紀文達公遺集序。獨王撰墓表云辛卯春。或作癸巳正月。

癸巳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四十五歲 冬北還。

正月三日，錢大昕序先生口授之古詩十九首說。古詩十九首說卷前附。

十八日，撰說文解字叙。文鈔。文先生病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取許氏說文解字舊本刻之，未及以徐鍇繫傳及其他善本詳校。
此據敘文。今人撰王石渠年譜及高郵王氏父子

著述考，則謂王為先生校正大徐本說文刻之，且代撰重刻說文解字繫傳序。李撰從遊記曰：「刊舊藏宋槧許氏說文。」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三，曰「重刻汲古本。」

二月，軍機大臣議覆先生條奏搜輯遺書事宜，略云：「一，漢唐遺書已少，宋遼金元之經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餘，史別，苦無刊本，請購取官鈔等語；應遵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刊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書寄還，仍令各省妥協蒐採。一，宋臣鄭樵作圖譜金石二略，歐陽修趙明誠皆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為考古依據，請兼收圖譜一門，將各省所有鐘銘碑刻拓取彙選；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參考者具在，至山林荒寂之所，必令官為拓取，恐致紛擾，毋庸瀆辦。一，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便著錄；查此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餘冊，就原書目錄檢查，其中不恒經見之書頗有，若概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意，應檢派修書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尙可成書者，摘開書名，伏候訓示。一，前代校書著錄，如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俱可師法，應令儒臣於每書校其得失，撮其大旨，叙於卷首，以便觀覽；查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就所藏書籍，編次目錄，另為一書，最為簡當，應仿其體例，分經史子集，詳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久遠。」
東華續錄

六日，有旨，略云：「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一節，著再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校覈，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叙於本書卷首之處，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

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隱括，總叙厓略，黏開卷副頁右方。東華續錄。清

高宗聖訓三七

，文教五。

十一日，上諭略云：「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摺，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仍將應行條例，即行詳議，繕摺具奏。」

尋議上，得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東華續錄。清高宗聖訓三七，文教五。

纂輯四庫全書，得之永樂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

，實先生發其端。弟珪撰墓志銘
•余撰傳。

春王念孫去，夏復至，為先生校唐開元禮，冬，相隨入北京，下榻於椒花吟

筋。詩集十三，送王懷祖
詩。王石渠年譜。

閏三月四日，生孫，聞訊喜，寄子錫鹵以詩。詩集十

十四日，兄垣卒。四月九日，聞凶訊。文集九，先兄
仲君行狀。十三日，撰行狀。文鈔

五月四日，汪輝祖請傳其兩母之行，為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文稿。文鈔。
文集十五。

八月，余元遴抱其師汪紱之遺書十餘帙以獻，應其請，撰汪紱墓志銘。文集十一

。因適有求書詔，先生以汪書上之書局，備四庫選。文獻徵存錄四
十，汪紱傳。

奉旨購獻遺書，以行篋所攜十餘種，悉付繕寫，彙入安徽所購書內，一併上之。先生家藏多有善本，除經史外，宋元集部略多，入皖後，收貯於程晉芳

史積容兩家，先生上摺開單，列四十餘種，請付令程晉芳檢取校錄。文集二，

購獻遺書摺子。按先生家藏書，四庫著錄者，有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宋包拯包孝肅奏議，宋

元英文昌雜錄，漢孔融北海集，宋方崧卿韓集舉正外集舉正，宋葉適水心集，宋陳東少陽集，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宋周敦頤周元公集，宋郭祥

正青山續集，元許謙白雲集，明董襄尚齋集等書。

十月朔，以生員欠考事罷使降級，奉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

四庫全書處行走。」行狀。弟珪撰墓志銘。詩
集十一，答姚姬傳詩。

以書薦汪中於兵備馮廷丞，書云：「汪生通人也，其學知經傳之義，而達于

史事，又善爲古文詞，筠在江南，尙或爲之所，筠去恐遂窮以死其才，當爲世愛惜之。」容甫年譜。

將北旋，黃文蓮自全椒往謁，贈先生以漢西嶽華山廟碑拓本。文集六，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聖經

室三集三，漢延熹華嶽廟碑拓本跋：「今海內止存三本，其三本今存大興朱竹君學士家。」

既回京師，袁枚問所得人才，先生手書姓名，分爲兩種，樸學數人，才華數人。隨園詩話。國朝詩話。輔詩傳四一本傳。

罷歸後，燕閑無事，日日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于門，闕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座不足，嘗有循欄坐者。李撰從遊記。

冬注中爲先生撰學政記。容甫年譜。容甫年表。

甲午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四十六歲 居京師。

正月二十五日，同翁方綱曹學閔陳本忠程晉芳飲于釣魚臺有詩。詩集十二。

正月，唐彭况權殯誌銘出土，黃鉞過通州，手拓以贈，二月五日，先生跋其尾。文鈔。文集六。

二月十九日，跋漢西嶽華山廟碑。文鈔。文集六。

三月三日，出右安門十里，至草橋，同紀昀陸錫熊翁方綱林樹蕃姚鼐程晉芳任大椿周永年等舉修楔故事，復飲于曹學閔之廳，會者凡三十九人，先生有序。文集五。鐔石齋詩集三四，詩注。

三月，偕林樹蕃等羣賢數十人，出永定門，飲於何氏墓樹下，爲送青之詩。文集十二。林樹蕃墓志銘。

八月四日，撰山右三忠祠碑記。文稿。文鈔。文集十。

九月十三日，約王念孫陳熙何青史文量及姪錫綬同遊西山。文集十二。

十一月二十七日，跋董文敏御書樓記。文鈔。文集六。

冬，翁方綱見孟法師碑拓本于先生廬齋，本有康熙十年倪榮閣手跋，題云

：「錢塘倪氏珍藏宋楊舊本。」復初齋集外文三，跋孟法師碑。

翁方綱贈先生以粵東金石十餘通。詩集六。

是年，李威至京師，先生知其旅困，命入居于椒花吟舫之南偏，曰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李得涉獵。李撰從遊記。王念孫居于椒花吟舫。

王石渠年譜。

大學士于敏中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不屈一膝禮，自皖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凡館書稿本，于意欲先生就見面質，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先生者強拉至直廬相見，先生持論侃侃不稍下，又時持館中事與于意忤

行狀。弟珪撰墓志銘。姚撰傳。

吳蘭庭館先生家，盡讀先生所藏，會四庫館開，司校勘役又盡讀所校，乃成

五代史記纂誤補。小峴山人文集二五，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乙未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四十七歲 居京師。

春日，曹學閔過先生椒花吟舫。紫雲山房詩鈔。

五月十四日，得弟珪自清風店所寄詩，翌日，逆之於廣寧門外。詩集十三。

五月，購得宋李寂篆刻昌黎先生箴文集六，宋李寂篆刻昌黎先生箴跋尾。

六月十二日，見舊抄本黃山谷集，有鄱陽許尹序，目錄無闕。詩集十三。

夏，王念孫遷寓香爐營，是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先生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答拜，獨躬自答王。且曰：「是當代通儒，不可以後進視之也。」冬，王乞假旋里，先生送之以詩。詩集十三。王石渠行狀。王石渠年譜。

七月八日，撰何汝權側室袁氏墓石文。文稿。文集十四。

十二日，撰張本墓志銘。文稿。文集十二。

八日晦日，汪啟淑招先生同張埴程晉芳曹仁虎顧宗泰蔣香涇(名待考)城內訪秋

竹葉齋
集十。

九月十三日，顧宗泰招先生同程晉芳汪啟淑蔣香涇登陶然亭，張埴以事阻，

晚集顧齋，先生有詩。文集十三。竹
葉齋集十。

二十三日，撰文烏來巢賦。文集
四。

十一月十八日，同翁方綱等遊釣魚臺，有詩。詩集十
三。

二十四日，撰烈婦史氏哀辭。文稿。文
集十五。

除夕前五日，偕黃景仁登陶然亭。兩賞軒詩
鈔九。

是年購得戴震校訂水經注於武英殿。文集六，戴氏校
訂水經注書後。

錢澧以姚鼐命投謁先生。錢南園遺
集一。

丙申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四十八歲 居京師。

二月二十五日，撰史全義暨程氏墓志銘。文稿。文
集十三。

九月二十八日，張埴招先生同翁方綱，程晉芳，陳崇本，過記珠軒看菊。

復初齋集
外詩十。

秋，偕洪亮吉至斑竹嶺，與坐客對奕，至曉。更生齋詩續集二，
斑竹嶺詩注。

十月，何青自輝縣拓元好問湧金亭示同遊諸君子石本寄至，適於椒花吟筋
舉消寒吟會，先生有詩。詩集十
四。

是年，平定兩金川功成，先生有紀實文。文集一。按文集二有紀平定準噶爾四言詩百韻
，文集三，有平定金川頌及平西頌，年月皆未
詳。

丁酉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歲 居京師。

二月，武億北上，侍於門。此據授堂文鈔四，上先生書。及授堂詩鈔
二，上先生詩。武行狀，則云「丙申」。

三月八日，撰胡紹鼎墓志銘。文稿。文鈔。
文集十三。

六月二十一日，徐書受，錢枯，王復，胡量，金紳，張彤，寰先生及王昶于陶然亭。此據春融堂集十五詩，及四九，陶然亭雅集圖記。詩集十五，及吳會英才集選徐書受詩，則云「十一日」。

九月一日，撰重刻興復潭柘古刹十方常住碑記。文鈔

十月一日為武億父紹周撰神道碑。文稿。文集十一。

二十九日，上以哈密瓜賜四庫全書館臣，先生等百五十四人，聯句有詩。

紀文達公

詩集八。

冬，王昶為通政司副使，職事清簡，暇時輒與先生及錢載，翁方綱，陸錫熊，曹仁虎，程晉芳等舉消寒文酒之會，會自七八人至二十餘人，詩自古今體至聯句詩餘，都下傳為盛事。春融堂集四十，官闈消寒集序。

與王昶互主騷壇，稱「南王北朱」。漢學師承記四，王昶傳。

是年，江藩受知于先生，每酒闌燈地時，嘗謂江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漢學師承記本傳。按師承記曰：「先生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齋，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日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釀酒盡醉而已。」又孫撰行狀曰：「先生既資深望重，則大嘗鑄林以讀書立品為職，不能趨謁勢要。」

從子錫召充四庫全書館臚錄。南陔年譜。

戊戌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十歲 居京師。

六月六日，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章學誠有屏風題辭，述先生論文之旨。章學誠文集八。章實音年譜。

七日，為師史猶興撰墓碣銘。文稿。文集十三。

七月二十六日，書歛程密事。文稿。文集十五。

八月二十三日，為外舅王詢暨高夫人撰合葬墓志銘。文稿。文集十二。

十一月十二日，撰代州馮廷正妻范氏墓碣銘。文稿。文集十四。

己亥 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五十一歲 冬赴福建。

二月二十九日，撰梁中正墓碑記。文稿。文集十。

五月，弟珪奉命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唐廷年譜。

八月，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弟珪撰墓志銘。

冬，與弟珪遇於石門舟次。弟珪撰墓志銘。既抵任，以許鄭經學倡。道光福建通志百四十，宦績本傳。

仲乾，弟珪北還。知足齋詩集六，五嚴敘。

是年，孫黃田生。詩集十七。

庚子 冬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五十二歲 冬北還。

正月八日，徐鉉爲裝綴蘇州張氏刻本廣韻畢，先生書其後。文集六。

十九日，徐鉉爲補綴明朱謀瑋校刻水經注，完成六冊。文集六，明朱謀瑋校刻水經注書後。

二月二日，徐鉉爲裝朱彝尊日下舊聞成十冊，先生書其後。文集六。

二十八日，抵將樂城，二十九日，出城北門，謁楊龜山祠，入城出南門，借蘇加玉，謝泳，趙萬隆，陳宋賦，王晉，俞汝慶，唐佩蘅，徐鉉悉與遊玉華洞，歸，文以記之。文集七。

二月，令徐鉉重裝戴震校訂水經注，以琉球紙易其敗葉，成八冊，先生書其後。文集六。

夏，在福州試院，不勝閩暑，於院西偏隙處，構小山，號筭仙山，諸弟子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及於海外，至三百餘人，因名山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先生爲文以記之。文集九。

京師正陽門外，不戒於火，密邇先生廡齋，家藏宋本莆陽居士集與百納本史記，倉卒中爲舛篋者持去，百計鈎稽，始得還，集於道光二十六年，歸聊城楊氏，有先生次子錫庚跋及「大興朱氏藏書之印」，「朱筭之印」，「椒花吟坊」。

筭河府君遺藏書畫」，「朱錫庚印」，「錫庚閱目」各印。禮書附錄五。藏書紀事詩五。今人撰中國藏書家考

略頁二四，朱錫庚傳。

八月二十七日，撰楊顯聖暨吳氏合葬墓碣銘。文稿。文集十四。

八月，弟珪奉命代先生任。知足齋詩集六，五
箴叙。南厓年譜。

十一月九日，為林其宴母葛氏，撰墓碣銘。文稿。文集十四。

十八日，移唐林夫人，及元鄭從龍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壁，為文記其顛末，

以別石刻之。文集。是日弟珪抵任，會居於榕城使院。弟珪撰墓志銘。
南厓年譜。

二十一日，撰朱梅崖墓志銘。文稿。文鈔。
文集十二。

十二月三日，北還，弟珪送於芋原舟次。弟珪撰墓
志銘。

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為盛事。行狀。槐廳
隨筆五。及珪滿秩，省中人士為立去思碑於署

，題曰：「兄弟雙清」。道光福建通志百四
十，官績弟珪傳。

除夕，泊舟七里灘有詩。詩集
十九

辛丑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五十三歲 居京師。

二月，抵京師復命。弟珪撰
墓志銘。

四月十一日，祝德麟等集於椒花吟筋，先生贈以白牡丹。悅親樓詩
集十一。

二十二日，撰陳天感祖母李氏墓碣銘。文稿。文
集十四。

五月十七日，撰朱圻墓志。文稿。文
集十四。

閏五月三日，撰余元遴墓志銘。文稿。文
集十二。

閏五月八日，撰林朝綱妻陳氏墓志銘。文稿。文
集十四。

招趙懷玉遊法源寺，歸飲於程晉芳之三長物齋。亦有生齋詩集
七。不詳月日。

先生未識孫星衍，即寄以聯云：「小學劉臻吾輩定，麗詞庾信早年成。」冶城遺集
詩注。

六月十一日，答伊朝棟以詩。詩集二十。按弟珪書詩
集後曰：「此蓋絕筆。」

二十一日夜，忽遭痰疾，翌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二十七日丑時，卒於

日南坊里第。弟珪撰墓志銘。章撰墓志銘。按袁枚撰程晉芳墓志銘先生歿後，翁方綱
曰：「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

論儒林傳目，謂先生與周永年學皆極博。復初齋文集十一。焦循議清史儒林傳，推為儒
 林之選。歷菴集十二。阮元在翰林院侍講任內，輯先生一生事略，入儒林傳稿，後
 定為史館文。儒林傳稿三。學經室續集二，集傳錄存阮常生案語。清國史儒林文苑傳及清史列傳皆有之，
 而清史稿獨闕。清國史儒林文苑傳。清史列傳。清史稿。今人撰清史傳目
 通檢敘曰：「偶編列傳，竟無朱竹君杭董浦翁覃溪諸傳。」

附錄引用書目

1. 清史稿
2. 儒林傳稿清，阮元。
3. 清國史儒林文苑傳
4. 清史列傳
5. 東華續錄清，王先謙，
6. 乾隆起居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紙抄本。
7. 乾隆起居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白紙抄本。
8. 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志集
9. 汪氏學行記清，汪喜孫輯。
10. 從遊記清，李威。
11. 文獻徵存錄清，錢林。
12. 國朝漢學師承記清，江藩。
13. 國朝詩人徵略清，李維屏。
14. 國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
15. 大清畿輔先哲傳民國，徐世昌。
16. 中國藏書家考略今人。
17. 清高宗聖訓
18. 道光福建通志
19. 光緒順天府志
20. 光緒安徽通志
2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22. 楹書隅錄清，楊紹和。
23. 藏書紀事詩清，葉昌熾。
24.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清，莫友芝。
25. 清史傳目通檢敘今人。
26. 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今人。
27. 歷科題名碑錄
28. 甯厘府君年譜清，朱錫經。
29. 竹汀居士年譜清，錢大昕自撰。清，錢豐曾續編。
30. 戴東原年譜清，段玉裁。

31. 述菴先生年譜清，嚴 榮·
33. 黃仲則年譜清，季錫瑞·
35. 容甫先生年表清，汪喜孫·
37. 王石渠年譜今人·
39. 槐廳隨筆清，法式善·
41. 筍河文鈔
43. 筍河詩集
45. 古詩十九首說序清，錢大昕·
47. 西莊始存稿清，王鳴盛·
49. 春融堂詩集清，王 昶·
51. 紀文達詩集清，紀 昀·
53. 復初齋集外文清，翁方綱·
55. 小倉山房文集清，袁 枚·
57. 梅崖居士文集清，朱仕琇·
59. 知足齋詩集清，朱 珪·
61. 篁村詩集清，陸錫熊·
63. 冷香山館詩鈔清，王金英·
65. 莪園詩集清，程晉芳·
67. 章實齋文鈔清，章學誠·
69. 卷菴閣文乙集清，洪亮吉·
71. 更生齋文乙集清，洪亮吉·
73. 附姑軒詩集清，洪亮吉·
75. 兩當軒集清，黃景仁·
77. 兩當軒集考異清，黃志祖·
79. 雕菴樓集清，龔 璣·
32. 洪北江年譜清，呂 培·
34. 容甫先生年譜清，汪喜孫·
36. 章實齋年譜今人·
38. 清秘述聞清，法式善·
40. 椒花吟舫文稿
42. 筍河文集
44. 彈石齋詩集清，錢 載·
46. 潛研堂詩集清，錢大昕·
48. 春融堂文集清，王 昶·
50. 惜抱軒文集清，姚 鼐·
52. 復初齋文集清，翁方綱·
54. 復初齋集外詩清，翁方綱·
56. 甌北詩集清，趙 翼·
58. 知足齋文集清，朱 珪·
60. 知足齋詩續集清，朱 珪·
62. 紫雲山房詩鈔清，曹學閔·
64. 勉行堂詩集清，程晉芳·
66. 章氏文集清，章學誠·
68. 卷菴閣文甲集清，洪亮吉·
70. 卷菴閣詩集清，洪亮吉·
72. 更生齋詩續集清，洪亮吉·
74. 悅親樓詩集清，祝德麟·
76. 兩當軒詩鈔清，黃景仁·
78. 述學清，汪 中·
80. 存素堂文集清，法式善·

-
81. 存素堂文續集清，法式善。
83. 授堂文鈔清，武億。
85. 錢南園遺集清，錢澐。
87. 存文吾集清，余廷鏞。
89. 擊經室續集清，阮元。
91. 亦有生齋詩集清，趙懷玉。
93. 澹靜齋文鈔清，龔景瀚。
95. 校禮堂文集清，凌廷堪。
97. 孫淵如詩集清，孫星衍。
99. 悔存詞鈔清，黃景仁。
101. 湖海詩傳清，王昶輯。
103. 國朝畿輔詩傳清，陶樸輯。
105. 隨園詩話清，袁枚。
82. 竹葉菴集清，戴顛。
84. 授堂詩鈔清，武億。
86. 竹香齋古文清，郝敦和。
88. 擊經室三集清，阮元。
90. 亦有生齋文集清，趙懷玉。
92. 小峴山人文集清，秦灝。
94. 筍河文集序清，朱錫庚。
96. 孫淵如文集清，孫星衍。
98. 紀文達公遺集序清，劉樞之。
100. 湖海文傳清，王昶輯。
102. 吳會英才集清，畢沅輯。
104. 古詩十九首說清，朱筠口授，徐昆筆錄。
-

袁中郎評傳

國文系四年級 任維焜

(一)

溫暖的春早已來了，但在極北的燕都，仍然是冷酷異常，西直門外的楊柳，還沒有吐露出牠的綠芽；二月十二日的晚上，相傳為花朝之夕，天空中的月色，格外皎潔，冷風同剪刀一般，割着人的皮膚，就在這個時候，東直門外的道上，有兩條黑影，很迂緩的出了北安門到了藥王廟，四外冷清沈寂，他們走到御河岸上，就跼立在那裏，呆對着那一望皓白，還沒有融解了的冰皮同清輝的月色相映磨的寒光發怔。後來好像他們也禁不住了那刺骨的寒冷的襲擊，於是就不得不走進附近的一個古寺中去，寺內也很淒涼寥落，簷前鐵馬的叮噹聲，同野外的犬吠聲，斷斷續續互相應和，殿上的題額同古碑上的刻字，都朦朧模糊的可以辨別。他們很有興致的用手拍撼那院內的老樹，想驚醒那奄棲在巢內的老鴉起來伴他們賞玩那月夜的美，但是樹雖然是礚礚的響着，小枝也微微的在空中顫動着，可是那老鴉仍舊是一聲不響的在裝睡，末了他們憤憤的拿石子擲進巢裏去，可是依然的沒有絲毫動靜，這時他們都以為老鴉一定是凍僵了，於是就要打算走，猛不防一陣冷風，吼吼的從簷邊吹下，陰沙同霧一般撲面而來，在他們趕忙拿手蓋着臉，很倉皇的跑進禪堂裏去，但是這已經是把他們凍得上牙打着下牙，發着澀澀的聲音了。讀者試猜前邊所寫的是那兩位癡客所幹的事？那就是目下本文所要介紹的名高一代，秀出一時的袁中郎他同他的三弟小修在深夜衝寒踏月，遊御河，探訪崇國寺的遺事。

說起袁中郎他在那明代晚葉的文壇上，真不啻是黃沙連天的戈壁中的一個綠洲，更不啻是深冬酷寒，荒草枯枝蓋遍了的平原上的一樹寒梅，同時呢，他

又好像是在血戰之餘，士卒困疲後的一枝異軍突起，他的作品的秀麗，不僅給當代的文壇上一鬱香澄澈之感，即歷幾百年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還依然保持着他原來的風姿。既然他在當時文壇站如此的地位，那麼自然是有把他詳細的正確的介紹給現在一般愛好文學者的目前的必要。

(二)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字中郎，號石公，在明代隆慶二年十二月六日生於湖北公安縣的一個以耕讀為業的家裏，他的父親名士瑜號七澤公為邑諸生，雖說以後文戰屢屢敗北，可是他的學識到是非常的篤實，中郎生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邊，固然師承方面不怎樣高明，但是因為他的天分很高，所以在事業上終竟有着卓越的成就。

中郎平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他剛剛能離了母親的懷抱時，他的母親就拋棄了他而永別人世了。中郎同母兄弟三人，這時他的哥哥伯修，比他大九歲，他的弟弟小修比他小二歲，伯修是可以自立啦，而他同他的弟弟都被撫養於他的庶寡母孀氏，才算漸漸成人。中郎的情深多感，在童年都已流露了出來，在他的傳中說他「少時即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即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這話很可以說明中郎的天性是如何的特別了。十五六歲的時候進了鄉校，於是就組織研究文學的團體，自己作團體中的領袖，同社中有不少年齡比他大的，但是都很尊重他，沒有敢於違背他的約束的。關於中郎的學識，這時很受了一點別人的影響，我們是不能不注意的，據伯修的送夾山母舅之往太原序云：

「宗道兄弟三人，遊於都門，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趨趨庸碌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謂南平一片黃茱白葦，何得出爾弟兄三人？蓋謬疑開闢秦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鍾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少從方伯出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借觀部弟閉門讀書，公得雋後，先生誅茆城南，號曰陽春社一時入社講業者如余

不肖兄弟，亦其人也。自有此就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

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曉得中郎是如何的受着他的舅父龔惟學的影響了，在以前只知帖括應舉是學問，不知另外還有真正的學問者在，在以往只知闡墨八股是典藉，而不知另外還有所謂經史子集一類真正的典藉者在。但是從此以後，已經跨進了門，而從事於真正學問的探討，這真是中郎作學問的途程上的一個轉變，而且是他後來之所以能夠有所成就的最大關鍵。

萬曆十四年伯修舉進士，後爲翰林院編修，這時中郎已十九歲了，他的詩作得很有風致，病中短歌中云：

「吁嗟我生已十九，頭髮未長顛已朽，病寒三月苦沈吟，面貌如烟戟露肘，羸枯博得妻兒憐，七尺淚爲鬼神有，篋裏殘書別故人，几上龍鍾門老叟，無情莫問囊中錢，有稊還開牀下酒，虫臂鼠肝彼何人，嗟來子桑真我友。」

次年（十五年）夏天伯修以宮詹告歸，從此他們兄弟聚首終日研討學問，未及一年，中郎舉於鄉，伯修亦入都。又六年登進士第，不久就同伯修先後出都返里。

中郎返里後，也不急急於作官，於是就淹留故鄉，過他的很痛快的浪漫生活，這時同他來往的除了他的大哥同三弟外，還有他的外祖父龔大器，舅父惟學，惟長，有時他們到二聖寺去講論性命之學，有時到江中划船，或者飲酒唱和。他們父子甥舅，組織了一個文社，起名南平社；社員是袁氏昆仲，同龔氏父子，而社長則是中郎的外祖父。有一次中郎兄弟同他的舅父去遊石湖，因爲中郎的外祖父上了年紀啦，所以沒有告訴他，就偷偷的出發了。他們剛剛到了目的地，大家正要拾石子比着誰扔的遠的時候，忽然從對面的雪浪中飄一葉小舟，同飛一般的撐來，裏邊坐着一位清瘦的老頭兒，指揮江山，大有旁若無人之概。這時他們都很懷疑，想着那裏會有這樣的逸興高致的人呢？誰知仔細一

是中郎的外祖父。當船靠近江岸的時候，他就大聲吠喝道：「爲什麼你們把老子撇下了呢？」於是登岸舞拳數道，表示他還不老，大家都大笑一直逛到黃昏時分才回去了。臨行各人分韻，作詩紀遊，這位老先生回去後也不休息，就在燈下把詩寫成，用蠅頭小楷謄了一遍，次日天剛明就打發人把詩送給他的外孫同兩個孩子，誰知他們都累得什麼似的，尙高枕而臥沒起牀呢。詩自然不用說沒願得作啦，及至一見這位老先生的詩，都不禁大爲驚訝。這是一個頂有趣的故事，即此也就可以想像到他們平日生活的情況了。中郎有歸來詩，敘述他們兄弟的生活道：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
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揚子一牀書。
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留渠，
野眼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疎。」

同時小修的遊居柿錄中也說道：

「壬辰中郎成進士，與伯修同請告歸，伯修市一居與余一小宅臨，住河西，中郎住河東，予外王龔春所公及諸舅俱居河東，朝夕聚首，譚禪賦詩爲樂。」

這裏邊的話很可以爲中郎的「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等句，作註脚。

當時王李文學已瀰沒天下，文壇上呈一種奇特之現象，一般文人極盡鄙陋拙笨之能事，中郎在此時已對之表示不滿了，他答李子髻一詩中道：

「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中原誰掘起，陸地看平沈。
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幾許當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拙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
模擬成險狹，莽蕩足世機，直欲凌靈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却沽一壺酒，携君聽竹枝。」

「百年堪屈指，幾許當詞林」：「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這真罵盡了當代奉模擬為規律的盲從的下流作家，而這首詩真也不啻是對復古派的文豪們所發的一個宣戰的通牒。中郎的卓識與精神，真可以說是超越一代啊！

萬曆二十一年，伯修到黃州龍潭問學，中郎小修也一塊兒去了，他們所訪問的人是當代有名的人物李龍湖先生。李氏天才高出一代，而對於道又深有研究，中郎兄弟受他的影響很大，中郎復尊之為師，在思想上同作品上，可以說中郎見了他這才立定了自己的脚步，關於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注意的。

他們是四月杪出發的，到了五月初間，即抵龍潭，盤桓約有旬餘，才回來了。臨行中郎有別龍湖詩八首，（見中郎師友考）龍湖亦有答詩，俱見於傲篋集。

從龍潭歸來，仍照舊的過着他們往日似的生活，但是因為種種關係的逼迫，一則為的朝廷方面假期已滿，再則家中老父的催促，到了次年十二月，不得不進京謁選，結果被任為江蘇吳縣的縣令。

次年二月，中郎在春寒料峭中，別了他的大哥同三弟由京往江蘇進發了。一路經過蘆溝良鄉涿州，——到滕縣遂坐船從水道到了吳縣，到後就接任了。中郎是一個疏放不羈的詩人，現在呢，居然衣冠楚楚的作起縣令了，結果一切的麻煩呆板，都是以使他苦惱，所以在他給師友的信中，沒有不是發牢騷的。

與沈博士書云：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鬢眉，輒而自嫌。」

又與毛太初書云：

「弟已得吳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

可是人沒作官時，覺得官是很愉快的，但是真正官拿到手裏了，反而覺得

累贅不舒適了。遠過一千餘年前的陶彭澤，恐怕也是因「爲縣令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所以才挂冠而去的吧。

中郎在宦場中的生活，與一般的官僚大異其趣，除了聽折訟獄辦理錢穀，應付上官以外，閒時就與二三友人，下棋吟詩，一位落魄的名士方子公就是他這個時候的食客，同時他的至好的朋友江進之陶石簣也到那裏去訪他，見了以後，總是一塊兒去逛逛附近的名山勝地。本來吳越山川，原來就很秀媚，「如少女時花，婉約可愛，」中郎本有山水癖，所以就是在這很忙迫的環境中，像那虎丘上方西洞庭靈巖虎山橋天池天平諸地，還絕不了他的足跡，而且從這些遊覽中，很使他產生出不少優美絕妙的小品文，同清澈得不染一塵的新詩。中郎的作品，到此時已足自成一家，而且對於當代的昏庸的作家，已經大肆攻擊。他的諸大家時文序小修詩序與丘長孺書諸篇，激烈的宣戰式的文章，都是在這個時候作的，同時他在當代文壇上的地位，也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奠定的。

中郎到吳後，不久小修就從水道自京來吳，所以兄弟聚首也頗可以消去一點衙中寂寞。他與他的舅父記龔惟學書中很說了一點他的生活的情况：

「令吳只得個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真非入境，今歲一過天池硯石諸山。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蜩，士宦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無論，即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都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於心矣。」

這的是中郎真情實地的自白。

中郎令吳後之第二年，得到他的庶祖母的病耗，於是決意辭職，於三月上乞歸表，但朝廷沒有照准，並令他勉力從事。他心仍不死，不久又二次上表，

終究又歸失敗，因之鬱鬱，到了秋天竟染上瘧疾，一直到初冬時候才少爲好一點。因爲急於辦公，不料舊病復發，輾轉牀第，連綿不已，竟然害了五個多月，又一度上表乞歸，仍然沒有發生效力，中郎在病中還很談諧，他與吳曲羅書云：

「走病瘧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爍石流火，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夫司令所以罰此下土者，正多，何必瘧也？毒哉！」

又與朱司理書云：

「走病實不堪勞頓，勞則發頓，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閻王之召者數人，王子聲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

這真是苦趣橫生，愁味十足的文字啊。

病魔也真害人不淺，不但「冷了人宦情，」而且爽了友人之約。在去年（乙未）陶石簣從京返里道經吳縣的時候，在酒席上同中郎相約後會的時期，當時正吃着橘子，於是石簣就說道「等橘再熟時，我就可以來這裏同你去遊洞庭。」誰知到了今年，中郎又一再給石簣去信，請他務踐所約，及至園橘漸黃，石簣果然來了，不料偏偏不巧，中郎正在發瘧子呢。於是算是在榻前談了幾天，很掃興的走了，洞庭之遊，也算是無形中作罷了。因之中郎求去的心更堅，與羅隱南書云……

「瘧來四月，連牘乞歸，尙不得請，微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沙如糞箕，青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實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又與朱司理書云：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於抑，抑因於官，官不去，病不痊，今聞上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

有如此之決心，所以終竟朝廷拉不着他，末了只得把他放了。到了次年春，他才算很清閒的脫離了吳縣，他臨行時的心情，此地有詩爲證：

「擬將心事寄烏籐，料得前身是老僧。
病裏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陞。
尊前濁酒憨憨醉，飽後青山處處登，
南北宗乘參取盡，龐家別有一枝燈。」

(三)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草人世矣！」

與張幼子書

自官衙出來，中郎從此開始了他的飄泊流浪的生涯，在那「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澁澁美春啼」的時光中，中郎同他的食客方子公踏上了他們的旅途了。他們從吳錫出發，是在二月十日，春之神早已把江南妝點得十分妖嬌濃艷了。他們在那絲絲的楊柳輕拂人頭，滿野的菜花香氣亂撲人鼻的路上徜徉着，如痴如醉的欣賞着，這樣的過了嘉興不數日可到了杭州。

「山上清波水上塵，錢時花月宋時春，」滿貯着希望的熱情，打算一睹西子湖的姿容的中郎，當他從武林門向西走，剛剛望見那突兀層崖中的保叔塔時，他的心已不覺早飛到湖上了。到了中午，他們到昭慶吃杯茶，略一休息，就買舟去遊起來。這時的中郎真是沈醉在西子湖的懷抱中了。看着那青翠得同蛾眉似的山色，艷麗得同面靨似的花光，輕拂着那如酒似的溫風，飄浮在那如綺縠似的波紋之上，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簡直同一位痴人陡然遇見了一個妙絕一代的美女子似的，使他馬上舉措都爲之不安起來。他同幾位朋友，一直遊了一天，晚上從六橋岳墳去找他的老弟小修曾經住過的僧房，作爲暫且歇足的所在。

中郎到西湖後，就去函邀他的知友關石篑兄弟：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譚。病夫此來携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誰知他們真個不久也來了，於是他們就在西湖索性的玩個痛快。

西子湖對他們這些放蕩的冶遊者，好像是特別垂青似的，在這一個春天，梅花因為冷的緣故，開得很晚，於是同桃杏相次放蕊，因之更顯出一種特殊的景色，在濃艷中有着清淡，好像一位靚妝的女郎，從富麗中透出一段冷如霜雪的風韻似的。由斷橋至蘇堤，一眼望去，「綠烟紅霧瀾漫二十餘里，」同時一些佳人名姝，公子王孫們的遊踪，更給湖山添一派豪華的氣象。不過像這種風光，雖然為中郎所稱道，但並不是他衷心所愛好的景色，他所愛好的乃是清晨的朝日剛剛出來，或傍晚夕陽才落的時候，那種青翠的湖光，同奇麗的山嵐，真使他不禁為之陶醉。此外更足以使他顛劉的，乃是當夜闌人散一輪明月當空的時候，所以他常常在晚上同他的友人們在湖上徘徊，去領略那一般人所不注意而領略不到的湖山的美。

「雨橫風狂三月暮，」中郎到西湖不覺已從二月到三月了。寒食過後，風雨淒淒，一天中郎就對他的朋友說道：「這是給西子湖洗去臉上胭脂的雨，我們應當趕緊去同桃花作別。」於是他們踏泥到了六橋，只見落花狼藉，堆積寸餘，他們相對感傷了一陣，後來疲倦了，就躺到地上飲酒，酒令是誰的臉上落花多者飲酒，少者唱歌，鬧了一陣。忽然見從遠遠的花叢中現出一隻小艇，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位僧人送茶的，他們各人飲了一杯，就坐上這隻艇子，一方面蕩着，一方面唱着曲，回去了。回去後，作詩一首，記這次的遊踪道：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轡微點梨花雪，
茶葉白抽四五旗，竹孫斑裏兩三節。
芒草如綿陷歸轍，霧骨雲魂冷蒼篔，
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中郎在西湖遊了月餘，所謂名勝的地方，如孤山西陵橋飛來峰北高峰等處

，也都一一的尋訪了不知多少次，到最後只得離開那裏，臨走還說些「不忍題歸去，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一類難割難捨的話，可見他對於她（西子湖）是如何的眷戀了！

別了西子湖就又同陶石簀過江去遊湘湖，而遊湘湖的目的則是爲的吃蓴菜，中郎的記中說：

「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

可見蓴菜之美了。不過這次遊湖到非常的不湊巧，湖在蕭山城外，四周都是山，他們遊湖的時候，不幸湖水被漁者所盜波面很狹，舟行不多遠，就索然的回來了。以前向中郎誇耀湘湖的陶周望同汪靜虛這時都不禁爲之啞然。

離了蕭山，他們就去探禹穴，吊六陵，在那「蕭騷岑寂」，碑碣荒斷，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的古蹟之旁，不禁令他們感慨悲歌，泣數行下！從六陵到鑑湖，依然是「荒草綿茫如烟，蛙吹如哭」，的淒涼境地。這時中郎忽然憶起「不惜金龜擲酒壚」的賀鑑湖來，就喟然同陶石簀說道：「你之狂不勝季真，飲酒不勝季真只有兩隻眼睛，同季真還差不多。」陶石簀於是就問道：「怎見得？」中郎於是就又說道：「季真識譙仙人，你識吳縣令，眼力還算不好麼？」旁人聽了他這話，心中都覺得他真是在發瘋。

在鑑湖住了整整十天，又穿上他們的芒鞋，從山陰道經過諸暨去逛五泄，五泄離諸暨縣城七十多里地，一路盡是些平平無奇的頑山，幾乎連一片石可以看得上眼的都沒有，中郎這時大有倦意，想着跑到數百里外，來看山，做舟羸馬，苦得什麼似的，現在看着這些拙笨平凡的山容，怎能夠償還這次的路債呢！陶石簀以前也曾誇讚過五泄，但他同中郎一樣沒有去逛過，這時他就同他的老弟說道：「以前我們未免太誇讚五泄了，現在是這個樣子，也無怪乎中郎來鄙了。」可是汪靜虛到深以爲不然，他們說話不及，可到了青口，於是就進了那狹道而曲折的山巷中，拐了許多灣子，才走到另外一個世界。潭裏邊的

水貼着山壁，冷冷流下，山完全是石頭堆起的，峯稜怒立，在一面峭壁上有一老樹，據說是沈香樹，一年開一次花就是猿猴也到不了那個地方，映白紅很多，有一丈多高的，紅白青綠，燦爛得同錦繡似的，他們於是就相對大叫，說道：「真怪呀！有這已足抵償我們的辛苦了，不怕中郎再說那些像彈子似的譏諷的話了！」這時汪靜虛說道：「這算得什麼！你們遇見這些小小的景色，就這樣的張皇，要是明天你們見是五泄，還不知你們要怎樣的發狂呢！」中郎同周望（石贊）聽了這話，真是高興極了，於是在沙石上跑着跳着，及至到了五泄寺，日已偏西了。茶畢他們到前澗去洗腳，看着奇詭的山勢，同清澈的澗泉，周望就問中郎道：「這比西湖如何？」中郎答道：「這簡直是仙姝，那能同那冶淫者相提並論呢！」在溪的兩旁，天竹成林，將到白龍井，遇見一位老人，說前山有虎，這時他們很害怕，於是就從舊路回來了。

從山門向右轉，是一石路，走不多遠，就聽了一陣疾雷似的聲音，中郎心中很驚訝，僧人說：「這是瀑布的吼聲。」於是他們就很快的跑起來。過了一個石洞，就看見前邊的青壁削立，瀑布自天而挂，撼山掉谷，同噴雪一般，打着那下邊的巖石，又同虹一般，忽卷忽掣，千態萬狀，變幻不已，真是奇觀啊！他們靠着巖石坐下，最初那些飛沫打到臉上，同披絲一般，漸漸又同飛雨一般的吹來，然而他們還不忍走，直等到日暮，才離開那裏。

在五泄又留連了幾天，才從玉京洞歸來，又到西湖。結果領了第二批的遊客，去登天目，在天目住了五天，離開那裏，又到新安為他的友人陳正甫所留，一直縱談三天，才從巖鎮到潘景升家於是大聚四方名士，終天飲酒聽歌，恣情放浪，不久又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又到杭州。這次的遊歷，費時三月有餘，同中郎始終一塊的是陶石贊，他們到最後算是在新安作別了。臨別時陶石贊作有別詩七章，其第三云：

「朝停富春郭，夕泊釣台下，道途漸以窮，離懷不可舍。

來潮接去水，白浪白如馬，君行住建業，我復下江陵。

浪友更誰共？名山還幾登？前行路初迢，秋風夜作濤。
錢塘與揚子，兩處隔風潮，金陵猶自可，江陵正愁我。
將心比暗潮，不送潯陽柁，誰謂今日酸，即是昨日歡？
江魚行逆水，勿使尺書難。」

歇菴集卷二

我現在拿這首詩聊且作為他們這次遨遊的尾聲吧。

中郎回到無錫後，不久就携着到真州，他給江進之的信中說道：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為友，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肯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喫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

這也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的一斑了。從遨遊歸來過着清閒的日子，沒事同友人談談天，或者出去逛逛，或者讀一點書，再不然發發牢騷，都是很愉快的，在這一年中他給張幼于同江進之的信中，對於當時的文境更是攻擊得體無完膚，讀着真令人痛快煞也。

本年的秋天小修從家中來。從此他們兄弟聚首，有時同他們朋友方子公去遊棲霞同攝山。無念和尚也一度到這裏，但不久就走了。總之中郎在真州這一段生活，是很恬靜安適的，我們從他的詩的風格可以看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平淡了，在他的丁酉十二月初度詩云：

「幽窗朝起日焚牋，收拾從頭舊簡編，
文字少無隔宿約，橐囊充有過年錢。
花前沃雪呼家妓，醉人虔心學老禪。
拋却吳官令一載，青泉白石幾高眠。」

這真是帶着十足的隱者風味。

次年得伯修自京來函，促他入都，於是他就匆匆的一人別了小修，踏上了他的征途了，臨行有詩云：

「搔手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
長短官街驚夢樓，高低楊柳罨腸枝。
江烟一擔充行李，流水三叉各路岐，
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帽幾人知。」

經高郵揚州徐州德州坐坐船，又坐坐車，最後才算到了京都。抵京，春色已將暮矣。不過在春風駕臨較遲的北方，這時正是梨花盛開的時候，所以中郎還可以有同伯修月下賞梨花的韻事。

到此不久，就補順天校官，住在東直門內，這時中郎的家眷還在真州，不幸他的孩子開美殤了，他非常的悲痛，作詩云：

「官程屈指兩千餘，頗怪真州消息疏，
七月始傳江令字，道兒亡在秒春初。」

就在七月小修送中郎的家眷來京，小修到後，就入國學肄業，（見小修別集）從此他們兄弟三人又聚一處了，加之他們的朋友有許多都在京中供職，所以他們就在城西的崇國寺結社，各日蒲桃社裏邊的社友除他們弟兄三人外，還有黃平倩方子公鍾君威謝在杭等，常常在閒暇的時候，大家聚在那兒，飲酒賦詩。在這時候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中郎在以前雖然很譏諷當代的作家，同時黜唐而伸宋，然而那不過是僅僅對於宋人的幾家有相當的心得罷了，這時呢因為生活的安定，事務的清閒，因之得以從容的欣賞，從容的創作，他給陶石簣的信中道：

「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思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一個作家一定得在某一個時候去找詩文的資料，那麼就非去放浪湖山，或者去人海中打一個滾，換言之就是捨去你的平淡的生活，而找你的新生活同新的刺激。然後才能多所獲得，多所領悟，但是這種富於刺激的生活，也不應永久持續下去，在他過一陣很繁富的生活後，還應當休息一下，借此可以盡情把自己內心中所蘊蓄的完全傾洩出來。中郎呢？在他盡情的遊歷了四個月左右，一直到現在才算生活安定了，那麼已往的一切，自然要賴這個清閒的時候，去淋漓盡致的發抒了。

己亥仍留居京師，生活極有秩序，有時城外去遊逛，平常大都枯坐齋中讀書，或創作。在嚴酷的冬天，不能出門，於是就開始寫他的廣莊，所謂「廣」者，乃是推廣其意，自爲一莊的意思，同春秋的左氏易經的太玄一般。廣莊寫成後，又繼之而作瓶史，裏邊所寫的無非是種植花木的藝術一類的話。至於他的刻苦讀書的精神，說來也真好笑，在他給王以明信中，他說，他性不耐靜，常常一部書沒讀完，就騎着他的瘦馬同別人出去閒逛去了，更是遇着山水明媚的地方，每使他流連徘徊，竟日乃歸，所以他認爲這樣的讀書太難長進了，於是就叫一個了頭，來監視着他，每逢稍一困倦了，就提他的耳朵，敲他的頭，或者搔他的鼻子，叫他趕快的醒，這樣子才算漸漸的養成了耐心的習慣。有時對古人之意略有領悟，就叫號狂跳，同渴鹿奔泉似的高興。這樣的生活一直到次年（庚子）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但沒停幾個月，就告假返里了。

（四）

庚子年八月六日，中郎別了伯修，從京都起程取道河南，月杪抵家，不幸抵家後，不久詹大姑即逝，同時伯修的惡耗也傳來了。（按伯修名宗道，生於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享年四十一歲，著有白蘇齋集）中郎真是悲不自勝，從此灰心，絕意仕進，決計隱居田園，於是就城南的一片低地，築堤種柳，號柳浪湖。湖上的風光，小修的柳浪湖記說得異常詳盡，

柳浪湖記

「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一湖也。長堤間之，爲大道，達於南門，其內爲柳浪，柳浪匯通國之水，穿橋入於斗湖，柳浪實湖也，田之，然常浩浩焉。獨其中高阜者幾四十畝，可田，絡一堤，堤內外皆種柳及楓，帶以渠，渠樹之內，始爲田，田之內地較阜，復爲堤周之。堤上復種柳，堤之內前爲放生池，種白蓮，亭臨之，後漸阜爲台，台之上則柳浪館在焉。爲室三楹，環以梁台，上及渠內皆種柳，凡堤之襲者三，渠之襲者二，樹之襲者六，若笋蕉，若陣，若城，翠碧醞釀，不知紀極。放生池堤外右有窪地，不可田，築橫堤，與田隔，中種紅蓮，水中有洲，爲室三楹，以待各僧及過客也。右爲小堤以出，是爲門徑，左爲小堤，達於柳浪館，欲泛舟則繞台下達於放生池，盤旋亭前，折而右，穿橋至紅蓮池，繞僧舍而西，穿於後渠，後渠西可達斗湖，水最闊，返棹仍從後渠達於左右，既則前望，見台上朱欄畫梁隱隱，繞而右，復還後渠後僧舍從紅蓮池舊路歸焉，可二里許，日午，渠內無曠陽，濃樹遮樾，參差見碎天，水清澈底，此柳浪大略也。暑中中郎與予坐臥其中，晨起携諸僧廛談，倦則泛舟，月夜尤佳，常有一客苦熱，夜來避暑忘携襪，夜中凍欲絕。樹凡萬株，種楓柳者宜水也。楚中柳色止一月黃落，入秋楓葉紅甜如錦，士人云後有簣，前有柳浪，簣爲予居，柳浪爲中郎別業也。」

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中郎就度他的隱居生涯，常常同詩人名僧相往還，恭禪賦詩，成了正經的功課。辛丑四月終，小修送伯修靈襪返里，中郎乘舟迎接到瓜儀相遇，中郎有

「而今恰走兩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之句，在未葬伯修之前，伯修給七澤公託夢道：「慎軒（黃平倩）不至，兒不行。」誰知當黃慎軒剛到玉泉，伯修的葬期就恰好快到了，於是中郎就邀他題主，一時公安人都比之范張，也就不能不算是奇事。（見陶石簣與其弟夷齡書）

中郎癸卯初度有詩云：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
竹大許年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
但憑鬢髮稱前輩，轉覺聰明畏後生，
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肖水泉聲。」

萬歷三二年夏湖上碧酣樓落成，中郎有詩云：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回修閣子，四度看荷花。
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目累，白首戀丹沙。」

秋同僧人入德山臨行有詩云：

「一帆斜月墜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
老至青山爲眷屬，生來白社有姻緣。
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滿船，
料得浮踪無定止，止如竿影去時炎。」

到德山住了很長時間，遂著德山暑譚一書，其小引中云：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雲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憇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娑娑偃蓋梁山青色與山光相盪，蒼翠茂密，驕煽如洗，櫛沐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糲雜，闕號嘯，閉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紋也，公乃爲之譜也，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這是他德山生活的寫真，也是德山暑譚這卷書產生的由來。

本年初度詩中第一首云：「三十七年恆河眼，試觀那似舊潺湲」這是帶着如何感慨的意味的話啊！其二，三，四，三首中如：

「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峰。」
「瀟碧堂中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

「要圖繡葉千回醉，且作槍榆數步飛。」

等句都完全是他實生活的反映。家居無事，於是蒐積前代掌故，著公安縣志歷三年始成後爲火所焚。

翌年(乙巳)又携僧人遊青溪紫蓋諸名勝，都有詩紀遊，一年生活，可以從他的初度詩中看到：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

蠻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都逃禪。」

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

無聞已是慚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他的除夕詩又寫他所以久居故鄉的原因道：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委地，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將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多林泉。」

秋中郎好友江進之卒(關進之事跡見師友攷)中郎悲慟幾絕，進之實在是中郎的真正知音者。他最稱讚中郎的文但決不是嗜捧，確切有他的見地。在中郎哭江進之詩序中云：

「嗟乎！余與進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已矣！」

這真是很痛切的話啊。

萬歷三四年，中浪決計入京，他與李西卿云：

「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

可見他最初計劃，是打算從水道走，後來遷延遷延，直到秋天才赴都，臨行有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一詩：詩云：

「又被閒驅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蒜髮，典盡舊荷衣，

柳密雲侵郭，荷衣水漫磯。鷗鷺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又諸泐送至江干自嘲云：

「油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餐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驅上長安路。

「油長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溪老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從此中郎結束了他的隱士生活，踏上飄泊的旅途，從旱道北上了。

(五)

中郎這次入都，是走的旱道，先坐船逆流而上，到襄陽後捨舟登陸，過南陽葉縣等處，當他經過鄭州時，不禁使他追憶起往事來，於是作這樣的一首詩：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請，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已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漚花轉眼休。含愁上東里，無路避西州。

孤月傷鴻陣，寒雲障馬頭，對床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到京後即補儀曹主事，曹務清閒，蕭然無事。於是仍然繼續他的賞花會友，同著述的生活。

就在這一年的夏天，他着觴政。在這部小著的序上，述他所以寫這部東西的動機道：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爐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不竟日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觴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堤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在這篇的後邊，對於他當時諸友均有品評，也可以見到他心情的安閒了。此外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他所著的公安縣志，也在這一年完成。（見孫錫蕃序。「自甲辰丙，始克告竣。」他的友人雷思霽給他作的序中說道：

「而中郎始有公安縣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

，抉奇搜奧，辨物核情，絕無志博士一酸語。」

這部書的內容，從這篇序上也可以想像得到牠是如可的博洽精審，而且文詞美妙了。惜乎到現在我們已沒福分看到牠了。

因為朋友的風流雲散，又因為兄弟的存亡異路，所以在將近衰年的中郎，雖然留滯京都，而一切都足以令他觸目傷懷。城外的崇國寺，是他在以前常常同伯修與別的友人在那兒飲酒賦詩，歡會的場所。可是現在呢？什麼都完了，因之他就非常的感傷，在他的遊崇國寺一詩序中云：

「往與家伯修潘去華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吳本如段徽之諸公，社於崇國寺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處，遂如隔世。丁未暮春，與龍君超陶孝若丘長儒李元善劉元質重經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誌今昔

他的心情的淒涼，從此也就足以見到一二了。不幸他在本年秋又賦悼亡，他在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次韻中有云：

「昔日饑寒伴，淒涼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

龜手衣猶在，齊眉案尙溫。一門新舊鬼，強半北方魂。」

令人不忍卒讀。

秋從東路回南後抵真州，至殘冬已盡，尙未抵里，其舟中除夕憶李安人詩裏有：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

之句，次年(戊申)正月抵里，在家中又盤桓了兩個多月，春暮又征塵僕僕重行入都了。

中郎抵京後，即授司功副郎，夏末又奉命爲陝西主考官，臨行送行者頗多，中郎有將赴秦中同志諸公於郾外作別得書字一詩：

「郾外園林盡不如，水亭香泛綠芙蕖。

門前且繫新驪馬，囊裏猶存舊蠹魚。」

華嶽看雲難自語，曲江題壁倩誰書。

憑君爲報關門尹，不是當時板屋車。」

這次的旅行，雖然負有王命，然而也算是給他一個機會來償一償他遊逛之債。我們知道吳越山水是以秀媚勝，中郎評之謂：「如少女時花」，可是秦豫的山水呢，真是以瑰璋勝，可以說如壯士老松，另有一番剛勁的風致。中郎本來是有山水癖的，可是一去因爲官差在肩，雖然經過華山但沒有遊逛的時間，與情緒，所以總有幾分悵然。他的經太華一詩自註云：「以典試道華陰，不及登山，遂有此作。」此詩之其二云：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宿所好。手攀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醒希夷覺。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事點幽奧。斷崖着孫登，虛空發清嘯。」

長安爲漢唐建都之地，名勝古蹟，在在皆是。所以以詩人的中郎跑到那兒，自然自然的要引他不少的傷今吊古之感。他去逛了進驢山，而且到華清宮又浴了浴湯泉，長安附近的勝地他也可以說遊歷殆遍了。現在可以把他的秦中雜咏第二首寫在這兒，以見他此時詩歌內容之斑：

「吊古意不盡，披榛倚斷枝。道逢雪嶺叟，笑我真情痴。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官儀，未央即宮闕，金馬即銅墀。團營即細柳，綺陌即莊逵。西山千萬鬢，終南同崔巍。下有高梁河，即古曲江池，瑤台與金屋，所貯即妖姬。殘棺斷丘壟，即今金紫兒。辟彼音燭光，前者已灰飛。舊火續新火，燄燄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娥眉。飄風遇輕雲，無事哭荒碑。」

從長安歸來真是要過一過山水的癮了。首先要去的，自然是華山啦。據中郎他自己講，他在很小的時候，同小修讀王安道的華山記，當時心中對之就非常的傾慕，想着什麼時候才可以作三峰之客呢？後來他的父親同舅父從蒲坂

回說：「登華山到青柯坪，已經是很險峻了，過了這個地方就是昌黎的投書處。」他於是就同他的老弟（小修）私下的說道：「像近來的李于鱗這些老先生們，都曾到那兒，臨過絕頂，難道說他們長的不是凡人的腳趾同膀臂嗎？」從此他心中更是時時迫切的在渴望着。後來他同陶周望遊了天目以後，同他談論到天下山水之勝，周望就說：「三峯最好了，這一輩子怎能够去一下呢？」從這種情景看來，登華山的心，真是早就有了。現在既然是到了這個地方，自然不能夠失之交臂，所以雖以身體瘦弱，年已不惑的中郎，也仍舊要鼓起勇氣，以償素日的宿願。

這次同遊的有朱非二同樗道人等。登山的時候，中郎怡然自樂，與朱非二談論山中的故事，好像都很不在乎似的，於是一會兒可把那險峻的地方度過了。到了絕頂，於是就同這一些同遊者席地而坐，等待明日的到臨。

因為是深秋，一到山中，滿林紅葉，在夕陽欲墜，皓月將升的時候，襯着那青黛的峰巒，真有着非着跡的文字所能描寫的雄壯與優美的景色。夜深了，月色益發皎潔，在貪着自然之美的中郎，自然是不能就枕，所以他就同樗道人在松影參差之下徘徊望月。這時萬籟俱寂，景色蕭索，不覺引起中郎的回憶來。想着伯修已去世十年，舅父惟長亦相繼仙逝，最近又接蘇潛夫信說石簣也物故了，往日遊侶，曾幾何時，均次第零落，不覺爲之潛然！樗道人看他難過的樣子，知他是追念他的已逝的故人，於是就朗誦金剛六如偈，中郎也靠着松樹隨聲附和。

遊了華山接着又遊嵩山，五嶽此次已遊其二，真也算完了他一筆山債。這回的遊踪，有華嵩遊草前者爲詩，後者爲記，這兩卷可以說是他這次典試秦中的成績。

從陝西歸來，恰好小修已早來京都兄弟相會，自然是喜不自勝，於是剛見面就談起登華山事，說得令他老弟也爲之悚然。同時又談些嵩山同百泉的風光，不過回來後因爲關於攷試還有許多要向朝廷呈報的事，所以也終天的忙碌。

過年的時候，中郎請小修到他那裏。年來兄弟飄泊，遇此佳節，自然要聚在一處。他們兄弟間的友愛，也真可以說篤摯到極點了！

庚戌春，中郎同小修一行返里，取道河南，過鄭州葉縣南陽，後乘舟抵公安，這時地面已非太平景氣，時鬧土匪，中郎不得已移居沙市。中郎平生頗愛樓居，就是就所居築捲雪樓站在樓上遠眺，可以望見大江浩淼，圍繞几硯，遠山峯巒，青翠如畫。樓下挂有秦中石刻對聯一副，其文爲：

「長天放散千山月，遠水晴收萬里雲。」

係杜少陵筆，刻在秦中一山中。在這樣的景色下，中郎有終老之意。同時因爲當時社會的局面漸形惡化，所以更使他非常的消極。於是他就打算在青溪紫蓋之間，結廬爲居。而且對小修說道：「生死事大，四十年以前作今生事，四十年以後不妨作來生事」。言外大有出世之意。

入秋以後中郎驟得大病，輾轉病榻，迄未痊愈。小修心中頗不安，後來請一大夫切脈，說沒什麼病，於是使他才稍放一點心。

八月二十二以後，中郎病日甚一日，因爲中郎病體虛弱，醫生令服補藥，但中郎係陽陽，不敢補，同時他又不敢服涼藥，因此簡直是無從下手。小修看中郎病不見輕，心中憂懼，又請了一位陳大夫，誰知還是說沒病，小修心中依然不釋。別人相信醫生的話，反笑小修未免太過於張皇了。過了幾天，後中郎病益發利害了，飲食漸少，大小便都下血，一直到九月初，仍不止，至初六日竟以夜間便血次數太多，遂不能支持，而與人世長辭了。臨終醫生令進人參湯，但中郎氣喘不止，只說：「三分生七分死。」說了又便，便後又說我略睡睡，不料這一睡竟長眠而永不再起了。

懷着極端的悲哀的小修，只得勉強來料理中郎的喪事，但囊中只剩五十金，兩袖清風的中郎，即連小修，也料不到他會一貧至此。

中郎死後，遺下了寡妻弱子，因爲家業的蕭條，都沈於困苦的境地裏。唉！這是所謂文人的下場。不過要按中郎的品性來說，那他最後之所以如此，也

是必然的情況吧。

(六)

中郎一生中在文壇上的建樹，無須在此詳述。不過我們總觀他的作品，在他的短短四十三年的壽命中，而有此成績已頗足令我們驚服了。就詩文集來說，一共有八部之多。

- 一，傲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
- 二，錦帆集（令吳門時作）
- 三，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
- 四，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
- 五，瓶花齋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
- 六 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時作）
- 七 破硯齋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
- 八 華嵩遊草（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之作）

除此以外，還有專著四部！

- 一，廣莊
- 二，德山暑譚
- 三，觴政
- 四 瓶史

此外有狂言一部，係僞作，我們無須置理。就前邊的四部來說，一二兩部全係發揮他的哲學見地的東西，至於後邊的兩部，一係談飲酒時的甲令，一係講究養花的技術的。實在三四這兩部，也是很美妙的小品文，所以在中郎的小品文一文中，也有論列。總之以中郎所生的環境，而就其言論著述同行止去觀察之，則實係一代颯然突起之詩人。他的散文是詩的，他的言論是詩的，而他的行止更是十足的詩的。曾記郁達夫批評曼殊大師有幾句話，就是：

「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

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我們自然不能把這話整個的轉送給中郎，但我們也可以說中郎的浪漫氣質，由這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平心而論，中郎的詩在當代總可以說是超越一代的，不過詩到了宋以後，真已成為強弩之末了，任是怎樣的天才，也難有超越往代的東西產生出來，所以中郎關於詩的作品自然也難逃出此種運數。不過我覺得可以中郎在明代文學史上屹然獨立的，除詩以外，當為他的小品文。因為小品文不但是開了晚明以後的文人從事於寫這種文字的風氣，而且也實有跨過古人而上的標格。目下在幾百年後我們來議論平生放浪不羈，睥睨一世的中郎，真不禁為之悚然，因為假若中郎有知，不曉得他要怎樣笑我們為多事呢！

二一，十一，二一，晨脫稿。

中 郎 的 思 想

我們想認識一個人，最重要者在認識他的思想。同時我們對於一個作家，也一樣是如此。不過近來關於文學與思想的關係一問題鬧得個不可開交，有人主張拿文學去宣傳思想，有人主張文學同思想乃是二事，決不能拉在一起，現在我站在這樣問題之前，總給他一個很澈底的解決，實在是很困難的；可是目下就我個人的鄙見來說，文學同思想是有關係的，不過我們應以文學為主，而以思想為僕。我們只能說某種文學裏邊含有某種思想，決不能說某種文學宣傳某種思想。（固然也有特以宣傳某種思想而創作的作品，但此種文學決非我所說之文學。）我們既已明瞭了文學與思想的關係，那麼現在我們對於中郎的思想就不妨作一個概括的探討。

一個時代的思潮，同一個人思想的產生，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都有着他們的淵源，同不得不產生的必然原因。中郎思想的淵源，據鄙見所及，

覺得異常複雜，但其大致情形則如下述：

a. 時代思潮——明代中葉以後，陽明之學滿天下，中郎距陽明不過百年，在那種大氣的薰陶同包圍之下，自然不能不受若干的影響，在他的答梅客生書中說：

「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

這是中郎對於陽明學說心折的話。我們再看中郎的辨論學問有沒有同陽明的說法相似的地方？陽明在他的答友問中解釋「知行合一」道：

「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

我們看看中郎的話：

「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治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客作官即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治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釋，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

與梅客生書

中郎一生的言行，可以說完全是相符的，這是無疑的在受着陽明知行合一的影響。

b. 佛——佛自唐以後，幾乎沒有一個儒者不受牠的影響，有時儘管是罵儘管是排斥，然而自己骨子裏還不免有佛的影子。到了宋代的儒者，與佛發生關係，

不算什麼一事回。到了明代更甚，幾乎士大夫階級沒有不與佛門中人有來往的，中郎呢，他與佛的關係，可以從幾點來說：

(一) 禪宗——中郎在他的給張幼子書中中郎：

「他書無論，即如敝篋諸誦，幼子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跨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吸盡西江水？幼子雖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鋒結舌去，然則幼子尚不得謂之解語矣，況其不逮幼子者乎？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惟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勅敵，惟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忝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子不學禪安得擬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

從這兒足見中郎對於禪宗很能得其三昧。

(二) 友人——我們從他的師友中，可見到他的禪友有十三人之多，固然有的沒多大關係，但像無念可以說是深交，其餘非僧人而也是他的禪友的如陶石簣虞長孺之流都是。

(三) 佛戒——遵守佛戒，曾一度斷葷者凡三年。小修的遊居柿錄中關於此事的記載頗詳：

記余曾持五戒三年矣，原非發心持戒，因中郎倡而和之耳。後中郎三年後開肉，余亦隨之食肉。是年余病目，醫者禁食豆腐，齋人除此無可食，止喫白飯，飲食日減，體漸羸瘦邑中戒肉人所壽亭舅，及王官谷皆逝。醫者云：『香油生火，脾無肉食不能將養，以至於病。』大人聞之，懼甚，謂余兩人曰：『汝兄已亡，尚須汝等取功名以大吾門，若俱趨寂寞，我老何所望？且眼見持齋者俱先後入鬼錄，雖有定命，然以膏粱之人，一旦蔬食，脾與之不習，不能滋潤，因而致病，容或有之，俟老人百年後任汝輩爲之。』中郎與余，泣而後肉。」

中郎亦有詩記載此事，今不具錄。

(四) 著作——有宗鏡攝錄德山景禪等。

c. 道——中郎所受道家的影響，很顯明的是對於宇宙萬物都拿着，「自然」二字去觀察去解釋。同時他的疏狂他的放浪，都是受着道家的啟示。他的老師李卓吾可以說是對於道家的哲學很有研究的人。至中郎關於這一方面的著作，則有廣莊七篇，現在我把他對於老子的稱讚同對於忘我出世住世的解釋，聊述如次：

(一)贊老子——在人間世一篇中道：

「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以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子，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

這是說老子可以作爲我們處「人間世」的一個頂好的模範。

(二)忘我與出世住世——在他的人間世中又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見長於人，而據我於局。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衆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譬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人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紂，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孔戩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

所以能忘我才能出世，真能出世，才能住世。人間的不幸，都是「我」字未忘，所以才處處遭嫉忌，處處碰釘子，處處受打擊，若能把我忘掉而視自己爲宇宙間之一生物，這樣自然不致遭禍。這是近於道家的哲學，老子所謂「貴柔」「貴下」「貴雌」「貴黑」，這也是忘我後自然而自然可以達到的境地。

b. 楊朱——「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中郎在某一方面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雖然倡老子忘我之說，但忘我而實際乃是真正的爲我。中郎他一生中的事跡，即可作爲他受楊朱思想影響的明證。

以上說明中郎的思想與明代的理以及佛道楊朱四派思想的關係，同時所以使他走到這一途的原因，一方面固然這些雜亂的相反的思想的混合，是由來已久的了。但另一方面則當時的時代背景確是使他走到這道路上的一個最大原動力。明代到了萬曆年間，國運已經看着有些衰頹的樣子了，不是今年鬧水災，就是明年鬧旱災，因之土匪也就漸漸的多了起來。中郎的老家公安，有時也鬧得一團糟，他們從山東往京去的路上，也有土匪，已漸漸趨於民不聊生的境地裏。於是一般明達之士，看出國勢漸危，而自己又不是朝廷中的要人，眼看沒有辦法，所以只有放浪自適，逃到佛道的國境內，以清淨閒適避去那些紛紜不安的社會。謂余不信，請看中郎顯靈公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的一詩吧：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紙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萬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旁人道我真曠曠，口不能言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憂國成兒戲。
言旣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

眼底濃濃一杯酒，慟於洛陽年少淚」。既然知道說話是沒有用處的，但又不甘緘默，這些心中的悲愁，只有用酒來澆了。從悲觀而頹廢，這是古來不得志的名士們大致的情況。旁人以爲這些放浪自適者是昏曠之徒，而不知他們的心中比着那些整天嘴裏喊着憂國憂國的人們，還苦痛呢。周豈明先生說得好：

「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擊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

燕知草跋

這也可以作為我們前邊立論的解說。

中郎的思想雖然雜有儒，佛，道，楊朱，這幾派思想的成分，但是他不僅不受他們的束縛，而且能超出在他們以外而批評之，擇善而從，不善則捨，終於合諸家思想於一爐，而鑄成他自己的中心思想。他給袁無涯的信中說道：

「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為狗外不情，鄙並生並育之齊氏，而甘同其事。」

這是很能自見的議論。現在既然曉得他的思想的源淵了，即不妨看他的宇宙觀同人生觀是什麼樣子。

a. 宇宙觀——中郎的宇宙觀我們可以從他廣莊中見到一二，逍遙遊中云：

「聖人知一己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

這純然是道家思想，就是天地間的一切都不是人力所能強為分別的，牠們是都有着自然之理，在支配着呢。他又在齊物論中云：

「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平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

這還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沒有什麼真高下，真是非，真彼我，換言之，就是沒有什麼真標準。所以萬物都是順着自然之理而生存着，人既然是萬物之一，可以根本不應當去較量彼我同是非，更不應持尊卑高下的定見，所以這完全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

h. 人生觀——他對於宇宙萬物的見地；既然主張一循於自然之法則，那麼他的人生觀自然也就可以推測個差不多了，他在養生主中說道：

「養生之道，與世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去取，無徼幸，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

所以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這使他處世的真實態度，他又給他的朋友徐漢明書中云：

「弟觀世間學道有三種人，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德山之屬是也。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慈悲之心，而行狠毒之事。苦海舟航，要無出此。非真正大丈夫，不能於此出手，已矣不可復得矣。諧世者河南一派，立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皆是，其學問甚切近人情，但粘滯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約世有餘，超乘不足。適世者柳下子犁庭寇阮籍之徒，是也，以爲禪，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公之學，身不行是非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行，于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然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以爲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已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這可以說是他真正人生觀的解說。我們看他的著作沒存藏傳之心，處世但求己心之所好，遨遊山水，縱談禪理，不完全是一種適世的態度嗎？總之中郎的思想，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結晶，他的倫理觀念孝弟忠信是儒家的，他的恬淡心懷敝屣榮利遁世逃名，是佛家的，反抗虛偽之腐儒，及行爲放浪，惟性之適是從，乃是道家的，總合起來說，他是一個極高明的爲我主義者，乃是屬於楊朱的，所以想真正瞭解中郎，非夷攷其思想之源淵不可，不然是不能瞭解他的。

最後我們還應注意乃是中郎的思想，對於他的作品的影響。俱有上邊思想的中郎，才有反抗王李的中郎，有了反抗王李的中郎，才会有寫出那種自然流

露而無絲毫扭捏的詩文的中郎。所以思想對於創作的關係，有時確是不可忽視的。（公安派與十八世紀浪漫派之比較觀一文，亦詳論此點。）我記得前年我在新晨副刊上發表的一篇我所見的魯迅與豈明兩先生裏邊有這樣的話：

「但我們要知道寫清淡的小品文是得有相當修養的，決非隨隨便便就可以寫到好上的。我們看六朝唐宋明清的小品文的作家，不是帶幾分避世的態度的隱者，就是染幾分弁髦禮教反抗因襲的習氣的名士。倘若不能夠看穿一切，心境上不能恬淡閒適的話，恐怕作文去很難以達到清淡的地步吧。」

現在想到中郎的思想，同他的詩文的關係，覺得兩年前的話，還依然有幾分道理。中郎要不抱着返回自然的精神，他決不以遊湖山作為正事，假若他不遊湖山，他的心情自然也不會同澄澈得像不波而平的水一樣，而那些美麗飄逸的詩文，恐怕根本不會產生出來。即令產生得出，恐怕也不會如此的優美吧。

二一，二，二七日寫成於北平同濟齋

中 郎 的 詩

在我從前所作的公安派的文學主張裏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郎在明季晚葉的文壇上所處的環境是個什麼樣子，同時又可以很明白的看到他是對於當時的文壇上的風尚加一如何的排擊，而且他的個人主張，又是很瞭然的宣布了出來，那麼現在我們開始談到他的詩的內容，同外形，我想閱者一定很容易的可以推測出一個大致的情形吧。

因為前邊對於中郎談詩的地方說的很詳細了，所以在這裏不再囉嗦，乾脆的開門見山，來談他的詩吧。中郎的詩，我們就時間來說，可以把他分成早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就體裁來說，大致不外樂府同五七言，現在就依次縷述之。

在文學原理上有一個鐵一般的規律，為所有文人所不能逃避的，就是作品在早年的時候綺麗，壯年的時候奔放，晚年的時候清淡。中郎的作品雖然不能十二分的顯明的可以劃出這三個時期，但我們就以這個繩墨來量牠，也是差不多的。本來是無足怪的，早年的時候多半是沒有歷盡人間的風波，所有的作品，可以說是「為賦新詩強說愁，」反正是偏於幻想，惟其偏於幻想，所以才華美綺麗。中年的時候漸漸踏進了人生的道上，不過雖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然而壯心未死，自然作品中表現出不得志，而蓄蘊在胸中積鬱不平之氣，那麼在風格上也就不自覺的表現出奔放恣肆的色調。到了晚年，是萬事已矣，前途是絕望了，只有抓着現實，追憶已往，同時理智超越了感覺，或者走入達觀，或者走入頹廢，寫成的作品自然是以瀟灑清淡，局外觀物的為多。中郎的生活，在早年是很平直的，不過他的才氣很高，在十五六歲時就創立詩社，與友朋互相倡和，當時他的創作態度，從他的示社友一詩中可以看到：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社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藏二酉，不必大都傳。」

即隨興作去，傳與不傳沒有什麼關係。他的早年的詩集傳流到現在的，有敝篋集一部，他的朋友江進之序當時刻這部詩集的動機道：

「君壯角時已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君乃自矜曰：『奈何不自為詩，而唐之為！』故居恒所題詠，輒廢置不錄，及其令吳二年，移病乞歸，友人方子公為檢其圖書，付行李，從敝篋中得君詩一編，讀而旨於口曰：『有物若是，而以供蠹魚，其不盡充蠹魚腹也其猶有物護之歟？』於是稍稍哀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

在這一段文章裏邊，值得令我們特別注意的，即『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可見中郎早年也是隨着當時的風氣走的，到了以後才是有意的自覺的來反對當時的潮流，而自已獨闢蹊徑，在這個集子裏邊，確是有許多帶唐人氣味的，其綺麗如古荊篇裏邊寫的完全是繁華遊冶的生活，如：

「……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俠客飛鷹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樓，豪家宴喜樓上頭，碁寫喧闐朝送酒，管絃嘈雜夜藏鈎。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澹澹吹成血，蘭柱漫漫火送寒，曉風楊柳菖蒲浦，秋月梧桐金井欄，秋夜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陽台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

其餘的如江上青樓曲均屬此類：

江上

「桃花春水滿江頭，獨擁佳人翡翠樓。
誰抱琵琶江口上，聲聲彈出小梁州。」

其二

二月山花接郡城，絳桃垂柳獨分明。
請看高塚宮人草，別作青春一段情。」

青樓曲

「懶看梧葉下空堂，秋日秋風淚幾行。
獨夜香臯絨遠字，經年鸞匣綬離妝。
蘭披別恨瀟湘浦，柳葉愁烟漢水傍。
折盡庭花人不見，枉教嬌子墮流黃。」

此外還有寫景如畫的也可以引幾：

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文暉，饑鷹奔樹冷，沙鷗觸人飛。
塾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征暉。
西風蘭杜香流水，落日雲霞浣客衣。
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先歸。」

年來贈別傷同調，鄂曲如君和者稀。」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去水，獨鳥會風斜。

落水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着袈裟。」

中郎早年的詩無論如何還脫不了前人的故套，到了他作吳令以後，（二八）才真正對文壇上大家所捧的偶像王季一流的人物，正式宣戰了。（見叙小修詩集）同時他的作品才完全脫去他的魔障，而自樹旗幟，從以往的飄浮而漸趨帖實，從以往的勉強而漸趨自然，從以往的綺麗，而漸趨平淡。很明白的走到了作詩如說話的地步。在中郎中年的詩集有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這幾部都是他三十前後的作品，在這裏邊閉居時寫的固然很多，但遊歷時寫的也要占大部分。即如解脫集裏邊的詩，幾盡爲寫景的篇什，現在可以從這兩種裏邊抄出幾首來。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烟火，柳吐不織綿。

宦博人間累，貧遭妻子憐。微官如可典，乞我買山錢。」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情好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

生女從呼囡，學音漸是儂。令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峰。」

右見錦帆集

偶成

「世事憐貧餓，同郡惟獨翔。攤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

兄弟皆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二

「羈客胸懷少，天涯侶伴稀。閒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

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意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右見解脫集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業，行止半緇衣。
山藥和霜薦，園禽帶雪饑。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右見廣陵集卽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綠簡且偷安。
空窗淨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
廟市客來尋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
密函怪牒間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右見瓶花齋集

至紀遊的作品，真是美不勝收，因為他性愛山水，一生的時光幾乎全在泉石上消磨過去了。最初在吳縣作縣令，不久就辭職了，從此遨遊四海，於是詩文全從這遊覽的期限中，產生了出來。篇篇烟霞，句句潤泉，真是滿目琳瑯。現在聊引一二以見一斑：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齊吐甲，樹暖欲蒸花。
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沙，酒帘青帶日，三五聚郵家。」

踏堤曲

二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
佳人穠李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
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春何。
蘇公雅亦稱相識，浪比西施媿已多。
「不須更畫維摩詰，恰有梅花爲傳神。」

五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
柳枝染將袍色嫩，梨花吹落粉痕新。
石橋碧草千回坐，霧縠風絃幾簇塵。
宋玉也知空作賦，越姬十倍勝東隣。」

湖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巒微點梨花雪。
茶葉白抽四五旗，竹孫斑裹兩三節。
芳草如綿陷歸轍，霧骨雲魂冷蒼篔。
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靈隱路上

「柳光吹綠焰，溪雨作紅烟。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
聞香知草性，隨例與茶錢。淡冶應無比，幽奇亦可憐。」

右見解脫集

攝山紀遊遊者爲無念潘髻丘大袁大蘊璞袁三潘四及兩吳歌

「黃葉旋空下，清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
僧靜厨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怪，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鬢，古石長斑鱗。
入室尋僧夢，翻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右見廣陵集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澌澌瀉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
白埃一道衝紅塵，正是馬蹄離別處。
荒垣殘葉幾家邨，千屋洗盡月波痕。」

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

鷓鴣一羽分煙去，雲樹沈沈安可論。」

右見瓶花齋集

在這個期內還有作的樂府多首較諸早年的已大異其趣了。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姓婦，吹花誤睡郎，感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里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柳樹。」

已盡纏綿溫婉之極致了。

最後談到中郎的後期作品了，可惜的是中郎沒享高壽，年僅四十三，就長辭人世了。按一般的情形說，他四十歲前後的作品也可以列到中年期，不過因為他死得太早，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把他的三十歲以後的列為晚年的作品了。

中郎自從萬曆庚子年（三三）返里後，即臥居柳浪者凡六載，在這個時期他的作品統統都收在瀟碧堂集中，後來又到京師補儀曹出使陝西，有破觀齋集之作，現在就他這兩部集中的詩來論牠一下。

中郎的詩到晚年真是漸趨成熟，一篇篇，一句句，都是脫口而出，無絲毫矯揉造作的痕跡。本來中郎很早就學逃禪，立意忘懷功名，打算把身心都付於自然陶醉上面，從都中歸來，滯留故鄉，住在那烟雨迷離，柳綠染波的柳浪湖上，朝夕與野客山僧相晤談，沒事的時候去迤迤外邊的山川，胸中真是毫無纖塵，所以作品出來自然是恬淡輕清，完全是性靈的流露。有看梅二首可以作他此時期心情的寫真。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

老幹瘦枝蒼几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倦經沈穢對幽人。」

中郎以隱者自居，嘗企慕陶潛與林逋。在他這晚年的作品中，可以說大半是田園風景同他自己恬淡生活的描寫，那種自然的風韻，真不亞於徵士同處士。現在姑且依類舉出幾首作為此時期的代表吧。

(一)田園景色的描繪

柳浪湖

「徧將藍澹浸春顏，風柳參參九尺鬢。
鶴過幾迴沈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
閒疏滯葉通鄰水，擬典荒居作小山。
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三間。」

二

「一春博得幾開顏，欲買湖居先買閒。
鶴有累心猶被累，梅無高韻也遭刪。
鑿窗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遠山。
客霧屯烟青箇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柳浪館雜咏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籐隨意拙，熟鳥任情啼。
寄客詩題嶽，招僧語隔溪。菱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

二

「偶然修竹裏，新鳥一回聞。鶴下翻盆石，僧歸語礙雲。
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紋。莫遣鷗鷺去，頻來只有君。」

三

「饒水饒烟地，臨花臨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架僧廬。
小作番唐像，閒堆農圃書。主人葷血斷，鶴亦念溪魚。」

初入村居

「割愛聯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

潤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達小逍遙。

二山居生活的自述：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即事

「柏屏藤格徑森疎，闌外蔬畦十畝餘。
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
瓶中熟結香尤老，雨後山茶韻不如。
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清虛。」

王闢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乞得馬家雙玉鬢，清姿濯濯構籬間。
幽香偶逐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朶亞鄰牆。
東風若過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柳浪館月中泛舟

「烟樹濕茂茂，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
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窗漁火冷，童子印香終。」

新置得畫舫將以爲菴因作舟居詩

五

「峰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
暫爲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橘上包山。
心關網密聊成歎，夢被雲牽偶不閒。
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空算魚蠻。」

和散木韻

三

「只合臥雲休，閒驅款段遊。愁來鷓失渚，夢往鹿尋丘。」

碧水青烟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個小漁舟。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牆，叢梢若箇長。入門溪雨濺，滿路麥風香。
好風因涼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三遠遊時的速寫：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山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郭郭偶生成。
溪盡田家出，山廻仄路平。遠峯稠疊起，蒼翠撲軒楹。」

二

「閒即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層烟。
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廛。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
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個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葦中。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
苑古梧桐禿，墻崩枸杞紅。空台與流水，想像舊簾櫳。」

過華清宮浴湯泉有述

「鏡徹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
粉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以上見瓶花齋與破硯齋二集）

總觀前邊所引的，可以很明白的看到中郎的作品是隨着他的年歲而變遷的。晚年的篇什真大有隨手拈來，便成珠璣之慨。後之作文史者，多引其湖上詩，作為譏談的笑柄，可以說是不懂中郎的詩，再不然是根本沒有把中郎的作品全盤讀過，只不過是跟人腳步，「信口雌黃」罷了。此等作者不僅為中郎之罪

人，亦該書讀者之罪人也至中郎詩在諸體中我最愛他的五言，這也許是因為五言適於平淡的描寫。自來之田園詩人如陶元亮王維儲光羲之流沒有一個不是擅長於五言的作者，中郎當「而立」之年，即隱居湖山，與朝市隔離，其心情恬靜得同不波而平的湖面似的，雲影天光同山色，都清清處處的映照在上面，所以他時時有着忘我之感，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想把他的周遭完全的表現出來，自然不能不常用着種適合於表現靜的情感的五言體。惟其是如此，所以他的五言之作，是遠在七言與樂府之上。我想閱者倘能將中郎作品全部瀏覽一過，許會相信我這話不是胡說的吧。

復次就是講到中郎詩的特點了，現在簡單的把牠歸納起來，不外乎在形式方面第一，不拘守死格律，第二是不避俗語，在內容方面第一是清新活潑，第二是俏俐談諧。惟其能不拘格律，不避俗語，所以才達到「作詩如說話」的地步，惟其能俏俐談諧，所以才令讀者有數讀不厭之感。這確是中郎的長處。至少是在王李之學滿天下，詩篇走入艱澀古奧，模擬剽藉的魔道的時候，而突有中郎此等作品出現，真不啻在爛醉如泥的時候，而飲一杯醒酒湯似的痛快。雖然中郎的作品亦有未盡美未盡善之處，但我們還能夠去故意的苛責他嗎？

末了為我們所不能輕意放過的，即對於他的詩的淵源同他的詩之對於後世之影響，不能不作一個檢討。說到這上面我想讀者也許還記得前邊在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一文中，作者所說過的話吧，就是中郎平生最佩服的是宋代的蘇東坡同與他同時而不曾見過面的徐文長，那麼他的詩自然要受他倆的影響啦。同時他還不時的和陶靖節的詩，中唐的元白也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作家。想這一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說都曾給中郎以很大的啟示。但是我們要去讀中郎的詩，真正像文長東坡元白同靖節嗎？不，可以說與他們裏邊那一個都不完全相似。他的詩只是像他自己，換言之就是，「石公之詩，石公之詩也。」不是宋詩，不是唐詩，更不是漢魏六朝之詩，乃是明詩。這是為什麼呢？就是中郎法元白陶蘇並不是同王李一流的作家似的，高興老杜就比葫蘆畫瓠的來模擬人家，有時

連模倣的本領都沒有，或者為嫌模倣太麻煩的關係，就乾脆把古人句子拿過來，略略的改改頭，換換面，就算成自己的了。中郎呢？他只是學他們創作的原則，從作詩的根本方法上着眼，結果自然是不能和他們盡同啦。至於他對於後世影響說來，就不免太為中郎抱不平了，因為除了當時受他的推動的幾個作家而外，以後受他的影響的幾乎很少，這完全是由於一些瞎了眼睛懷着意氣抱着偏見的批評家們，不問青紅皂白，肆口譏彈，任意誣毀的緣故。甚而至於拿他與竟陵派的譚元春一流人物相提並論，結果到了清代的他的「吾家子才」抄了他的話反不說是從他學得的，可憐以一當百自負不凡，氣傲一世的袁中郎，竟而在身後消聲匿跡，不為一般人所注意了。從明到清末二百餘年，沒有能認識中郎而為他表彰者，直至現代才算有位周豈明先生替他申白，為他少洩一絲不平之氣。現在我們要談他的詩的對於後世影響問題，你說該從何處談起呢？

二一，一，十二。

後 記

這部東西，到現在能夠與讀者整個相見，在我覺得真是無上的歡欣。追憶起開始來作這個工作的時日，是遠在前年的冬天，屈指算來，到現在已恰好兩個年頭了。在這二年的中間，可以說是時作時輟，最早寫成的是中郎師友攷，曾在師大國學叢刊第二期上發表；這一篇是前年冬到去年春幾個月間的成績。繼之而寫成的則為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中郎的小品文公安派與十八世紀英國浪漫派的比較觀，這都是去年夏在西山住時寫成的。後來這三篇又均披露於國學叢刊的第三期上面。當中間隔了一個時期，一直到去年寒假，才又寫成中郎的思想與中郎的詩二文，中郎評傳則只寫成四分之三因為我的環境的陡變，竟而中止了。這一停不大緊，直到今年冬，才算勉力的把牠完成了。在將完成的一剎間，我心中的愉快，簡直是難以言喻，這並不是因為文章寫成了可以誇示於人，或者借此賣幾個錢，乃是全由於宿願的償還，與身上重累之卸去的緣故。自己覺着一方面心中有說不出的滿足，而另一方面身上感着格外的輕鬆，我想只要是這條路上的過來人，那麼一定都會嘗過個中的酸甜吧。

這部東西一共約有七八萬言，是可以成爲單行本的，不過目下以無名小卒的鄙人，想把牠出版，不說是做夢啦，至多是這種希望有點過奢吧。好則，前四篇均已刊載於國學叢刊那末這三篇也一樣的可以借這個地方而與讀者相見，不巧國學叢刊第四期竟經因費的無着，得了難產之病，想在這上邊發表的計劃，只得打消了，這時恰好師大月刊要出「文史社會專號」因之我也就不揣冒昧的把牠投上了。

這部東西固然出版無期，然而我也願把內容的次第說一說，也許有朝一日走着紅運，到那時真正要把牠印行的話，那麼這篇小文不也就是一個預告麼。

袁中郎評傳目次

一，袁中郎評傳

二，中郎的思想

三，公安派的文學主張

四，中郎的詩

五，中郎的小品文

六，公安派與十八世紀英國浪漫派之比較觀

七，中郎師友考

最後使我不能不特別來說幾句話的，是周豈明先生同沈啓元先生，因爲關於中郎的著作，固然北平圖書館也有幾部，然而總不大全，尤其是中郎的老哥同老弟的集子，圖書館更是找不到，這時向來與我素未謀面的周豈明先生，竟因徐祖正先生的介紹，而把他的很可珍貴的原刻本白齋集同珂雪齋集見借，真不能不算是一種雅惠。同時又賴周先生的紹介，得從沈啓元先生處，借得珂雪齋外集遊居柿錄一部，有了這三部書，於是平空使我得到了許許多多意外的材料，而且也解決了我許多久欲解決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在今日將要把這部東西整個付印之際，自不能不對周先生表示感激，同時並向沈先生申致謝意。

二一，十一，二三，晚。寫於白廟胡同四號。

中國古書的真偽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瑞典 珂羅佩倫 (B. Karlgren) 著

前研究院歷史
科學門研究員 陸侃如馮沅君 合譯

中國古書，因為全是有限本數的手卷，而傳授歷時又甚久，其所遇到的變動，使中國學者很早就感到考證牠們真偽的必要。唐代頗有幾位敏銳的考據家如柳宗元等，宋代則這類考據終於造成個很發達的科學運動。學者如郡齋讀書志作者晁公武（紀元十二世紀），子略作者高似孫（十二世紀），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十三世紀），他們的確奠定這種科學的基礎。他們的結論，為清代皇家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鮑學的編纂者所採用和補充；而敏銳的考據家姚際恒在古今僞書考（在知不足齋叢書中）裏也如此——此書在一九二四年重印時附有金受申的考釋。我述這些只是當作舉例。還有幾十位多少總算很有能耐的。考據家曾經討論過各種真偽的問題，我不能在此列舉其名——真的，我現在並不是想做一個參考書目。

這些考據搖動了對許多從前被認為真的古書的信心。現在可以說已經到了一種平衡的狀態了：今日中國學者大體都接受自宋至清的考據的結論，而且認為事情是完結了。歐洲的『支那學家』大都也以鈔用中國考據家的論斷為滿意，而且還未細察其證據即以其結果為定論。

然而，中國學者考據時所遵守的各種標準的價值，却並不一致。近代『支那學家』也應該要注意到結論如何得到的問題了，也應該開始把牠審閱一下了

。這種考察顯然跟着書的性質而大異，但是我却先來看看中國學者所援引的幾種主要的標準。

一

根據書中的史料，可以決定一個不在某時以前的界限。(a terminus ante quem non) 例如：那著名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曾歸於三國吳（紀元二二二——二八〇年）陸機；但是陳振孫（武英殿聚珍版卷二頁十二下）指出那書有幾處引用郭璞（紀元二七六——三二四年）的爾雅注。所以牠定在陸機之後。又一例：齊相管夷吾（管仲，紀元前六四五年卒）即管子作者的古傳說，却被否認了，（如姚際恒引葉正則所指出的），因為書中講到那位獻給吳王夫差（紀元前四九五——四七三年在位）的著名美人西施，還有其他相類的晚周史料。譯者註一。這類時代的錯誤，是頭等的標準；而中國學者因對古書有充分知識，故能盡量應用這個考據的方法。只就此點而言，牠是不會錯的。但是要記住這只能證明所討論的一段而不是全書的年代。這種情形若只有一處，那也許是竄入的。一書中有了好幾處便是致死命的證據了。

（譯者註一）葉正則即葉適（紀元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年）。

二

古書（例如漢代和六朝的書）所引周代的書如為今本所無：那麼這今本是偽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書經中的太誓一篇。江聲（臬清經解卷三九四）曾輯古書所引太誓而成很長的一篇。這與唐以後官府所承認的傳本書經裏的太誓根本不同。這一點定可證明官本太誓是偽的。這種標準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只就此點而言。陳振孫（卷三頁六上）懷疑董仲舒（紀元前二世紀）的春官，因杜佑（紀元八一二年卒）通典與太平御覽（十世紀）等類書所引為今本所無。但是也有理由來相信（參看下文七）此書有部分已亡佚。通典與太平御覽所引也許取自亡佚的幾篇，那麼這裏陳振孫的論證就不能據以斷定的了。

三

書的內容是『淺陋』的；所以這書定是偽的！這種標準雖然似古怪而笨拙，但中國考據文章裏却應用得很多。例如陳振孫說我們現在所有的賈誼（紀元前二世紀）新書不是原作，也只有這一條理由。這種判斷的方法，有時要生出意見上可笑的爭論。哲學家鶡冠子的書，極為唐代著名文人韓愈（四部叢刊裏的全集卷七頁十一下）所稱許，却又被與他同時而齊名的柳宗元（四部叢刊裏的全集卷四頁七上）認為『淺陋』而致疑了。現在正應該從真偽的討論裏除去這種標準。

四

書的文體並不給我們一個古奧的印象，所以書是偽的。這條理論差不多與上條同樣的不謹嚴，但是常常會遇到的。陳振孫對於紀元二八一年出土的遺周書（汲冢周書）的考據（卷二頁四下）是這樣的：『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紀元前三世紀）後人依倣爲之者。』（譯者註二）據文體來下結論當然是可以的，但僅發洩個人隨便的印象却還不夠；他須明示文體上何種特點是可藉以決定的。這些不謹嚴的判斷在考據文章裏太常見了，實應完全取消。

（譯者註二）遺周書疑係逸周書之誤。

五

後代編者或注者所述作者事蹟被證明爲假的：那麼這書即是偽作！這奇異的邏輯常在考據裏遇見。一位哲學家尹文子，曾載於漢書（藝文志，與紀元前九年卒的劉向及其子劉歆的七略相同）。一位仲長統（約紀元二〇〇年）作一序，說尹文子生當齊宣王（紀元前四五五——四〇五年）時，與哲學家公孫龍共學。晁公武指出這是不可能的，因宣王與公孫龍並不同時。於是考據家宋景濂便相信這序是偽的，並說：嗚呼！豈獨序哉！』（附見姚際恒書新版頁二一下。）我們知道些關於作者的古傳說的錯誤，固然是很有味的，但是如果書的本身與這錯誤無關，那就難於降低此書的價值。

六

從各處集來的關於書籍傳授的史料，在時代上留出許多接不起頭的空當來，這就使人猜疑牠是晚出的偽書。這種追遡書籍歷代流傳情形的方法，曾經中國考據家很精巧的應用了，而且得到很有價值的結論。哲學家關尹子（參看陳振孫書卷九頁二一）首見於漢書藝文志（同於劉向劉歆的七略）。以後隋書，舊唐書及新唐書各志皆未言及，直到南宋時（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才從一位孫定家裏重新出現，載有劉向校定的序，還有葛洪（紀元第四世紀）的後序。（譯者註三。）這個大概可定為偽書。亢倉子的命運則更有趣，牠本假託為周代的書。柳宗元曾說司馬遷史記（莊周列傳）說起一部亢倉子，但劉向與班固（漢書藝文志）並不知道牠，所以今本大概是偽的。宋代學者（上文所說的晁，陳及高）都能把這傳說的全部告訴我們。紀元七四二年，皇帝定了些好聽的名稱給道家的書：南華真經給莊子，沖虛真經給列子，洞靈真經給亢倉子。（譯者註四。）於是便要去搜求亢倉子，但一本也找不到！為滿足皇帝的要求起見，一位學者王士元（源）呈獻了一本，顯然是為此而作的。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指出王君自己在孟浩然全集序（四部叢刊本，序頁二上）裏也承認『修』過亢倉子。這一類的案件很能使人信服，但是用法要謹慎。今舉一例為戒。關於哲學家公孫龍子，姚際恒（頁三二上）說：『漢志（即漢書藝文志，同於七略）所載，而隋志（即隋書的志）無之，其為後人偽作奚疑？』但是我們在舊唐書的志裏找到公孫龍子，所以姚的判斷只是根據一種古志的缺載！一個人的著作裏，於數百種書名中漏掉一種，也無足怪；——例如康熙字典，還是一羣學者所作，而王引之列舉其誤竟寫了七大卷的書！

（譯者註三）這句未照原文直譯，因為直齋書錄解題卷九有這樣的話：『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

（譯者註四）這裡「皇帝」指唐玄宗。

同這種標準相關連的，是下列一種：

篇數或卷數，在各種古代記載裏，尤其在書目裏，是不同的；那麼這書一定被竄亂過，增加過，甚或重製過的。這是中國考據家所愛用的論證，而且我們要知道這論證常被濫用。下列很可注目的例子，是姚際恒(頁二三下)討論哲學家慎子的話：『漢志(漢書的志)法家有慎子二十四篇；唐志(唐書的志)十卷；崇文書目三十七篇。今本止五篇。其偽可知。』(譯者註五。)姚似乎不懂書的一部分會亡佚的——在中國，古書半數的命運是如此的！我本不願作這種無聊的辨論，只因姚書在中國享有大名，且為張之洞書目答問所書許之故。更覺嚴重的是姚(頁二三下)關於哲學家鵬冠子的話：『漢志(漢書的志)止一篇。韓文公(著名的韓愈，紀元八二四年卒)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清代皇家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解悉後人增入歟？』但是這種考據是同樣的沒有價值。第一，四庫書目並未說起三十六篇。隋書以後，這書有三卷。韓愈像是讀了種十六篇的殘本，(他的全集中所謂十九篇是誤改的，參看四庫書目卷一一七，頁十上)；但北宋人陸佃曾編為三卷十九篇——此即今本的編次。(譯者註六。)十九篇中有些很短，今本全書也不過等於史記較長的一篇(例如第三十九篇)；所以漢書的志裏說是一篇。

(譯者註五)原文引姚際恒的話，誤脫「法家」二字；而「唐志十卷·崇文書目三十七篇」也誤作「唐志三十七篇」，今皆據古今偽書考改正。

(譯者註六)這句中「韓愈像是……是誤改的」一段含義稍晦，今附載四庫書目原文於此：「此本為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

但有時這種數目似乎嚴重。例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參看上文二)。隋書的志與唐書的志有十七卷，崇文總目(十一世紀)有八十二篇。但是中興館閣書目(紀元一一七八年)只有十卷，而萍鄉本只有三十七篇。所以陳振孫(卷三頁五下)說：『今[宋]……本](是樓鑰本；從永樂大典輯出，四部叢刊重印者即此)[篇卷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古]時本書也。』(譯者註七。)

(譯者注七)原文引直齋書錄解題稍有改易，今均校正。

要知道這種指摘在怎樣的範圍內方算嚴重，讓我們試驗一種著名可信的書——比如孟子罷！就我所知，牠是一般認為無庸懷疑的。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簡直把漢以前的書幾全認為偽的，然而他相信孟子是真的。孟子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卷七四頁一上）：『作孟子七篇。』但是我們回到漢書藝文志（同於劉向劉歆的七略）裏，却看見：『孟子，十一篇。』說十一之數不是筆誤，漢代確流行種十一篇本，已為應劭（紀元二世紀）風俗通義所証實，他（四部叢刊本卷七頁三上）說：『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然而第一個編注孟子者趙岐（紀元二〇一年卒）說：『孟子著書七篇。』他的本子就是這樣分的，直到現在這還是個標準的版本。假使我們應用姚際恒的原則，我們應該說：『漢志有十一篇，趙岐只有七篇，我們可以明白這定是偽的！』假使我們更客氣一點，我們應該學陳振孫說：『史記有七篇，漢志與風俗通義有十一篇，趙岐又只有七篇——這不會是孟子的原書，怕是起初增加過，繼又重編過，來維持司馬遷七篇之數的！』但是陳振孫，四庫書目，以及姚，都未講起這個歧異。朱彝尊在他的著名的經義考裏，從歷代著名考據家與學者中，引了四十一種關於孟子的論斷，然竟無一人暗示到這個歧異。既然古代記載篇數的不同，是懷疑他書的標準，為什麼不用來否認孟子的可信呢？一定有人要問；孟子傳說中七篇與十一篇的歧異，到底應該怎樣解釋？我可回答：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管。在中國那樣國家，書籍用竹木絲紙來傳授，歷一千五百年之久，而常常不改易次序的傳給我們，實為中國書生愛惜心的明証。重編與割裂篇卷實在沒有什麼奇怪；而且有些古書（例如史記）一篇有時是兩三頁，有時是二三十頁，所以更沒有什麼奇怪。那麼，古書目裏卷數篇數自然是個很危險的標準，只能在絕對厲害的地方方可應用。

八

所考證的書若引用一個已經證明為偽的書，那麼這書本身也是偽的。金受

申在重印古今僞書考(頁十二下)裏討論孔子家語，指出家語某一段可在列子裏找出，并說：『現已知列子成於劉向之後，則家語似在其後也。』若不管家語久証爲僞而列子或否的事實，則這個論調是很有味的，因牠明示一條原則：若甲書徵引或雷同於乙書，而乙書是僞的(一個僞的乙書)，則甲也是僞的。這個論証並不是不常見。但是心思細密的人馬上要問：我們怎樣知道事情不剛剛相反：乙書僞造者在造僞乙書時引用了真的甲書？下文我還要回到這種標準上來。

九

一部書若有幾段同見於他書，那麼這一定是較晚的作品，即用這幾段再加些假材料做成的。這是個極普通的論証。姚際恒(頁十上)討論孝經時，引証好幾段是他認爲抄左傳的，結論說孝經不但非孔子所作，且非周秦人作，而是漢代盛行左傳以後作的。

這個如何斷定中國古書中文句雷同的題問，是極費斟酌而極重要的，因爲任意解決這個問題會產生很大的害處。依據邏輯及事實看來，一個作者對於借自古書的文句，有三條路去處理：

(甲)他可以依樣抄用，一點不改。這裏有兩類：

(一)這段在風格和文字上與他自己的著作大異，人家立刻可以知道這是借用的，是從他種已存的書上取來的。例如孟子篇五上頁一——三的幾短段，便是如此。然而就全體論，這種例是很少的。

(二)這段在風格和文字上與他自己的著作並不兩樣，所以在比較兩本時，不能說定孰早孰晚。

(乙)他可以各處改動，使牠成爲同樣內容說法略異的一段東西。所以若只比較這兩本，也不能說孰早孰晚。

(丙)他可以意譯一下，使牠較易讀，以普通的字替代少見而艱深的字，使文句不那麼簡短而難懂。在我的論左傳的性質及其可信 On the nature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Tso chuan 裏，一九二六年版頁二四以下，我舉了司馬遷用這意譯方法來借用左傳的許多例子。在此情形下，要斷定孰為原本是很容易的。

我們應該明白，只在甲一及丙的情形下，才能用作辨真偽的論証。至於在甲二及乙的情形下，這方面是毫無價值的，且當永莫用來斷定某作者曾抄某作者的某幾段。這是不謹慎的不科學的，而且不該當的。

也許有人說若能証實一部書有幾段與一羣古書相同，其形式雖是屬於甲二及乙的，也可斷此書是晚出的偽作。不幸這也是個錯誤的標準，因為晚周與秦代有許多公有的傳說之任何作者都可自由引用，大都不說明來源。對於這時期的許多書也如此：無論你拿起什麼書，你總會找到幾段與同時的兩三種書相同。在任何一段裏，要決定孰早孰晚，幾乎大都是絕望的。而且他們的原本，有幾處是顯然已亡佚了的。（許多口頭的材料，或說故事的人，為什麼不與近代中國的同樣亡佚呢？）（原注一。）

（原注一）在我剛說起的左傳的研究裏，我下結論說：「這一定是部真的書，是一個人所作的，或者是屬一派和一方言的幾個人作的。」這就給馬伯樂 H. Maspero 一個機會來說，這會引出一個超過我的前題的結論（在古代中國 La Chine Antique 的一九二七年出版頁五九三裏，又在亞洲雜誌 J. A. S. 的一九二八年出版頁一五九以下一篇對於我的書的很客氣的批評裏）。照馬伯樂的意思，我只證明了「前三世紀的編者」把那些集成這部春秋時偉大史書的各種史料，在文法上加以修改。馬伯樂和我在意見上的歧異，事實上沒有像那想樣大。我不能那樣幼稚，來相信左傳數鉅大的人事記載的作者，「從其意識深處」 aus der Tiefe seines Bewusstseins 引伸他的博識，而不依靠先前文字的和口頭的材料。我的意思及我的結論，是說作者或作者們並非把許多片段原生的聚起來，但是把牠們改造 verarbeiteten 成一個文學的產品，在文字及組織上相一致的——一個傑作，有很可佩服的個人的味兒，也許是古中國文學全體中最偉大的傑作。這是唯一的一點，對於我研究此書真偽的目的有關係的，而我也沒有理由去嘗試追蹤前人。

現在我要舉一個連貫的例子，可以表示上述三種標準(七——九)的危險。這是管子的問題。我曾說過(上文一)齊管夷吾(管仲，紀元前六四五年)是牠的作者的古傳說，早已證明為不可信的。此書不能早於晚周。中國領袖學者的一般意見，差不多以為牠是晚周的真書。王念孫在讀書雜誌裏，俞樾在諸子平議裏，孫貽讓在禮記裏，都有專篇校勘管子，而且洪頤煊和戴望也做過關於這位作者的同樣工作。學者如王，俞及孫，都是清代許多大考據家中的明星，他們決不肯盡心研究一部自認為晚出的偽書。這部鉅著是很有味的，可以供給我們觀察中國古代制度的各特點。牠對於考古學家更為重要，因為牠有許多關於桓公時(紀元前六八五——六四三年)中國東北部(齊)的鐵工業的記載。第八十一篇(四部叢刊本卷二四頁二上)告訴我們說，一國的政治和賦稅如何依靠在鐵的生產上。農夫需要鐵來做耜，鋤，鑿，鑿，椎及銍；車工需要鐵來做斤，鋸，缸，鑽，鑿，鍊及軻；女人需要鐵來做刀，錐，箴及鍊。(釋者注八。)這表示前七世紀鐵已廣用，而鑄鐵也必很早便發展了。第七十七篇(卷二三頁一上)裏的數目，如管仲所說，『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都是計算銅鐵工業的比例的表號。

(釋者注八) 原文此處述管子輕重乙的大意，而微有出入：現在關於『耜』『鋤』等器具之名均用管子所固有的字，故非直譯原文。

假使這些關於前七世紀齊國鑄鐵的傳說，是在前四或三世紀寫下來的，那麼很可相信為真的，而且是極可寶貴的；但是假使牠們是一個近代的偽造者所作，那麼便是毫無價值的。所以馬伯樂的話是極可注意的，他在巨著古代中國裏斥管子『幾全為紀元四或五世紀時的偽作』(頁二九五)，又在詳述古中國政治經濟狀況時完全不睬此書，其實此書若是真的話，則為這方面最好的史料。他說(頁五八五)

『一部號稱管子的書確是有的，共二十四卷，分八十六篇(其中約十篇已亡)，假託是管夷吾的作品，但是即使牠不完全是個近代的偽作，其較古的那

分也埋沒在許多約爲紀元四或五世紀所偽造的篇中：

『牠引（卷五頁六上）太誓，那是書經中的偽篇，用第三世紀偽作的句法的，

『又抄襲紀元前三八六年的左傳，甚至保存魯君的紀年，這在一位齊相算是荒謬的，還有其他。（譯者注九）偽作者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插入了幾段左傳，國語及史記。由唐代徵引的看來，此書在那時已存在；而十九卷之分則只見於隋傳，大概不過是篇次的歧異。

（譯者注九）這句中『三八六年』疑係『六八六年』（即莊公八年）之誤。參看後文。

『書首有劉向在前一世紀校書的序錄，這是完全可疑的，因牠已講起今本八十六篇之分，而真的劉向書目則只有一本十八篇的管子（見張守節史記正義卷六十二頁二下）這一段表示前漢書卷三十頁十二上（即漢書藝文志，同於劉向七略）裏「八十六篇」之數乃受近代偽作的影響而竄改的。』

馬伯樂的三種標準，分別屬於上文所說七八九三種是很易看出的。讓我們考察他的論證。

第一（第八種標準），說管子『引太誓……用第三世紀偽作的句法的』，是不確實的。我想最好把載太誓的三處並列於下：

偽 <u>太誓</u> ：	<u>左傳</u> 昭公二十四年 <u>太誓</u> 曰：	<u>管子</u> 卷五 <u>太誓</u> 曰：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召臣三千，惟一心。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 <u>武王</u> 有臣三千，而一心。

任河人都能看到管子並未正確的抄襲偽太誓，有歧異處大都同於左傳。他用『紂』字，又用『人』字，都同於左傳而異於太誓；又有『亦有』二字，與

左傳同，而偽太誓則用『惟』字。這些不能只是偶然的。假使管子是偽作者所造，我們便要說他大體遂從偽太誓，而微依左傳來修改。但他爲什麼要如此？

(原註二。)他知道，或者他想他知道，這個〔偽〕太誓是神怪的書經的一部分，是大聖武王的文件，較左傳（『屬於左丘明的』）早五百多年。爲什麼他不奴隸般遵從那神怪的書篇，而偏照左傳來修改，以自惹嫌疑？這完全是不近情理的。

(原註二)注意。這個問題並不僅是三處文句的相同，而是正式的徵引，因爲左傳與管子都有「太誓曰」三字。

這個版本問題的解釋是極簡單而與上文不同的，我們知道今本太誓（『偽太誓』）是紀元三世紀的偽作。但是偽作者頗有點古文學的知識，而且習知這兩處徵引古代真的太誓（左傳與管子的）。他想要把這段拚合在自己的書中，他必定在兩種頗不同的本子中選擇一下。什麼是最好的辦法呢？他知道，或者他想他知道，管子是紀元前七世紀的，而他定左傳的時代却最早不過前五世紀的末年。他決定遵從較早的本子。但是這本的句法顯然像意譯，主詞在第三位（『武王』）而不是太誓所當有的『余』（第一位），所以他參用些左傳的本子。而且，他使他的文體更簡潔，更『像書經』。這裏我們對於紀元三世紀偽作書經的人的作場，可以到很有趣的一瞥！

所以馬伯樂第一個證據便一敗塗地了。這不是『甲引偽乙，所以甲也是偽』的情形，而是『偽乙的作者利用真甲，其中含有已亡佚的真乙』的情形。我甚且如此說：即使這一點不能盡量的承認，則只是後一種解釋當作或說的可能性，已够使馬伯樂的標準（屬第八種）毫無價值。

馬伯樂反對管子的第二個證據（第九種標準）是與別的古書相同的幾段。管子第十八篇（卷七）的頭上確有幾段同見於左傳恒公十八年（紀元前六九四年）及莊公八年（紀元前六八六年；我猜馬伯樂的三八六的數目是手民之誤，原意當指第二個年代。）這幾段或是字義相同（上文甲二），或是稍有變易而不

能明示孰早孰晚（上文乙）。還有幾處古怪的歧異，但不能說是誰抄誰。一個人在左傳裏稱為申繻，在管子裏則稱為申俞。左傳說『規(kiap)而束之』管子則說『脅(Jiep)而束之』。（這是否為聽話所記的歧異——書房學來背讀的一段？抑是說故事人的談話？）記年的材料也不同——所以並未依照魯國的紀年：照左傳，魯國在四月裏有個請求，照管子則在二月裏；左傳說齊襄公在十二月裏獵於貝丘而遇鬼，管子說在五月裏。而兩書（左傳見於六八五年而非六八六年）記齊國發生的暗殺却同在九年（魯莊公）。這顯然是馬伯樂所認為極可疑的。但是要知道這件事不但左傳有『九年』字樣，而且春秋裏也有的。照馬伯樂說，假使管子是前七世紀齊相管夷吾所著的，則『九年』的日期是荒謬的。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是晚周無名氏所作半歷史半哲學的書，那麼他述一件事物偶然依照那幾乎人手一編的孔子春秋所記的年代，是沒有什麼可怪的。

除了這段左傳管子相同的地方，我考察過管子與左傳國語春秋繁露韓非子相同的幾段，而我終於沒有找到一段可以明示管子的本子是晚起的。結果這種依照第九種標準的嘗試是得不到結論的。

第三，馬伯樂應用第七種標準（篇數之可疑的歧異），在我看來是極不幸的。這裏整個問題轉向劉向（紀元前九年卒）到底看見幾篇的一點上。在此我們有三種證據：（甲）劉向自己的序說有八十六篇。（乙）紀元一世紀的漢書藝文志（同於劉向自己的書目七略）說有八十六篇。（丙）紀元八世紀張守節的書引稱劉向的書同說管子只十八篇。既然頭二種證據較早五百年，且都同今本八十六篇相合，那麼應該明白張守節所引是錯的。但是，不！靠着紀元八世紀的一種記載之力，馬伯樂說：第一，劉向的序是『完全可疑的；』第二，漢書藝文志的八十六之數是『竄改的』；第三，這些可證明今本有八十六篇即是偽作！我們不能認這是合理的考據方法。這一個更能證明我所說的應用第七種標準所得結論的不可靠。

總之：管子為偽也許可以拿我所未知的事實來證明，但是馬伯樂所說的理

由都不夠減低牠的可靠性。(原註三。)

(原註三)我願意鄭重聲明：我只反對馬伯樂古代中國裡的一事——雖然是很重要的一事。在別的观点看來，這是我所極佩服的一部書。研究中國古史的最近的成績，都陳列在這裡，其大部分重要的結果都是由於作者自己的研究的。牠不但是初學者必需的工具，即任何「支那學家」也都需要牠，牠實在是論古中國的唯一的書。

在這裏，我已經列舉了中國考據家辨古書真偽時所用的最重要的標準，並加以審核。此外，我在幾年前（在一九二六年的論左傳的可信及其性質裏）還加了一種標準，在有些情形下是很可應用的，而且我以為在那樣情形下是極重要的：

十

一部書(所用語言)的文法系統有某種特點，這特點賦予牠以獨有的性質，而決非後代偽造者所能想像或模倣的，那麼這部書是可信的。我用這個考據的原理於古書中很長很重要的左傳，我說明助詞與代詞的應用異於其他著名的古書，尤至異於魯國的書（論語，孟子及禮記的某部分），本來魯國的書應該與左傳相符合的。(原註四)我把這種現象認為可以證明古中國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左傳用一種方言寫，而魯國的書則用另一種方言寫。除了這兩種，我斷定更有幾種方言，依着文法上的字的歧異而辨別的。文法的歧異是很大的，而不能當做小變動。

(原註四)這種常就是應用於「若」與「如」；「於」與「于」；「吾」，「我」與「予」；解於「於是」 the, thereupon 的「斯」；解作「這個」 this 的「斯」；用作介詞的「乎」；用作疑問語單的「與」；解作「與」的「及」。

我這種解釋，曾經兩位學者在批評我的書時表示反對：一為福克A. Forke，在一九二八年的東方文學 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頁五一四裏；一是馬伯樂在一九二八年的亞洲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頁一五九裏。兩位都說

，在我所指出的現象裏只能看出文體的不同，而不是方言的不同。假使他們的話是對的，一定很嚴重的推翻我的辨偽的標準。因為方言的不同只限於某一地方，或某一時間，乃活言語所經的現象，所以是特殊的，難於模倣的（至少是後人不能模倣，因為他們不見得會注意文法上的字的用法的特點，）然而文體的不同乃是文學的文字裏所有的人為的現象，至要點就是模倣。假使周人已經那樣強烈的自覺到文學的體裁，而創造了各種不同的文法組織來作不同的文體之用，那麼漢人當然也是如此，而且當然能夠偽造得『逼真於文體』。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去考察究竟我說周代有不同的方言是對的，還是福克與馬伯樂說不同的文體是對的。

這兩位學者的觀點也互異。福克以為中國從無種文學的文字是直接根據俗語的。就在周代，亦已加以人工而與口語不同。在文學的文字中，無所謂方言，只有文體 *Stilgattungen*：詩歌體（詩經），散文體（書經，易經），哲學體（論語，孟子），歷史體（左傳），福克的基本觀念分明是錯的。任何公平的讀者都該明白，論語，孟子及莊子中的談話，以及左傳中敘述活現的插話等等，是口語的最純粹的記錄。我們後對的能聽到說話者的小的古怪的曲折，暗藏的句法，呼喊等等。我甚且可以如此說，我相信就在漢代，文章離俗語也不很遠。常有幾段顯然想把所說的話逐字記錄，而且牠們決不恰是我們所說的『文學的中國文。』一個很可注意的例子是史記卷九六周昌列傳，那兒口吃的周昌怒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云云。任何人都該明白口吃的『期期』不該插入『文學的非俗話的』句子裏。所以『期期不可』一句，在我們是能得一很有力的文學的印象的，而在漢代却是俗話。在這一點上，不必再贅述了。

馬伯樂的理論則微異：竹書紀年（後自魏國）是很像春秋（屬於魯國）。所以表現在書中的，不是方言的不同而是文體：歷史文字（春秋，竹書紀年），傳奇文字 *Lanque de romans*（左傳，國語），哲學文字（論語，孟子，莊子），典語文字（尚書，逸周書），詩歌文字（詩經）。他以為這樣解釋，較

之字彙並無主要異點即認方言的不同，似更合理。方言一書表示西漢時字彙的歧異是很大的。此雖幾世紀以後的事，然方言的歧異也不會較周代更甚。

第一，竹書紀年的論證是毫無價值的。竹書紀年與春秋都用非常簡潔的文字寫的——牠們只是檔案的提要——所以就沒有文法上的助詞，不能從此得什麼結論。但是讓我們先考察文體說的可能性與真實性，然後再回到方言的問題。

當古中國的春秋戰國期，那時我們知道只有一二十種文學產品，那時孔門的語錄還表示俗話的痕跡而難於改成連整的文字，說這時發展了五(五!)種互相歧異而須確道的文體，每種可以助詞與代詞的獨有的用法而辨別，是可能的嗎？讓我們明白這是什麼意義。假使紀元前四世紀有一位李先生恰巧是個文人而想著書，他一定踴躍了。假使他想寫部歷史的記載(有點像左傳的體裁)，那麼他在『假使』if的意義該用『若』而不用『如』而在『好像』like as的意義則用『如』(不用『若』)。但是假使他要像孔孟般的說教，他關於『假使』的用法得相反，常用『如』而不用『若』；同時在『好像』的意義，他却可隨心所欲的用『如』或『若』，像是給他的報酬似的。假使這位不幸的李先生要寫一篇『典誥』的文字——他一用『如』字便倒霉了！無論在『假使』與『好像』的意義裏，他都得小心寫『若』字。

而且，假使他將孔門道德作哲學的敘述，他在『於是』then, thereupon的意義可以自由用『斯』字。但是，假使他獻媚於莊子而論『道』，那麼他得小心摒除『斯』字而用『則』字。馬伯樂的確把孔子與莊子同列於『哲學文字』之下，但是孔孟常用『斯』而莊子則否(還有其他異點)，我們還得把『哲學文字』分成二類：一是『孔門道學文字』，一是『道家哲學文字』！假使可憐的李先生此時還未被擾瘋了，他還得在『文體』的荆棘中扎掙。當他作哲學的論述時，他可以隨意用『乎』與『於』——作『在內』in『在上』at解——與疑問句尾的『與』；但是『于』字是不許用的。假使他作『典誥』，他得小心別用『乎』與『於』，而常用『于』

；而且他若用『與』於語尾，他便完全丟臉了。但是假使他從事於歷史記述，則『乎』與句尾的『與』同樣禁用，而在『同』With, *aupres de* 的意義可用『於』字，在『在內』的意義可用『于』。——我可以再舉些例，但是有何益處？這文體說的全體，若用來解釋各種古書中所有的不同的助詞系統，是顯然不合理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問題轉過來，試看文體說是否真實的。可有一種『哲學文字』存在嗎？試舉孟子，莊子，荀子及韓非子四位哲學家為例，他們的確都是同時的（紀元前四世紀晚年——前三世紀中年），而且他們的作品在體裁與內容上是很相似的。假使文體說是真實的，那麼他們應該有同樣的文法。但是我已指出莊子不用『斯』（在其『於是』then 及『這個』this 兩種意義的任何一種上）是與孟子（及至他魯國的書）不同的。而且前者常用疑問句尾『邪』，是魯國的書所無的。這個『邪』字也見於荀子與韓非子，句尾的『與』在魯國書中是常見的，在莊子及荀子中是很少見的，而在韓非子中則簡直沒有。所以並無『哲學文字』存在。

國語文法很近左傳（雖然有一種重要異點）。戰國策確與國語同時，而且內容與體裁也很相近，所以也可說是同一作者所作——要不是爲着牠們文法（助詞系統）如此差異！國語在『於』與『于』中間有個用法上的異點，他在『和』and together with 的意義用『及』字，而無句尾的『邪』字，戰國策有很多的『於』字，沒有『及』字，而有不少的『邪』字。介詞『乎』字在戰國策中常見，而國語則沒有。所以並無『傳奇文字』（馬伯樂指國語言）存在。

而且，福克與馬伯樂甚至沒有提起許多禮書。牠們不能勉列於任何『文體』內，因爲各種禮書在文法上有巨大的不同（參看我的左傳論文頁五六）。事實上，批評我的左傳論文時所提出的『文體』說的全體，是爲我的書裏援引的事實所反對而不許可的。

那麼，古書中文法之異認爲由於方言之異，豈不是很可以的嗎？不過馬伯樂的反駁，說字彙上也該不同，却也很有意味，很能引人注意的。

讓我們第一先替我們所謂方言下個定義。我並不是指 des Patois (法國內地土話) 或中國農村的土話，或社會最低層的土話；而是指古希臘話一類的方言，或再舉個較近的例，如受教育的上海人或北京人所代表的方言。那當然可以代表魯，周，衛，齊等國的文人文字的歧異，這幾國是文化與學術上獨立的中心點，以政治的與地理的阻礙（湖澤，森林，及中國內地的異族，可使交通困難）而互相分開的。假使我們把受教育的上海人與北京人的語言比較一下，我們看到牠們有三點不同：（1）文法（助詞與代詞），（2）字彙，（3）讀音（兩方言中同字異音）。但是只要不是土話（也許方言一書有意於此）的問題，而是受教育者的語言的問題，那就會注意到這個事實：例如假使看看卜濟舫 Hawks Pott 的佳作滬語讀本 Lessons in Shanghai dialect（一九二〇年版），就知道文法（助詞，代詞）與讀音雖大異於北京人，字彙却大體相同；限用於一種方言的字比較的少。於是我們便得到下例的綱領：

- （1）文法上的大異點；
- （2）讀音上的大異點；
- （3）字彙上的小異點。

中國古書中是怎樣的呢？

- （1）文法（助詞與代詞）上的大異點，已由我在左傳論文中說明過。
- （2）讀音上的異點——下文我要講到這點。
- （3）字彙上的異點——馬伯樂以為簡直看不出（『字彙上絕無重要的異點，Sans aucune difference importante du vocabulaire』 見一九二八年的亞州雜誌頁一六五）。

這是真的嗎？我並不如此想。據我所知，從來無人考察過這問題，而沒有統計時什麼都不能武斷的。從無人相信書中有文法的異點，直到我說明後方相信。關於字彙能否有滿意的回答，却還是個疑問。因為，要斷定方言的文法只需二十頁的書便够了，而要斷定字彙則需要數百頁甚或數千頁的書。論語，孟子

及檀弓（禮記）已够斷定魯國方言的文法，但要證明牠的字彙，牠們只借給點片段的極不夠的材料。不過事實雖如此，環境雖不利，然因保存的書是少而且短，所以假使我們是個精密的考據家，也可以找出字彙上異點的線索來。這裏還不能公布我關於這一點的材料，但我願舉一個例。對於普通的船的觀念，莊子用『船』字（卷三一，他的門人寫的，參看馬伯樂古代中國頁四九〇），這個字是近代中國文字裏常用的。就我所知，十三經中便無此字，在幾處說起『船』的地方，他們照例都用『舟』字。（原注五。）所以，這是很自然的，而且恰是我們所預料的，在比較那方言不同的古書時，文法的歧異較字彙的歧異更令我們注意。

（原注五）方言證明『船』字是個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即今山西shensi。

因為是中國的本子，所以我們很不幸的不能研究古方言讀音的異點。恰如現在象形字『日』內藏有 Ji, ze, or, niat 等不同的方音，古代文字也如此。我們很可以武斷讀音上有大異點，可惜尙未能証實牠們。不過，要知道這個武斷是否真實（無論我們研究語音組合時能找個統一的古文字或否，）却是極重要的，尤其對於古文字學；而對於我們現在的問題——拿方言來解釋文法的歧異——這是同樣的重要。在不同的文化中心，普通的字的讀是否的確不同？我將說明：至少在某幾點上能揭破這個內幕。

在漢書數九十頁十三下（金凌書局本），注者如淳（紀元三世紀中年）稱一個石柱或標柱爲『桓表』（古音ruanPiau）而且說：『陳宋之俗，言桓 ruan 聲如和 ruâ（今音ho），今猶謂之（桓表 mân piau）和表 rua Piau。』（譯者注十。）這個情形不僅三世紀如此，即更早些也如此，是可以從張衡（紀元一三九年卒）東京賦（文選卷三頁二八上，四部叢刊本）裏看出，賦中有『和』用作『桓』講。這個方言中桓『讀如和』的現象，著名學者鄭玄（紀之二〇〇年卒）是一定知道的，並且相信在書經時已如此。在注禹貢一篇時，他提起（附見水經注卷三六頁二上，四部叢刊本）『和夷』（『和何旁的蠻夷』 I barbarians

on the Ho (rua)river，雷格Legge頁一二一)說：『和rua讀如桓 ruan』，意指四川桓河。此說若確，那麼這漢代的方言在周代已存在了。因為逸周書(汲冢周書)卷八頁二上(四部叢刊本)裏『桓』是無疑的百替代『和』字而會義相同的(『桓於黎民般』)。這個給我們個可能性，其解釋中國本子中很古怪而一向當作啞謎的情形，這情形是古代的-a讀作-ân，或相反：

亂(Luân)：亂(Luâ)；般(puan)：嬰(pua)酸(suan)梭(sua)；裸(kuan)：果(kua)；番(Piwon)：幡(pua)；難(nan)：儼(na)；單(tan)：瘡(ta)；彥(tan)：多(ta)；箭(kan)：可(ka)。

(譯者注十)此處原文引如淳作『今猶謂桓表爲和表』，而漢書注則作『今猶謂之和表』；現在改依注文，而存桓表注音於括弧中。

這些情形是較少的，且破壞語音組合常規。但是謝謝如淳，我們現在明白了從前猜疑過的事情：牠們是由於方音的特點。這個道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讀-an及讀-ang的字，在中國大多數的方言裏，有個很強的鼻音的傾向。一個Kan音(或Kang音)變成Kan音，而終於成爲Ka音把-n音(或-ng音)完全失去了，參看珂羅掘倫的中國語音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頁七六四——七六五。伯希和 Pelliot 曾說明這情形是古已有之的，因他曾很聰明的以爲 upadhyaya (一個改過的中亞細亞的形體)同於中國文『和尚』。和尚二字在唐代讀 rua-ziang音，更早讀 rua-diang音，其 diang音可愛 dhya音，因古代鼻音與近代北方各種方言裏的鼻音相似。這些鼻音在中國音韻史上，好像播種了而且滋長了好久，而且牠定是方言的鼻音如 rua(n)等，這可解釋上文所說的 rua代 ruan或 ruan代 rua的用法，並可解釋這些『例如情形』的特殊結構。這個可以提醒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人，不是拿古中國『標準文字』的觀念來解釋每一種古怪的語音組合。書本中許多變例一定都有牠們的方音秘密。

(原注六。) 我們曾藉這個例子來表示周代文字有方言上的歧異，不但在文法上與字彙上，並且在讀音上。所以我想我有許多理由來堅持以方言解釋左傳文法

上的特點，因此牠還是辣真偽的重標。

(原注六)西蒙Walter Simon在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ion (offprint from the Mittell. Sem. Or. Spr. Berl. 1928)頁二二裡，嘗試解釋上述「難」nan與「儼」na的情形，以為是古代商音的語尾(所以寫成「fricative」於第二字na裡)，這商音在隋(切韻)以前當已失去。那麼，這便是文字全體的現象，而非方言的現象。但這是不可能的。在古中國(切韻，隋代)，讀-a及-ua的字是很多的，讀-at及-uat的字也不少。假使在前一類中有幾個古代的-a及-ua音則在書本中語音系統裡(一個ka<ka才當作kat的韻音，或互易)或在詩經押韻上(一個kâ<kâ才與kat相叶)，必有些齟齬的情形。這個決不是事實，這個說法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國文字的確有讀-ad及-uad的(這裡d是指幾種爆商音)，成但是們都變 -ai及 uad而不是 a及 ua音。

中國優秀的學者現在應該把所有討論周秦漢書的真偽的著作，統統聚集起來。於是他應該進一步的把所有根據三四五種標準的判斷除去，而且用七八九種標準也僅僅限於極少數有把握的地方，不要像從前常見的那麼武斷；至於一二六種標準則盡量應用，但論斷時不要超越前提；而且在可能的時候，加上第十種標準。這樣。他便能給我們一個新的古今偽書考了。

唐代莊園考

(原文載在東洋學報第七卷第三號原名唐代莊園之性質及其由來)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加藤繁著
助教授文學博士

史學系教授 王桐齡譯

- 一，研究之動機
- 二，唐代之莊園 別墅 莊 別業 山居
- 三，莊宅田莊莊田莊園等性質之區別
- 四，莊園之由來
- 五，南北時代之莊園 山莊 山墅 別墅 別業 山居 園
- 六，漢代之莊園 苑 園 園田
- 七，莊園與客戶
- 八，結論

一 研究之動機

莊園，莊田等字散見於唐代書籍或記載唐代事蹟之後世書籍中。法學博士中田薰認為日本莊園二字係脫胎於唐代莊園，其論文題目名曰日本莊園之系統，具載於明治三十九年國家學會雜誌中，無論何人對於此說俱無異論。然而唐代莊園，莊田係何種性質？莊園，莊田之名稱至唐始著聞，莊園，莊田之性質是否至唐始成立？莊園莊田之名稱未有以前，是否其實質已存在？假令唐以前其實質已存在，又以何者為名稱？凡此諸疑點，中田博士論文中未嘗十分考覈，此外各學者亦多棄置不顧。著者不敏，竊以課餘之暇，搜集少許材料，作一短篇小論文，試為解決此問題。

二 唐代之莊園 別墅 莊 別業 山居

莊田，莊園，莊宅等名詞中俱嵌有莊字，莊者何？今日日本所謂「別莊」者是也。唐代公卿富豪好營別莊之事散見於當時之詩賦文章中，其名稱或曰墅，或曰園，或曰別業，山居，山林；不必一定名莊也。別莊大致分爲在城內與在城外二種，別業，山居，山林等專指在城外者也。試就在城內之別莊舉例。舊唐書卷一百七十裴度傳曰：

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醴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際，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邀。

午橋在洛陽城內。宋周格非洛陽名園記曰：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爲千有餘邸。

裴度之別墅當爲其中最著名者。中華書局出版之白香山詩集卷三十四有題曰：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

墅與莊二字名義可通用，舊唐書稱爲別墅，香山集稱爲莊，香山集之著者白居易爲裴度老友，午橋莊當係最初之名稱也。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張齊賢傳曰：

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樹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

張齊賢爲真宗宰相，知此莊至宋初仍無恙也。試就在城外之別莊舉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傳王維之條曰：

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張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輞口在陝西藍田縣西南，一名輞谷，又曰輞川。由南山流來之小河流匯集於此，形如車輞，故得此名。天然風景極奇峭幽邃。最初爲初唐詩人宋之間別墅，後爲王維所有。維愛此地風景，遂運用其天然妙筆，畫成有名之輞川圖。舊唐書稱之爲別墅，朱子稱之爲莊。朱子集卷九十九次韻雪後書事詩曰：

滿山殘雪對虛堂。想見當年輞口莊。

此莊在藍田縣，故又稱藍田莊。宋之間爲武后時詩人，王維爲玄宗時名士，此

爲初唐有名之莊。宋王譔唐語林卷七曰：

平泉莊者在洛城南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象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於海門。有巨魚脰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曰：「會昌二年，海門送到」。在東南隅。……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

平泉莊爲李德裕別莊，在洛陽城南，規模極爲宏大。德裕爲武宗宰相，是爲中唐有名之莊。宋錢易南部新書辛曰：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山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司空圖爲僖宗，昭宗時代名臣，是爲晚唐有名之莊。中條山爲太行山支脈，王官谷在今山西虞鄉縣東南。周迴十餘里，規模頗大。其中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此多數良田，當然委託佃戶耕種，每年可以收入租糧數百石。司空氏之子孫住居別莊，依靠地租，可以維持寬裕之生活費。此別莊不僅供隱居娛樂之需，實爲衣食住之生命線。輞川莊亦然。宋之問藍田山莊詩曰：

宦遊非吏隱。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爲農且用天。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田。獨與秦山老。相歡春酒前。唐詩類苑卷一百六十八

王維輞川別業詩曰：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纔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

王摩詰
集卷六

宋之問，王維爲輞川莊新舊主人，所詠自係實事。據此二詩推測，知輞川莊有水有田，可澆可種，足供生活必需之要費。此外若唐詩類苑卷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所載，許渾題崔處士山居曰：

坐窮古今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

權德輿送李處士歸弋陽山居曰：

暫來城市意何如。卻憶嵩陽溪上居。不憚薄田輸井稅。自將佳句著州閩。
白居易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詩曰：

長松短下小溪頭。斑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爲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
岑參題鞏縣南李處士別業詩曰：

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有時著書暇。盡日聽
中眠。且喜閩井近，灌田同一泉。

于鵠送李明府歸別業詩曰：

寄家丹水邊。歸去種春田。白髮無知己。空山又一年。

耿漳東臯別業詩曰：

東臯占薄田。耕種過餘年。護藥栽山刺。澆蔬引竹泉。晚雷期稔歲。重霧報
晴天。若問幽人意，思齊沮溺賢。

據以上各詩推測，知當時山居，別業之中，當包含穀田，茶園，藥圃等農業土地，實與王維輞川莊，司空圖王官谷莊同一性質。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上王方翼傳曰：

方翼并州祁人。祖裕尙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仕至隋州刺史。……父仁表貞觀中爲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尙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

方翼爲高宗，武后時代名臣，其鳳泉別業土地雖廣，並無設備。方翼發憤經營，闢良田數十頃，並修飾館宇，列置竹木，於是生活必需品及娛樂品皆備。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忠義傳李澄之條曰：

澄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李澄爲玄宗時代名臣，伊川在今河南嵩，伊陽二縣境。據以上二條推測，知唐代富人多以娛樂及收入爲目的，設置別業。在別業名義之下，實行兼併土地。

元來業與產業之字義，本指依以謀生之不動產而言。別業者，本宅以外之不動產也。別業本來字義，與其謂為娛樂之所，毋寧謂為養命之源；故別業之設備，與其栽植花木竹樹為娛老之需，毋寧開闢水田旱田供衣食住之用也。唐代大官富豪之別業多在城外，其中雖有亭臺館榭等娛樂之設備，然一部分或大部分實為水田旱田。輞川莊然，王官谷然，鳳泉別業及李澄伊川別業無不皆然。李德裕之平泉莊雖不詳其田畝總數，然周圍十餘里，面積極為宏大，其中農產物所收入，當然足敷養生送死之需可知也。

三，莊宅田莊莊田莊園等性質之區別

莊之字義上節已說明，本節試就莊宅，莊田，田莊，莊園等字加以解釋。

舊唐書卷七十八于志寧傳曰：

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尙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段秀實傳曰：

諡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

以上所舉第一例，分莊宅與田園為二物；第二例，分莊與宅為二物；據此以下定義，知莊與宅與田園各為一物。因而莊田，田莊，莊園等名稱可以認為包有莊與田園二物。然就事實舉例，却亦不盡如此。試就莊田，田莊二名詞說明。

舊唐書卷九十九張嘉貞傳曰：

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餓。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

此條所舉田莊與田園，田業同為一物，皆指田地言也。唐會要卷八十四引大

中六年三月勅曰：

先賜鄭光鄂縣及雲陽縣莊各一所，府縣所有兩稅及差科色役並宜特放者。中書門下奏：「伏以鄭光是陛下元舅，寵待固合異等。然而據地出稅，天下皆同。隨戶雜徭，久已成例。將務致治，實爲本根。近日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凡在士臣無不仰戴聖慈。今獨忽免鄭光莊田，則似稍乖前意」。

此條所舉莊與莊田，皆指田地。唐李冗獨異志卷下曰：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君往年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此條以座主取門生譬如置莊田，文中所舉之莊田及莊皆指田地也。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五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丑之詔曰：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違業違法買賣，或改籍書，或云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遠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釐革，爲弊慮深。其王公百官勳蔭等家應置莊田，不得踰令式。

此條所舉莊田，泛指耕地，牧地及各種田地也。據以上所舉三例推測，知中唐以後，莊田二字泛指王公貴戚富豪等所有之廣大土地而言，不必有別莊之設備。換言之，即不必問其有無林泉亭榭之設置，皆可以名之曰莊也。莊田二字之本義，本指莊與田二者而言。但唐代之莊多數包有廣大田地，遂混莊與田爲一物。最後遂不問其有無林泉亭榭等別莊之設置，而一概以莊或莊田稱之，於是莊田之名稱雖依舊，其實質乃大變矣。

莊園之園字本義作田園解釋，指種瓜果蔬菜等之土地而言。然唐代所謂莊園並不見得含有此義，不過泛指田地而已。唐代單獨所用之園字，指園林，園圃等富於風景之地而言，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所舉之園，性質差近於別業也。莊園之園並不含有此意，不過泛指田地而已。莊園二字本指莊與田園而言，後來泛指田地，與莊田作同樣解釋。南部新書已曰：

崔羣……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時羣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

唐會要卷八十三元和十四年勅曰：

如聞諸道州府長吏，或有本任得替後，遂於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並勒依元額為定。

以上二條所舉之莊園，皆指田地而言。南部新書所載崔羣之條與獨異志所載同為一事，志云莊田，新書云莊園，愈以證明二語作同樣解釋也。

莊宅二字本義指莊與宅二者而言，然唐代所謂莊宅並不必一定如此。宋張洎賓氏譚餘記載司空圖隱居王官谷故事，其文與南部新書所載大致相同，惟末二句曰：

至今為司空氏之莊宅，子孫猶在。

新書謂為司空氏之莊，譚餘謂為司空氏之莊宅，莊宅二字與莊同意也。原來唐代王公貴人，多數有莊有宅。宅為本府，在市內；莊為別業，大半在市外。宅為每日燕居之地，莊為暇時消遣之所；宅以供休息，莊以供娛樂；本為二物。但多數官僚年老致仕之後，賣却城裏住宅，退隱於城外之別莊，於是原來之莊遂化為宅。莊宅二字定義遂專指莊而言，此例雖僅見於宋人所著之賓氏譚餘，然此事當然在唐代已流行也。

當時富貴之家畜養多數奴婢，莊，莊田，莊園等所管之田地，當然使用奴婢耕種。然而地面遼闊，大至數十頃或數百頃以外者，不能不使用佃戶耕種。此等佃戶亦稱客戶，又稱莊客，寄莊戶。（詳見中田博士論文）客戶之本意指離去

原籍，流寓他鄉之人而言，當時貴族富豪等利用客戶爲佃農，其結果遂至以客戶二字當作佃農解釋。莊田之大者可以收容客戶數十人至數百人，多數客戶攜眷寄居於莊田之一隅，於是莊田之中自然生出客戶所居之村落。後世稱農村爲莊，（正字通曰：田舍曰莊。）又稱農家爲莊戶，莊家主，稱農民爲莊家人，其義蓋始於此。

四 莊園之性質及其由來

據以上二，三兩節所述，知唐代所謂莊，墅，別業等皆爲王公貴人富豪之別莊；其中有在城外者，大抵於花木泉石之外，包有廣大之田地。因其中多數包有田地，於是後來貴人富豪所有地，大半名之曰莊，曰莊田，曰莊園，不問其有無莊之設備也。中田博士分莊爲二類，一爲大地主所有之生產地，一爲貴人富豪所有娛樂之庭園，實則二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時常混合，決非如中田博士所舉之單純也。

中田博士引冊府元龜，唐會要，酉陽雜俎等說，證明莊田由客戶，莊客等耕種，年年納一定數量之租穀；此說誠然。但有時由奴婢耕種，不必一定假手佃戶。中田博士引唐語林說，謂莊由莊吏管理，大致多數如此。又引唐會要與北夢瑣言說，謂莊田之業主與佃戶負擔租稅差役，（佃戶只負擔戶稅，不負擔田租與差役）與日本莊園之免稅者不同。日本莊園果以免稅爲原則否？此處姑置勿論。唐代莊田以納稅爲原則，縱有例外或隱匿之弊，然多數皆照通例納稅，與一般人民所有之田地無以異也。

中田博士學說謂莊田之發生，爲唐代中葉以後均田制漸漸破壞，土地兼併之結果，到處發生大地主，同時漸次發達之土地制度。換言之，即認莊田爲唐代發生之特殊制度也。然而唐代所謂莊或莊田之中，與前代土地制度比較，幾乎看不出特殊的要素。貴人富豪兼併土地之事，使用奴婢及佃戶耕種土地之事，唐以前久已流行，非莊田之特色。納稅一節亦與一般土地同，無特色可言也。博士引天寶十一載詔書第二節
載原文「王公百官勳蔭等家應置莊田，不得踰令式」之

語，認為莊田之制似被令式規定。然而現存唐代令之逸文與通典六典等記事，關於莊田之規定，無一語道及。然則莊田非特殊制度，亦非當時法令上規定之特別名詞，不過借用當時世人慣用之通俗名詞，以名貴人富豪之所有之田園而已。唐代均田法在開元天寶以前確已實行，但實行之程度，實行之範圍均甚有限，並非徹底實行，普徧實行者；兼併土地之弊，雖唐初亦未全免也。安史亂後，均田法逐漸破壞，莊田逐漸增加，誠為實在應有現象。然莊田之實質非起於均田法破壞之際，亦非始於唐初，實始於唐代以前；不過其名稱隨時變換而已。

五 南北朝時代之莊園 山莊 山墅 別墅 別業 山居 園

莊字字義，在唐代指為別莊，然莊字原義並不如此。梁顧野王玉篇曰：

莊阻陽切，草名。又盛也，敬也。又六達之道曰莊。

初無別莊之意。但梁昭明集載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詩曰：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

梁簡文帝集卷二載應令詩曰：

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莊。

此山莊，仙莊二名詞，的確含有別莊之意。蓋莊之字義本指草木茂盛，一轉而為草木茂盛之遊息娛樂地，遂與別莊之意相近。但六朝時代莊字不大流行，多數呼別莊為墅。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曰：

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園碁，賭別墅。

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曰：

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在今浙江上虞縣西南五十里)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

橫，有終焉之志。……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曰：「敞南戶以對遠嶺。開東窗以矚近田。田連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塋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並。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早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莪遞孰。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

據以上所載推測，知謝靈運始寧別業包有許多水田旱田，足為生活之資源。又文選卷二十六有靈運過始寧墅一篇，可以互相參考。宋書卷五十四孔季恭傳弟靈符之條曰：

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永興，縣名，在今浙江蕭山縣西。）

南史卷二十二王騫傳曰：

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梁）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熟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

以上以所舉二墅，一則二百六十五頃，一則八十餘頃，其中水田旱田之豐富可想。南史卷六十徐勉傳曰：

勉戒其子曰：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

據以上所舉之例，知六朝時代別莊多呼為墅，有時稱為別業，或曰山居。玉臺新詠卷五載梁沈約少年新婚詩曰：

山陰柳家女。莫言出田墅。丰容好姿顏。便辟工言語。

此田墅二字當作田園，田地解釋，與唐代莊田作田地解釋者同一轍也。六朝時代之墅亦名為園。文選卷二十五載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尚書」一篇，唐張註曰：

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墅也。

宋書謝靈運傳，文選卷二十六皆作墅，此處作園，知墅園二字可以通用也。

晉書卷九十四郭文傳曰：

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

宋書卷三十八謝弘微傳曰：

(文帝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

宋書卷九十四楊運長傳曰：

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

梁書卷五十一劉慧斐傳曰：

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漢魏六朝一百三名家集中，梁簡文帝集卷二有

夜遊北園

遊章黃門園

二詩。沈隱侯集卷二有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

宿東園

二詩。庾開府集卷二有

北園新成應趙王敕

詩。以上各詩中之園字與墅字同義，皆指別莊也。古樂苑卷十二載陳陳暄長安道詩曰：

寵深來借殿。功多競買園。

此詩所詠雖漢代事，然「功多競買園」一句，與其謂爲陳暄詠史，毋寧謂其取當代事實嵌入史事中，較爲適當也。北史卷五十四解律金傅子光之條曰：

帝(北齊後主緯)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除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

園名清風，當然爲遊息娛樂之所；而其中所產之菜足敷百官用，其地面之廣大可想而知矣。

自周末以來，井田制度破壞，兼併土地之風盛行。經漢魏至南北朝，日益加甚。後魏欲矯正此弊，施行均田法，然終歸無效。此兼併土地之形式，一轉而爲設立別莊；在墅，園等名義之下，擁有廣大田地；花木泉石之外，包括許多水田旱田；其情形與唐代之莊園一致。通典卷一曰；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尙書左丞。時西陽王子尙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嶺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懷爐，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一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據以上所舉推測，知當時達官貴人競占山澤湖陂之利，官有山澤劃入私人別墅或園中者當然不在少數，觀上文所引宋書孔季恭傳弟靈符之條可知矣。

六 漢代之莊園 苑 園 園田

漢代兼併土地之風盛行，建設別莊之事亦間有。天子遊樂之地，若上林苑，甘泉苑等多名爲苑；然有時亦或名爲園。諸侯王遊樂之地，若吳王濞之長洲苑名苑，梁孝王之兔園名園。公主，國戚及富豪所有，多數皆名爲園。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載武帝姑館陶公主獻

長門園。公主所有之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後改名長門宮。

漢書卷四十七文三王傳梁孝王之條曰：

梁王……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上書請朝。既至，……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此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文弟女，景帝及梁孝王姊妹，武帝之姑也。長公主園不止一處，此園為長門園，抑非長門園，史無明文，不得而知矣。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孝成皇后之條曰：

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

孝哀皇后之條曰：

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上二條所舉之園皆為別莊，知當時皇后公主多有別莊之設置也。三輔黃圖卷四曰：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錮百萬，家僮八九百。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築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

據此條觀察，知當時富豪之園，亦極偉大美觀也。後漢書卷五十三竇融傳曾孫憲之條曰：

憲^{章帝覽皇}后之兄^{侍宮}拔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明帝女章}帝姊妹^{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肅宗^章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

細玩此文，知沁水公主園田乃別莊與田之合體，園即別莊，園田乃包有田地之別莊也。田園或園田二字後世皆指田地，古代兼指田地及園林，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傳玄孫冀之條曰：

大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隴，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轉域，殆將千里。

園囿，林苑皆選擇雅馴之好名詞，實際即普通所謂園也。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滎陽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魯山今魯山縣。跨有十餘縣之大別莊，其中當然包有田園陂池等之富源地不少。總之兼併土地，設置別莊之事在兩漢時已流行，別莊，即園之中本來包容廣大之田地者固多，而利用園之名義實行兼併土地之事實者當亦不在少數也。

七 莊園與客戶

據上節所引三輔黃圖故事，知漢代貴人富豪畜養多數奴婢，以供耕種及其他使役之用。此外若利用他鄉流寓者充佃戶之事，在漢代亦已流行。漢書卷六元狩六年之詔「禁兼并之塗」句注曰：

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

作客二字頗費解釋，意謂設置客戶也。文穎為後漢末年人，所注之漢書系前漢時事，利用客戶耕種田地之事，當然自前漢已流行也。後漢書卷六十五鄭玄傳曰：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鄭玄青州高密人，家貧，曾赴東萊當佃戶。晉書卷九十三王恂傳曰：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懼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晉武帝立限田制度，同時限制客戶。晉書食貨志曰：

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第九品一戶。

此等客戶在南北朝時代繼續流行，其例甚多，此處不再舉。總之漢魏六朝時代，貴人富豪所有之廣大田園，依於客戶之手以耕種，固無可疑之事實也。

八 結 論

根據以上所述，約得斷定如左。

- 一，唐代莊，莊田，莊園等物之實質決不始於唐，最古可以溯至漢。
 - 二，莊宅性質原為別莊，一名墅，或曰園，或曰別業，或曰山居。設置花木水竹，以為遊息娛樂之地。其中包有水田旱田，以供生活之資源者亦不在少數。
 - 三，浸假而莊與田園混合為一，稱為莊田，莊園。浸假而略去田字，園字，只稱為莊。其中未必有花木水竹等娛樂之設備，而僅包有廣大之地面。於是莊與莊田，莊園之內容不成其為別莊，只成其為田園。
 - 四，莊之名稱始現於梁，盛行於唐。莊田，莊園之名稱未必一定始於唐，但唐以前之書尚未發現此字；當然在唐代最流行。
 - 五，唐以前之別莊多名墅，或曰園。其中若宋謝靈運之始寧墅，包有廣大之水陸田，與唐代之莊，莊田，莊園無異。
 - 六，漢代別莊多名園，其中間有包含廣大田地，與後世之墅，莊無異者。
 - 七，貴人富豪所有之廣大田地，無論附屬於別莊與否，凡出租時多利用客戶，自耕時多利用奴婢，由漢至唐大體一致。
- 總之莊田，莊園之名稱雖始於唐，其實質則成立於漢。漢之後歷代莊園之性質，其內容雖稍有不同，然大體則頗一致。設置別莊之事，漢代雖有，尚未盛行；南北朝時漸盛，至唐而極。直接供權門勢家之發展，間接增長兼併土地之風氣，是則吾人所公認也。

唐宋櫃坊考

(原文載在東洋學報第十二卷第四號)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加藤繁著
助教授文學博士

史學系教授 王桐齡譯

- 一，唐宋時代文獻上所見之櫃坊
- 二，櫃坊之名義及其出現之由來
- 三，做櫃與櫃坊
- 四，寄附鋪與櫃坊
- 五，櫃坊與帖
- 六，結論

一 唐宋時代文獻上所見之櫃坊

現存掌故中最初提及櫃坊者，據著者所知，始於晚唐詩人溫庭筠所著之乾牒音損切熟肉再煮也子。此書今已失傳，其零編斷簡散見於太平廣記中。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三治生類實又條載乾牒子原文，記載扶風實又善治生，利用棄物，廢地，閑人，致富鉅萬。其中有一條如左：

嘗有胡人米亮，因飢寒，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間。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又與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又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又西市櫃坊鏤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與又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礪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又致富矣」。又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鏤二十副，每副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

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又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此條文中最令人注意者為「又西市櫃坊鑲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一語。據此文推測，知當時長安西市有櫃坊，竇又在此處存錢，胡人米亮勸又購買崇賢里小宅，又從櫃坊取錢買之。據此事觀察，知櫃坊係代人存錢或保管金銀財寶之處。存戶所以託其保管者，因此處比較安全，火災盜難等較少之故。因而存戶當然交相當之保管費，櫃坊當然有相當之設備，以保證財貨安全。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條：

己丑詔：京城無賴輩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豕狗以食，銷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櫃坊者同罪。

當宋初時，開封都城惡少年表面假裝開櫃坊，實際聚集多人作種種不法之事，故令開封府捕此輩，處以嚴刑。由側面觀察，知櫃坊爲保護財物安全起見，當然僱多數壯丁充護院者，故櫃坊可以爲少年出入之所。據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所載：杭州有名塌坊者，爲一種大規模之倉庫，僱多數壯丁每夜巡邏。櫃坊當然亦有同樣之設備。因而惡少年，可以聚集多人，利用開櫃坊名義，作種種惡事。當時既有假開櫃坊以爲名者，則真櫃坊之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載有爲政九要全文，其禁捕第五條中有曰：

司縣約束賭博錢物，愆歸拔牌，打破買鬼雙陸象棋，樗蒲掘槩，開閱置房，幫閑子弟，破壞良家，窮極爲盜，禁之可矣。

此文與淳化二年之詔同意，禁止假開櫃坊之名而作種種惡事者。置房與櫃坊同音且同義也。又爲政第八條中有曰：

司縣到任，體察奸細盜賊陰私謀害不明公事，密問三姑六婆，茶房酒肆妓館食店櫃坊馬牙解庫註一銀舖旅店各立行老，註二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告報，無不知也。

此文將櫃坊與茶房酒肆妓館食店同列，而令各行置行老，（即各行會長）利用其

報告以察知市井之情僞。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一書，係纂輯宋元人著述中關於居家處世之道者。其纂輯時期疑在元代。註三爲政九要當係宋人著作。其序文中謂此書之編者趙素少時曾讀自箴一書，晚年將其中所記憶之一部分認爲與爲政有關係者錄出，是爲此書原本。註四據序文及本文之記載推測，知趙素寫此書時在元初，其少時讀自箴時當在宋末，自箴之著述時代當溯至宋初。註五假定此觀察不誤，知櫃坊一行在宋代甚爲發達，自開封首都至地方各州縣幾乎無處不有。雖有假其名義作惡事者，然固未能阻其繁盛也。

根據以上所述，知櫃坊一種營業亘唐宋二代皆流行。

註一，解庫當舖也。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江北人謂以物質錢曰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爲政九要中櫃坊與解庫並列，知此二者各爲獨立之營業。

註二，行有三義：一商店，二同業商人之商會，三同業商店之聚處。行老之行屬第二義。

註三，明田汝成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序云：居家必用事類凡十集，以甲乙丙丁等字爲序，不著纂輯者姓名，疑元時人爲之。以其所引古書宅經多宋元之人事，是以知之耳。

註四，爲政九要序云：「予童時，於先大人賜號歸明陽子篋笥中見一書曰自箴。觀之數百條，聊記其節目，不知始末誰作也。近爲天家創制垂統，撫治萬民，因書強記者數十條，庶俾後進者之爲政云」。特賜恒山皇極道院虛白處士河中心菴趙素才卿書。據此文推測，知爲政九要一書係趙素於自箴數百條中錄出其記憶者數十條湊成。序文開始稱爲政九要自箴序，知此書本名爲政九要自箴。略稱之爲爲政九要。

註五，爲政九要序云，近爲天家創制垂統云云，知趙素輯此書時非宋初卽元初。其童時讀自箴時當遠在輯書以前，自箴之成書又當遠在趙素讀自箴時以前，然則自箴脫稿時至少當在爲政九要脫稿，卽創制垂統時以前數十年也。爲政九要第一章因書第一記載盤古氏，庖犧氏以下古先聖王之事蹟，最後記載周世宗留意於農民，知爲政九要之原書自箴著手編輯時在世宗殂落後。世宗殂後，恭帝以冲齡踐祚，約半歲而禪位於宋太祖。若爲政九要在宋初脫稿，則在上文所指自箴之脫稿在創制垂統以前數十年之條件不合。據此推測，知序文所謂創制垂統者，非宋之定鼎，乃元之定鼎；爲政九要之脫稿時期，非宋初，乃元初。因而斷定自箴乃宋人著作，櫃坊及其他記載皆宋事也。因書第一於周文王之後記載唐明宗，周世宗事蹟，對於世宗極力推崇，而獨不及有宋諸帝。知自箴係五代遺老至宋初尙生存者

所輯。趙業童年所讀之自箴，係搜集關於民政數百條之鉅冊，而未詳纂輯者爲何人。意者此書最初不過短篇著作，後經許多人手陸續增加，乃成爲鴻篇鉅製；併原著者之姓名亦脫落也。假定此前提不誤，則自箴一書雖係宋初著作，所記載之事當然不限於宋初也。

二 櫃坊之名義及其出現之由來

櫃坊何義？此種營業何以名櫃坊？櫃爲收藏物件比較大而堅固之物，最初之字形爲匱，後加木字旁作櫃，或加金字旁作櫃。宋戴洞六書故第二十七匱之條云：

匱求汰切，藏物也。說文，匱匣也。匣匱也。匱亦匱也。別作櫃。按今通目藏器之大者爲匱，次爲匣，小爲匱。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匱之借爲匱竭

云云。知當時藏器之大者通常名匱。又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錦云

偷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牙兒，三畏乳犬。如金銀物有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云云。知櫃之大且堅牢者適宜於藏貴重物品。唐張說虬髯客傳云：

樓下櫃中有錢十萬。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王叔文傳云：

「(王伾)室中爲無門大匱，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

「小黃門盜玄宗秘藏之玉龍子遺李輔國，輔國置之櫃中，鄭重保存」。

舊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紀二云：

「(唐昭宗天佑二年)九月，(朱全忠)入襄城，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於西廡下有一亭，廳戶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啟扉，中有一大匱，藏錫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全忠歎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

子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耶！」。

續資治通鑑卷九云：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廡，見一室局鑄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甚價值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

此外類似之例，唐宋時代書籍中所載尚多，足以證明櫃之性質及其用法。普通之櫃用木或用金屬作，有時亦用石作。用木作者甚多，故櫃字從木。唐宋時代以櫃為最堅牢之物，官府民間皆用以收藏財物；然併不能保證絕對安全。加以鐵鈕比較更堅固，然盜賊仍可設法撬鎖或開鎖。櫃若不十分大，盜賊人數多時便可昇去。故民間保藏財物於櫃仍不能十分安心。於是希望社會上有一種特別機關，比較設備更周到，可以保險；且萬一失落，仍可擔任賠償。滿足此種希望，組織特別機關，為民間保險，並為自己謀利者是為櫃坊。櫃坊者特別造堅牢之櫃，為民間保管財物者也。

中國古來習慣好理財寶於地中，其由來甚古，流行至今未輟。註六此風在唐宋時代當然流行。當時文獻所載關於此類事甚多。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一云：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大抵富貴人家埋藏財物於地中，本人故後，子孫不知，往往為他人所發掘。故買房地時，如其地尚未經發掘，則須於房價地價以外再出掘錢若干。此唐宋時代之習慣也。埋藏財物於地下，其目的為保證財物安全，免除火災盜難掠奪等危險。然有種種不便，收斂費手續，取出亦費手續，且須避人耳目，一走漏風聲，便容易為人所竊。因而收支出入頻繁之人或頻繁之家更感覺不便。於是求一比較家中安全，比較地下方便之處以收支存放財物，櫃坊一種商業遂應運而生。櫃坊之主顧多數應為商人，因商人社會運用資本頻繁，不得不借重櫃坊

爲財物收支存放之處。竇又雖未必爲固定之商人，然時常留心物價，窺伺時機，賤買貴賣，則不失爲一種投機商人。竇又利用櫃坊爲錢財收支存放之處，已如前文所云，則櫃坊與商人之關係可以推測。櫃坊者，因商人之要求而成立，因商人之需要以維持，而亦多半爲商人利用者也。此種營業唐宋時代甚爲發達，長安開封等大都會固有之，即比較商業繁盛之州縣亦無不設立也。

註六，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云：「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有大利而反爲害也」。清翟灝通俗編

卷二十三掘藏之條云：掘藏者，掘取埋藏之財也。

三 儲櫃與櫃坊

唐德宗初年，河朔淮西藩鎮作亂，朝廷出兵討伐，軍費浩繁，國用不足，財政困難。計臣計無所出，乃加種種惡稅以補助之，所謂借商，間架，除陌等皆新加惡稅之名目，而其中最惹人注意者厥爲借取儲櫃質庫中物。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上建中三年四月甲子之條云：

又取儲櫃質庫法註七 拷索之，纔二百萬。

同卷一百三十五盧杞傳云：

又以儲櫃納質積錢貸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退，即疾驅而歸。計儲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

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云：

又取儲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貸其一。長安爲罷市。

同卷二百二十三下盧杞傳云：

又儲櫃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註八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七德宗建中三年四月之條云：

又括儲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

以上所舉儲櫃質庫，儲櫃納質，儲櫃納質錢，儲櫃質舍，儲櫃質錢等種種名詞

，畢竟作何解釋？元胡三省通鑑註云：

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儲櫃。儲即就翻。若果如此解釋，則儲櫃之義與質庫，納質，質錢，質舍等同意，則僅云儲櫃，或僅云質庫，於意已足，何必二語重疊言之？然上舉各例無不重疊言之者，知此二語乃截然不同之二意也。舊唐書盧杞傳有儲質二字，新唐書食貨志亦云：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儲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八建中三年之條云：

借商，括儲質，所得二百萬緡。

以上所舉三例，既不單言儲櫃，亦不單言質庫，而統言儲質；知庫與櫃為截然不同之物，儲與質為截然不同之事，非並舉不能包括其意義也。試進一步審察，知胡三省之說全誤。儲櫃之儲當作租字，賃字或僱字解釋。出錢租房謂之儲，出錢僱車，僱船謂之儲，出錢僱人亦可以謂之儲。唐南卓羯鼓錄，註九新唐書裴耀卿傳，註十續資治通鑑長編，註十一宋朱或萍洲可談註十二等及其他唐宋時代文獻具載其例。儲櫃者，出錢賃人之櫃而自己利用之謂也。質庫為今之當舖，代人存物件，固然有時可以入櫃。當物者贖物時，當然於還本錢之外加利錢；然所付利錢係對於本錢所負之義務，非當物之保管費。當舖代人存物件，有保管之義務，亦不應徵保管費。然則當舖為對於當物鄭重起見，雖有時入櫃；然此櫃並非儲與當物者，烏得名為儲櫃。況徵之唐宋掌故，質之字義，有時曰典，曰貼典，曰抵當，無一名為儲櫃者；然則胡說誤也。儲櫃之義如何？儲櫃者，租賃櫃坊之櫃，收藏金銀財物，而自己出保管費之謂也。建中三年，唐室為補充軍費起見，調查長安商民所有之錢貨穀粟，借入四分之一，名曰借商。同時調查當舖當入之物件並櫃坊保存之財物亦借四分之一，名曰儲質。假定此解說不誤，則櫃坊之為物在中唐時已存在，櫃坊代人存物徵收保管費一事亦可以證明也。

註七，質庫者當舖也。此處質字作動詞解，當入當舖之意也。

註八，質舍與質庫同義，舍或庫字之誤也。

註九，羯鼓錄云：(代宗)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曉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僑居務本里。

註十，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裴耀卿傳曰：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買，預給以直，絕賦欺之弊。明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七曰：僦欺，詐人之僦直也。凡以錢僦庸作，或賃屋定租，皆謂之僦。舊唐書卷九十八裴卿傳中僦欺作姦僦。

註十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之條云：戊午詔：官所僦京機車乘，並籍其數，每乘賜千錢。以雪寒故也。

註十二，津洲可談卷一云：元豐間，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容舟車歸時，有詔召亶慈本……云云，

四 寄附鋪與櫃坊

唐蔣勳霍小玉傳爲唐宗室霍王庶生女霍小玉作。小玉爲當時名妓，被情人李十郎益所棄，憤惋成疾，資用缺乏，乃賣珍貴飾物以資用度。傳中有一段云：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時，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欵吾所作也。昔霍王小女將欲上鬻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得來？

傳中所謂寄附鋪，清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三貨財，當之條謂之爲當舖。宮崎道三郎博士著「質屋之話」論文註十三亦然。愚竊期期以爲不可。唐律卷二十六雜律上云：

受寄物費用。

寄者寄託，受寄物費用者受人委託代人保管之物，私自費用之之意也。當時寄字之意皆作代存解釋。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七定數十二，李君之條，引唐逸史之文云：

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唐書趙光逢傳云：

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鑑於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

宋丁特起靖康記聞，十二月十二日，開封府榜云：

(上略)人戶等將本家金銀表段，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中略)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云：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婿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殞。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中略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以上所舉各條中，所有寄字皆作代存解釋。寄字一作寄附，或作寄付。註十四上所引唐律受寄物費用之疏議云：

受人寄付財物。

律稱爲寄者，疏議曰寄付。又靖康要錄卷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之聖旨云：

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茲許諸色人告。

此詔書與上所引靖康紀聞十二月十二日開封府之榜同意，但易藏寄二字爲藏匿寄附四字。知寄字與寄付或寄附同意也。受寄物費律正文云：

諸受寄財物而輒費用者坐贓論，減一等。詐言死失者，以詐欺取財物論，減一等。

凡代人存財物而私自費用者，處以贓罪，減一等；詐言死失者，處以詐欺取財物罪，減一等。所謂死失者，因財物之中包含有生命者。此律適用於一切財物，凡金銀珠玉錢貨以至奴婢牛馬皆包括在內也。霍小玉傳中寄附鋪之寄附，當然與唐律之寄，疏議之寄付同義。因而寄附鋪之業務，當然認爲代人保存財物，而不可認爲當舖。唐律中對於當舖詐言當物死失時，另外無規定，亦可以推定其適用「受寄物費用」律。但當舖以放債爲目的，其與人財物係方法之一，與寄附鋪之代人保存財物，而取保管費者不同。寄附鋪代人保存之財物固有種

種不同，要以保管貴重品爲主。霍小玉以紫玉釵託寄附鋪代賣，當然爲其副業。寄附鋪之營業以代人保存財物爲主，觀其名稱可知。然則寄附鋪與櫃坊名異而實同也。由營業之種類言之，稱爲寄附鋪；由主要用具言之，稱之爲櫃坊；其實一也。

註十三，原論文載在明治三十三年二月發行之東京學士會院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一號。

註十四，寄附與寄付通用。但付爲給，與之意，附爲附着之意，當然以附字爲適當。

五 櫃坊與帖

據上文所載，知櫃坊主要營業，係受人委託，代人保管金銀錢財及其他貴重品；且有時受人特別委託，代人售賣貴重品。此外尙有何種業務，考據之材料缺乏，不得其詳。惟有一事已確定者，則櫃坊可以收受存錢人發出之支票，而照數付錢也。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尉遲敬德條引唐逸史云：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遲敬德者也。方袒露蓬首煅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

以上所引逸史，頗近於荒唐不經，然此中含有重要事實。太原官庫之金甲人爲敬德守錢，接收書生持來敬德之帖，即照數與書生以錢五百貫。據此推測，知

當時代人存錢之人，對於存戶開來之帖，有認票不認人，如數代付之義務。根據上節寄字使用之例，知代人存錢物者不限於櫃坊，有時爲貴人或富豪中之與存戶有關係者。貴人富豪不以收受保管費爲目的，其代人存錢，係講交情，非營業務；存戶支錢，當然不能適用帖。其適用帖者當然只限於櫃坊。帖之字義極寬泛，此處當然認爲支票。尉遲敬德之逸話幾時造成，雖不敢確定，然逸史之著者盧子係宣宗大中年間人，則存戶派人持帖支錢，代人存錢者見帖付錢之習慣當然於大中年間已流行無疑也。註十五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八伍生遇五通神之條云：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亦習此，即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洩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閱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遂。其後家於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此亦荒唐不經之說，然其中亦含有史實。少年寫帖與伍生，使持往梳行郭家取錢十千，伍生如其言取之，郭家照數與之，此爲吾等應注意之事。梳行者，釋作賣梳具之店鋪，如現今北平所謂米莊，綢緞莊；或釋爲梳具店聚集之處，如現天津所謂估衣街，北平所謂布巷子，二說皆可通。惟少年與伍生帖，指示

所向地址，似當照第二義解釋爲妥，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汴京各行商店不集中一處，彼此交錯而居。梳行所在地未必皆梳行，梳行以外之店鋪當然雜居者不少。郭家雖家於梳行，未必即業梳行。郭家與少年之關係雖不清楚，然少年用帖向郭家取錢，當然認爲郭家一向代少年存錢，或郭家欠少年錢。由第一義言之，少年爲存戶，郭家爲代存之戶；第二義言之，少年爲債權者，郭家爲債務者；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債權者對於債務者雖可以用撥條取錢，然數量之多寡，期限之早晚，未必能盡如己意。數量，期限完全受一方面支配者，大抵只有存戶對於存錢。尤以存戶對於櫃坊可以徹底應用。少年與伍生帖，頗似存戶所開之支票。伍生持往郭家取，頗似持支票人往銀行或錢莊取錢。郭家如數與之，頗似銀行錢莊之見票即付。由側面觀察，知少年類似存戶，郭家類似櫃坊。伍生類似持票人。然則櫃坊代人存錢，見帖即付之習慣，直至北宋仍流行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熙寧四年五月戊子之條云：

同勾當開封府司錄司檢校庫吳安持言：「本庫檢校孤幼財物，月給錢，歲給衣，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不足推廣朝廷愛民之本意。乞以見寄金銀見錢，依常平倉法貸人，令入抵當出息，以給孤幼」。詔千緡以下如所奏施行。

北宋熙寧四年，開封府檢校庫請將所存孤兒之金銀見錢，依常平倉法，貸人生息；取其息以養孤兒。此爲官立存錢所之特例，櫃坊之對於存款未見有此等運用。唐代櫃坊對於存戶存款，只有保管，並無運用。宋代或者亦然。以經濟學上之名詞言之，是爲管理存款，非運用存款，與現在銀行迥異其趣也。

註十五，新宮書卷五十九藝文志小說家類云：盧子史錄，（卷亡）又逸史三卷。（大中時人）

六 結 論

綜合以上所述，約得斷定如左。

- 一 唐宋時代有櫃坊一行，一名爲寄附鋪。
- 二 櫃坊以受人委托，收受保管費，代人保管金銀錢貨；同時接收存戶支票，

支付現錢或現金銀爲主業，

三 櫃坊以受人委託，代人售賣貴重品爲副業。

近代中國之錢莊，錢鋪，在西洋銀行制度未輸入以前，經營一種銀行業。唐宋時代尙無有類似此種營業者，僅將銀行重要業務分成三四種類，由數種商人分擔。櫃坊擔任管理存款，放債家，註十六 質庫等擔任放款，金銀鋪，銀鋪，金銀行，金銀交引鋪，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兌坊 註十七 等擔任兌換。匯兌一事，唐初由進奏院及富豪承辦，中葉以後，由戶部，度支，鹽鐵三司與商人承辦，宋初由便錢務與商人承辦，並未嘗一定委托商人。即委託商人，亦由方面廣，分號多，各地方有來往之富商代辦，並未嘗作爲一種固定營業也。宋代紙幣盛行，若交子，會子，鹽鈔，茶引等皆紙幣或類似紙幣之物，匯兌非十分必要，故匯兌之業漸衰。櫃坊，放債家，質庫，金銀鋪等各營銀行業之一種，而決非現在西洋式之銀行。銀行以存款放款爲主業，櫃坊只營一部分存款，不得謂爲銀行之權輿。然則銀行如何發生？如何成立？元以後櫃坊之變化如何？與銀行之發生有何關係？此爲重要且艱難之問題。俟後史料預備充分，再行發表。

註十六，放債一名舉債，又名出舉，或作行錢。有專營者，有兼營者。行錢一語見宋王明清投轄錄。

註十七，金銀鋪，金銀行爲同一營業，製造，買賣金銀器，改鑄金銀塊，鑒定並兌換金銀。以上各種營業。現在分屬於鑪房及金珠店。銀鋪亦然，但以銀器，銀塊爲主。金銀行之名見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及宋溫豫之續補侍兒小名錄中所引之唐李玫纂異記與唐常沂靈鬼志。金銀鋪，銀鋪之名見東京夢華錄卷三，夢梁錄卷十三，爲政九要第八。金銀交引鋪，金銀鹽鈔引交易鋪二者營業之範圍較廣。除去金銀鋪之營業無不兼營外，兌換或買賣交子，鹽鈔，茶引等紙幣。二名見都城紀勝及夢梁錄卷十三。金銀鋪，金銀行通行於唐宋二代，金銀交引鋪，金銀鹽鈔引交易鋪至宋始成立。兌房專營兌換，營業範圍極窄，宋代始成立。見爲政九要與水滸傳第二十八回。

李譯歷史研究法序

歷史系主任教授 陸懋德

說文解字曰，『史，記事者也。』上古之世，識字者少，而能作字者尤少，每苦遇大事而不能記憶，故設史以爲記事之專職。此時之爲史者，自以爲某事可記，則記之而已，或他人以爲某事可記，則亦記之而已。初未有今人所謂作史之主義，及作史之方法也。

吾國史冊之最古者，尙書遠矣。然尙書每事爲篇，實爲列朝檔案之流，非爲具有統系之史書也。現存史書之最早者，當爲孔子所修之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作春秋，『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洽。』史學中所謂『義法』二字者，始見於此矣。義者，所以爲筆削史事之標準，今人所謂『主義』是也。法者，所以爲處理史料之規則，今人所謂『方法』是也。義與法，後之作史者莫之能廢矣。

雖然，義，屬於主觀者也，其爲物也因人而異。法，屬於客觀者也，其爲事也，應用如一。義只可以意會，而法則可以言傳，義只可以藏之已，而法則可以授之人。故後之治史學者，少言義而多言法，因義隨時變，而法可執一故也。吾國言史法之書，唐人劉知幾之史通善矣。然其書詳於批評前人之法，而少於表示自己之法。故新唐書本傳稱其書爲『譏評古今』而作，後之讀者如欲於其譏評中而得其方法，非易事也。後世之治史學者如章實齋，崔東壁之流，雖言史法，而其說不詳；趙甌北，王西莊之流，其說雖詳，而非專言史法。故在吾國而求善言史法之書，至今未之聞也。

西方近時之言史學者，尤以客觀爲尙，故多捨『義』而言『法』，且視史學方法幾與自然科學方法無異。德國之史法學，其先進者也。余昔好讀德人柏

恩亥木氏之書，見其內有搜集史料之法，有審查史料之法，有運用史料之法，西方言史法者莫不宗之。美國於史學爲後進，而彷彿德國學派甚早，故改進史學亦甚速。美人傅鈴氏者，亦宗法柏恩亥木氏之一人，所作歷史研究法，明晰簡要，尤於初學爲最便。故余每舉其書以爲青年研究史學者之指導，而又深望有人譯爲漢文，以備不能讀英文原本者之參考者也。

近者友人李子剛君以所譯傅鈴氏之書見示，雖僅爲書一冊，而已費時數閱寒暑矣。李君治史學有年，又精於英語，嫻於譯筆，其譯本之可信，固無待余言以爲重。然李君囑余爲序，余亦樂觀其譯本之成也，乃述史法之需要，及譯本之不可少，以示紹介之意云爾。

明代之初期文學

前研究院歷史科學門研究生羅寶冊

- 一，明初東南詩文之盛—高啟與吳中四傑北郭十友—高啟的詩歌—楊基
- 二，劉基—劉基是時代的呼聲—劉基與杜甫—劉基晚年的幻滅
- 三，林鴻—劉崧—孫賁—貝瓊—張以寧—袁凱
- 四，宋濂的詩文—王禕的模仿文與窮愁詩—方孝孺的詩文
- 五，楊維禎—維禎在初明文學界的聲勢—維禎的詩文—維禎晚年 焚稿與何李復古運動之關係

順帝北走，政府場台。元朝政府所在地的大都，也隨着亡元失掉了他政治中心的地位，同時也失掉了他文學中心的地位。北一變至於南，於是北國的文運也暗逐大明新興帝國的首都，渡江而東，在山川明秀之鄉，抽葉放花。不過『十月先開嶺上梅』，當時在南國新興的文學園地裏迎風先開的究係那些花朵？風前開闢的又係那些花枝呢？要說也是很顯明的事實：迎風先開的花朵自是『詩』和『文』；那風前開闢的花枝也自是上邊停囀着一羣鶻羽的東南枝了！他如戲曲方面，雖也曾將元家的花種暗暗移來，暗暗植根，只是時令不到，不耐春寒，無多花葉，在明初似還寂寞。（關此另在戲篇詳論）一直經過了長時期的雨露滋潤，陽光薰浴，到了將近百年後的弘治正德間，才油渤昌茂，達到「綠葉成蔭子滿枝」的境地，極一代之盛了。小說呢，也是同樣的情勢，看到牠開花結果，較之戲曲還要遲些。

明初文學，詩文為盛。明初詩文，盛於東南。無所謂特殊現象。人事，地利，時間，空間，各自有他客觀的因果關係在。要談初明文學，當然不能不知道，也自是容易知道的。明初散文作家，像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諸人多

是生長在大江以南。詩人，若吳中四傑，北郭十友，閩中十才子等諸詩人之羣，風流掩映，噪名一時，都是東南之秀。所謂吳詩派，閩詩派，越詩派，嶺南詩派和江右詩派的作者們，也自是南產的人物。——那時的北國不能說是沒有詩人，不過月光不照的樓臺縱有着花好鳥，不是特別惹眼，特別驚心的話，恐怕也只有他們自己芬芳，自己歌唱，自賞，自憐，嘔血自亡，罷了。

吳中四傑：是高啓，楊基，張羽，徐賁四個人，北郭十友：是高啟，張羽，徐賁，王行，高遜志，宋克，唐肅，余堯臣，呂敏，陳則等十個人。除了代表吳詩派的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各負有相當的聲名外，其餘諸子，多不大爲人知道；而高，楊，張，徐，四人中當日現身詩壇，唱得有聲有色的要算詩人高啓了！高啟也自是這羣詩人中的主唱者。

高啟（公元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字季迪，長洲人。後居吳淞之青丘，號清丘子。洪武初，召拜翰林院國史編修，與修元史。尋擢戶部右侍郎，固辭歸里。明史說他嘗題宮女圖及畫犬詩，刺帝好色，太祖嫌之，而未發也。後爲知府魏觀作上梁文，觀坐罪，帝見啟文，大怒，腰斬之。時年三十九歲。所著文有烏藻集，詞有扣舷集，詩有吹臺，岳鳴，江館，鳳臺，青丘，南樓諸集。後人合爲大全集。

他的詩雋永飄逸，別有風格。他的朋友王禕說他的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儼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這話雖有點近於玄虛，却倒很能狀出季迪詩的情調和色調。明人的詩，似乎是整個模仿古人的，就是明初諸家，也不能免。某人是仿某人，隨便就可指出蹤跡。只有季迪很難說出他是學步某人的。也有人說高啟是明朝的李太白，詩多仙俠之氣。這話倒很有幾分是對的。可惜他死的太早了，如果能夠壽老的話，不知道要有若何的成就呢？然而我們打開他的大全集讀時，內裏也確有不少我們滿意的篇什啊！

支遁菴

閑登待月嶺，遠叩棲雲關。石室閉千載，高僧猶未還？殘燈黃葉下，古座青苔前，不見跣趺影，鶴鳴空此山！

贈金華隱者

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靈蹤紀真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縹緲開煙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飛行恍惚誰能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河交遊，瑤草自綠春巖幽。羣羊臥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苦未識，只疑便是黃初平。嗟我何爲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茯苓夜煮儻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滿紙煙霞，飄忽漫迷。讀了，真要使人泛起拋却人間煙火之思。同時又暗示讀者，不能不再發地老天荒的慨嘆！

送李使君鎮海昌

海風千里捲雙旌，按轡初聞屬部清。人雜島夷爭午市，漸隨山雨入秋城。鳴狐不近睢陽廟，突騎猶屯廣利營，肯掃帳中容我醉，夜雨燃燭臥談兵。

梅花

瓊枝只合傍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春風愁寂幾回開？

山中別寧公歸西塢

一上香臺看落暉，沙村孤樹晚依依。老僧不出青山寺，只有鐘聲送客歸。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蔥蔥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

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爲家日，不用長江限南北。

雋逸而灑落，前邊那幾首總可以稱得了吧？後邊望大江一首，豪邁奔放，又是李太白『黃河之水天上來』一類的高調啊！從季迪的集子裏，他們常常看到，有許多的篇什是他嚮往山林，讚頌隱逸之作；還有許多篇什是他爲方外僧侶而寫的。他常常出遊山林，也常常和僧釋往還，有時他借宿山寺，風雨連床，常常和僧友夜談達旦。元末明初，屏跡潞江青丘之上，和朋友酬唱終日，不求聞達，必待太祖詔徵，纔始勉強入京。不久得了太祖賞識，竟會給他侍郎要職，他却堅決不就，固辭歸里。這樣看來，似乎很可以說他是一個愛好自然，甘老山林的隱逸詩人了？然而事實恐怕不是如此的，我們須要知道季迪能寫無可奈何消極自慰的遊仙詩；也還能寫他的豪邁奔放和纏綿悲壯激於感情的悲憤詩。他是一個敏思善感的天才詩人，恐怕又是一個富於熱情，悵懷故國的志士！他之所以要表示消極，混跡林野，不肯出仕，暗默中似總有所謂『耻食周粟』不合作的意味在？『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恐怕就是他當時感冒時令的心病了吧？讀了他的西臺慟哭和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更可使入有所恍悟了。

西臺慟哭詩

峨峨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旣死節，有身耻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志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墮燕山隅，一灑宿草根。田橫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

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宸遊鶴類出。仗中樂部五千人，能歌新聲誰第一？
燕國佳人號順時，姿容歌舞總能奇。中官奉旨時宣喚，立馬門前催畫眉。
建章宮裏長生殿，芍藥初開勅張宴。龍笙奏罷鳳弦停，共聽歌喉一鶯囀。
遏雲妙響發朱唇，不讓開元許永新。繡陛花驚飄艷雪，文梁風動委芳塵。
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當筵按罷謝天恩，捧賜纏頭蜀都綺。
晚出銀臺酒未消，侯家主第強相邀。金釵朱袖尊前賞，占斷春風夜復朝。
回頭樂事浮雲改，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陽遺譜竟誰傳？弟子猶憐一人在！
曾記霓裳學得成，朝元隊裏藝初呈。九天聲落千人聽，丹鳳樓前月正明。
狹路貴客叢車馬，不信芳名在師下。風塵一旦禁城荒，誰是花前聽歌者！
從此飄零出教坊，遠辭京國客殊方。閉門春盡無人問，繡袂青裙不理妝。
相逢爲把雙蛾蹙，水調涼州歌續續。江南年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
朝使今年海上歸，繁華休說亂來非。梨園散盡宮槐落，天子愁多內宴稀。
始知歡樂生憂患，恨殺韓休老無諫。傷心不見昔人歌，汾水秋風有飛雁！
此日西園把一卮，感時懷舊盡成悲。念情欲爲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
淒涼悲壯，纏綿悱惻，聽教坊舊妓芳卿弟子歌可以說是一唱三歎，西臺慟哭詩
更是驚心動魄，悲歌可以當哭了。然而惓惓故國，故國不堪回首之慨，溢在言
外，季迺招致腰斬之禍，恐怕不是僅僅爲了上梁一文，宮女一詩的吧？

高啟以下，吳詩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楊基張羽徐賁諸人了。我在前邊已經說過，楊，張，徐三人當時的文名雖是相等，要是就詩論詩的話，似乎徐張二人，也沒有再特別提出的必要；要提出說說的，只有楊基一人了。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其先蜀人，徙居於吳。官至山西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於工所。他少負詩名，嘗著書十餘萬言，時會稽楊鐵崖以一代詞宗，來遊吳下，基作鐵崖歌，特效其體，鐵崖見之，驚喜，謂從者曰：『我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他的詩很秀潤，很清雋，有情致。他的春草詩最有名。清人說他『才華爛漫，時傷纖巧，』似也不必爲他深諱。

春草

嫩綠柔香蘊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
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長江萬里圖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山發源處。三巴春霽雪初消，百折千回向東去。
江水東流萬重長，今人漂泊尚他鄉。煙波草色時牽恨，風雨猿聲欲斷腸。

聞鄰船吹笛

江空月寒露華白，何人船頭夜吹笛？參差楚聲轉吳音，定是江南遠行客！
江南萬里不歸家，笛聲分明說鬢華。已分折殘提上柳，莫教吹落鬪頭花！

岳陽樓

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吞三吳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氣，嫵媚
帝子靈。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

讀了孟載這幾首詩，也真是逼人要問：『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了。像這樣的佳句，在他的詩裏是常常流露的，李東夢懷麓堂詩話和邵穆南臺詩話裏邊，曾分別提出評賞。以前各人評宋詩，說蘇子瞻的詞是詩；秦少游的詩是詞；王弇州也曾摘取他的詩句，說是詞語。例如：『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像詞中的菩薩蠻語。尙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又是詞中的浣溪沙了。於此可見他的詩之清秀婉麗，自然這是他的長處，恐怕也就是他的短處了。

二

這時各派拈壇，遙和吳詩派旗鼓相當，百家爭鳴的，自是閩詩派，嶺南括派和江右詩派諸詩人了。烏鳴鶯囀，極一時之盛。不過要知道，當日那錢塘江邊，括蒼山下，單刀匹馬，先諸子而興起的却已早有人在！這人生當元未天下大亂之際，親見兵馬擾攘，民不聊生，盜賊蠶起，劫火遍地，他上疾暴君，下憐蒼生，悲天憫人，大有拔劍興起，澄清宇域的雄圖。只是懷才未遇，得不到

用武之地，幾次小試，都歸失敗。只好退隱山中，寓情詩篇，放蕩長嘯，少洩他滿腔鬱結的悲憤。這人自然不是林才子鴻，劉才子崧和孫才子養；却是那個後來路逢太祖，一談傾心，出入幃幄，半生戎馬，功勳事業，壓倒一代臣僚的老謀臣，老軍師，老詩翁，老寓言家劉伯溫先生了！

劉伯溫（公元一三一——一三七五）名基，青田人，明史說他幼而穎敏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一過目即洞其要。爲人洪邁有奇氣，初在元季，沈於下僚，無可能爲，乃憤歸青田山中，吟詩著書以自娛，太祖下金陵，詔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與參機密，屢立奇勳，以佐命功，封誠意伯。明祖猜忌，他獨以智免；然而不幸終爲奸相胡惟庸毒死。（？）死年六十五歲。有覆瓿集，寫情集行世。近人趙景深有幾句話說的很好，『他本不是一個文學家，以一軍師而弄文學，我們當然不想有什麼奢望，但是讀了他的賣柑者言，養蜂和司馬季主論卜等篇的寓言文，已够使我們時常念頌他老人家了！』何況再讀他的詩呢。他的詩歌是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送了一個舊時代過去，又接了一個新時代來。要說他是一個大時代來去的呼聲，也不算過分，我們要是讀的時候，似乎還須要細心的讀一讀，才好。

梁甫吟

誰謂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雲！語謂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人情且暮有翻覆，平地倏然成山谿！君不見：桓公相仲父，豎刁終亂齊。秦穆信逢孫，遂遠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見萬里外，乃以蕙苴爲文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明良際會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與稗！外間皇父中艷妻，馬角突兀連軋雞。以聰爲聵狂作聖，顛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懷沙子胥棄，魑魅叫嘯風淒淒！梁甫吟，悲以悽！岐山竹實日稀少，鳳凰憔悴特安棲？

這一類的詩很有幾首，是詩人親眼看到，元末昏君奸相，胡作亂爲，天下將亂！自己感到了將要玉石俱焚，無可逃避的憂慮。但是不久盜賊叢起，劫火遍地

，亂象已著。我們的詩人走到一處，看到一處，村郭丘墟山川悽愴，民衆皇皇，喪亡無日的慘狀，於是由憂慮而失望，由失望而悲哀，由悲哀而憤慨了！

夏夜台州城中作

江上火雲蒸熱風，欲雨不雨天夢夢。良田半作龜兆拆，秣稭日夕成蒿蓬。去年海賊殺元帥，黎民星散劫火紅。耕牛剝皮作戰具，鋤犁化盡刀劍鋒。農夫有田不得種，白日慘淡衡茅空！將軍虎毛深玉帳，野哭不入轅門中。健兒鬥死烏自食，何人幕下矜奇功？今年大軍陽淮甸，分命上宰麾元戎。舞干再見有苗格，山川鬼神當効忠。胡爲旱魃還肆虐，坐令毒疹傷和冲。傳聞逆黨尙攻剽，所過丘隴皆成童。闔司恐懼破和議，斥堠悉罷雲邊烽。殺降共請有大禁，無人更放彎弧弓。山中悲啼海中笑，屢氣繞日生長虹！古時東海辟孝婦，草木枯瘁連三冬。六月降霜良有以，天公未必長濇澗？只今幅員廣無外，東至日出西太蒙，一民一物吾肺腑，仁者自是哀鰥獨。養鳥殪鳳天所厭，誰能抗疏回宸衷。夜涼木末掛河漢，海嶠月出光玲瓏。仰視皇天轉北斗，嗚呼愁歎何時終。

壬辰歲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蒼嶺

昨夜辭赤城，今朝渡蒼嶺。山峻路屈盤，峽束迷曷景。豁訝出風門，坎壈入天井。冥行九地底，高闕羣木頂。瀑泉流其中，緞若洩溟澤。哀猿嘯無外，去鳥飛更永。僕夫怨跋涉，瘦馬悲項領。盜賊這天誅，平人遭災眚。佇立盼嶺岑，心亂難爲整。

在永嘉作

高屋集飛雨，蕭條生早寒。我來復幾時，明月缺已圓！浮雲蔽青天，山川雲漫漫。狐狸嘯北風，鯨鯢噴重瀾。孤雁號南飛，音聲悽以酸。願瞻望桑梓，慷慨起長嘆。願欲凌風翔，惜哉無羽翰。中夜百感生，展轉不遑安。枯荷響西池，槁葉鳴林端。寥寥天宇空，冉冉時節闌。舉俗愛文身，誰識章甫冠？河流未到海，平起皆驚湍。旗幟滿山澤，嗚呼行路難！

悲杭城

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披髮走如風，如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
 割臍進酒皆俊郎，啊叱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東西，玉甌金杯散蓬蓽。
 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絨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
 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詩人在當初也何嘗沒有忠君愛國的傳統思想，豈奈事事給他的都是失望。後來越看元朝越不像樣了，越盼越沒有指望了，沒希望了，不可救藥了；於是由同情而變爲厭惡，由厭惡而變爲仇視。同時，再看一看那故國的山河原野，兵火遍地，狼煙漫彌，無辜的父老兄弟，擁男攜幼，輾轉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爲良心，爲責任，又似乎是非自己出來拯救不可；這才於消極的失望，悲哀，憤怒之餘，一變而作積極的收拾與整理的運動，慨然興起，要去澄清這如麻又如茶的宇域了。從上邊幾首詩裏，自可窺見了吧？

清人姚鼐說，『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陸道威說，『詩家能合興，觀，羣，怨者，在明代則爲劉文成。』又說，『文城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憫世之言，極得其詩言志之旨。』類似這樣的批評批評他的詩的，很有幾人。簡短的說吧，如果說高啟是明代的李太白，那末伯溫先生最好說是明代的杜工部了。不但他一片『悲天憫人』『奈蒼生何』的胸懷像老杜；就是他的詩的形式，格調，和取材也很像杜甫。再具體一點說，他的北上感懷很像杜甫的北征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台州，永嘉諸作，很像杜甫的秦州成都諸什。漫成，遣興，感懷，悲懷，感時，夜坐，不寐，宿買性之市隱，次韻和孟伯真感興以及和石末諸韻更是杜甫述懷，遣興，悲秋，客夜，空囊，羌村九日登梓州城等傷時憫世，眷國思家之音。他如二鬼一篇，雖很險峻光怪，不過是他的篇外之音罷了。朱竹垞說他的詩，專學韋左史，不知他從那裏看到？要說他像杜甫，當然也非絕對的。說句笑話吧，我們的杜詩人終歸是一個窮詩

人，窮書生，窮措大，窮困以死。對世不滿，關懷，憂慮也不過呼呼叫叫，嘔盡心血而已。伯溫先生倒不很是一個單純的詩人，消極起來，固然可以錘鍊出來一些好的詩句，好的篇什；一旦拋了詩筆，執起鐵筆也，自能很不費力的新繪一幅大好山河的圖案。自從出山以後，設計，鬪劃，不到十年，居然幫助明帝削平羣雄，推翻了元朝，另建一個龐大的新興帝國，自己也封伯列爵，躍馬食肉，壓倒一代功勳。這自是他的功業之驚人處，以詩論詩，站到藝術方面看他老人家的作品，也總不會使我們失望呀！

長歌續短歌

短歌調促情苦悲，長歌引愁無絕期。短歌欲盡長歌續，似是荆山人泣玉？
悲哉荆山泣玉人，但知貴玉不貴身。縱令哭盡歌堪聽，何異春花委路塵。
古稱悲歌可當哭，傷心如中金石鏃！更不必聽蔡琰笛，又不必聽漸離筑。
長歌飄揚徹九天，短歌嗚咽入九泉！徒言歌哭兩情異，誰知歌聲尤可慘。

大堤曲

大堤女兒顏如花，大堤堤上無豪家。東家女作西家婦，夫能掉船女沽酒。
春去秋來年復年，生歌死哭常相守。君不見襄陽女兒嫁荊州，撞鐘擊鼓烹肥牛。
樓船一去無回日，紅淚空隨江水流！

題陸放翁賣花叟詩後

君不見會稽山陰賣花叟，賣花得錢即買酒。東方日出照紫陌，此叟已作醉鄉客！
破屋含星席作門，濕螢生竈花滿園。五更風顛雨聲惡，不憂屋倒憂花落。
賣花叟但願四海無塵沙，有人賣酒仍賣花。

遣興

江上潮來風捲沙，城頭畢逋鳥尾化。燕泥半濕昨夜雨，蛛網忽黏何處花？
孤坐日月自闌暇，出門岐路空交加！漫將白髮對芳草，目送去鴻天一涯。

絕句

異鄉風景不知春，滿地蒼苔一病身！睡起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柳津？

古戍

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睡起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柳津』？和『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是何等不隔的境界。大堤曲，賣花叟用字都很淺近，但給我們的却是多麼深刻而蘊情趣的印象啊！讀罷了長歌續短歌，可能不爲他同聲一哭。伯溫固無意要作詩人，然而他的詩歌是不能抹殺的吧？我們在他的紗帽之上，再加上一頂桂冠，也不能算是多餘的吧？不過此老晚年諸作，悲老嘆窮，滿紙辛酸淚，昔日洪邁沈毅之氣，不可再見。讀者多不能解。想他晚年出入榮華，倍家優渥，怎會動他這樣地悲歎？錢謙益論詩至此，也大爲皇惑了。我想伯溫悲歎諸作，決不是無病呻吟，無因而來的；如果根據情理，設身處地一想，也很容易了悟他難言之隱。想當年他同太祖一塊起義，老謀深計，運籌帷幄，大的方略，緊急關頭，十九是他一人關劃，決定和打開。那時如果分道揚鑣，收納一班豪傑，自己幹去，當日的字中，真不知是誰家的天下？可恨費盡了心血，爲人作嫁，好容易革命成功了，大明帝國成立了，自己得到的是什麼？不過是一職誠意伯的虛頭銜，一些金玉粟帛的零星賞賜罷了。比之明祖之富有四海，南面而王，生殺予奪，集於一身，何嘗不是天壤之別。加之，明祖猜忌嗜殺，迭興大獄，少者牽連幾千人，多者累萬，眼看着身邊的故舊朋友，殺的殺，族的族，流的流，說不定一日就會殺到自己的頭上來！自己又是功高震主的人，走了不好，不走也不好。有時明主高興了，鍾山宸遊，禁宮夜宴，自己又不能不暗拭眼淚強陪笑臉，侍晏吟詩，前去湊趣，湊合熱鬧。此老此際難言之痛，想也很少有人能知吧？好容易告職歸里，歸去來兮，也不過兩袖清風，一懷詩緒罷了。然而韶華不在，少壯已失，人生到此，他怎能不嘆，怎能不悲呢！只是此老乃細心謹慎的人，出之言語，他決不肯；發脾氣，發牢騷，他更不敢；所幸詩可以羣，詩可以怨，他又怎能再不抒之于詩篇一洩呢！

三

講罷了高啟，劉基，明代之初期詩人，要講的就是代表閩詩派的林鴻，江右詩派的劉崧，和嶺南詩派的孫覿諸人了。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官禮部員外郎。和閩中善詩者：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陳亮，王儒及弟子周元黃元稱閩中十才子。他自然是他們的領袖，有鳴盛集膳部稿傳世。詩叢說他的詩，『氣色高華，風骨遒爽』，劉崧序他的盛鳴集說，『若殷璠所論神來，氣來，情來者，莫不兼備』，也有不少的人，罵他『唐臨晉帖』說他的詩宗法唐人，一步一趨，不惟字句，且並其題目而效之。這個確係事實。不過他模擬之餘，也還有他的風韻，他的自己在。

巫峽猿啼歌送邱少府歸四明

巫山巫峽連三巴，猿啼三聲客思家。停舟聽之聲未了，卻過青枝猶裊裊？
野人乍歸錦官城，清秋滿峽啼猿聲。黃牛灘上怨楓落，白帝祠前哀月明！
商聲清冽羽聲亂，倏忽東崖復西澗。久客聞之淚欲乾，壯夫聽此魂亦斷。
故人歸臥越山雲，憶得啼猿歌送君。遍舟獨宿剡溪夜，叫月三風誰共聞！

無諸釣龍台懷古

無諸昔建國，赤土疏王封。築臺青冥上，垂釣滄海龍！乘龍去不返，千載如轉蓬。
只今荒臺上，寂寞多遺踪。我有太古懷，來吟江上峯，天青海氣滅，地古寒煙濃。
澤水綠萬丈，猶岑碧千里，登臨猶未已，落日催露鐘！

他平日作詩之餘，也常談談詩的理論，他主唱的論調，是說：『漢魏骨氣雖雄，而精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固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大備，學者當以是為楷式』。於是閩人談詩者，多本了他的主張。不久他的朋友高棅，字彥棧，長樂人，初以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能詩畫也是閩中的健者，就尊奉了他的旨意，選訂了唐詩品彙和唐詩正聲。明史說終明之世館閣宗之。林子羽既

然這樣公開的告人，要人模仿，要人模仿盛唐。自己呢，也就躬親地去模仿了。同時他的朋友，更進一步的。定出來了要人模仿的標準，模仿的鑑本，昭示後生，雖不見得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然而說得出，拏得出，在他們籠罩下的範圍裏邊，似守是早已形成了一種風氣，一種好尚，一種潛伏的潮流。後來李何之復古運動，恐怕要變有林高很大的啟示和影響吧？那末林高諸人似守己先作了七子的前驅了。

劉崧字子高，初名楚，秦和人。明初以經明行修舉拔，後為兵部郎中，遷北平按察司副使。因事坐罪，輸作帝京，尋放歸，徵拜禮部侍郎，署吏部尚書。致仕歸，復徵為國子司業。詩有鄧溪，鳳山，龍灣等十三集，選為槎翁詩選。有人評他的詩說辭采鮮媚，惜骨格不高，像是學溫飛卿一派的。明清王弇州，胡元瑞，錢牧齋，朱竹垞對他都有批評。

題余仲揚畫山水為余自安賦

金華山人余仲揚，筆墨蕭疏開老蒼。昨看新圖湖上宅，煙霧白日生高堂，層峯上蟠石嵒嵒：絕島下瞰江茫茫：長松並立各千丈，間以灌木相低昂。松下上人坐碧草，秋影忽落衣巾涼。囊琴未發弦未奏，已覺流水聲洋洋。赤城霞氣通雁蕩，巫峽兩色來蕭湘。誰能千里坐致此，欲往久歎河無梁。風塵漲天滿吳楚，六年張望神慘傷。玄猿苦啼巖北林，白雁不到江南鄉，赭山焚林絕人迹，如此山水非尋常。此圖本為安樂寫，亦感同姓悲殊方。幽軒素壁泉聲動，對此令我心欲狂。何由捫蘿逐麋鹿，扼衣直上雲中崗。登臨一寫漂泊恨，長嘯清風生百荒！

王華山

翠嶽千峯合，丹崖一徑通。樓臺上雲氣，草木動天風。野曠行人外，江平落雁中。傷心俯城郭，煙雨正冥蒙！

他自己序他的詩集說，年十六，得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誦之，晝夜不廢，益求漢魏而下，盛唐以來，號為大家者，究其意之所在，知成樂必本於衆鈞

可見他也是一個信古，崇古，力事模古的人物。

孫賈字仲衍，廣東順德人。和當時王佐趙介李德黃哲諸詩人結詩社於南園，人稱南園王先生，亦稱巖雨王先生。初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俾築城京師望都門城垣。賈謳吟爲粵聲，主者以奏，召見，命誦所歌詩，語皆忠愛，乃釋之。十五年起爲蘇州經歷復累坐，戍遼東。不久大治藍玉黨，殺傅友德以下一萬五千人。賈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於是我們的薄命詩人，就成了那一萬五千冤鬼中之一，和高季迪一前一後同爲刀下的詩魂了！

送翰林憂籍張行之官西上

煌城下沙如雪，煌城頭無六月！關西勁卒募防秋，捷書夜半飛龍樓。九重下詔徵貔虎，推轂上將開都府。黃旗卷日大軍行，旄頭化石夜有聲。燧煌迢迢五千里，十月即渡黃河水！上將翩翩才且雄，平戎不數貳師功。叱叱猶在輪臺北，匹馬已入渠黎國。左較偏裨晚射鵰，倚鞍醉索單于朝。西山黑風吹墮瓦，霜角吹秋寒垣下。太平今已遠宣威，君往從戎幾日歸！幕下文儒餘耀武，詞林從此有光輝。

次歸州

歸州城門半天裏，白雲晚向城下起，市廛架屋依巖巒，婦女提甕汲江水，巴山雪清江水長，城中夜起灘激響。客船樹杪鈎石稜，漁父雲罽鈎罾網。家家蕪田山下犁，倒枯大樹燒作屋居人養犬護山鹿，穉子縛柴園野鷄。楚王臺高對赤甲，回時猛氣長颯颯。挖工鳴板避漩渦，櫓聲搖上黃牛峽。

批評賈詩的很有幾人，多是很好的評語。四庫總目說，『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有古格』。他有西菴集，他的五七言古風都好。詩義說：『嶺南孫仲衍，王彥舉，李仲修，趙伯貞，黃庶之等時稱五傑。孫詩清圓流麗，如明珠走盤，不能自定』。記得鄧球詠化類編理，載有他臨刑謳詩的一段故事：『孫賈博學善詩，豪逸足追往古，爲宋潛溪高弟。太祖誅藍玉，賈爲題畫，被逮，將刑，口占一詩云：『鼙鼓三聲急 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人

之將死其言也哀而悽，悽而慘，慘而壯，驚心動魄，悵獨欲絕，雖然短短數語，誰忍卒讀！於此亦可想見仲衍天才之高，感情之摯，詩思之雄了。不過後來趙翼陔餘叢考說，此詩乃五代時江爲所作，未知孰是？

林劉孫而外的作者，倒也很有幾人，貝瓊，張以寧，袁凱詩人，自他羣中之秀，一時的傑出者。

貝瓊字廷瑯，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有貝清江集。朱彝尊說他的詩，馳驟於高啟，劉基，林鴻，袁凱，孫賓之間，無所多讓。四庫總目說他，『少學詩於楊維禎，然其論文，稱立言不在崑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話雖是這樣說的，然而他却終難擺脫掉他老師的光怪陸離的氣味，隨便抄出兩首，就可看到。

程陵行

亡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頭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
當日直恐金棺腐，鑿石過泉下深鋼。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
金屋猶思宮女待，玉衣無復祠安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鴛及狐兔。
真人類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臺下開幽宮。
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人間萬事豈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徐給事山水歌

吳門故人徐給事，一山一水稱絕藝。濃毫燥墨隨意成，位置非難在神氣。
大山積鐵青嶺峴，小山起伏蛟龍蟠。水有百道噴薄之飛端！宛然坐我明堂
玉女下，五月六月松聲寒。荆關筆法自奇古，未數畫師楊契丹。仙家樓臺
十二闌，飲着胡麻須可餐。採藥何人入少室，讀書有人居王官。我遜白下
未得去，五更出門雪滿鞍！虛空翠黛不復覽，一日剪向高堂看。見外張公
尙文采，身在南宮志滄海。李白已死今無詩？卷示老夫增慷慨。近來好事
復持去，夢覺煙霞究安在？白鶴夜怨青猿悲，山中春老歸河時？寫我平生
有聲畫，償君太古無聲詩！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末官翰林學士承旨，少有才名，時人呼他爲小張學士。元亡後，他同危素同徵，走辟弄姿對，稱旨。後授侍講學士。特被寵遇，帝嘗登鍾山，以寧同朱升，秦裕伯等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榮膺御前詩人。他曾出使安南道，死，有翠屏臺，淮南臺，南歸紀行，安南紀行諸集。清江端說他的詩，『風骨遒健，才氣排宕，發源杜陵，出入還山，道園之間，可以獨張一軍。』獨張一軍似不必說，不過以寧的詩倒別有以寧的風味。

峨眉亭

碧酒雙玉瓶，獨酌峨眉亭。不見謫仙人？惟見三山青！秋色淮上來，蒼然滿雲汀。欲將五十絃，彈與蛟龍聽！

送重峰阮子敬南還

君家重峯下，我家大溪頭，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我行久別家，思憶故鄉水，况乃故鄉人，恒見六千里！十年在揚州。五年在京城。不見故鄉人，見君難爲情，見君情當爾，別時奈何許？送君遽不堪，憶君良獨苦。君歸過溪上，爲問水中魚。別時魚尾赤，別後今若何？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洪武時爲御史，以病免歸。也就是那個以白燕詩出名的袁白燕先生。明史說他工詩有盛名，性談諧，自號海叟。晚年嘗戴烏巾，倒騎黑牛，遊行於九峯間。好事者至繪爲圖。宋朝有個陸放翁，人稱他爲駟背詩人；那末袁海叟倒成了一個牛背詩人了。明史還說他少時嘗在揚維楨座，客出所賦白燕詩，凱微笑，別作一篇，以獻；維楨大驚賞，徧示座客，遂呼袁白燕云。其實白燕詩決不是他的代表作，似乎遠不如他的抒情詩寫的好。他有海叟集，他的詩，大蓋是學杜甫的，何景明，李夢陽諸人，很捧他的場，說他是明初詩人的第一位。第一嗎？似乎他還不很敢當，然而他在明初詩人中，就是明代詩人中，也確是有數的人物。

白燕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

楊白花

楊白花，飛入深宮裏，宛轉房中機，誰能復禁爾！胡爲高飛渡江水？江水在天涯，楊花去不歸！安得楊花作楊樹？種向深宮飛不去。

淮西夜坐

蕭蕭風雨滿關河，酒盡西樓聽雁過！莫怪行人頭盡白，異鄉秋色不勝多。

客中除夕

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看人兒女大，爲客年歲長。戍馬無休歇，關山正渺茫。一杯柏葉酒，未敵淚千行。

京師得家書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揚州逢李十二衍

與子相逢俱少年，東吳城郭酒如川。如今白髮知多少？風雨揚州共被眠！好一個『風雨揚州共被眠』！只此一句，已抵他千首白燕詩了。狀寫盡了一時少年朋友，一別經世，一旦天末重逢，風雨連床，追話舊情，不勝老病今昔之慨。家山千里，形影相照，更不勝老來還作客，老來還同爲天涯淪落人之慨歎了！袁先生之爲不少人推崇，當然不是無因而來的。不過我們統觀他的詩篇，言外總有一種『倚老賣老』的情調？這也難怪他了。要知道，他苦笑之中，正他別有的傷心在。記得明史本傳裏，還記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帝嘗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訊，多所矜減，凱還報帝，帝問：「朕與太子孰是」？凱稽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老猾，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這就是說，他好容易裝瘋裝魔，才算保全了一條狗命，可見當日專制帝王一喜一怒的威風了。也可想見當日老詩翁所受的窘，所擔的心了。他毫不吝惜，毫不遲疑的拋棄他那已經戴在頭上的紗帽，脫掉他那已經穿上的紅袍，甘願換上布衣，束上烏巾，倒騎牛背，漫遊於九峯間，作一個天不管

地不管的牛背窮詩人，恐怕要自有他的道理吧？

四

其他作家，像張景，宋訥，林弼，王蒙，謝徽，王彝，解縉，劉炳，張宣，藍仁，藍智，李延興，張簡等諸人，一時都負有詩名，然而都很難說他們是能成『一家之言』的。還有詞的一項，劉基高啟諸人，也都能作，不過量的方面很少，質的方面，更沒什麼特色的地方，不是附在自己的詩尾，便是名曰詩餘。在他們自己看，也無非是一時高興，隨便作作，聊備一格，無關宏旨；所以我現在也就一並從略不論。宋濂，王禕，方孝孺諸人，雖都能詩，却多爲了他們的文名所掩。與其說他們是詩人，不如說他們是文章家，說他們是散文作家。他們三位，在明初政治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同時在文學界也都很負聲望。要談明初文學，似乎是不能把他們三位拋掉的，今趁行文之便，在此略把他們的事略介紹後，順便談談他們的詩文。

宋濂（公元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浦江人。嘗學於吳萊，後復學於柳貫，黃縉，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起，徵爲元史總裁官，明史說他在朝啟沃獻替，一本禮法，資性誠謹，狀貌豐偉，美鬚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書卷。於學無所不窺。爲文醇深演迤，比於古作之林。一代元勳鉅公碑誌，多出其手。天子尊爲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論文，也嘗推他第一，自居第二。外國使臣至京師者，必詢宋先生起居，未嘗有直斥其名者。勳業爵位，雖不及劉基，而一代禮樂憲章，多所裁定。他當日文名之盛，資望之高，當可想見。然而結果呢？因宰相胡惟庸案，他也牽連的坐黨，被刑。太祖欲誅之，賴皇后皇太子營救，貶茂州，轉夔州。案宋濂的爲人行事，似乎沒有什麼可非議的地方。他的文章，就像他的爲人，大體說呢，總還不錯。他著有潛溪集，潛溪後集，元季已行世。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爲文粹，方孝孺選爲續文粹，各十卷。要論他的文章，我們可以說他應制而作的詔誥，不如他替朋友戚誼作的碑誌；

爲應酬而作的碑誌，不如他一時高興才作的小品傳記等文。像他的秦士錄，王冕傳，送東陽馬生序等類的東西，可以說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他的詩不多，在他厚大的集子中，不過薄薄數卷。詩雖不多，他對於詩的認識和批評却還，不錯。答章秀才語詩書，自可代表他的見解。不獨他對於詩還認識，作起來也還清逸可讀。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階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念妍好。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桃花澗

桃花滿靈澗，樹老不計春。白雲如可問，爲覓種桃人！

送許用時還剡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走馬送金賢良

飄零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蛋雨蠻煙十年夢，龍韜豹略一生心。足垂鍾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秋帆遠夜發，典衣呼酒共登臨。

王禕（公元一三二一——一三七二）字子充，義烏人。和宋濂同學於黃縉之門，以文章名世。太祖取婺州徵，爲中書省掾。因事忤旨出爲漳州通判。洪武八年，進翰林侍講，與修元史。後使雲南，死節。明史本傳裏說，『太祖嘗謂宋濂曰：浙東人材，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及禕；學問之博，禕不及卿』。朱竹垞以謂『子充之文，脫元人沓冗之習，體材明潔，當在宋濂之右』。宋濂也說他的文章，『醇樸闕肆』，他當日在文章上和宋濂同負盛名，這是毫無疑義的。明初的詔誥，出於他之手的，恐怕比出於宋濂的還要多。要說他的文章比宋濂寫的好，倒不見得。就他的文章論，他當一個皇家御用秘書，倒是一把好手。惟其如此，於是就替私人作的傳，誌，記，序等類的東西，他

也總是不離本行，形式，格調總是參帶十足的公文氣味。說他平通明達堂乎其皇則可，說他有個性能動人則不可。

王禕天才很高，然而却少創造性。他把文章當作工具，當作獵取功名的敲門磚，在文章上却真下了很大的功力，大模仿而特模仿，把古書模仿得一塌糊塗；他曾仿左氏傳而作擬春秋文辭，仿說苑而作述說苑，仿楚騷而作九誦，仿急就章而作禹貢山水急就章，周官官名急就章，詩草木鳥獸急就章。另有學文訓一篇，述說他學習文章的經過情形，入後借他和他的先生黃縉問答之辭給歷代文章一個簡略的批評，有幾處的見解，還算不錯。

最可笑的是這位老先生，功名心太重，領袖慾，權利慾，也極高；同時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既然他把文學當作獵取功名的工具，所以就苦心取蘊求，好容易有點獲得，自己也相信得過了，想着只要一領身手，不難馬上就可博得高官厚祿，躍馬食肉了。萬不料奔走了幾十年，依然故我，他所獲得的，不過是寄人籬下，作人奴隸，過着絞腦汁，參墨汁的賣弄文字的苦生涯。地位何在？權利何有？於是此老大不耐煩了，大放厥辭，大發牢騷了！在文章方面不能夠強支架子，強戴面具，還滿口堂堂皇皇的官話。然而在詩的方面，却已接插不着，把自己的失望，幼減，無聊的悲哀和牢騷赤裸地流露發洩出來了。甚至有許多不很象樣的話語。

偶作

人言青雲路，欲登元有梯。古來功名士，極力事攀躋。我身亦兩足，我馬亦四蹄？爲何十年走？猶復迷東西！乃知既得意，青雲偶追隨，寄語山中人，好同白雲棲。

自嘆

自嘆爲何者，謀生事事艱。才庸思力苦，憂極鬢毛斑。天下兵方息，人中我獨閒！遺經倘終卷，已分老空山。

吳江客中冬至日

十年奔走竟何依，轉覺謀生事事非。時序每驚愁裏換，家山常向夢中歸。
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空鴻雁稀。酒後登樓倍惆悵，腦塵猶滿舊征衣。

常熟舟中

一身歸來東海涯，每從南斗望京華。才疎漫結交遊廣，身遠時驚夢寐賒。
風雨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堪嗟！故人只在虞山下，同看寒梅雪後花！

秦州

水積從天降，山連與蜀通。遺碑李廣宅，廢寺隗囂宮。度隴遲回際，遊秦
感慨中。長憐少陵志，曾此嘆途窮！

桐廬舟中

瀟瀟溪山夢此邦，輕風細雨過桐江。川回幾訝船無路，材缺時看屋有窗。
野菓青包垂個個，水禽白羽去雙雙。到家會值重陽節，新釀村醪正滿缸！

他的詩，幾乎首首都是栖栖皇皇，歎窮悲命的調子。他有憶昔一首，說的更露骨。所舉末首兩，『同看寒梅雪後花！』『新釀村醪正滿缸！』正是他，奔走無結果，無可奈何中，倦遊歸來的自慰解嘲語。更見的傷了心。

方孝孺（公元一三五七——一四〇二）字希直，臨海人。少聰穎，鄉人目為小韓子。少長，學於宋濂，嘗以明王道，化民俗為己任。顏其齋曰：遜志。獻王聞其賢，賜號曰，正學。太祖召見，顧謂太子曰：『莊士也！我當遣以輔汝』。遂放還。建文中，徵為文學博士。靖難兵至，令草詔，不屈，磔於市。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流戍者一千三百餘人。有遜志齋集。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他被殺後，當時竟有殺方孝孺天下之讀書種子絕矣的慨嘆！

四庫提要說他的文章，『縱橫豪放，頗出入東坡龍川之間』，這話自是見道之論。他的文章，也很像他的為人，生動，活躍，進取，很能動人。可惜的是他受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太深，言論行事，未免失之迂腐。在惠帝朝，曾主張王化，主復井田。後來燕兵渡江，惠帝本可暫徙，以圖恢復，他却力主坐守孤

城不去，死殉社稷。類似這樣的情節，不一而足，很可以代表了他十足的書生氣，學究氣，迂腐氣。他的文章也同樣犯了這個毛病。開口合口，總是『王道人心』的不離口。就是他的小品文像吳士，蚊對，鼻對等篇，開頭寫的都很活躍，都很風趣，但是入後硬要拉上聖賢人心的大道理，令人讀之，大殺風景，只有望月樓，觀海樓，梅所(?)等幾篇，寫的還好。

說也奇怪，他的散文是那樣的堂堂正正，森嚴不苟，板著鉄面孔說話，一若從不解何為『愁怨』？『情愁』為何物者？想不到他的詩會這樣的妮妮委娥，婉轉多態，曲盡人情之至。可見『詩乃心聲』，人終是人了！

聞鵲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統荆花梅，五聲月落照疎櫺，相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塔前蘭苗紫。七八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泥如雨。憶苦在家未遠遊，每聽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鵲聲聲白頭！

寫懷

子規聲裏吳蠶熟，星滿累累照人目。踏車工作春電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娥飛爭奈何？愁端零亂如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未諧耦，青鳥傳信在春後。青春曾少離別多，心事殷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天深，欲汲未得勞人心。井際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是哭爺聲？

上巳約友人登兩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動羣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嘯音無零詠，千載虞氏琴。窮達

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鱗盜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沖襟。

勉學詩

黃河西北來，云是崑崙丘。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人擬用小計，顛倒若無求。安得身韓氏，化爲古伊周！

末兩首登高懷古，抒情之餘，隱然仍自可見他那關懷人世，慨然以伊周自命的氣概。

五

明初文學，詩盛於文。在詩的方面，高啟，劉基自是大家，楊基林鴻劉崧孫養袁凱等諸詩人，也自是一時之傑。強而比之，劉基似還優於高啟。說到散文，有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諸人可作代表。要是以文論文，以文學眼光去評定他們的文章的話，恐怕王方，要得席讓宋，劉；宋濂亦當席讓劉基了。以創作而言，伯溫先生不但安坐了詩歌的交椅，同時又跨據了散文的首席。這是事實，這也就是我敘述明初文學所得的一部結論吧？話雖如此，在明初詩文界的創造方面，劉先生固然有他自己首要的地位，宋高諸人，也自有他們次高的地位。然而當日立馬詩壇，口噓成風，叱咤變色，操縱撐持文學界的權威者，不是劉基，不是高啟，更不是宋濂諸人，是誰呢？却是大家似乎知道，又似乎不很知道，知道也不大注意的那個『不受君主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的老詩人，老鐵翁，楊維禎老先生？

楊維禎(公元一二九六——一三七〇)字廉夫，山陰人。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築樓鐵崖山中，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傳誦讀樓上者，五年。因號鐵崖。就是所謂老鐵者是也。元太定成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捐直忤物，十年不調。元亡他也没做明朝的官，要說他是元朝的一個遺老。明史雖然有他的傳，一般談文學的，多把他放在元人一夥裏去，和明朝沒關

係。也有人爲了省事，在元明兩代都不提他這一筆，這真是太荒唐了吧。元朝亡了，他並沒隨了亡元死去，在明初還很有聲有色的生活着呢。如果我們把文史翻一翻的話，很可看出元末明初他在詩壇上聲勢之大，交遊之廣，門徒之衆，直接間接影響明初諸子之深了！

明史本傳說他，『又忤達識丞相，徙居淞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踴躍起舞，以爲神仙中人。』又說他，『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碧叟釋璨，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及徙松江時與葉亭陸居仁及僑居錢惟善相倡和。』又顧德輝傳裏說『年三十始折節讀書，尋別業於崑西曰，玉山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河東張羽會稽楊維禎咸主其家』。舉此當可想見當日此老足跡遍東南，交遊之廣，聲望之隆了。他在這些人士中間，自然箕踞詞宗盟主的高位；說是朋友，他們也不過在他的旗幟之下，吶喊，湊趣，罷了。

四友齋叢說，『吾松吳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維禎在郭義仲詩集序裏也說，『予在錢塘，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張憲傳，『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學詩族楊維禎，最爲所許。』四庫總目『貝瓊少學詩於楊維禎。』吳復輯錄鐵崖先生古樂府序裏說，『復學詩于先生者，有年矣。』前邊已經說過，袁凱因他的一句好評，立刻博得了白燕詩人的頭銜；楊基也爲他一度贊揚，馬上取到新鐵的榮號。『青萍結綠，長價於謝卡之門！』這更是一般把維禎當作神聖，奉爲師尊，自己甘作徒子徒孫的人衆了。固然盛名之下，不無反響，當時詩人王彝曾經著論力詆維禎，說他的詩荒唐光怪，罵他爲文妖。然而一代文章大家宋潛溪先生，却又嘖嘖稱讚，推崇倍至，評他的詩文說，『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霧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

，尤號各家，震盪凌厲，如鬼設神施，不可察其端倪！↓有崇拜的，有擁護的，有迷信的，又有反對的，萬目睽睽，集於一身！呼嘯所及，蔚若風雲，廉夫之爲廉夫也，也正在此吧！這樣看來，還是我的一句老話：元未明初，一世宗師，能够在當日文學界叱咤霹靂山鳴谷應的威權者，不是劉基，不是高啟，不是宋廉，更不是林鴻袁凱諸人了！

在初明的藝園裏，紅紅綠綠，芬芳一時，于灌溉培植撫恤方面，總算辛苦他老人家了，虧得有他老人家了！那末如今樣到他老人家的時候，是否需要留點紀念，一表數意呢？啊，好了！趁現在筆札方便，我就抄錄他老人家幾首得意之作，大家一讀吧。

自題鐵笛道人像

道人鍊鐵爲鍊雪，丹爐火花飛列缺，神焦鬼爛愁鑊鏹，精浣夜語吳鉤血！居然躍冶作龍吟，三尺笛成如竹截。道人天聲悶天竅，媧皇上天補天裂。淮南張渥人中傑，愛畫道人吹怒鐵。道人與笛同死生，直上方壺觀明月！

張猩猩胡琴引

張猩猩嗜酒復嗜音，春雲小宮鸚鵡陰。猩猩帳底軋胡琴。一雙銀絲紫龍口，瀉下驟珠三百斗。割焉火豆爆絕弦，尙覺鶯聲在楊柳？神弦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流！玉兔爲爾停月白，飛魚爲爾躍神舟，西老天官坐綉棹，羌絲啾啾聽者腦。張猩猩一曲獨當筵，乞與五花金線襖。春風殘約二十年，江南相見落花天。道人春夢飛胡蝶，手弄金瓢合簧葉。張猩猩手爲雨，面如霞，勸爾更盡雙巨羅，白頭吳娥少年語，金剛悲啼奈樂何？

廬山瀑布謠

銀何忽如剡子決，瀉諸五老之峯前！我疑天仙織素練，素練脫軸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煙。相逢雲石子，有似促月仙！酒喉無奈夜渴甚，騎鯨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萬丈，玉虹倒掛清冷澗。

遊曲

二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煙雨裏，唱徹湖煙與湖水，水天虹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盃。寶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羅催花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飛花落粉題。蓮葉宮中花報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

席上作

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天懷抱幾時開？

題任子文青白雲圖

山中之雲各白衣，山中之人望雲飛。白雲出山變蒼狗，山中之人何時歸？

他的詩各題像是學李長老王彝罵他的詩荒唐怪誕，也不能說是沒有一點道理。不過像維禎詩情之洶湧奔放，胸襟之豪邁闊大，元明兩代，也不會再找出第二人吧？他的詩，真是有點像是所謂『遠從荒煙落日之中來！』又像是『黃河之水天上來！』白浪滔天，龍愁鯨泣，使讀者不勝其震驚駭絕，同時他的選辭練句，總是渲染得古色古香，古意斑斕，讀之不敢信是元明人的作品。然而此老却不固執，決不學究，從未曾將迂腐的道學氣味，添入了他的詩篇。說也好笑，他早年很作了些艷體的歌曲，也還鬧出了不少羅漫斯！記得雲林遺事裏有這樣的一段載：『楊廉夫沈於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杯酒其中，使坐客侍飲，名曰鞋杯，』這樣放浪形骸的老狂士，又很像是晚明一般色情狂的文人的模特兒了！——這是閑話，無關輕重。最後要大家注意的，却是這位老先生後來年歲大了，心境變了，晚年定稿他忽地慨然刪燒他近體諸詩的那一件事體，一樁公案！

『先生在會稽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間之所得者。』這是他的學生吳後輯學他的古樂府時說的話，自可徵信。維禎晚年定稿，毫不吝惜地慨然刪了又燒了他的近體詩千餘首，而僅攤留古的

古樂府五百篇，又二百篇，他的學生一輯之曰古樂府，再輯之曰復古詩集；他的好友張天雨叙他的古樂府時，也大讚歎他這既成事實。據此看來，廉夫雖未打起旗幟，呼着口號，要去復古，必須復古，但是他老人家早已醉心復古，焚稿以後，自己也就躬體力行向此道走去了，這在他自己或係出於一時的喜好，並無其他若何的意義？然而盛名之下，豈比等閒，又豈容他隨便動作呢！他忽地慨然焚詩燒稿，在當日的詩文界中，不能算是一件大事，一樁公案！不會不惹起多數人士的驚疑，注意，動搖，徬徨和向往吧？相率而效，習焉成風，這也自是意料中的情勢？後來林鴻高棟之唱言漢唐，說不定就是受到此老之啟示了？前邊曾說，林高是後來七子復古的前驅！那末此老不又成了林高的先驅了嗎？如果跟踪絲跡，推溯而上，也可以說吧，八九十年後之何李復古運動，已早在此老手中，播下種子，植下根啊！

文學院概況

文學院院長教授 黎錦熙

I. 系別沿革 本校爲適應部定之大學組織法故，於民國二十年將全校各系劃分爲教育，文，理，三學院。屬於文學院者，共有四系：即(一)國文學系，(二)外國文學系，(三)歷史學系，(四)社會科學系是也。

上列四系中，以外國文學系之歷史爲最長；蓋自民國元年改制分科後，即首有是系。惟曾三易其名：(一)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稱英語部，畢業期限爲四年。(二)自民國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年，稱英文系；此十年中，前五年之畢業期限爲四年，後五年之畢業期限爲六年；惟自民國十九年預科取消後，所招新生爲高級中學畢業生，故畢業期限又爲四年矣。(三)自民國二十一年起，稱外國文學系，即今名也。至女師大則於民國八年始改制分科，次年乃設英文部；十三年改大，稱英文學系；十八年即改稱外國文學系云。

國文學系之歷史較外國文學系爲短，因是系於民國五年度始有畢業生，彼時稱爲國文專修科，畢業期限爲二年。自民國七年，改稱國文部，畢業期限爲四年。至民國十二年，又改稱國文學系，迄今因之。惟自民國十二年至民國十五年之畢業期限，仍爲四年。自民國十六年起，畢業期限始爲六年，預科取消後，則畢業期限又爲四年矣。女師大則國文學系歷史最長，民國七年已招收高師國文部生；十三年改大後，始稱國文學系焉。

歷史學系係由本校之史地系演變而成。史地系雖自民國五年度即有畢業生，然歷史系之得獨立，乃自民國十七年始。故歷史系之歷史，不過五年耳，僅有畢業生四班。至女師大則民國十年始有史地部；改大後稱史地學系，至今尙有一班，未嘗析出歷史爲獨立學系也。

社會科學系之歷史最短，成立甫三年餘，故尙無畢業生。至其沿革，惟於民國二十一年，因其原名社會學系含義較狹，遂改稱今名而已。

此外尙有民國十三年度及民國十五年度之研究科，亦本院沿革上之一陳跡也。蓋因當時本校畢業期限爲四年，較普通大學少二年，乃特設研究科以提高學生之程度。故於民國十三年度及十五年度，各有一批英文研究科及國文研究科畢業生。其後因本校改大完成，故研究科亦即停止續辦矣。

2. 畢業生之統計 本院前高師及師大畢業生共九百五十八人，前女高師及女師大文科畢業生共一百七十六人，此外尙有前高師史地部及師大史地系畢業生共二百五十六人（民十七年度歷史地理始分爲兩系；除地理系畢業生已計入理學院報告外，其兼習史地者，姑併由本篇統計之），故本院之畢業生總數應爲上列三項合計之總數，共爲一千三百九十八人。茲將畢業生之畢業年度，系別，人數，籍貫等，分列爲數種統計表如下：

表一(甲)：本院歷年畢業生系別人數統計表

系科部別	畢業年度		民國九年度	民國二年度	民國四年度	民國五年度	民國六年度	民國七年度	民國八年度	民國九年度	民國十年度	民國十一年度	民國十二年度	民國十三年度	民國十四年度	民國十五年度	民國十六年度	民國十七年度	民國十八年度	民國十九年度	民國二十年度	總計		
	系	科																						
國文部	四						23	23			29											75		
國文專修科	二					34																34		
國文研究科	二													8	16							24		
國文系	四													27	22	2	27				2	80		
	六																			34	14	24	157	
英語部	四										21	21										198		
英文研究科	二																					28		
英文系	四												49	34	35	13	25				2	159		
	六																			13	5	9	114	
歷史系	六																				10	14	31	89
總計			17	18	19	55	31	46	50	21	50	49	61	77	15	84	47	33	47	110	128	958		

附註： 1. 二十年度畢業人數，係與女師六台組後之數。 2. 師大史地部及史地系未列入本表，另詳表二(乙)。

表一(乙)：本院前女師大文科畢業生系別人數統計表

畢業年度 人 數 畢業年限 系部別		民國十年度	民國十二年度	民國十三年度	民國十四年度	民國十七年度	民國十八年度	民國十九年度	總 計
國 文 部	四	32		2	32				66
國 文 系	六					7	10	25	42
英 文 部	四		21						21
英 文 系	六					10	6	9	25
史 地 部	四			10					10
史 地 系	六						4		4
史 地 系	六							8	8
總 計		32	21	12	32	17	20	42	176

表二(甲):本院各屆各系畢業生籍貫人數統計表

年 度	系 別	省 別														總 計										
		江蘇	河北	河南	安徽	山東	浙江	湖北	湖南	江西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察哈爾	遼寧	山東	山西	綏遠	黑龍江	
民元	英語部	1	2	1	2	3	3	3	1	1																17
民二	英語部	1	2	1	3	1	6	1	1	1	1	1														18
民四	英語部	10			1	1	1	1		1									2	1						19
民五	英語部	3	10			1	3	1	1									2								21
	國文專修科	1	5	1	1	5	7	1	4								1	3	1	2						34
民六	英語部	1	9		1	4	1	2											3	4	1	1				31
民七	國文部		6		2	3	1	4	1	1											1	1				23
	英語部	2	5	2		2	1	3	3	1									2	1	1	1				23
民八	國文部		6	1	1	1	3	4	4	1	2	1												1		23
	英語部		5	3	3	5	1	1	1	1	1	3	1											3		27
民九	英語部	10	2	2		1	2												1	1						21

民十	國文部	8	1	1	2	3	4		3	3		2		2	29	
	英語部	5	1	1				3	3	1	2	2	1	1	21	
民十一	英文系	8	2	3	3	1	1	1	1	2	2	1		24	49	
民十二	國文系	1	1	5	1	2	6	1	1	1	3		1		27	
	英文系	1	1	1	2	7	8	2		2	4	1	3	2	34	
民十三	國文研究科	3					3							2	8	
	英文研究科	7			1	1					1				11	
	國文系	1	2	2		2	3	1	1		1	2	1	1	1	22
	英文系	5	2	2	6	4	2	3	1		1	2	3	2	1	35
民十四	國文系					1	1								2	
	英文系	3	2			1	2		1					2	1	13
民十五	國文研究科				1	2	2	1		1	1	2		5	1	16
	英文研究科	1	3	1	1	2			1		2	2	1	1	1	16
	國文系	1	9	1	1	2	3	1			2	1	1	1	1	27
	英文系	7	2	6		2			3		3	2			25	

民十六	國文系	1	13	5	1	3	3	1				2				1	3					1	34		
	英文系	2	1	1	4			1	1		2						1						13		
民十七	國文系	7			1	1		1			2						2	1	1				16		
	英文系	2	2	1	1			1															7		
	歷史系	5	1	1	1												1						10		
民十八	國文系	6	3	1	3			1	2		1						4						24		
	英文系	5	1	1	2			1															9		
	歷史系	7	1	1	2			2														2	14		
民十九	國文系	3	14	2	1	4	2	2	1		1	4	1				1	1	1			1	39		
	英文系	3	7	2	4	2	5	2	3	1	3	5	1				1	1					40		
	歷史系	10	2	5	1			2				4	1				2	1			2	1	31		
民二十	國文系	14			3	6	1	3	3	2		4	3				2	2	1	1		1	46		
	英文系	4	3	1	1	2	4	7	2	1	3	6	1	2	5		1	3	1	1		1	48		
	歷史系	1	8	1	1	1	1	1	3	1	1	1	1	7			1	4	2				34		
	總計	26	34	24	53	36	75	89	30	50	21	29	21	10	39	55	20	9	12	19	39	10	48	86	958

表二(乙)：前師大史地系各屆畢業生籍貫人數統計表

年 度	省 別	籍貫																總 計					
		江 蘇	江 北	江 西	陝 西	湖 北	湖 南	湖 東	山 東	浙 江	河 南	雲 南	廣 東	廣 西	察 哈 爾	遼 寧	四 川		甘 肅	貴 州	吉 林	黑 龍 江	
民四	史地部	5						18								1							24
民五	史地部	3	7	1	1	1	4	1	2	1	1	1	1	1	1	1	1						25
民七	史地部	7	2	2	1	1								2	2	2	1						20
民八	史地部	6	1	1	3	3	2	1	2	1	1	1	6	1					2				34
民九	史地部	1	10	2	1	2	2	2						1	1	2							26
民十一	史地系	6	1			5	4	2	1	1	1	1	2										24
民十二	史地系	1	1	1	2					1						1	1				21	29	
民十三	研究科	1	2	1					1								3	1					9
民十三	史地系	7	3	1	1	2	1	2	1	1	1					1	2		1				23
民十五	研究科	1	6	1	4												2						14
民十五	史地系	1	6	2	1	1	1	1	1					1							2	1	17

史地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英文系	1	1	1	1	1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民國十九	國文系	4	7	2	1	2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25		
	史地系	1	2				2	1	1				1			1			8			
	英文系	1	3	1	1		1	1	1								1		9			
總	計	25	22	2	7	14	12	17	16	3	4	7	12	4	5	4	2	8	1	4	7	176

表三：本院近三年畢業生籍貫性別統計比較表

人 省 區	年 度 別	民國十八年度		民國十九年度		民國二十年度 (男女兩師大合併後)		總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河 北	15	3	28	5	12	
山 東	5	2	9	2	5	3	26	
四 川			2	9	3	10	24	
湖 南	5		8	2		3	18	
河 南	4		2	3	2	5	16	
江 蘇			1	3	1	7	12	
江 西	2		3	1	3	3	12	
廣 西			1		11		12	
浙 江	1		1	2	3	4	11	
山 西	3		2		4	2	11	
廣 東	4		2		2	3	11	
安 徽	1		2	3	4		10	
陝 西			3	1	1	2	7	
吉 林			3			4	7	
福 建					2	4	6	
雲 南				1	2	3	6	
遼 寧		1				1	2	4

察 哈 爾			1	1	1	1	4
湖 北			1	1	1		3
甘 肅	1		1				2
貴 州			1			1	2
北 平 市				2			2
綏 遠					1		1
熱 河							
總 計	41	6	73	37	60	68	285

3. 畢業生職業統計 本院各系畢業生，服務教育界者，幾占百分之八十，而其中以從事中等教育者為尤多，是確能與師大『造就中學師資』之旨相符合。下表雖未能概括本院畢業生之全數，要可據此推知也。

表四：本院各系畢業生職業統計表

甲 服務於教育界者	
大學及專門學校職員	60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員	33
中學校長	45
中學教務，事務，訓育主任	62
中學教員	345
師範學校校長	14
師範學校教務，事務，訓育主任	18
師範學校教員	84

職業學校校長	1
職業學校教員	2
小學校長	5
教育局局長	3
教育廳職員	5
教育部職員	5
民衆教育館館長，主任等	15
乙 其他	
留學	15
社會局職員	8
財政廳職員	4
使館	5
新聞	10
縣長	4
郵局	2
鐵路	5
清鄉局長	1
軍界	15
商界	8
黨部	15
已故	16
未詳	88
總計	958

註：本表但據表一(甲)調查統計，故史地系畢業生不在內；前女師大文科畢業生亦不在內。

4. 畢業生之著述 本院畢業生人數較多，又以其「博學於文」也，故著述之發表者亦特多。各系正作詳密之調查，其作品表當分類續登，此姑不載。

5. 各系學會 本院各系向有學會之組織，其活動之方式約分三種：(一)發行刊物，如以往出版之國文學會叢刊英文學會叢刊及近來發行之國學叢刊，史學叢刊等是。(二)講演等會，如時常舉行之學術講演，及各種辯論會音樂會等是。(三)社會服務，如興辦英文夜校及各種補習學校是。此三種活動之結果，直接可以增高學生生活之趣味，間接則於教育上學術上亦不無影響云。

6. 現有學生之統計 本院現有學生，以系別論，則分屬四系。以班級論，則共為十二班，因去年部令停止招生，故每系僅有二，三，四年級三班，合為十二班也。以性別論，則男生二百九十三人，女生二百二十二，合計為五百十五人，(依名額應為五百三十五人，見本刊第一期)，占全校學生之過半數焉(全校學生總額為九百六十三人)。現列在校學生之兩種統計表如下：

表五：本院在校學生籍貫性別統計表

人 數 省 別	性 別		總 計
	男 生	女 生	
河 北	140	56	196
山 東	39	20	59
四 川	6	20	26
湖 南	11	9	20
江 蘇	5	14	19
河 南	14	5	19

浙 江	5	13	18
山 西	10	8	18
安 徽	2	13	15
廣 東	7	8	15
陝 西	10	4	14
廣 西	11	2	13
吉 林	2	11	13
察 哈 爾	7	4	11
福 建	3	7	10
遼 寧	3	6	9
湖 北	1	6	7
貴 州	5	2	7
江 西	1	5	6
綏 遠	5	1	6
北 平 市	4	2	6
雲 南	1	3	4
黑 龍 江	1	3	4
甘 肅			
熱 河			
總 計	293	222	515

表六：本院在校學生各系年級人數表

人 數 系 別	年 級	四	三	二	總 計
國 文 學 系		59	65	59	183
外 國 文 學 系		58	54	65	177
歷 史 學 系		34	32	60	126
社 會 科 學 系		4	8	17	29
總 計		155	159	201	515

附註 1. 前女師大尚有史地系四年級生人，併入歷史學系。
 2. 社會科學系有畢業生轉入者三人，歷史學系有畢業生轉入者一人，其年級皆不定，故未列入統計。

7. 現在職教員人數 本院之職教員共五十八人：計教授十一人，內兼院長者一人，系系主任者四人；講師三十九人；助教七人。

8. 現在之課程 本校學則規定，每生於四年之內，修足一百四十八分，始得畢業。所習科目，可分三種：

(一)必 修 科——即其所習之主科。

(二)選 修 科——即其所習之副科及隨意選習之課程。

(三)公共必修科——即凡本校學生不論其院別系別必修之課程，計分四項

：(1)黨義，(2)體育，(3)教學實習，(4)教育課程。

以上三種課程之學分分配如下表：

各科學分分配表

(課 程)	(學 分)
必 修 科	72
選 修 科	36
公 共 必 修 科	40
總 計	148

公共必修科課程學分表

(課 程)	(學 分)
黨 義	4
體 育	8
教 學 實 習	8
教 育 課 程	20
總 計	40

本院四系本年度所設之必修科目共有六十五種，選修科目共有七十三種。

各系情形，表列如下：

本院各系本年度所設之科目種數表

種 數 系 別	科 目	必 修	
		必	修
國 文 學 系		13	26
外 國 文 學 系		18	19
歷 史 學 系		17	18
社 會 科 學 系		17	10
總 計		65	73

(附註) 各系課程綱要，當分系續登本刊，此姑不詳。

9. 圖書 本院現存圖書，已編目者如下：

I. 書籍

A. 中文

(1) 綫裝舊籍 共二〇，七四五冊 計內含：

a. 經類 二一六部(一，九五〇冊)

- b. 史類 四三五部(五, 四七七冊)
- c. 子類 二七九部(二, 三七一冊)
- d. 集類 三九八部(五, 二九八冊)
- e. 叢書類 三, 九二七冊
- f. 善本書籍及未裝封套者 一, 六七七冊
- (2) 洋裝新籍 共四, 二二一冊 計內含:
 - a. 普通參考書 三三冊
 - b. 普通類及小叢書 一, 一三五冊
 - c. 宗教類 七冊
 - d. 哲學類 一八一冊
 - e. 社會科學類 九八二冊
 - f. 語言類 四〇冊
 - g. 自然科學類 三三〇冊
 - h. 應用科學類 一四四冊
 - i. 藝術類 一〇四冊
 - j. 文學類 一, 〇一七冊
 - k. 史地類 二四八冊

B. 日文 一, 〇〇九冊(未分類)

C. 西文 共一, 五五七冊 計內含:

- 1. 哲學類 三九冊
- 2. 宗教類 五冊
- 3. 社會科學類 七九冊
- 4. 語言學類 九二冊
- 5. 自然科學類 二〇冊
- 6. 應用科學類 三二冊

-
- | | |
|----------|--------|
| 7. 藝術類 | 五三冊 |
| 8. 文學類 | 一,〇三九冊 |
| 9. 史地類 | 一一九冊 |
| 10. 參考書類 | 七九冊 |
- II. 地圖 八四種
- III. 碑帖 一,二五一張
- IV. 雜誌
- A. 現訂閱雜誌： a. 訂購者 (1) 中文 二六種 (2) 西文 五種
b. 贈閱者 三十餘種
- B. 舊存雜誌： a. 已裝訂成冊者 五七〇冊
b. 未裝訂成冊者 二,八二二冊
- (附注) 此本院公共閱覽室所藏圖籍也。此外四系尚各有藏書室，以國文系所藏為多；並附入各系報告中，此不贅。
-

師大畢業生現任校長調查表 二十一年十二月

姓名	字別	姓別	籍貫	畢業年度及系別	服務地點及校別
王士備	達剛	男	江蘇無錫	民國六年英文系畢業	江蘇省立南通中學校長
羅濬	季林	男	湖北孝感	民國十一年教育研究科畢業	湖北省立教育學院院長
郭鳴鶴	聞遠	男	河北大名	民國二十年教育學系畢業	河北大名第七師範校長
趙子珊	蘊瑚	男	河北安國	民國七年英語部畢業	北平市立第三中學校長
郝家麒	仁紱	男	山東歷城	民國十四年博物系畢業	北平私立山東中學校長
喻謨烈	斌如	男	湖北沔陽	民國十四年教育研究科畢業	湖北襄陽省立第三鄉村師範校長
劉啟康	亨衢	男	四川南部	民國十九年物理學系畢業	四川合川縣立國民師範校長
武學易	星舟	男	河北樂亭	民國六年史地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三師範校長
王大椿	向榮	男	河北灤縣	民國三年理化部畢業	河北灤縣縣立師範校長
申廣義	擴之	男	河北大興	民國三年博物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二十中學校長
張耀	子光	男	察哈爾涿鹿	民國七年英語部畢業	察哈爾省立第二師範校長
林鴻材	棟如	男	廣東新會	民國八年國文部畢業	廣東江門市立中學校長
齊鴻照	朗齋	男	山東定陶	民國八年國文部畢業	山東省立第五師範校長
向心葵	丹忱	男	湖北夏口	民國十一年國文部畢業	湖北省立師範校長
薛起昌	起昌	男	河北磁縣	民國八年史地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二中學校長
楊學山	峯九	男	河北臨城	民國九年博物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學校長
耿肇璘	紹吳	男	河北成安	民國十一年英語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七中學校長

閻玉振	金聲	男	河北遵化	民國八年理化部畢業	河北省立第五中學校長
王功隆	偉烈	男	河南汲縣	民國十二年博物系畢業	河南省立第五師範校長
姜廷佐	荔青	男	河南太康	民國十三年數理系畢業	河南省立第二師範校長
梁登壇	景韓	男	山西夏縣	民國十二年理化系畢業	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校長
趙有義	質宸	男	河南涉縣	民國十二年博物系畢業	河南省立彰德高級中學校長
張敦訥	默生	男	山東臨淄	民國十三年國文系畢業	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校長
馮大轟	子車	男	山西萬泉	民國十三年博物系畢業	山西省立第二師範校長
龐 驥	南州	男	河南孟津	民國十四年國文系畢業	河南洛陽第四師範校長
陳瑞華	瑞華	女	廣東新會	民國十六年英文研究科畢業	廣東新會縣立女子師範校長
孫潔黃	滌黃	男	江蘇蕭縣	民國十六年教育系畢業	江蘇東海中學校長
張舒義	郁光	男	山東歷城	民國十六年數學系畢業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
劉 漢	倬雲	男	綏遠涼城	民國十八年國文系畢業	綏遠省立第一師範校長
李鴻翽	漸達	男	雲南昆明	民國十一年英語部畢業	雲南昆明縣立師範校長
陳淑貞		女	河北邢台	民國十六年英文系畢業	察哈爾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
毛保恒	白萍	男	安徽合肥	民國六年史地部畢業	安徽省立第一職業學校校長
侯毓春	培蒼	男	陝西咸陽	民國十二年史地系畢業	陝西省立第一師範校長
壽家駿	子逸	男	浙江諸暨	民國九年國文部畢業	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校長
蘇師穎	遂如	男	福建莆田	民國九年國文部畢業	廈門集美女子中學校長
張自安	行之	男	山西安邑	民國十二年理化系畢業	山西省立第二女子師範校長

師大畢業生現任校長調查表 二九九

姚以齊	勤如	男	四川江油	民國十三年教育研究科畢業	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
張 緝	敬熙	男	四川西昌	民國十七年教育系畢業	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
王恩爵	尊彝	男	陝西南鄭	民國十三年史地系畢業	陝西省立第五師範校長
吳淑嫻	惠波	女	山東泰安	民國十七年英文系畢業	青島市立女子中學校長
趙一峯	一峯	男	山西崞縣	民國八年數理部畢業	山西太原進山中學校長
張耀斗	耀斗	男	陝西臨潼	民國十年英語部畢業	陝西省立第三中學校長
董憲元	鳳宸	男	山東陽信	民國十三年國文系畢業	山東省立第二鄉村師範校長
趙德柔	立齋	男	山東滕縣	民國十二年博物系畢業	山東省立第四鄉村師範校長
毛 寅	虎侯	男	浙江麗水	民國七年英語部畢業	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
沈璣璣	丹階	男	湖北漢陽	民國十三年教育研究科畢業	湖北漢口市政府教育科長錢業補習學校校長
趙民樂	建平	男	河南滎陽	民國十一年國文部畢業	河南開封東岳學校校長
莊觀瀾		男	福建惠安	民國十二年史地系畢業	福建省立第一中學校長
戴曾錫	允孫	男	安徽合肥	民國六年國文專修科畢業	安徽省立第六中學校長
李毓鈴	鐵生	男	雲南昆明	民國七年手工圖畫專修科畢業	雲南昆明縣立第三中學校長
周之廉		女	河北南宮	民國十九年教育學系畢業	河北大名省立第五女子師範校長
常士傑	漢三	男	陝西綏德	民國八年教育專攻科畢業	陝西省立第二女子師範校長
楊廷楨	肯堂	男	甘肅寧縣	民國十一年博物部畢業	甘肅省立第一農業學校校長
王孝英		女	福建閩侯	民國十二年生物地質學系畢業	上海務本女子中學校長
江學珠		女	浙江嘉善	民國十二年生物地質學系畢業	江蘇松江女子中學校長

高筱嵐	女	安徽霍邱	民國十一年國 文部本科畢業	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學 校長
陶 玄	女	江蘇吳縣	民國十一年國 文部畢業	南京女子中學校長
殷祿芸	女	四川西充	民國十二年化 學系畢業	四川萬縣女子中學校校 長
劉克莊	女	四川巴縣	民國十四年理 化系物理主科	四川巴縣縣立女子中學 校長
夏希和	女	江西萬年	民國十八年教 育系畢業	江西第二女子中學校長
吳寶謙	益三 男	遼寧遼陽	民國九年數理 部畢業	北平宏達學院院長
吳 鑑	保三 男	河北灤縣	民國十年理化 部畢業	北平志成中學校長
朱侶柏	女	湖北宜都	民國十八年教 育系畢業	湖北省立實驗學校校長
李崢嶸	孝先 男	湖南耒陽	民國十年理化 部畢業	湖南省立第五中學校長
馬 雲	女	浙江杭縣	民國十八年女 師國文系畢業	滬杭路修川女子中學校 長
劉承放	子彬 男	山東鄒城	民國十九年英 文學系畢業	山東省立第五中學校長

附 註……本表統計以最近通訊及介紹處調查所得為限如有遺漏下期補登

編 輯 餘 話

本期所登各文，大多數是前研究院歷史科學門專刊積壓的稿件；該專刊本定於二十年暑假後出版，因校費困難，積壓年餘，已交稿件，也有由原著者提去的，所存各篇，本期儘量先登，以致新投之稿，有許多要俟下次披露，甚為歉然。又以限於篇幅，或因審改手續未了，本刊第一期預告之文，亦有少數未能登出；即文學院各系課程綱要及計劃報告等，亦只得分期續登。而且，本刊與前女師大學術季刊，其性質略有不同：本刊不限於特別研究有發明之文字，須兼使學生多得發表心得之機會，只要經過編輯委員會委員之審查或修改。以上種種，統希閱者鑒諒！

師大月刊編輯委員會啟事

師大畢業同學公鑒：茲經本會第三次會議議決：師大月刊增闢『畢業同學通訊』一欄，俾母校得知諸位同學在各地服務之狀況，及實驗之心得。凡我師大歷屆畢業同仁，務希熱心撰稿，無任拜嘉。此啟。

師大月刊編輯委員會謹啟 十二月十日

師大月刊第二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p>編輯者</p> <p>發行者</p> <p>印刷者</p> <p>代售處</p>	<p>師大月刊編輯委員會</p> <p>師大出版課</p> <p>和濟印書局</p> <p>北平 和平門外南新華街師大號房 王府井大街立達書局</p> <p>各大書店 各大學號房</p> <p>武昌 亞新地學社 開封 中華書局 太原 文化學社 南京 南京書店 上海 元豐公司 天津 百城書局</p>
---	---

本刊價目表(郵費在內)

零售	每冊	國內角	國外美金
		四角	美金四角
半年	四冊	一元五角	美金一元五角
全年	八冊	三元	美金三元

師 大 月 刊

第 一 期 創 刊 號

目 錄

發刊詞	李 蒸
師範大學之雙重的任務	常道直
師大制度之批評的批評	天 健
中學教育之新趨勢	李建勛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整理計劃書	李 蒸
研究所略史	黎錦熙
教育學院之概況及其計劃	李建勛
理學院各系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劉 拓
師大健康教育的設施及展望	袁敦禮
師大最近出版事業概要與月刊編輯委員會成立經過	韓道之
附屬中學概況	附屬中學
附屬第一小學之過去與將來	第一附小
附屬第二小學的過去及將來	孫世慶
師大幼稚園歷年狀況及將來計劃	焦 真
書院制度之研究	周書舫
義和團事件的政治背景同中國民族運動的關係	王亞權
師大附中英文教學法實驗計劃	戴驊文
師大附中初級中學國文讀本選注略例	附中南校
師大現任教職員人數統計表	文書課
師大本年度上期各系學生統計表	註冊課
師大附中南校教員曆年著作表	附中南校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在出版刊物一覽	出版課